[illegible]

胡伯琴譯列根巴果原著

血戰「飛行馬戲團」

中央航空學校編印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二月出版

血戰「飛行馬戲團」

〇〇〇一—二〇〇〇

編譯者　胡伯琴

校訂者　馬震百

印發者　中央航空學校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序

——由九十四中隊空戰英雄們聯想到我們的出路——

校完了胡(伯琴)譯血戰「飛行馬戲團」之後，幾位美籍空戰英雄的故事誘發着我問：中國的健兒們也能跟他們一樣的英勇・活躍，甚至比他們更英勇・更活躍嗎？

我不能不否定這問語說「不」。但我又有條件的加以肯定說「是的，而且我們還有別的法寶！」

別的不提，或者別的都相等，在這一個假定之下，我來談中外戰士形而上的質素。別的都不提，或者假定其他一切都相等，單是作戰精神——「英勇」「活躍」和與這剛相反的精神表現——已足左右戰局的勝敗。看到人家，反顧自己，最後我終於發爲如下的疑問：我們究竟靠什麼來戰勝人家？

歷史的積毒，造成並證實中國人的確是比較的缺乏勇敢豪邁的德性：中國人，他先天的不是一名戰士。但，歷史的作用，固然一方面天天在那裏種下毒素，時代愈久，中

毒愈深，然而他方面它更具有淸毒的功用，看你下的是什麼藥劑，在不很久的日子之中，也能化陳腐爲新奇。

講到歷史，眞使我寒心。我似乎有這偏見，覺得若以年代•面積•人口爲比例，中國的歷史怕沒有美•德•日•意•英•法等國的絢爛奇偉。三代去古未遠，民族的朝氣尙存，輕身重諾，凌厲無前，瑰意琦行，超然獨特之士諒不在少，惜多語焉未詳，舊聞湮沒。秦漢而後，鋒芒漸鈍，圓滑隨之，煙行媚視之徒，謹愿浮沈之輩，竊據要津，鞭笞天下，一二忠勇者，亦不過行其所安，以孔門自矢，咬牙擷股，勉强困行，抑何其衰！蓋風氣已變，舉國皆怯，苟有以「勇」責武人者，彼武人又豈能獨勇？

關於這點可說的話太多，現在姑置不談，我們可武斷的加以結語，即：「中國四五千年特有的歷史，已把我們的民族從野狼磨練成一頭馴狐，這狐如今已陷入狼羣；正在懺悔它過去的錯誤。」

試看狼的性質是怎樣的？

大戰的結束是近了。勝利旣有把握，人們理應生出一種求生的願望，而讓自己

活在願意「眼看大戰終止」的人們中間，不再去冒戰鬥的危險。但是我却在這個時期發見我的部下駕駛員們最嗜好戰鬥。他們強求我允許他們飛出去。這些駕駛員們對於敵軍的崩潰覺得不能滿足，一心祇想深入敵境，去攻擊敵人的飛機棚廠和退却的軍隊，再加以最後的羞辱。他們想，這事必須立刻就做，否則怕要來不及了。（四四九面）

好鬥嗜殺是狠的本性。他們的體格，他們的生活經歷使他們的「運動本能」和「獵取本能」(Sporting and Hunting instinct)發展到最高度。戰爭譬如是一場狩獵，決鬥譬如是一局球賽。「爲戰爭而戰爭」，「爲冒險而冒險」，他們却有這傻勁。

航空對於我一直是一件神祕的和快樂的事情。飛機的穿過天空覺醒了我的運動本能和嗜好。（二四〇面）

一個人的生活沒有了危險的濃味，如何能夠享樂呢？戰鬥飛行的興味和刺激去了之後，生活裏面還留下什麼東西呢？（四五七面）

他們盡量的發揮活力，更盡量的享受刺激。活力的發揮在「犯難」「克敵」，刺激的

享受在「履危」「歷變」，而鬥爭和冒險就成爲他們的嗜好。在他們，這嗜好可說是自發的，不用鼓勵與倡導。在西洋，戰士而勇敢是「正常」，怯懦却是「例外」。

我們隊上有一個最特別的傢伙，此人我們姑稱之爲T•S•，他坦坦白白，自認懦怯，並不想裝腔掩飾。

有一天他獨自留在飛行場上警戒，電話上士跑出棚廠，報告這位不識羞的預備員道：

『官長，今天下午誰在這裏當值呢？』

『我相信我是的，』T•S•中尉回答，無精打采地望着那上士。『有什麼事呢？』

『兩架敵機發現於我軍戰線上，官長，都是雙座機，德國人派來偵察我們的。』

那上士行了禮，開手準備平常必然跟在這種報告後的種種事情。

但是T•S•睫毛都沒有動，他瞪視着那上士，最後才慢慢開口，毫沒商量地

說道：

『好啊，讓他們偵察就得了！你以為我會去那裏吃子彈嗎，那你就錯了！』

後來他受隊長的質問時，他竟毫不慚愧，重來這一套話。

『我一想到飛入戰線上的「阿奇」等東西裏面，就怕得要死，』他自己承認，『我能夠不做，就一定不做。這裏不在乎的人很多，你該派他們去啊。』

美國空軍中這種例子極少見，所以值得一說。英雄的行為，在戰爭期間屢見不鮮，多了反不覺得稀奇，倒不如T．S．的事情，似乎難於令人置信，却使人聽了有趣。（六五—六九面）

所喜T．S．先生並不設法請准長假．病假．喪假之類，這只有在古老頹廢的國家裏面能夠有！

莎氏比亞說「怯懦」是「罪惡」。在西洋，一個懦夫甚至弄不到體面的女人，弄到了有時也會跑掉的；在中國，只有「莽夫失妻」（雜劇中似有此一折），敗將歸來，大概不難得到他夫人的慰藉和謬賛。社會的環境既如此，先天的條件又如彼，集此兩種不同

型的個人而成軍，驅此兩種不同型的軍而拼戰，悲慘的結果可以預料落在誰家。就這愛冒險・愛刺激・好勇鬥很的天性，使他們的軍隊樂於戰爭，無須加以勉強。就近地來說，有蕭特氏的戰死於蘇州上空；就近時來說，有意阿戰和西內戰中的各國志願兵（當然沒有我們中華的人），這種人的「笑躍」（比「慷慨」還要自然）赴死，大半皆因內在的衝動，爲滿足他們的某種願望和嗜好而出此——你不叫他去，他也會去，對於這批人，我惟有疼愛他們，像病母牛的疼愛它小犢的跳踉於危崖深澗之間。

「笑躍赴死」，這惟有在西洋遇得到。

我不曉得別的觀察者對於美國步兵的態度所得印象是否和我相同；但在我看來，這些孩子們的行動似乎有着一種特殊的愉快，開上前線的和從前線開回的都是一樣。他們老是笑着。灰色制服的隊伍兩個一排地行進，隊前常常有幾個軍官，也是在泥濘之中步行——他們全都很高興，一面走，一面談話笑樂和唱歌。他們都是愉快的人物。一隊隊・我們遇見開進去，一隊隊・我們遇見開出來。（二九一面）

反映出中國「哀軍」「凶兵」的古訓！

是宗教和科學把他們引上了文明之路。經過改良了的原始的獸性，比任何訓諭的注入還可珍；「文」「野」之分，原只問：這獸性是否已經導引而善用？把本能加以改造和制限，「獵取」本能變爲「進取精神」，「運動」本能便是「活動泉源」；擴而充之，便是「征服環境」和「創造園地」•「公平玩兒」(Fair play)和「天姆行動」(Team work)的美德。於是「創建」「成功」是他們的多，「俠義」「團結」是他們的好。他們現在確乎是已到達了這階段。

在民族競存的場合，直面着現階段的這種人，我們得趕快別找出路。

那末中國的健兒靠什麼來戰勝他們呢？

回答這話是很簡單的：「我們得改造人的質。」

「人的質」可以改造的嗎？

可以，而且方法很多！

改造體格？這或許永遠趕不上。西洋人最可佩服之處是不腐敗，他有汽車公路，而且都比我們的好，但他也跑路爬山。他有冷熱氣設備，但他也深入赤道•探險極地。

他有洋房，但他也露宿，他有……，但他也……。他並不腐敗而退化。我們的體格在進步，他進步得更快，就說趕得上，也不是十年八年的事情。時間為一切成敗的總關鍵，我們要的是要快。

改造思想？改造思想，第一須忍痛毀棄過去的歷史；然而敝帚且自珍，誰能夠棄數千年可寶之歷史而不顧？而且，現代思想是有世界性的，你很難離開了現世的各學派而獨創一格，你更難實行你的思想而不受世界的影響。對於思想，我認為至多不過是一種「修正」，很少是一種「改造」。在這里最最重要的是對現有事實的心理的適應而不是什麼高不可攀的思想改造。

改造環境？精密地說來，環境不是什麼可以改造的東西。環境只不過是各單體由接觸而生的現存關係。環境的改造只可說是抽象的結果，不能算作一種行動的目標。所以，改造了社會諸元，便不期然而然的獲得了改造環境的成果，單以環境本身為對象是無從說起的。

改造精神？這裏的所謂「精神」是包括着靈的諸元和生活的抽象表現。這個，沒有

疑問，需要改造！

一個問題一定是牽涉到很多方面的，我們應該抓住核心，才能使眉目清醒。假定一切改換．一切改進．最後一切改造都是需要的，那末問題就在那個是它們的核心？

我的意思是：我們惟有拿組織來轉換頹勢，靠組織來戰勝人家！再具體些說，就是我們要以集體訓練克服一切！

* * * *

現在我得從一般的論列轉而專言軍事。對於這個我不能有什麼獨特的意見，我不過是把原有的種種典範．訓諭和理論加以整理，而似乎發覺有這末一個核心主宰着國軍的精神訓練。

核心何在？在求組織的精神的健全！

凡是一個軍，不問陸海與空，都有一定的組織，這是中外一轍的。但軍隊的結構方面的外形——編制——決不像它的精神方面的內質爲更加攸關重要。今請進而言軍隊的精神質素。

軍隊的第一要義是信仰•服從。信仰是心理的一貫服從，服從是以行動來表顯信仰。何以首重信仰•服從？因爲惟有信仰•服從才能使此出死入生的組織確立不散。所以我們重主義，重紀律，一心所歸，一令之下，赴湯蹈火而不辭。

軍隊的次一要義是協同一致。何以欲其協同一致？因爲惟有協同一致才能使此出死入生的組織發生集體的功能。所以我們要親愛精誠，和衷團結，小而可以同甘苦，同榮辱，大而可以共患難，共生死。

軍隊的又一要義是忠勇無我。何以必須忠勇無我？因爲惟有忠勇無我才能使此出死入生的組織發揮力量而不失敗•而達成任務。所以我們應該以勇敢果決爲明訓，以自我犧牲爲極則。

當然，我們還有其他的精神條件應懸爲訓條而加以遵守，然上列三者實爲最要。得之則成，失之則敗，衡之往例，歷歷不爽。這幾個要素，自追溯軍之所以立，進而論軍之所以用，終而明軍之所以成，沒有一件不是爲健全軍的組織而來。軍，本身是一個組織；軍的組織，根本應有組織的精神要素；軍的組織的精神要素，無疑的是從嚴格訓練

而來。故組織而能健全就是集體訓練的成功。

因爲中國人向來缺乏「勇敢」•「協同」•「服從」等等組織上所必需的良品性，又因爲徹底的改造——體格•思想•環境等——不是短時間內所可見效的，軍的組織的精神要素大概是中國健兒們可以賴以戰勝人家的法寶吧。

個對個，我們打不過外國人，我們目前可無須諱言這個；國對國，我們是否也打不過他們，這却截然是另一問題。假如信仰服從•協同一致•忠勇無我這些美質我們都有，不但有，而且都培育•發揮到最高度，那末表顯出來的事實將怎樣？

可以想像得出的是：他們勇猛，勇猛得有時不顧他的伙伴如同法蘭克•路克（第九十四中隊中最勇敢同時也是最不守紀律的戰鬥飛行員）和與他同型的許多西洋青年。他們以戰爭爲游戲，常向死神挑戰，死戰也終於有一天照顧他們如同許多輕進的英雄們一樣的結局。他們活躍，他們冒險，甚至多少犧牲掉沉着與謹愼，而沈着和謹愼在軍隊裏也不是沒有用處的耳邊風。也許他們的各個技術和生活情況也比我們好。可是有了這些，勝利是否已無問題了嗎？

這却又要考量對手方的「人的質」如何！

如上所言，假使信仰服從•協日一致•忠勇無我等等這些美德我們都有，而且都能盡量的發揮，那末就形成一種高級組織與另一種（假定是）中級或低級組織的較量•在高級的戰鬥組織之中，各個的戰士並無赫赫之名——赫赫之名是歸之於他們的隊：小隊，中隊，大隊，和隊的集團。他們不見得怎樣的勇敢，但沒有命令不退——他們也受命退却，可是決不叫嚎崩潰，因爲崩潰是組織的最後解體。他們沒有個人的英雄思想，而以協同互助•整齊嚴肅來取得齊一的成果——他們知道英雄的時代已過去，獨力匹夫之勇決不能成大事。而且事實警告他們，一百個英雄有九十個是成仁而不是成功。說得壞些，英雄們常常與「冒險」「自大」「投機」相聯，說得好些，他們也不過是「好名」「喜功」「立異」的昇華。這里英雄與志士是有了分別。現代軍需要的並不是建築在懦夫俗子的可嘲笑的題材上的少數英雄，而是從鍥而不舍磨煉印壓中製造成功的大羣志士。志士而且又大羣，大羣而且又堅牢，拿這個來和「英勇」「活躍」的人們拚！

拚的結果是在看誰的組織訓練到家。當長期的拚的當中，英雄們已失其「英氣」和

雄圖」，代之而取得主位的大概是軍的組織的精神要素——當然又是信仰服從，協同一致，忠勇無我它們。譬如以臨陣殺敵而言，與其單槍匹馬冒險殺死十個敵人，無甯按照上官所指示，二個•五個•九個•乃至一百個人沉着地合力打死一個敵人。這後者的勝利似乎黯然無光，然而這勝利是確定的，最後的；前者却反是。不獨先，不獨後，不恃氣，不餒氣，有蘊蓄不盡竭的沈勇，有神聖不可犯的紀律；在嚴密的組織之下，不勇是不能夠的。全軍比諸一部機器，一個物體，有鏈鉸可循，有脈理可尋；它是摧不破的，滅不了的，因爲它是一個理想的組織。

國軍的是否有訓練，是否已訓練成爲一個有機體的不可碎的組織，這試驗的日子快到了。「他們」已本着他們固有的特長，初期的制克了我們，由痛苦的經驗之中，如今我們也體會出一宗法寶——我們的精神！我們的訓練！我們的精神訓練！

*　*　*　*

尤其在空軍，軍的組織的精神成爲它的神髓。一般人對於空軍最容易誤認的是以爲空軍係一種最不受拘束的兵種，它飄忽像英吉利海盜，它决還像元帝國騎兵，因而它的

戰鬥也如孤獨之鷹，少有前後左右僚友的牽涉。此種見解，凡是稍稍研究近代空中戰爭的人誰都能指出它的錯誤，因爲空軍作戰，無論在逆襲的時候，應該以有組織的兵力毀滅敵的企圖，卽在奇襲的當口，也應該以嚴密而不可分割的聯繫遂行我預定的計劃。

天空飛行是最自由●最汗漫的事；兼之空中戰鬥，體驗與歸納兩俱不夠。然而，同時，戰略和戰術的指示却似乎正直對着集羣的空中活動；不論這集羣是怎樣的規模，組織大概總是極端的需要的。至於空軍人在地面，當然他還是我們大羣中的一份子，一切爲維持我們這戰鬥組織的明令嘉訓，他自也同樣的一體加以遵守。這可無須說得。

我們再看組織在空戰中的地位：

當然，我們還承認單機驅逐的價值，可是在下次大戰空中格鬥究竟是否像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那樣的簡單，也還是個疑問。個人的勇敢，始終是不可掩沒的明光，但個人之外須知有團體，勇敢之外須知有組織。在組織之內的勇敢，方能求取整個的成功。

轟炸而思以單機直接命中目標，轟炸而蔑視了友機的護助，那眞無異於單騎取帥。隊形的編配，實施的程序，僚機的掩護，實爲完成工作的必要手段。而這些不是組織是

什麼？不靠組織的精神要素靠什麼？

偵察與攻擊，本身就是空與空・空與陸・空與海的戰鬥聯繫，沒有嚴密的組織，這聯繫便會隨時中斷，而協同一致・親愛諒解・分工合作・奉公守信這些可說是組織的精神的事物，也實卽所以達成任務的要訣。

空戰原是有類乎一種英雄行爲，要空中健兒完全放棄英雄思想，單做一員無名志士，似乎也太不近人情，然而時代終究已到了一九三七，陸戰英雄到拿破崙爲止，空戰英雄李希霍芬，古納美之後，恐怕也難以重見前度光輝。日俄之戰的乃木，大山巖或東鄉已不像一位英雄，到了興登堡，吉青納，福煦，霞飛，潘興時代，原本可作英雄的人物也成爲產生他們的民族的典型代表人；英雄的榮銜，與其加在某個人的頭上，不如拿來形容某一民族爲更恰當些。時代愈前進，後天的訓練愈重要，而個人的地位愈渺小・英雄的出頭愈無望。瞻睇將來，吾們的英雄們未免有些掃興，可是「願念」是傳奇，「事實」是「信史」，吾甯願信「信史」之可信，却莫矜「傳奇」爲奇貨，則依違奴主之間，可以稍免錯失。因此，我想以後我們的空中英雄們的歸宿大致逃不出這二個門路：一、景

懷着往日英雄，不耐煩地竟成爲英雄而無以語於成功；二、抱守着組織的精神，由他的團體的協力奉給他英雄的成果。此時成功，個個是英雄，此時不成功，也個個是英雄。

但，至高無上，有我們的主義信仰，民族意識，服從觀念，團結精神，忠勇德性這些軍的組織上的精神要素在。空軍訓條十二，指示我們很詳盡，領袖以「空軍」爲立言，記着是「全軍」而不是「個人」，是他所盼望於我們•所求責於我們的。

我們來入空軍，豈是僅僅爲了這帶有個人主義色彩的「英雄」之稱；超過了這個，我們的生命•使命•運命是不以「個人」爲計算而以「大羣」爲歸結的。有「大羣」在上，什麼都形得渺小，卽令是人的美德——例如勇敢——也要從另一方面來歌頌它的存在。

看淸了這個，力行復力行，正確的信念定將引導我們走上正確的路線！

血戰「飛行馬戲團」目錄

原著者照象
馬序
第一章 飛入「阿奇」叢中……一
第二章 飛行場……一五
第三章 我們的第一次出擊……二九
第四章 我擊落第一個匈奴……四七
第五章 乾梅・米斯南脫去了飛機的翼子……五七
第六章 乾梅・荷爾的末次戰爭……七一
第七章 新責任……八三
第八章 一次勝利和一次倖免……九三
第九章 在火焰裏面下墜……一〇五

第十章 盧孚白陣亡……一一七
第十一章 中隊的歡祝……一三一
第十二章 又是乾梅·米斯南……一四五
第十三章 美國的第一個空中英雄……一五七
第十四章 倫勃勒十六號……一六九
第十五章 張白爾的最後一次戰鬥……一八三
第十六章 成爲空中英雄……一九七
第十七章 迷入的霧層……二〇九
第十八章 剷除「飛龍」……二二一
第十九章 沙托帖里突角……二三五
第二十章 奎丁·羅斯福的陣亡……二四九
第二十一章 飛行馬戲團獲勝纍纍……二六三
第二十二章 我們的史巴特機到達……二七五

第二十三章　重回凡爾登附近……二八九
第二十四章　聖梅黑的推進……三〇一
第二十五章　空中英雄的領袖……三一五
第二十六章　「圈中帽」中隊隊長……三二九
第二十七章　一個多事「决戰」日……三四一
第二十八章　路克最後一次的氣球攻擊……三五三
第二十九章　夜間任務……三六五
第三十章　一天的工作，六次勝利……三七七
第三十一章　戰爭的壁上觀……三八九
第三十二章　一次纏鬥……四〇一
第三十三章　飛機電影表演……四一五
第三十四章　一位過於熱心的同盟者……四二五
第三十五章　大戰的結束近了……四三七

第三十六章　大戰的末次空中勝利……四四九

血戰「飛行馬戲團」

美國 Edward V. Rickenbacker 著
胡伯琴 譯

第一章 飛入「阿奇」叢中

在許多天的訓練和許多夜的想望以後，我有一天早晨醒來，發見自己的夢想實現了。盧字白少校（Major Raoul Lufbery），我們美國最著名的飛行家和我們大隊的隊長，宣佈說早餐以後將有一隊飛機出發，到德國戰線上去觀戰。他親自出馬領隊。巡邏地點是香賓（Champagne）陣地的德軍區域。

『誰輪得到去呢？』每個飛航員心裏在想，大家都不免有些性急。我們中間還不曾有人瞥見過自己將來的比武場。大家心上都覺得有好多令人驚愕的事在匈奴（Hun德國兵，轉為德國人，因一九〇〇年德國向中國進軍時，德皇威廉第二曾激勵德國兵，要他們像Huns在 Attila 王部下之能令人畏懼，故云。——譯者）戰線上等着自己似的，祇怕

自己不能入選。

盧孚白少校把我們看了一遍，也不說什麼。盧孚白的態度是很安詳的，但有時也很能詼諧。他在美國空軍開進前綫作戰以前，已經在法國空軍和拉法葉德航空隊（Lafayette Escadrille）服務近四年，擊落過匈奴飛機十七架。我們大家崇拜盧孚白。

『列克！』少校突然說，『你和張白爾（Campbell）準備於八點一刻起飛。』

『是，』我回答，一面竭力裝出無動於中的冷淡樣子。

達格拉斯•張白爾的神情比我的好得多。夥伴們把我們圍住，貢獻「注意阿奇」等類忠告，有一位親切的朋友還懇摯地關照我，假如為匈奴所擊中，最好摔落在自己的戰線以內，讓他可以親自到我的墳上來植十字架。

那值得紀念的早晨是一九一八年三月六日。剛在兩天以前，我在味爾紐（Villeneuve）加入了「圈中帽」中隊（Hat-in-the-Ring Squadron）。我們當時駐在戰線後面約二十哩的一處老飛行場上，那飛行場以前曾有好幾個法國中隊用過，這次出征是純粹美國中隊現身於前線的第一次。

八點正，我走進第九十四中隊棚廠，叫出我的機械士。我們飛的是法國迴轉式發動機單座紐波機（Nieuport），平時保管得極好。但是這次我要加倍保證一切東西都是好好的，因爲盧孚白少校是出名絲毫不苟的。

『亨利，』我問道，『我的第一號什麼樣了？』

『是棚廠裏面最好的機器，』機械士囘答道。『你昨晚飛囘後，已把她全部整理過，一些傷痕也沒有。』

『你再看見她的時候，還是一樣，』我含糊地說。『把她推到場上，開車吧。』

我離開棚廠，向路上望着少校的來到。張白爾早已換了飛行衣服。我要在剛好的一分鐘準備好，不願意太快，因此我點了一根紙煙，留着一隻眼睛望着少校的門。夥伴們逍遙地走來，對於我先得到把頭顱擲去的機會，裝作並沒有妬忌到發瘋的樣子。他們說：他們祝頌我好，但是他們願意知道如何處置我的遺物。

盧孚白少校走進棚廠的時候，我們都已準備好。穿上熊皮外套，再帶上飛行帽及飛行眼鏡，爲時不過十秒鐘。張白爾和我各自爬進了紐波機。少校吩咐了張白爾中尉幾句

，就向我走來。我覺得自己好像坐在手術椅中等待牙醫走近時的人一樣。當然我是很恭敬地聽的，但祗有緊跟着他和保持隊形的命令打入我的心坎。他毋須重複那命令。以前我從不曾知覺到死神是如何冷酷地招呼一個初次飛過敵綫的飛航員。

盧孚白把他的發動機開了一刻，隨卽起飛。張白爾跟在後面，我也開了油門。在覺得機尾上昇的時候，我向熟習的飛行場投了最後的長長的一眼，起落輪開始掠過地面，正對着風，我把飛機拉起，跟着張白爾飛上去。攪鬼，他們是多麼匆忙呢！我知道我永遠趕不上了。

賴姆（Rheims）的美麗的廢墟不久就展開在我的右翼之下。我的機器一定沒有盧孚白的和張白爾的快。我還是拖落在隊形之後很遠。敵軍的戰線逐漸逼近了，而盧孚白，我的唯一的救星，至少在我的前頭一哩。

我終身都相信，那時盧孚白少校知道我的思想。因爲剛在我覺到他完全把我忘了的時候，他突然打了一個圈子，飛到祗離我幾百呎的位置，好像在說，『我的孩子，不要慌，我在看着你哩。』這事重複了好幾次。

我費了極大的勁，才作出盧孚白輕快地作的動作。我對於自己摹仿他的榜樣以保持我們的隊形的努力逐漸感覺興趣，而這保持彼此密切位置的行動竟使我完全忘記大地在我身下有一萬五千呎之遙，以及戰壕在我的頭前也差不多的遠。高空流行的寒風，在這個時候，當然是我所習慣的了。

我們在賴姆和阿剛納森林（Argonne Woods）之間，以這種令人暈眩的高度飛行了差不多三十分鐘，我方才想到向下望一望。我從我的小辦公室（飛機座艙也——譯者）所看到的，是什麼樣的景象啊！

這段陣地的戰壕已經很陳舊，打了三年仗，實際並不曾變動位置，在我的無經驗的眼光看來，我身下所呈露的，除舊的破碎的壕溝，工事，和把我兩面四五哩地土都掀起的千千萬萬的彈坑以外，更沒有別的東西。沒有一株樹，沒有一道籬，沒有一些人類日常生活的痕跡，有的祇是毀滅和荒蕪的一團糟。景象眞是悽慘。

這感覺戰勝了我一會兒。我不知道張白爾在想什麼，至於盧孚白少校，我想他已經看慣了這種景象，未見得再置意了。

但是剛在我心上漸漸平靜下來，足以保持我在隊形中的位置，而且同時對於身下的戰場發生興趣的時候，我開始感覺到可怕的暈空病已經把我征服了。在我努力追隨盧孚白少校的變換隊形和動作時，强勁的風一直吹着，大海上的船舶决不會像我的小組波機在「無人地」（介於兩軍戰線中間之地——譯者）上空一萬五千呎時一樣的顚簸。

我甚至對自己也不願承認我竟會在空中發暈。這是人們所應希望於一位初上前綫的新手的。在我回到飛行場的時候——假如我能夠囘去的話——盧孚白和別的孩子們將勸我在下次飛行時隨身帶一瓶藥而覺得十分有趣。我想到這一層時，心都冷了。於是我咬緊了牙齒，祈禱上帝助我戰勝這難關。我决意向前直望，向前直飛，集中全部的精神堅持下去，不管覺得怎樣。

我還沒有十分能夠自制的時候，突然爲一個爆炸嚇了一跳，這爆炸似乎就在我的身後不到幾呎遠。我連囘頭看一看的時間都沒有，因爲我的飛機同時就震盪起來，其劇烈遠非我平時所能想象。我的處境的可怖逐走了一切發暈的思想。接着又是幾次震動，近旁爆炸的聲音不斷打擊我的耳鼓。不管發生了什麼，我定得看一看什麼可怕的命運在追

襲着我。

我所能看見的是四五道黑煙，在我的機尾後面和下面一些路。我立刻明白那些是什麼東西。它們是「阿奇！」（協約國軍人錫予高射砲彈之渾名"Archy"——譯者）它們是德國人對我射擊的十八磅榴彈。而這發射的砲隊在我也是太熟悉了。我們都聽見說過協約軍飛行家在這陣地中所遇到的最準確的砲隊的事。它剛位置在蘇潑（Suippe）鎮外，而蘇潑却正在我的左翼之下。蘇潑之北一哩就是這著名砲隊的陣地。我向下望，很清楚地把它辨別出來。我知道他們能夠看見我，而且比我看他們來得清楚得多，大概他們手頭還有好些砲彈想孝敬我哩。

我永不會忘記我是如何的恐慌，和我對於家裏假裝喜歡「阿奇」的老飛航員是如何的憤怒。「阿奇」不斷在我四周爆發，而且又近得可怕，我感覺到一種報復的願望，祇要讓我回去一次，去問問那些嗜慾過度而精神疲勞的飛航員，爲什麼要欺騙新來的人說高射砲不過是笑話，永不會損害誰的。他們常常扳着手指計算，高射砲彈每枚價值五塊或十塊錢，他們早上飛過高射砲陣地玩了一次，就耗費德國政府幾十萬塊錢，然而一下也不

命中。我眞傻得可以，居然會相信他們。這些砲彈之一會碰巧擊中了我，好像會在百碼之外碰巧爆發一樣。他們還不曾擊中我，那完全是仗了我自己的幸運，和那些騙子的無謂的忠告無關。我覺得那些用狡智來欺騙我的夥伴們，比那些射擊我的德國蠢砲手，還要來得可恨。

有着朋友在身邊的安慰，以前我從不曾如此澈底認識，以後也永不會了。我突然看到盧孚白少校在我的旁邊。幾乎是下意識地，我追隨着他的動作，漸漸明白他所作的每個動作，對於我都是直接的鼓勵。他的機器似乎在對我說話，在安撫我的感情，在對我證明祇要我跟隨着他的聰明的領導，就沒有危險。

一些些，一些些，我的驚懼消滅了。我開始注意身後黑煙的方向。我逐漸習慣於每次爆炸後空氣的暫時擾動，幾乎是機械地輕按操縱桿去對付機器的上昇，使我的紐波機改正航向。於是一陣歡喜湧上我的心頭，我既然不再發暈，也不再恐怖爆發的砲彈了。天啊！我已經過神聖裁判了！（歐洲中古時代有一種宗教的判罪法，令犯人握熱鐵，履灼犂，或探手熱湯，其不受傷者爲無罪，受傷者爲有罪。——譯者）我在明白自己夢想

已久和畏憚已久的小沙彌修行期現已完畢時，心中得意無比。我從內心深處知覺到自己安全無恙。我能夠飛行！我能夠像那些在我看來十分神奇的孩子們一樣！我完全忘記剛纔的恐怖。祇有深刻的滿足和感激，使我溫暖，使我喜悅，因爲直到那時我才敢希望自己具有一個成功的戰鬥飛航員的一切要件，雖則我不怕什麼敵人，但是却怕我自身或者有欠缺。

這自信的感覺，在蘇瀯砲兵陣地上空第一小時所帶給我的，或許是我一生最珍貴的紀念了。因爲恐怖既去，就來了一種信念，它的力量是沒有限制的。我愛飛行。我平生就跟發動機相熟。各種運動常常引動我。汽車競賽的興奮決比不上現在法國一定會來的飛機戰鬥。擊落別人的快樂不見得比自己被人擊落的機會來得有趣。戰爭在我看來，全部是醜惡的。但是一想到用我的經驗和自信力去和德國飛行家相鬥而打倒他們自誇的空中戰鬥的威力，心上就歡然了。我沒有忘記自己缺乏射擊的經驗。但是我知道這件事並不難學。我所急欲確定的，是我忍受戰爭的殘酷及恐怖的能力。假如那一層也能戰勝，我知道我能夠對付任何駕駛飛機的人。

這自信心一定大大幫助了我的學習飛行。在法國駕一機器飛行十二次後，我就獨自飛入空中。第一次單獨飛行以後，我曾試過好幾種型式不同的機器，絲毫不曾感覺到危險。

我正在敵軍的天空翺翔着，心中充滿着這些思想而狂喜的時候，突然發現盧孚白少校在領導我們飛回家去。我看一看儀器屏的錶。近十點。我們已經出來了差不多兩個鐘頭，汽油一定剩得有限。戰鬥機不能多帶汽油和滑油，因爲每增加一磅重量，都得犧牲飛機的速度和上昇力去交換。

我們到達自己飛行場的附近時，就慢慢下降。這可愛的法國地方，當時尙未爲戰爭所蹂躪，展開於小紐波機的翼下，和留在我們後面的醜惡，正成爲很好的對照。就目力之所能及，溝谷低地的殘雪猶未全消，因爲前幾天這鄉野曾降過大雪。

我們環場打了一個圈子，關了發動機，和緩地滑入泥濘之中，飛機不久就停住。再把螺旋槳的速度加快，我們一個一個向棚廠門滑走，棚廠前面飛航員和機械士們在等待着。他們急於想聽聽我們第一次飛入敵境的詳情，看看我們兩個和他們自己一樣的新手

支持這番經驗的情形。

張白爾和我都裝出漠不關心的滿足的臉色。我們不過環繞匈奴的砲隊小小飛行了一下，最滑稽的是看着砲兵們浪費他們的軍火。我們的小小散步一定費掉了德皇一年的進款。至於敵人的飛機，竟沒有一架敢迎上來。我們的附近一架飛機也沒有。

談到這裏，盧孚白少校插了進來，問我們看見過什麼特別的東西沒有。我在這個時刻並不喜歡他的嬉皮笑臉的態度。但是我們都裝作不在意的樣子，復述我們並不曾看見天空中有什麼別的飛機。

『果然不出我所料，他們全體都是一樣的！』是盧孚白少校的唯一批評。

我們憤怒地問他用這樣聲調對付兩個老練的戰鬥飛航員，算是什麼意思。

『是啊，』盧孚白說，『我們越過戰線時，有五架史巴特(Spad)的一隊從下橫斷而過，大約十五分鐘以後又有五架史巴特的一隊經過，雖則相隔不出五百碼，你們竟沒有看見。碰巧不是蒲黑，否則纔好玩呢！』（蒲黑Boche，德國兵的渾名，源出法語Coboche愚鈍一詞——譯者）

『在我們打回頭時，我們的頭前二哩，有四架德國阿爾巴楚機（Albatros），再近一些還有一架德國雙座機，大概在戰綫之上五千呎。你們進了敵綫時，應當四面略爲看看啊。』

張白爾和我大爲駭愕，彼此相視無語。我看出他想的和我想的一樣。少校的揶揄出於一種責任心，把我們的自誇醫好了一半。我們在經歷前線生活幾星期以後，才明瞭他的話大概是確實的。不管一個人的飛行是如何的優良，不管他的眼光是如何的銳利，在他能夠辨别地面或空中的物體以前，他必需先學「看」。所謂「空中的眼力」祇有從經驗得來，飛航員第一次上前綫時決不會有的。

當時少校又走到我的飛機旁邊，慇懃地問道，『列克，你吃了多少榴彈片？』使我精神爲之一振。他爲了旁聽的孩子們的利益，竟努力把我放進了英雄圖裏面，我不禁要發笑。但是在他用手指插入機尾的一個彈片洞中時，我是多麽驚怖啊；又一碎片從翼的外緣穿進，第三片穿過下翼，再穿過上翼離我的身體不到一呎！

後來夥伴們說我當時足足呆了三十分鐘，我相信他們，因爲過了一星期，少校才第

二次叫我陪他上德國戰綫。

第二章　飛行場

我常常奇怪，我們飛航員的母親們和朋友們，對於遠戍法國的所愛的人的環境和生活，究竟能否形成眞實的觀念。甚至飛行場——飛機起落和保管的地方，飛航員寄宿和出發作戰以及巡邏時受同袍焦慮等候的地方——在未實地目見的人，恐怕也難有確實的想像。

請在你們的心中形成一幅圖畫吧：一片平整的草地，位置靠近一座鎭市和良好的大路；它的四周是比較平坦的土地，形狀是四方的，每邊各長半哩左右。

這樣的一片場子可以容納四個戰鬥中隊—卽八九十架飛機和其飛航員—還綽有餘裕。一條大道沿着方形的邊緣。沿路邊兩頭的場角各有兩座安放飛機的大棚廠。一座棚廠可以寬寬舒舒地收藏小型飛機十架到十二架。飛機在棚廠裏面過夜，由機械士細心檢查。每個飛航員有三個機械士給他管理飛機，他們很熱心，什麼小毛病都難逃過他們的眼睛。

閘。因此，場的四邊共計有八座或十座棚廠向內立着，門戶敞開，飛機出入極便。離開一些路是中隊軍官們的食堂和寢室，每中隊祇有二十個飛航員，故常有兩個中隊的軍官在一起吃喝。士兵，卽機械士，汽車夫，工匠和僕役，另外有房子，在棚廠的後面不遠。一個中隊的雜務很多，要有二百左右的士兵才能辦理，故普通飛行場上的全部人員，在加上隊本部，探照燈連，通訊班，發電機隊，紅十字會和青年會人員時，爲數不下一千。至於保護飛行場抵抗敵人襲射的高射砲砲手們，並不隸屬於空軍，還沒有算入這飛行場人員總數以內。

這些便是飛行場的大概情形．有經驗的偵察員在空中能夠看見許多哩外的飛行場，雖則棚廠和飛機用盡方法僞裝。雙方的飛行場決不能長久隱蔽，而不爲對方發見。

我們駐留味爾紐飛行場祇三星期，天氣一直不好，因此飛行的時間很少。一九一八年三月間，連接大雪，大雨，大風。我們的飛機並不是最好的飛機，而且還沒有裝備完全。

其間曾發生過一個有趣的插曲，現在回想起來，比當時還要顯得滑稽。法國當局要

好得很，約定幫助訓練我們中隊裏面的新飛航員的戰鬥技術。因此每一二日就有一位有經驗的法國飛行家降落在我們的飛行場上，將我們沒有經驗的一年級生帶走二個，到德國戰綫上去旅行，和盧孚白少校帶張白爾和我自己一樣。自然，我們的飛航員都急切地要去。

在這樣情形下巡邏敵境二星期後，法國人發覺他們所陪伴的美國飛機並沒有裝置機關鎗，你想一想他們的驚愕應該是個什麼情形啊！我們的機關鎗還沒有運到哩！幸而德國人並不曉得，又幸而並不會有過接觸。這種啞吧飛機隊居然敢到敵線上空大施威脅的觀察，在我們看來，其滑稽可笑正不下於英國海軍的木頭船會使德國艦隊不敢離港的故事。然而法國人却不能懂得這種幽默的意思。

在這期間，我們失去了一個最好的朋友和一位全體所敬愛的指揮官。乾姆斯•米勒上尉（Captain James Miller）拋了家庭和紐約的發達的事業來到法國戰場，爲祖國服務。他是一位快樂的可愛的伴侶，但是我很早就發覺他的强毅堅定的特性。他常常對我說他的最大的願望是飛上天去擊敗敵軍飛行家。巴黎長時間的遲滯使他惱怒，而組織飛

行學校於愛蘇頓（Issoudun）以訓練美國飛航員的工作也不能使他滿意。他心中像火一樣燃燒，祇想得到一架戰鬥機，上前綫去追奔逐北。

我於一九一八年三月四日到味爾紐時，發見米勒上尉已經先在那裏。他是我的隣隊第九十五戰鬥中隊的隊長。但是他既無飛機，又無裝備，他之遠離空中戰鬥顯然和他在巴黎時一樣。他仍舊一心想飛入空中和敵人搏鬥，因此十分不耐煩。

三月中旬某日，約翰孫少校（Major Johnson）和郝孟少校（Major Harmon）同來訪問我們，那時這二位都暫時派屬於附近的一個法國史巴特中隊裏面。他們走後，米勒上尉到我的地方，把他認爲平生最大的秘密告訴我，當時他的孩子氣的喜悅，我是畢身不會忘記的。約翰孫少校答允米勒於次日到他們的飛行場，借乘一架飛機上前綫去。他對於這未來的希望覺得非常欣喜。

我永不曾再看見他。第二晚我們接到通報說米勒上尉已經失蹤。又過了幾天，我才知道他的失蹤的經過。約翰孫少校本人曾陪伴米勒同行，他們越過了賴姆而向阿剛納森林西進——路線和幾天以前盧孚白少校帶我們巡邏的相同。

二中隊的敵機出現於敵線上空，但是米勒却沒有注意到，撞了進去。敵人是雙座機，前後都有機關鎗。約翰孫少校沒有警告米勒，却囘到自家場上降落，說是機鎗已經卡子。米勒上尉以後就永不會再見。

一個月後，我們接到德國正式報告，說美國空軍的乾姆斯•米勒上尉戰鬥受傷，墜落於德境之內，不數小時卽去世。

可憐的乾姆！他的損失是我們這新的大隊所遭遇的第一次和最可悲的損失。我恍然了悟我和同伴們交遊，决不可太密切，否則同伴的犧牲就會妨礙自己要做的工作。因爲飛航員每天的工作都包含乾姆•米勒因之犧牲性命的同一危險。假如一個人常常爲朋友担心，累及自己的精神，他在前線一定幹不長久。

一九一八年三月是協約國方面英法聯軍千鈞一髮的時期。聯軍知道敵軍正準備於數日內大舉進攻，企圖於美國軍隊實地協助作戰之前佔領海峽的港口，以决戰事的勝負。

美國籌備强大空軍的困難，德國人知道得比美國國內人士更爲淸楚。他們看着春天過去，並沒有看見二萬架飛機的巨大空軍把德國福克飛機（Fokker）掃出天空之外，却

反而看見福克祇要願意，就能把我們戰線後面的天空佔領，從不曾遇見一架美國飛機的抵抗。

聯軍，他們推進得很迅速。

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一日德國人的大攻擊對北方的英軍開始。聽說匈奴已俘獲許多

咊爾紕飛行場那時祇距前線十八哩。天氣清明時，我們可以看清楚介於我們和戰線之間的一道觀察氣球線。砲聲隆隆，不斷打擊我們的耳鼓。三月三十日，我們奉命移往距前線更遠的飛行場。那天我們到了衣匹賫（Epiez），距離前線三十哩，仍舊沒有飛機，想協助阻遏敵軍的神速前進而無從爲力，

我們這第九十四中隊在衣匹賫增加了二位人物，一位是乾姆斯・諾門・荷爾上尉（Captain James Norman Hall），"Kitchners Mob"與"High Adventure"的作者；一位是菲列得爾菲亞，享斯特爾的大衛・麥克・裴德孫上尉（Captain David Mck. Paterson, of Honesdale, Pa.）。這二位都是經驗豐富的飛航員，拉法葉德航空隊出名的隊員，在這枯寂的時期曾大大鼓勵和教導我們。我們早就聽到他們的聲名，未見面

前已在崇拜他們。這二位空中老戰士來到隊上以後所給予我們的激勵，實在不是筆墨所能形容的。

我們開到這新飛行場後一二日，聽到一架飛來的飛機的營營聲。所有的人都衝出去看究竟是那一回事，啊，一架紐波機，漆有美國的國徽，原來是一位自己人。看他的樣子，正想降落在我們的場上，大概還是我們隊上的一位新隊員。

他關了發動機，飄下來，不料機輪接觸地面時，機頭突然撞於泥濘之中，一瞥眼飛機已經翻了一個觔斗，肚皮朝天，機尾當前，向我們滑過來。我們上去救援那位還沒有懂得如何降落的生手，有的人對於當局將這種毫不含渾的飛行家送給我們的事，還作了譏刺的批評。可是，想一想我們的迷惑吧，我們看見的卽是荷爾上尉的仰視的獰笑的臉！

幸而他一些沒有受傷，這次事情使我們這些青年飛航員明白了縱使是最好的飛行家，有時也不免於意外的失事，假如他能夠知道這種發見對於我們的好處，我相信他一定會快活的。

荷爾上尉從殘機中間爬出，走來對我說，我們的老飛行場上還有一架飛機，一定得把它飛來。他吩咐我去弄一部汽車，開囘味爾紐，檢查那架紐波機，明天把它飛來。

因此我就準備起來，出發的時候已經是晚上了。將近半夜時，我們駛進邁恩河上（Marne River）却龍斯（Chalons）南面的一座小村子裏。村中人民激動地在街上跑來跑去，看見汽車頭燈時簡直嚇得手足無措。一個老頭子向我跑來，我煞住了車，問他爲什麼這樣驚慌。

『德國人在我們的頭上！』他用手指着深黑的天空。『先生，請你關了汽車的燈！』

我關了燈，站在那裏一會兒，看着那些可憐的老百姓狼狽地尋找躲藏的處所。駝背的老婦慌張地跑出街道到野地上，小孩子拖着他們的衣衫。他們不曉得自己究竟到那裏去，好像匈奴飛機的炸彈一定會找到他們似的。其實，牀鋪才是他們的最安全的地方。

我們穿過了村莊，不久即到達一座小山，在那裏看見幾哩前的却龍斯城上高射砲彈的爆發。許多掃射的探照燈正伸出黃色的手指在搜索天空，渴望捉住敵機前進的途徑。

我們站在小山上，觀賞這景象，差不多有一小時之久，心中的滋味與平常在歌劇院中所

感受的相彷彿。於是，燈突然不見，爆彈的聲音也消滅。我們抱憾地重新上車，繼讀前進。一幕好戲是完了。

那天晚上，我們費掉一個鐘頭，才把却龍斯的最好旅店的女店主叫醒。我找到夜用電鈴，撳住不放，一直到蓄電池電流將要耗盡時那位好婦人才披着內衣出現，請了我們進去。她一看不是德國人而是美國人——她所愛的美國人——就竭誠道歉，隨即把我們送上她的最好的牀鋪，裹於極厚的鴨絨被中。

次晨，我們到老飛行場，尋到那架最後的紐波機。開車檢查半小時，飛機一些毛病也沒有。我隨即爬入座艙，揮手向我的兩個機械士道別。三十分鐘後，我已行畢昨晚汽車走了四個鐘頭的路程，到達衣匹貧飛行場。

迄一九一八年四月三日止，前線祗有我所屬的第九十四中隊隊長約翰，赫孚少校（Major John Huffer），拉法葉德老隊員之一，和乾姆斯，米勒的第九十五中隊。這二中隊曾同駐於朱爾紐，後來又同遷到衣匹貧。因爲沒有飛機機關鎗，兩隊的飛航員都不能上前線去戰鬥。而且在事實上，第九十五中隊的飛航員還沒有受過使用機關槍的訓練

，雖則他們開到前線，還在第九十四中隊之前。我們第九十四中隊的，則一九一八年初已在卡齊（Cazeau）空中射擊學校訓練過一個月，現在準備在戰線上空試一試運氣。但是我們的飛機上却沒有機關鎗。

繼而機關鎗驟然來到！各種新奇的裝備也流水似地瀉入。飛機用的儀器，飛航員穿的溫暖的衣服，額外的零件。同時，第九十五中隊那些還沒有學過空中射擊的傻瓜們，被送往卡齊學校，而九十四中隊，命定爲在法殺敵最多的最偉大的美國中隊的，則奉命從衣匹資飛行場開拔到東北的土爾（Toul）。一九一八年四月十日，我們駕駛紐波機飛到土爾東面，法國人讓出的一處飛行場。給養，床鋪，食具，滑油汽油，和種種行頭都用貨車裝載跟在後面。起頭兩天，我們一面忙於佈置自己的新兵房，一面忙於視察地圖，令自己熟悉這段陣地。我們是在土爾之東二哩，土爾這一座鎮是我軍前線最重要鐵路接頭之一，敵機幾乎每天都來轟炸。我們離開前線祇有十八哩，四周峯巒起伏，樹林深密。

南錫（Nancy）在我們之東十五哩，盧納味爾（Luneville）更在南錫之東十二哩，由

士爾到南錫到盧納味爾的公路與敵線平行，在匈奴砲火的射程以內。但是沿着這條公路，一個人决計想不到戰事正在進行。在這地之東雙方都不曾企圖進攻。盧納味爾的商業照常在進行。孩童們在街上玩耍，車輛閒適地在馳行。沿盧納味爾到瑞士的綫上，德國哨兵有時覿面看見法國哨兵，彼此相距不過百碼之遙。據說這些哨兵打混得很好，一同吃喝，一同睡覺。後來美國人到後，這特殊的情境才有些改變。佛日山脈（Vosges Mountains）一帶，雙方都認爲太崎嶇不平，不能進攻。

我們士爾飛行場的西北是凡爾登（Verdun）。凡爾登，是德國人取勝的必得之地！這堡壘築於一八六三年，其下伏着七萬大軍，假如德軍越過凡爾登而留下七萬襲擊者在尾後，那又有什麼用呢？因此，德軍縱使在死命進攻阿綿（Amiens）伊伯爾（Ypres）和邁恩時，還絕不放鬆對於凡爾登的威脅。匈奴飛航員在這陣地很爲活動，而我們這第一個美國戰鬥中隊，却正要在空中戰鬥方面，向世界顯示美國飛行家的能力。第九十四中隊得到了那個機會！

當時指揮這中隊的是約翰•赫孚少校。他是美國最好飛航員之一，又是絕好的伴侶

，但是說也奇怪，他生長在法國，雖則出洋旅行很遠，而且一口英語說得和哈佛大學的人一樣好，他却從不曾到過美國和使用英語的國家。大戰初起時，赫孚少校先在救護車隊服務，後來和威廉・蕭（William Thaw）維克多・却潑門（Victor Chapman）等美國孩子一同加入國軍團。美國航空隊（郎拉法葉德）組織成立時，他轉入該隊，在美國參戰之前，早就是一位老資格的戰鬥飛航員了。

我們所愛的中隊既將享受最先實地為美國作戰的榮譽，則適當，顯明，和有意義的隊徽即成為當前第一重要問題。到土爾的起初幾天，我們把飛機漆上紅白藍三色的美國國徽，再加添個人的標記和最後的修飾，準備它們上前線去露面，非常忙碌。繼而想到了我們的隊徽！

赫孚少校提山姆叔叔（美國的綽號Uncle Sam——譯者）的高筒狹邊帽，用星星和條子作帽帶。我們的醫官，匹賚堡的華爾妥中尉（Lieutenant Walters of Pittsburg. Pa.）突然發生靈感，脫口叫出『帽子放在圈裏』。它立刻被採用，第二天支加谷的約翰・溫德華斯中尉（Lieutenant John Wentworth of Chicago）打出樣子，不久我們的

戰鬥機兩邊就漆上這悍然不顧一切而向人挑戰的「圈中帽」標號，自後好幾十敵軍飛航員曾因不買賬而遭了晦氣。

於是，士爾看見了美國第一戰鬥中隊的第一次耀武揚威。而我自己的最初五次勝利，也就是在以後三十天中間從這飛行場贏得的。

第三章　我們的第一次出擊

一九一八年四月十三日晚，我們讀着佈告板上純粹美國中隊指揮官給純粹美國飛航員的第一次作戰飛行命令，才眞眞成爲一羣快活人。命令很簡單，開明裴德孫上尉，李特・張白斯中尉（Lieutenant Reed Chambers），和列根巴果中尉（Lieutenant V. E. Rickenbacker）應於次晨六時起機，巡邏戰線。高度規定一萬六千呎；巡邏地點從莫森要塞（Pant-ä-Mousson）到聖梅黑（St. Mihiel），定於八時回隊——一次二小時的巡邏飛行。裴德孫上尉被指定爲小隊的領隊。

這些法國鎮市的地圖，我們第九十四中隊的飛航員大家都深印於腦府中了。一個人在敵境附近飛行的時候，應該曉得一切陸標（地物之堪爲標誌者——譯者）。飛行人必熟悉每一條河流，每一條鐵道，每一條公路，每一座村莊，和打棒球的人熟悉一壘二壘三壘的位置一樣。

土爾在莫森要塞之南十八哩，聖梅黑在莫森要塞之西十八哩。戰線從莫森要塞到聖

梅黑是直的，然後折而向北，又十八哩而至凡爾登的邊緣。莫森要塞之正北二十哩左右是米資（Metz）。米資四周有幾個中隊的匈奴轟炸機和戰鬥機，巢穴在一座小山頂上，他們可以看清我們四月十三日所將巡邏的戰線。總之，莫森要塞到聖梅黑這一段陣地，天氣狀況容許使用飛機時，空中活動是很有生氣的。

這就是裴德孫上尉，張白斯和我明天六點鐘要去巡邏的地方。張白爾中尉和亞倫•溫師陸中尉（Lieutenant Alan Winslow），按照同一命令，須於同日早晨六點鐘到十點鐘在棚廠警戒。這「警戒」是預備應付突發的事變；如敵轟炸機的來襲，或我軍線內驅逐敵機的應援。

那天晚餐以後，李特•張白斯和我同到裴德孫上尉的房中，商量明晨的事情。裴德孫略略說了些應付敵機攻擊的方法，又特別命令我，假如他或他的發動機發生事故，我就代他領隊，繼續巡邏，直至規定時間的終了。於是他叫進一個勤務兵，命令他於明晨五點鐘叫醒我們五個人。又勸李特和我好好安眠，不要夢及福克飛機，他自己就上牀睡覺。

我們很曉得自己夢見的東西。我雖竭力想使自己安眠，却依然幾個鐘頭睡不着。我想到生平所讀所聞關於飛機戰鬥的一切。我幻想敵人從各方面向我進攻。我對自己描出種種欺弄敵人的方法，最後把他們一個個送下地去。後來我總算睡着了，但是夢中仍繼續在天上活動。剛在我擊落最後一架敵機的時候，勤務兵拍拍我的手臂，把我弄醒。正是五點鐘。

一個絕妙的早晨歡迎我們，五個人吃了一頓快樂的早餐。我們告訴張白爾和溫師陸，請他們嚴密注意飛行場的上空，因為我們立意要激動德國人，他們一定會來我們的飛行場報復的。

但是我們早餐後到飛行場，却見天氣惡劣，霧霾濛濛，隔一些路就看不見場子。裴德孫上尉命令張白斯和我飛到一千五百呎的高度等待。我們飛了上去。環繞飛行場二三圈後，看見裴德孫上尉已經起機，昇高來和我們結隊。我們繼續上昇，剛在到達一萬六千呎極冷的高度時，我看見上尉的飛機正在飄回飛行場。

『啊！發動機壞了！』我心裏想。『昨晚他說假如他退出的時候，我得繼續前進！現

在是我的戲了。張白斯，我們走啊！』

我一些不含混，我確乎不知道我領導我的同伴將進入的危險，張白斯對於這鄉野的情形更比我知道得少，也就毫不遲疑，跟着我一同飛出去。

我們找出摩塞爾河（Moselle）的低谷，和緩地前進，假如不是張白斯機尾下面的砰然一聲，使我們知道已被德國砲兵發見的話，或許會一直前進到萊因（Rhine）的。我是嘗過「阿奇」的恐嚇味道的人，現在滿不在乎，但是在李特，這還是他與德國高射砲兵周旋的第一次。他後來自認，當時以為一切都完了。他拼命靠攏，幾乎和我相撞。我們逐漸調度而飛出火力帶，後來心裏十分討厭，竟不管砲彈如何爆發，祇顧自己飛自己，昂然前進。

我勘出莫森要塞的所在，用之決定飛赴聖梅黑的航向。我們在這兩鎮之間往返飛行四次，祇有斷斷續續的高射砲彈，沒有看見什麼飛機。於是我決定回家，以求於規定時間完畢我們的第一次巡邏。我發覺我們的南面一帶全部蓋着濃霧，使我大為驚怖。我們將要降落的場地，就在這濃厚霧層之下法國的某處，而降落又必須在半小時以內，因為

油就要消耗完畢，不降落也要墜地。我才恍然於裴德孫上尉的何以飛迴飛行場，想到等待着李特和我的種種危險，一股冷氣不覺直透背脊。

結果沒有別法，祇有從厚霧之中俯衝下去。我抑下機頭，進入霧中，立刻就失去張白斯的縱跡，心上祇希望他不要正對着我的尾巴跟下來。我依照羅盤飛行，同時注意到高度表的指針一直在下降。我在一千呎的高度小心改平，因爲這一段地上有小山高樹，隨時會和我相撞。又飛了一歇，我再抑下機頭，爬近地面。最後我看見機下有些東西，又急忙攢昇，再進入霧中。那次霧中飛行的提心吊胆，我是終身忘不了的。

依靠極大的運氣，我瞥見了一條鐵路接頭和鐵路烟突，看來似乎是熟悉的。我打了一個圈子，再看一次。想一想我的快樂吧，我發見那是康滿西(Commercy)附近的一個陸標，我從衣匹賚到土爾時，曾經過一次的。我降低高度，離地面祇一百呎，繼續向土爾直飛，到了土爾，毫不費力就找到飛行場，作了一個完美的降落。

裴德孫上尉走來，說我是一個不顧死活的儍瓜，會在霧中飛出去。我知道這是事實，也就高興地承認了。於是我詢問李特・張白斯的消息，他們說還沒有知道下落，我以

前的恐懼不覺全部回到心頭。

我脫下飛行衣服，帶着一顆沉重的心到隊部去做報告。我想幾分鐘內就會有電話來通知張白斯撞死於霧中的噩耗。果然，剛一着筆，電話鈴就響了。軍務官接電話時，我的兩腿不覺發抖。他叫道：

『快！兩架蒲黑飛機在福格（Foug）上空。派一架警戒飛機上去！』

但是同時我們已聽到兩架飛機在起機。那是張白爾和溫師陸，他們等待了一早晨，等待一個大家以為無望的機會。我拔脚向棚廠跑去；但是未到飛行場就有一個兵士跑來說，『一架德國飛機剛發火墜落在我們的場地上！』

那是眞的，我站的地點就能夠看見火光。然而在我跑到那地點之前，另一陣歡呼又引起我的注意，回過頭去，看見第二架德國飛機尾巴朝天，跌落地上，離我不到五百碼遠。第一架是溫師陸擊落的，他離地三分鐘後，就使它發火墜地。第二架是達格拉斯·張白爾逼迫下來的，霧中沒辦清地面而撞於地上。這是美國中隊所擊落的最初二架敵機，而且奇怪得很，都是作戰第一日落於自己飛行場上的！

兩個德國飛航員都沒有大傷。我們問爲什麼出現於這種天氣中，他們說是奉命攻擊在莫森要塞與聖梅黑之間被砲擊的兩架巡邏飛機。他們跟在張白斯和我的後面。直到我們隱沒於霧中，他們才想尋路回到米賓附近自己的飛行場。他們發見我們的飛行場，以爲或者是他們自己的場子，低飛下來，却爲溫師陸和張白爾在五百呎的高度打了下來。

這實在是我們中隊的最奇妙的開幕表演，卽使特別準備好舞台，安排好布景，也不能做得再好一些。土爾法國居民的祝賀和讚美增加了我們的快樂。這些可憐的人忍受許多次德國飛機的轟炸，從來沒有看見一架聯軍飛機來保護過他們所愛的小城，這次知道了美國人第一日作戰就擊落兩架敵機，他們的欣慰歡忭實非筆墨所能形容。他們拉扯我們的手，抱吻我們，斟滿最好的摩塞爾酒，飲祝我們，大喊——『法蘭西萬歲！美國人萬歲！』直喊到嗓子發啞。我們大家從德國飛機取下一件紀念品後，把它推到土爾，陳列在當地政府門前，一直到全部給人家取光。我們又得到李特•張白斯降落在距飛行場不遠的地方的消息；那天晚上他就回到隊部，完成了我們的快樂。

此後幾天，中隊聲譽雀起，我們從上級長官和參謀部接到許多賀祝。張白爾和溫師

陸中尉爲電話和電報所壓倒。美國到處有賀電打來，英國和法國也有好些信給兩位勝利者。特別幸運的是這種出奇的成功恰巧標明我們作戰的第一日，而且敵機又都碎在我們的眼前。這插曲使我們大家發生自信，覺得我們正是德國空軍的對手。這第一次美國勝利的日期是一九一八年四月十四日。

不過此後幾天的天氣一直不好，逼迫我們留於飛行場上，無所事事。但是四月十八日，一聲警號，一架敵機發現於莫森要塞。李特·張白斯和我要求去請這個傢伙落地，得到准許後，我們跳進已開車準備好的飛機，立刻起飛。我决意要爲我們的中隊擊下第二次犧牲者，方法都已想好在心上了。

那天是陰天，離地三千呎就滿蓋着雲。我們勇敢地衝入雲中，一直飛上去。最後我們衝出雲的上面，開始打大圈子，竭力搜尋那勇敢的德國人。搜索了三十多分鐘後，我决意再飛到雲底下，看一看我們究竟在那裏。總之，這一段沒有德國人是一定的了。

十分鐘後，我已經在雲下平飛，一隻眼睛搜尋陸標。我突然看見前面有一座大城，說也奇怪，樣子很像南錫，祇是方向完全不對。我飛得近一些，仔細觀察，我幾乎不相

信自己的眼，原來確乎是南錫。我自信辨別方向的能力極好，這次飛行竟沒有看過羅盤。結果，我兜了一個大圈子，把張白斯領導到德國人在等待着我們的地點的對面去了。整個早晨，我們一直在戰綫以外飛行，至少隔開十幾哩。

我心中十分不樂，無奈祇得打道回家。降落後，我到辦公室寫了一個簡單報告，說我們這次巡邏未見敵機。未見敵機，這是確實的，但是爲什麼沒有遇見呢，不好意思說明。但是那天我得了很有價值的教訓，當時所受的困惱實在不值得抱悔的。

同日，有一隊衞生隊開到土爾，駐地距飛行場不足一哩。看護都是美國女郎，我們幾個人運氣好，在散步到土爾去時邂逅了幾個。許多月來看見的女人無非是粗俗的舊式的法國鄉婦，我們覺得好像從來沒有過像這一批美國女子一樣美麗的人兒。我們熱烈歡迎之下，她們就回請我們全體到她們的餐室去跳舞。在事實上，她們是叫我們帶信，請中隊的全體。然而我們既然發現這金礦，何必再帶這口信呢。我們自己走到鎮上，每人想着自己將請求同舞的女郎，給其餘留在營房玩牌的人們知道之後是多麼驚人的新聞呢！

然而約會的時間到時，我們倒底覺得不好幾個人獨享。結果仍舊把全體帶走，介紹給那些女郎們——立刻又覺得做錯了而心裏難受。但是這些女郎的存在，離我們的飛行場這樣近，總要算是參戰以來我們所逢的第二件好事情了。

第二天黎格德將軍（General Liggett），第一軍軍長，和威廉•梅吉爾上校（Colonel William Mitchell）航空隊司令，同來視察我們的大隊。我受命表演一些特技，以娛悅這二位長官；下地接受他們的稱譽以後，我發覺發動機已經破了一部分。這小禍秧使我不能參加那天下午四點鐘我們中隊在塞啓潑留（Seicheprey）之北的戰線上所作的戰壕攻擊。那次攻擊非常成功，那些傢伙看了地面敵軍受飛機攻擊後的慌張混亂，回家時還不勝其高興。這種地面攻擊大概是空軍最動人的遊戲，對於飛航員的危險也比較地小。飛機突然下攫是這樣的迅速，發動機的吼聲和二挺機關槍的彈流是這樣的駭人，普通的兵士總是找一個洞來躲避，很少會想到找兵器來抵禦的。

飛機掠過地面的迅速，等到高射砲要想瞄準，我們早已飛過去了。祇有在一隊砲兵正在射擊的時候，一個飛航員碰巧飛過它的路徑，才會受傷。我自己常常向塞滿德國兵

的大路俯衝，一下子的撲擊就使他們狼狽逃遁。他們有沒有射擊我，我沒有覺得，也從沒有找出命中的證明。

這種種瑣事，當時在我看來，都是很重要的，因爲我們隊上的飛航員都毫無經驗，平素想到等待着自己的未來，覺得神祕得令人心懾。我們陷入戰爭很像陷入一個驀生的星球一樣。我們頗知敵人的狡猾，也熟悉飛航員們所歡喜描寫的種種危險。但是常常懷抱着對於所威嚇的危懼。心裏總在想，一旦倖運離棄了我們，那末我的戰爭也完了。我們常常奇怪，爲什麼我們每次出去巡邏，仗着倖運就會抵擋住新的危險。

因此，這些日子所得的經驗，在我心上都留下極深刻的印象。我的自信與日俱增。許多疑惑是解除了，對於敵人的輕視也增高了，我推測在戰線上能夠恐嚇我和我的飛機的一切可能，心上也逐漸堅定起來了。我總設法記住所逢的意外，以便將來可以利用。

四月二十三日將近午時，我正站在飛行場旁邊，電話傳來警報，說有一架敵機剛才出現於聖梅黑與莫森要塞之間，從西面飛向東面。赫爭少校傳令叫我立刻起機，搜索這個德國人。別人一個都沒有準備，因此我獨自起機。

我起機離場，對準了直赴莫森要塞的航向，拉起機頭，令我的小紐波機盡力上昇。天氣陰雨，幾天來一直沒有什麼空中活動。五分鐘內我找出摩塞爾河和河畔的莫森要塞的小城。我的高度大約是八千呎。

此時法國人佔領着莫森要塞。敵軍砲兵的轟擊，橋樑和建築物大受破壞，慘悽的景象現在呈露於我的眼睛下了。許多屋頂已被轟去，全鎮損壞不堪。我把眼睛離開地面而巡視天空，想尋找一個移動的斑點。

我的心突然跳動，我一眼看到一個斑點，就立刻向德國方面衝去。和我差不多的高度，有一架飛機黃蜂似的正對我飛來。我開始發抖，在我飛行於莫森要塞上空時，他會不會先看見我，我的算盤沒有打好，他倒先已準備好呢。我們大家相對前進，約有二十秒鐘，直到幾乎進入射程以內，我才發見他的機器是一架史巴特，上有藍色的法國國徽，心裏爲之一寬。幸運得很，我們彼此沒有開槍。

突然我看見這法國飛航員攢昇到上面，企圖飛到我的尾上。不論是否開玩笑，我不能容許他這樣動作，於是我立刻在他身下盪開，自己奪取了最好的位置。紐波機比史巴

特機靈敏，上昇較快；那位驀生人不久就覺得自己遇到了敵手。但是他追隨不捨，老是想把槍口對準我。當時我心上開始疑忌他是否是一個白癡，見了自己人都不認識，或者是一個德國人，駕駛俘獲的法國飛機行於我們戰線上呢？顯然第一個猜想是對的，我再接近他的時候，就在他面前轉彎，讓他飽看我的翼子上的美國白心標記。這一下滿足了我的堅毅的朋友，他不久就轉彎飛開，讓我自己前進。這小小的插曲又給我一個教訓。從那天起，我對於自己身邊的飛機決不存一種隨便便的心，不論是友是敵。有的朋友，射擊得比偶然相遇的敵人還要好。

我的眞目的物却已經在我和法國人比武時脫逃，我雖則沿線足足飛了二小時，總尋不出什麼可以捕獲的東西，然而回家時，飛機落地還沒有完全停住，我就給隊上的人圍住，幾乎被祝詞壓倒。他們慶賀我擊下一架德國飛機，砲兵看見這架機的墜落，地點就在當時我所巡邏的一段。這勝利他們自然歸之於我。說明實情，眞是一件憾事，但是我不能不這樣做。

更令人奇怪的是，我們永不會查出擊落這架德機的人。沒有一個人請求這一樁功績

。但是在我一方面，我沒有發射一粒子彈，甚至沒有看見敵機，决不能自信會造成自己的第一次勝利。

這樣，我雖沒有打勝仗，刦飽享了第一次勝利的果實。但是對於我更重要的是我又學得一些戰鬥飛行的藝術。幸而我飛出一架友機的機關槍瞄準器之外，才保全了自己的性命！

次日，我又學了一課功課。

中午我值班的時候，警報傳來，說有一架德國飛機正飛行於聖梅黑之上。天上雲很低，這次我决心要打破一切阻礙，捕獲我的德國人，因此我以三千呎的高度，一直飛入敵線。高度既低，我的機器成爲高射砲的良好目標，第一彈之後，他們就發覺雲層的高度，看淸我正在雲下飛行。我自知這次「阿奇」要和我熱鬧一場，因此東躱西閃，避過二三處砲兵陣地。

我剛過聖梅黑之北，「阿奇」開始射擊我之後一分鐘以內，我瞥見一架敵機正在前面。我就從後面趕上去，因爲我心上想越過向凡爾登去的半途的戰線，再從一個不及意料

的角度出來捕捉這個德國人。這計劃進行得很好，雖則我不懂他爲什麼對於我周圍的彈火的黑煙，竟視若無覩。但是他仍坐在那裏，顯然沒有避開的意思。我想這件事好像太好一些，心裏忽然不安起來。他是否眞是一個德國人呢？

因爲這是我在空中看見的第一架德國飛機；又是從他的翼子和機身的形狀看出的，我想最好還是在開槍之前，先看一看他的標記，是否眞眞漆有一個黑十字。因此，我移開機關槍扳機上的手指，俯衝得近一些。

是的！他是蒲黑。但是他沒有黑十字，祇有一個黑色標記，白心子，外加黑圈圈。我們在隊部裏不曾聽說過這種標記，一定是新的東西。然而他決不是我的朋友，我現在就要上前打他下去。但是他爲什麼老老實實逗留在我的機關槍左右呢？

突然，我記起盧孚白少校常常提起的攻擊偵察機的教訓。『不要忘記它或者是一個圈套！』我急忙向四面看——時間剛剛好！那裏是一架美麗的黑色阿爾巴楚戰鬥機，躲着等我陷入網中的，正從我頭上雲中飛出來。我拉住操縱桿，向上直昇，不再想到我下面的掠物。

我大為快活，發見自己不但上昇能夠勝過我的對手，而且在上昇的時候，動作也能勝過他。幾秒鐘後，我已經到了他的上面，又按住扳機打算發射我在大戰中的第一批子彈時，忽然又想到最好再看一看，是否還有別人坐在更高的樓上，乘我專心一意的時候，下來參加這個小團體。我急忙四面一望。

立刻我忘記擊落蒲黑飛機的念頭，一心祇想飛回去。愈快愈好。兩架德國飛機正向我飛來，距離不到五百碼。

他們後面還有多少，我無心再去看清。我相信，因於缺乏經驗和愚蠢，自己已陷入重圍，現在不得不趕快逃命。

這次回家的途上，我經驗了種種的情感。人家教我們相信德國飛機並不很好，我們要脫離他們，一定可以辦到的。回頭看見敵機不管我怎樣動作，祇是一步步追上我時，我對於他們判斷錯誤的飛行能力，覺得有一種特別的佩服，同時對於我的自稱知道一切德國飛機性能的教官的判斷，覺得一種輕視。我上昇，俯衝，尾旋，打圈，失速。他們每次都吃癟我，繼續追上來。剛在我心裏失望，以為不能再和我的有學問的教官見面時

，我飛進一塊白雲裏面。我朦朧地理會到這時佔了有利的地位，於是盡量去利用。半路上我改了方向，開始向天上昇。在三十分鐘的努力從事於擺脫尾後的追逐者以後，我冒險出現於雲外，愉快地飛回家去，場上有二個老同伴，正在等着我。假如他們曾經知道我剛才的經過、他們要多麼擔心呢！

『哈囉，列克：幹麼不等等我們？』我正爬出飛機時，達格・張白爾問道。『我們追你半天，跑遍了全法國，還沒有趕上你！』

『愛迪，我們在雲中失掉你以後，你上那裏去的？』却萊・却潑門斜靠在我懸空的腿上，凝視着我問道。『我們到家差不多半點鐘了！』——這裏似乎剛才追逐我的兩個飛航員不是蒲黑而是美國人。

我凝思了一歇，然後推開却潑門，從飛機爬下。

『我想我記得在德國看見一架德國飛機，因此飛回去看個淸楚。』我平靜地答道。

『但是我猜我是錯了。』

[illegible]

第四章　我擊落第一個匈奴

我對於空中戰鬥的準備是一個逐漸進步的準備。現在回想起來，覺得自己的運氣很好，在自己沒有開鎗打人以前，已經飽受一切危險苦厄了。

在我看來，這種好運氣是很難得的。許多比我好的人第一次上戰線飛行就打了勝仗，以後一次次增加勝利。這種開頭實在燦爛，名氣也立刻大起來。但是他一開頭就喝了乳皮（牛乳表面之浮皮，乃牛乳之精華，意喻難多得也——譯者），而不慣於揭去乳皮的牛乳。一旦乳皮告罄，第一匙的去皮牛乳就會終結了他的事業。

所以，我初作戰時雖則一星期又一星期的失望，當時就已經覺得這些經驗不會無用，將來一定可從之收得大利益。現在我敢確確實實說一句，假如我第一次飛行前線就打了勝仗，我相信後來決不能在許多次戰鬥中保全性命。每次失望帶來一個永久的教訓，後來補償我的何止十倍。假如我的對手裏面有一個曾經歷過和我所受的同樣失望，那末現在對朋友們述說戰功的人怕是他而不是我了。

法國的四月和別處的四月一樣。澄碧的天空常突然油然而雲，沛然而雨。飛行當然不能，卽使勉强飛起，也隨時得仰天公的鼻息。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九日，我們六點起身，照例探首戶外，看一看陰鬱的天。三四日來，無日不雨。我們的飛行場不曾有飛機飛出巡邏。假如他們去了的話，他們也不會發見敵機，這幾天這一帶陣地上根本就不見飛機出現。

傍午，太陽忽然透出，激起了我們的希望。我在那天下午預定有一次巡邏，從三點鐘起我就在棚廠附近等待，注意着逐漸淸明的天空。荷爾上尉和我是奉命在飛行場警戒，要到六點鐘爲止。五點正，荷爾上尉接貝蒙（Beaumont）法軍司令部電話，說有敵雙座機一架方越過我軍敵線，在他們的頭上向南飛去。

荷爾上尉和我原本穿着飛行衣在場上走，我們的飛機並列在場上，機頭正對風向。一分鐘內我們已跳入機中，機械士扳螺旋槳開車。剛在這個時候，電話上士跑來告訴荷爾上尉，說暫停一下等候少校。他决定和我們同去，二分鐘內就到飛行場。

這上士傳話的當兒，我細察北面的天空，突然發現理納森林（Foretdela Rheine）

上面的雲下有一個小斑點，我相信這一定是我們要去追逐的敵機。少校還沒有來。我們的發動機正在緩緩轉動，什麼事情都已準備妥當了。

我指出遠處的黑點給乾梅・荷爾看，請他發令起飛，免得失去那自送上門的掠物。如其我們等待少校，恐怕要嫌太遲了。

荷爾上尉同意我的話，下令叫機械士扯去飛機的輪擋。發動機吼鳴，一瞥眼我們的飛機已經在地面上飛馳。幾乎是並排的，我們飛入空中，迅速地上昇，直向着我們的蒲黑追上去。

五分鐘內，我們已經在觀察氣球線之上，這綫大約在前線之後二哩。我在乾梅的右翼，在我的右面莫森要塞的方向中，我仍能辨出我們的目的物。我用種種法子去引動上尉，要他向那面轉彎，我一會兒抑低翼子，一會衝開去，引他去注意我看得清清楚楚的目標，但是都不中用，他祇是蠢然向北飛。

他既然慷慨爲懷，讓我獨幹，我就决意和他脫離關係，自個兒去追逐那個蒲黑。因此我很快離開了荷爾上射，五分鐘內追上了敵人，靈敏地調度自己進入理想的位置中—

剛剛在他的機尾之下。這是一架三座大飛機，一對機關槍向後伸出鼻頭，在我的頭的上面。我的手指摸住扳機，我準備向上衝去。操縱桿向後拉，我向上攢昇，直至我的瞄準器沿着頭上的機身移動。突然槍頭停於一個樣子怪熟的東西上。那是翼子底面漆得很光亮的法國國徽！直至此時，我尚未想到看一看他的國徽，心裏以為這一定就是法軍司令部所見過的蒲黑。

我十分憎恨自己，無奈祇得衝將開去，從三個法國人的驚駭——他們直到我飛開，纔發覺我的逼近——勉强尋找一些滿足。無論如何我已經偷偷飛近而未被知覺，假如是蒲黑的話，我要把他們擊落，一定是容易的很。可是怎樣再見乾梅呢？要說明為什麼脫離他而獨自飛到五哩外一架毫不為害的聯軍三座機下面去，倒有些小困難。我四面觀望，尋找乾梅的所在。

那裏，他正在德軍戰線的掩護砲火的濃煙上面傲然獨步。他在聖梅黑去的半路上，匈奴區域之內一二哩。顯然他在等待我發覺自己的錯誤，然後追出我，因為他正在和高射砲手們打混，做着翻圈，橫滾，側滑，螺旋種種動作，一面表示輕蔑，一面等待自己

的夥伴。最後他以一個壯麗的長距離俯衝飛出了「阿奇」區域，再飛上來靠着我的旁邊，擺動他的翼子，好像在笑我，然後突然對準航向，向莫森要塞飛回去。

他是否知道那區域內有一架德國飛機，我不能確說。但是他改變方向而轉彎進入日光中時，我緊緊跟在後面，知道這個動作必有意義，我熱心地四面觀望。

是的！莫森要塞之北飛出一架巡邏機，向着我們前進。高度和我們不相上下。我一看就曉得是一個匈奴，它具有蒲爾資（Pfalz）新型式的線條。再者，我相信乾姆斯•諾門•荷爾，他決不能弄錯。他正在繼續上昇入日光中，細心保持位置於日光及來機之間。我盡力靠近着荷爾。匈奴漸漸飛近，沒有覺到危險，因爲我們全部掩蔽在日光裏面。

乾梅的飛機第一次俯衝時，我在他的旁邊。我們至少有高出敵機一千呎的優勢，比起數目，又是二對一。他俯衝或許勝過我們，因爲蒲爾資本以善於俯衝出名，而我們的紐波機上昇固然較快，但過於劇烈的時候，有脫落蔴布的一點小滑稽脾氣。他的唯一逃生方法，祇有向自己的戰綫俯衝。

這些念頭，在我的心中瞥過，我立刻決定了戰術。在荷爾上前攻擊時，我將保持自

己的高度而取得蒲爾資另一面的位置，去截斷他的歸路。

我一改變飛行線，德國飛航員就看見我離開日光。荷爾向他飛去，已在半途了，他抬起機頭，開始猛烈地上昇。我讓他過去，荷爾開火的時候，我已經在他的另一面了。我疑心這個蒲黑竟沒有看見荷爾。

這架蒲爾資突然發現自己前面還有一個新敵人荷爾，立刻就拋棄對敵的念頭，向右轉彎，飛回家去——這恰巧是我所希望的。一剎那間我飛到他的尾巴上面。下下下，我開足油門趕去。荷爾在我的後面跟上來。那蒲黑全然無心應戰。他祗顧逃命，好像一隻受迫的兔子，又像彷彿我自己的逃避張白爾的樣子。每一剎那我追上一些路，我的槍正瞄着他的座位。

相距一百五十碼時，我按動了扳機。追縱彈剪成一道火光，射進蒲爾資的尾巴。我的機頭稍稍抬起，那道火光跟着抬起，好像澆花水壺噴出的水一樣。它漸漸射入飛航員座位。蒲爾資航向的曲折，顯出方向舵已無人操縱。在敵線上空二千呎，我從俯衝之中改正，看看敵機繼續下去。這蒲爾資略略向左彎了一彎，再向南轉了一轉，隨卽撞落地

面，剛在德國戰線以內一哩路外一座樹林邊上，我已經擊落我的第一架敵機，而自己並沒受過一彈！

荷爾緊跟在我的旁邊。他對於我的勝利顯然十分高興，因爲他駕機跳舞，大做動作。然而我隨即發覺老朋友「阿奇」又在湊熱鬧。我們距德國高射砲陣地不足二哩，他們狂熱地把子彈送到我們的四周。我想和他們道別回家，但是荷爾上尉不顧生死，回到砲兵陣地的上空，帶着我跟在後面。戰壕中的機關槍和來復槍也參加歡迎，我老實承認，我並未滯留，飛出來和飛進去一樣的快，但是荷爾却在他們的頭上作了十分鐘之久的特技表演，勝過這些狂怒的蒲黑在自己飛行場上所見過的一切特技飛行。

乾梅的興緻完了，匈奴手頭的子彈也完了，我們歡樂地上路回家。我們並排着掠下地面，作了一個迅速的降落，將新奏凱的飛機滑行到棚廠。於是大家跳出飛機，跑攏緊緊拉手，互相祝賀。我們看見中隊的飛航員和機械士們從四面向我們跑來。原來我們在閃避「阿奇」的時候，他們已經接到喜訊，所以急急跑來歡迎。法國人在我到家之前，已經打電話過來證實我的第一次勝利。我自己的飛機沒有一個槍彈孔。

從自己隊上得到空中勝利的祝賀，特別令人感到滿足。對於一個飛航員，它的價值超過外面全世界的讚美。它的意義證明他已經贏得同生死共患難的空中戰友的信任。每勝利一次，聯結戰友的結子也更新一次，重新膠固一次。同袍弟兄的義氣，決沒有比大戰的空中戰士更來得親愛精誠的了。然而凡是接連擊落敵機，戰功卓著的人，他決不因自己的勝利或同袍的讚許而誤了自己。假如自己驕傲，或者高帽子帶得忘其所以，他決不能連續打勝仗；空中戰爭的人一犯虛浮的毛病，結果必定失敗。許多飛航員生命的延長倒還是拜賜於自己不信任自己的心理。

當時我以很謙卑的感激接受以十七次戰功而久令我敬愛的盧孚白、為美國中隊擊落最初二架敵機的達格・張白爾和亞倫・溫師陸，以及九十四中隊許多作戰經驗優於我的人的祝賀。我現在也列入本中隊勝利者名單中了，心上十分快樂。我這些夥伴們是命定着要目覩這老九十四在打勝匈奴的次數上領導一切美國中隊的。

次日，我接到通知，法國第六集團軍司令官葛拉德將軍（General Gerard）請求以法國政府名義授勳給荷爾上尉和我，以獎前日之功。當時我們正與這枝法國軍隊聯合作

戰。他們預定每人給一個棕櫚軍功十字章，假如我國政府答應的話。但當時美國軍官例不得接受外國勳章，因此授勳典禮就沒有我們的份了。荷爾上尉和我的包括在一起，因爲法國對於兩個飛航員參加一次勝利的規矩是這樣的。

老實說起來，在這第一次勝利的感情激動中，我竟茫然於我將致命的槍彈射進別一個飛行家的事實；假如祗有我一個人的話，我想我一定又會攪出一個小小亂子，使局面相反過來。荷爾上尉的在場，使我贏得這次勝仗，而且給我以神奇的自信感覺，使我後來沒有他也能飛入戰場，對付類似的局勢而獲得成功。

第五章　乾梅・米斯南脫去了飛機的翼子

讀我的四月份日記的人，對於我們中隊所駐的法國地點，一定沒有好意見。『雨，泥濘！』『天氣惡劣！』『今日沒有飛行！』等類字句，不一而足。法蘭西是以美麗著稱的，但是美國飛航員和士兵，對於這一部分地方的景物，決不會欣喜讚嘆。村莊汚穢而慘淡。屋子前面每家有一堆肥料，臭不可當。街旁沒有行人道。街上充滿種種泥塵，較大的城市亦然，在美國人看來，實在沒有多大興趣。遠戍法國的美國軍人，訪問佛日山和謬司河（Meuse River）這一帶的鎮市後，所引起的感情是愈加熱烈愛戀自己的祖國。

我們覺得每一天因天氣惡劣而損失的日子，都在損害美國航空隊在聯軍眼中的地位，愈想愈為忿怒。英國人和法國人已有三年多空中戰爭的經驗，那些老兵對於美國飛航員總帶着一些嬉弄和一些並無惡意的輕視。他們曾相信美國預定於四月造出飛機二萬架的故事。現在是四月了，我們卻使用着幸而從法國人和英國人騙來的裝備不良的飛機。

我們的飛航員並不在英國老練的領導之下訓練的，我們的方法是粗拙的新方法。我們的精神和决心，聯軍大概永不會懷疑，但是我們都覺得假如有飛行的機會，我們必須對這些老資格的中隊顯一顯身手，證明在航空的各方面都能和他們相等，雖則飛機較劣。然而雨却下個不歇！

我擊落第一架敵機後一日，爲了大霧，我們沒有飛行巡邏。那天下午，一羣美國新聞記者來到飛行場，和我談到擊落敵機時的情緒。他們給我拍了幾張照，摘記了一些談話錄，最後請求我飛上去，稍微表演些特技。我看看天氣還好勉强對付，就高興地答允了，我在飛行場上空一千呎左右的高度，繞着白雲打滾，翻圈，俯衝了半點鐘之久。但是能見度極劣，距場一哩外的地方，我已經看不見了。

五月一日，盧孚白少校和我作了一個追逐匈奴的小小嘗試，給果弄成一個可笑的失敗。盧孚白那時被派於第九十四中隊，不是擔任隊長，而是教官的性質。他是美國「亞斯空中英雄的領袖」(ace of aces，ace 爲法國一勳績卓著之飛行家，後轉爲空中英雄之通稱——譯者)，我們最出名的飛行家。他的長期而成功的空戰經驗自然是我們全體

青年飛航員的最大利益，故凡受命隨他出征的人都被認爲一種光榮。

那天下午五點左右，電話鈴響，盧孚白少校接到一架德國飛機出現於聖梅黑之上的孟子克（Montsec）空中的消息，其時我們正坐在棚廠外面談天吸煙。盧孚白掛上了聽筒，咬着牙齒笑了一笑，拉過飛行衣服來穿。我疑心上面該有些事情，就走到盧孚白換衣服的地方，問他我可以跟他去嗎。

『你要到那裏去？』盧孚白問。

『祇要是你所去的地方！』我囘答。

我的囘答顯然中了少校的意，他咯咯地笑，說道：『來吧。』

我很高興得到這個陪伴盧孚白出去的機會，立刻動手穿飛行衣。我們走向我們的紐波機時，他說我們或許可以捉到一蒲黑。我祇要跟隨他，張開眼睛瞧着。

我們在孟子克上空飛行半小時，沒找到一些匈奴的形跡。假如這一段發現敵機，天氣雖壞，我們總能夠看見法國高射砲彈的爆發的。因此在德國戰線上又飛行一次後，盧孚白就取道莫森要塞，飛囘家去。我們以六千呎的高度，直飛過鎮。

突然，盧孚白向下直衝。我立刻抑下機頭，迅速追逐下去，心中以爲他已發見敵機，打算動手幹一下子。但是一分鐘後，我看出少校顯然遇到了障礙。螺旋槳已經停止，他正在張皇四顧，尋取較好的降落地點。

我離開一些路跟在他的後面，看見他落入莫森要塞之南的一塊頗體面的田裏。他的機器輕輕落入泥濘之中，滾行幾呎路後，機頭陷入泥中，機尾向天豎起，令我大吃一驚，一二秒鐘後，我飛過他的頭上時，他的紐波機已經翻倒下去，機腹向天，躺在那裏。我敢說他看着我掠過時，一定在自己咀咒自己。

我兜囘去時，看見少校手脚着地，正從泥濘中爬出來，覺得大爲安慰。他舉起濕淋淋的手向我揮舞，表示沒有受傷。我開足油門，趕囘去派人來救他。他的機器翻觔斗的地點，相距敵線不足三哩。

赫孚少校親自向我聽取了强迫降落的所在地，跳進一輛汽車，急忙馳去。在那裏他找到了盧孚白，幸運得很，盧孚白除了鼻旁微微擦傷外，並沒有什麼。他的發動機有一個氣缸已經爆裂，幸而他的高度足以容許他飄行下地，安然着陸於敵軍偵察不及的地

點。

第二天，布魯克林（Brooklin）的乾梅•米斯南中尉（Lieutenant Jimmy Meissner）又因紐波機發生意外，吃了大苦頭。旁午，他和台維斯中尉（Lieutenant Davis）受命飛出，保護一架在莫森要塞後面攝取敵軍位置照片的偵察機。照相機飛行於七千呎高空，泰然進行工作，把防禦的事情托付於坐在更高四五千呎的樓上的兩個美國飛航員。

突然，乾梅•米斯南發覺兩架阿爾巴楚機從太陽光中出來，差不多已經要攫住他了。他們向這兩架紐波機俯衝，一面已經在開鎗。

乾梅做了一個迅速的動作，攢昇到近身的一架阿爾巴楚機上面。他現在已佔了上手，立時利用這優勢，一刹那間就對準敵機的尾巴衝下，追逐於那逃走的匈奴之後，射出一長條的機關槍彈。但是這阿爾巴楚機的駕駛員是一個老玩手，在米斯南追上他之前，他已經把機器投入尾旋（Tailspin）中，這樣一來，不但使米斯南難於瞄準射擊，而且幾乎使他相信敵機已出毛病而失去操縱。

然而乾梅曾多次聽人說過這種「裝死」的故事。他決意跟着這架正在螺旋的阿爾巴楚機，看個究竟。因此他開足油門，向下俯衝。一千，二千，三千呎，他祇管向下飛去，除注意目標物的進入其瞄準器內以外，一切不顧。最後他發了一陣子彈，立刻得到了效果。阿爾巴楚機先噴出一道煙，繼卽火焰大發。米斯南的追蹤彈有一顆擊中了敵機的汽油箱。這勇敢的勝利者拉起他的紐波機，心滿意足地看了一看。

他的下面不到一千呎就是敵軍的戰線。機關槍和高射砲從四面八方向他射擊。他輕侮地冷笑了一下，轉過頭去尋找台維斯中尉的紐波機和另一架阿爾巴楚機。毫無蹤跡。或許他們在另一面。向左看了一看，乾梅的心一跳跳到喉嚨口。

他看見左上翼的蒙布已完全撕去！他恐慌地轉眼去看右翼時，又看見蒙布也在破裂，從前緣撕開，在風中飄拂！他的向下直衝太劇烈了，風的壓力把左右上翼的脆弱的外皮都扯去了。他的飛機沒了支持翼面，就會像一塊石頭一樣直摔下去。雖則在性命攸關的時刻，落入德國戰線和落入自已戰線，並沒有什麽大分別；但是米斯南後來自認他總想得到軍事葬禮，因此他減低速度，緩緩使他的搖擺的飛機轉過來，向法國飛去。

，又經過美國戰壕。他不敢改動方向，也不敢改動速度。他又行了大約一哩路，他的機器飄落地面，撞得粉碎。米斯南從殘破堆中爬出，遍身摸摸，不曉得自己是否脚踏實地活着而且自由。

米斯南運用最小的發動機動力，極端精細地服侍他的碎破的飛機，終於飛過無人地

這是乾姆斯•米斯南第一次勝仗和中隊第四次勝仗的頂點。米斯南繼續活下去，又得到許多次勝利，給中隊的聲譽添了好些光彩。但是這種九死一生的事，前線的飛航員們是極少遇見的。

勝利的消息，這次又先勝利者而到達隊上。一點多鐘後，米斯南方乘汽車囘到飛行場，其時美國照相師和新聞記者早已來到。乾梅像一個害羞的學生一樣，把他們推開，說道：

『祗有我自己看見飛機着火墜落，這恐怕不能證實的。』

當米斯南知悉一個法國觀察站曾目擊這戰鬥且已將戰鬥結果和他自己强迫降落地點通知我們時，他大爲驚異。於是我們大家動手，强迫這位害羞的飛航員站在照相機的前

面。這是一種習慣，九十四中隊的飛航員，以後六個月中間，大都得嘗一嘗。

但是我們的歡樂爲時甚暫。下午頗遲的時候，裴德孫上尉從戰線巡邏回來，三個夥伴跟他同去，回來祗有兩個。我們一齊走出去打聽。裴德孫又擊中一架敵機，使之發火墜地。這次勝仗使中隊的紀錄增爲五架。但是戰鬥的中間——那次戰鬥是我機四架攻擊敵機蒲爾賓五架——裴德孫看見一架紐波機很快掠過他的旁邊，自頭至尾都已着火。他立刻集合巡邏隊而查視他們的記號。卡萊•却潑門的失蹤！別的都在，祗有却潑門的飛機不見。

於是裴德孫記起曾看見却潑門脫離戰鬥去攻擊下面的一架德國雙座機。別的飛航員後來又補充了所缺的細情。却潑門一俯衝下去時，另一架德國戰鬥機就追逐在他的尾巴上。却潑門轉過來應付他的追逐者，這樣一來，却把自己完全落入雙座機的射程中。飛機中了第一陣子彈就發火，再給風一吹，火焰立刻蔓延到全機。

這是我們在戰鬥中的第一次損失，大家十分悲傷。卡萊•却潑門是我們小團體裏面的最受人愛的人，一想到此後永遠不能再見他的愉快的善意的微笑，不禁大慟。他的命

運的可怕，我們決不會忘記。飛航員的死法，沒有再比飛機着火墜地可怕的了。後來，我們最著名的隊員會自己跳出飛機跌死，以免活着慢慢燒灼的痛苦。

我們隊上有一個最特別的傢伙，全能的空軍參謀處把他送到我們中隊裏。他是我們的娛樂戲弄的源泉——這種娛樂戲弄時時使我們想把他交給敵人，讓他以他的詼諧去娛樂俘虜的牢房。此人我們將稱之爲T•S•，因爲這不是他的眞名字。T•S•在訓練季開始時就來了，不久就出名爲一個怕吃藥的飛航員。他坦坦白白，自認懦怯，並不想裝腔掩飾。他的坦白，使我們覺得十分有趣，我們和他一樣怕子彈和戰爭，但是總有羞恥之心，不肯承認。T•S•却能看出，對於這種從天空被人擊落性命攸關的事情，裝作僞君子並無用處。自然，在要上敵線巡邏時，我們總得略略費心，才能使T•S•不自由行動。這孩子是一個良好的飛航員，身材魁梧，體格强壯，從不生病，精神極好。但是他却反對槍砲和彈藥。

有一天他獨自留在飛行場上警戒，第一次僥倖得到一次軍事的短役。巡邏隊伍都已出發，他擔負着接應緊急召喚的責任。電話上士跑出棚廠，報告這位不識羞的預備員

道：

『官長，今天下午誰在這裏當值呢？』

『我相信我是的，』T・S・中尉回答，無精打采地望着那上士。『有什麼事呢？』

『兩架敵機發現於我軍戰線上，官長，在聖梅黑的附近。都是雙座機，德國人派來偵察我們的位置的。』那上士行了禮，開手準備平常必然跟在這種報告後的種種事情。

但是T・S・睫毛都沒有動，他瞪視着那上士，最後他才慢慢開口，毫不容商量地說道：

『好啊，讓他們偵察就得了！你以爲我會去那裏吃子彈嗎，那你就錯了！』

後來他受隊長的質問時，他竟毫不慚愧，重來這一套話。

『我一想到飛入戰線上的「阿奇」等東西裏面，就怕得要死，』他自己承認，『我能夠不做，就一定不做。這裏不在乎的人很多，你該派他們去啊。』

隊長驚愕地瞪視着T・S・沒法批評這位坦白軍人的無謬誤的邏輯。隊部在仔細考慮之後，決定派T・S・跟隨老練的領隊出去巡邏，使他略略習慣於「阿奇」的威嚇。這

種辦法或可為政府保持一個有價值的飛航員。

因此一天下午，T・S・中尉受命陪伴荷爾上尉和我自己，去應付剛才傳來的一個警報。兩架敵機據說正越過南錫之北的我軍戰線，高度祇有八千呎。荷爾上尉命令T・S・中尉保持隊形中的位置，緊跟在他的左翼之後，我則佔據他的右面的同一位置。上尉是小隊領隊，我們都聽受他的信號和指揮。

我們離場後，以完全的V字隊形橫過天空。我向戰線直飛，一面前進，一面上昇。我們飛近戰線時，極目搜索四面的天空，但是一架飛機都沒有。因此我們飛過戰線而深入線後二哩許的一個地點，突然之間，一打偉大的「阿奇」同時在我們的底下，上面和四周爆發。這顯然是德國人所計劃的好戲，佈就羅網來捉我們的。他們預料我們會以兩架誘餌飛機一樣的高度來到，準備好了高射砲和引信，專等在這地點，用飛行的榴彈款待我們。

幸而沒有命中，但是我注意到一顆砲彈爆發於T・S・的飛機尾巴下面，把他的機器突然猛烈掀起，尾巴朝天在空中呆了一歇。片刻後，他恢復了操縱，作了一個小轉彎

，開足油門，向家直飛。他祇向南錫前進，目不旁視。荷爾上尉和我跟在他後面，上尉拚命想追出他，一直搖動他的翼子，想召喚這受驚的飛航員回隊。但是毫無用處。二分鐘內，T‧S‧已經看不見，他的發動機特別賣力，螺旋槳每分鐘至少轉一千七百次。我們放棄了追逐，仍舊繼續巡邏。

一小時後，我們回隊降落，詢問T‧S‧的蹤跡。他沒有來到，也沒有消息。這下午的戲居然達到這種奇怪的高潮，頗使我們吃驚，於是打電話各處去探詢，但是他並沒有降落在前線附近的任何我軍飛行場。晚餐之後，T‧S‧仍舊沒有消息。我們斷定他一定是辨不清方向位置而誤落於德國飛行場上了。南錫到端士的戰線，非常不規則，這種錯誤是十分可能的。

我們的疑慮一直到第二天下午方才解除。T‧S‧中尉自己打來一個電話。他安然降落在南錫之北的一處法國飛行場，離我們自己的場子祇十二哩路。他說，他將於最早的可能時間，自己飛囘來。被迫着問起爲什麼叫我們擔心這樣長久時，他大怒答稱，他覺得在爭砲彈震盪後二十四小時以內就能淸醒起來打電話，已經是夠好的了！

美國空軍中這種例子極少見，所以值得一說。英雄的行爲，在戰爭期間屢見不鮮，多了反不覺得稀奇，倒不如T．S．的事情，似乎難於令人置信，却使人聽了有趣。這可以對照出美國孩子們的如何遏制「百戰生還」的自然的願望，而以至高無上的自我犧牲心投身於戰場上空的萬險境地中。

第六章 乾梅・荷爾的末次戰爭

一九一八年五月六日，星期日，我們的老同伴第九十五中隊，從前和我們一起在衣匹賓的，來到我們的飛行場，快樂地打破了又一天沉悶單調的日子。他們剛剛在卡齊修畢射擊訓練，現在準備參加大戰了。從那天起到休戰為止，第九十四中隊和第九十五中隊一直使用這一處飛行場。沒有別的兩個在法國的美國中隊，在前線飛行的鐘點和勝利的次數上，能夠相等於我們這兩個中隊的。

第九十五中隊的分子和我們中隊裏的差不多。巴士頓的約翰・梅吉爾(John Mitchell of Boston)，現在是中隊的隊長，是聖馬克和哈佛，費愛學校(Fay school, St. Marks and Harvard)的老孩子。

奎丁・羅斯福(Quentin Roosevelt)是新派到第九十五中隊的飛航員。士兵和他的同袍都覺得他是依靠自己的本領，不是依賴他的出名的父親的聲勢；又可以安然說，奎丁・羅斯福是他的中隊裏面最孚衆望的人。為顯示奎丁的愛好方正和公平起見，我們

在此地要發表一個小秘密，這秘密假如奎丁還活着，怕是不能說出的。奎丁的隊長，或許是爲他是狄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 ——曾任美國大總統——譯者)的兒子的事實所動，在他還沒有上戰線飛行過一次以前，就派他做小隊長。奎丁自知經驗太少，不願使跟隨他的人白冒生命的危險。因此，他謝絕這榮譽。但是他的長官叫他服從命令，接受委派給他的位置。一組三個飛航員，作戰經驗全都勝過奎丁的，置於他的指揮之下。同時一個命令貼出，叫奎丁中尉的小隊於次晨作第一次巡邏。

奎丁把他的飛航員叫到一邊。

『夥伴們，你們那一位在戰線上飛得最多？你，克的斯？』

克的斯(Curtis)搖搖頭，答道：

『白克萊(Buckley)，或者白福特(Buford)——他們對於這把戲看得都比我多。』

奎丁看了他們一遍，打定了主意然後開口道：

『諸位，你們隨便那一個都知道得比我多！明天早上，白克萊，你代替我做小隊長

。我們一離場子，你就領隊。我退到你的位置。我們以後每個人輪流來担任。他們固然可以叫我做名義上的小隊長，但是實際却要讓最好的飛航員來領導。』

直到奎丁•羅斯福勇敢地戰死的日子，他繼續在他的飛航員的領導下飛行。他自己從不曾領導過一個小隊。

哈佛的沈納•西威爾（Sumner Sewell, of Harvard），後來死於戰鬥中的別爾•透納（Bill Taylor），後來身受十傷，被德國人擊落做了俘虜的老海尼•亨特力克（Heinie Heindricks），和一打別的志士，聯合造成這第九十五中隊，使之夐然獨出——功勳僅次於我自己的第九十四中隊。

一九一八年五月七日，上午八點左右，電話傳來法國人的警報。四架德國飛機飛過莫森要塞，向南而去。第一小隊——我自己的小隊——正在當値——乾梅•荷爾，艾迪•格利恩（Eddie Green）和我，心裏想運氣來了，立刻跳進飛機，急切地看着機械士扳螺旋槳開車。

片刻之後，三架飛機離開地面，直向莫森要塞的小城衝去，一面飛行一面上昇。

在我向下觀望而發現莫森要塞的屋頂時，飛機已到達一萬二千呎的高度了。德國戰線以內看不見什麼，我的眼光轉而向西，詳細視察聖梅黑那一方面。那裏有一條彎彎曲曲的河，沿着聖梅黑四面的小山畫出一條不甚清楚的線條，最後消失於凡爾登的附近。我把眼光收攏一些，立刻找出一個黑影，正在去聖梅黑的半途上的貝蒙附近我軍線內二三哩的地方移動。這是一個蒲黑——我第二眼就看出來了。外形望去像一架雙座機，顯然在指導匈奴砲火，向貝蒙後面的美軍射擊。我擺動翼子，向我的同伴打招呼，同時却見乾梅•荷爾的紐波機也在做同一動作。我們三個一同直下攻擊。

我們飛近這末起疑心的掠物時，我看到一顆德國高射砲彈爆發，不在我的附近而在他們自己的飛機旁邊。這匈奴雙座機立刻轉彎，向德國衝去。

片刻之後，又有三顆德國砲彈爆發於那架退却的雙座機前面。這三顆爆發的高度和我們當時的飛行高度差不多。這似乎是地面的砲手與天上的飛機預先約定的一種通信方法。砲手們通知那架阿爾巴楚機，告訴他有三架迅迷的戰鬥機正從東飛近，又用爆發的煙指示三架戰鬥機的飛行高度。

此後我曾看見過許多次這種德國高射砲手與飛機的奇妙通信。有一次我正躲在一塊雲上面，計劃如何襲擊飛近的一個匈奴，却為德國砲手所發現，用砲彈的爆發通知了他們自己的飛航員。這種方法，我們自己的軍隊大可效法。因為不但被襲的飛機可以得到有價值的警告，而且遠處的增援飛機也能看見這爆發的煙，知道他們前面的敵機數目和高度，有時或許還可以知道敵機的型式，而飛來救援。在這種信號發出之後，幾乎一定會有成隊的敵機出現的。

匈奴砲隊還有一種方法，對他們的飛航員指示我們飛機的隊形。他們用強有力的望遠鏡確定了我們隊形中各機的相對位置。如其一架上昇而高出於他機之上，俾可棲止於較高的空中而預防從上而下的奇襲，德國砲手就發射一顆砲彈，令其爆發於別的砲彈的上面，把我們的調度通知他們的飛航員。蒲黑飛航員立刻就準備好對付一個躲在太陽光中而為他們所看不見的敵人。這一個特別高的爆發就是告訴他們敵人在那裏。

荷爾上尉，格利恩中尉和我逐漸追近那架較慢的雙座機時，又一個煙彈信號來自下面的砲隊。我回轉頭四面望，看看有沒有敵機接應這些信號而來。在莫森要塞的一面，

我想我看見一些東西。我動了疑心，繼續注意那方面，不久就得到證明，四架蒲爾資巡邏機在我們後面熱烈追逐，斜對着我們的航向，想截斷我們的退路。

我轉向飛出荷爾上尉的前面，搖擺飛機的翼子，再向右飛去。這是給與小隊領隊的信號，請他注意所忽略的危險。繼而荷爾上尉仍舊領隊，三架機器都已轉彎，向東飛去。接近的敵機隊形飛行於我們底下好多呎，這一層我們是佔了優勢。我們要攻擊，可以衝下去，我們不要接觸，就保持這高出於他們的形勢卽可。那時我們的飛機約在德國戰線之內三四哩。

荷爾上尉領着我們，愈轉愈深入德境。我覺得莫名其妙。他不是看見那面有些東西，便是還沒有曉得四架蒲爾資的臨近。我心裏測度了一會兒，又衝到乾梅的前面，再給他打了一次招呼。我深信此時他一定已經看見相距不足一哩的蒲黑編隊，隨卽從圈子中飛出，衝下去攻擊。我有着荷爾上尉這種人做我的後盾，眞不怕結果會不好。他的飛機緊緊跟在我的後面。

我們不久就從高度換得速度，而使自己處於極有利的位置中。我選出最後的一架蒲

爾賓機，瞄準器正對着他，準備射擊。距離逐漸縮短了，我的瞄準一些也不搖動。相距二百碼時，我撳住扳機，目擊我的追縱彈迅速進入蒲爾賓的翼子。我的機關槍繼續射擊，一直到我飛距蒲爾賓祇有五十碼之遠。於是敵機翻轉，尾旋下墜。我攢昇而上，迅速四望。

我的第一念頭是怕另有一個敵人，在我一心追逐我的掠物時，或許會佔領我尾巴上面的位置。一看沒有，心上爲之一寬。但是在右面不足一百碼的距離，我看見一架紐波機直衝下去，其後追着一架俯衝的蒲爾賓，傾瀉彈火於美國的機身和座艙中。正在我凝視這可怖的死戰時，局面猝然改變。荷爾或者格利恩，不知那一個，似乎厭倦了這種單調的追逐，突然迅速向上攢昇，翻了一個觔斗出來，正值蒲爾賓從他的下面經過。一霎眼間，局勢倒轉過來，這次是紐波機以每分鐘六百五十發的速率傾注子彈於前面的蒲黑飛機中了。

那蒲黑跌落下去了，我俯衝下去而飛行於勝利的乾梅·荷爾旁邊。想一想我的驚異吧，我看見的不是荷爾，是格利恩望着我的臉！而且天上並沒有別的飛機。乾梅·荷爾

發生了什麼事呢？

格利恩和我一同飛回家，越過戰壕時遇了一陣狂怒的「阿奇」。下地後我立刻跑到格利恩那邊，詢問乾梅的消息。我的心上好像壓着鉛塊，因為我已十分猜着九分了。『我的飛機失去了上翼，尾旋跌了下去！』我還沒有開口，格利恩就告訴我說。『我自己剛開手攻擊時，看見他正向一個蒲黑俯衝，二次看見他時，他已在尾旋，那蒲黑還追在後面射擊。他一定是落在孟子克後面的森林那邊的。』

一個月後，我們接到乾梅•荷爾的一封親筆信，隊上人們的歡欣，非筆墨所能形容。這信發自一個德國醫院，他的髁骨跌斷，正躺在那裏醫治。他並不是在戰鬥時被擊墜，却是因為俯衝太急，紐波機的脆弱的翼子支持不住，我們從前是猜錯了。他的上翼完全破碎；他一直到將近接觸地面時，才能把飛機改正出來。結果撞落地面，他逃得性命，祗跌斷髁骨。再隔兩星期，他希望可以痊愈了。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九日為法國軍隊進佔米貲的日期，我們中隊裏有幾個軍官飛去參加這儀式。我們似乎是米貲人民所見到的第一批美國人。我們站着瞧看經過巴拉查

（Plaza）的凱旋的行列時，有一個公民問我們是否認識一個名為荷爾上尉的美國飛行家。我們立刻圍攏來把他拉到一邊。

『諸位，』他用一半法國一半德國的話說：『你們的荷爾上尉住在這裏醫院裏許多星期，後來又關在一座牢房裏。昨天德國人退出米資，一切俘虜都自由了。荷爾上尉昨天離開此地，向南錫去了。他倚着一根杖，走得不壞，或許在路上還可以搭乘車子。』

第二天我們從米資飛回自己的場子，知悉乾梅．荷爾眞的已經越過戰線，並且已赴巴黎休息了。他的老朋友們有幾個立刻跳進飛機，飛往巴黎，在當時美國飛行家的集合地，被稱為巴黎綠洲的著名的克力龍旅館裏，舉行慶祝，歡迎失去已久的同袍的歸來。

我們從乾梅．荷爾的口中才知道那天他在孟子克上空失事的眞相。他俯衝得太遠，紐波機支持不住，一個翼子破裂，有把他摔入下面的樹林中的危險。但是他維護着半開的發動機，像乾梅．米斯南前天所作的一樣，向家飛行，頗前進了一些路。不料發動機突然受了一下猛烈的打擊，立刻停止。他又失去操縱而向下跌落，最後摔落於一片曠場上，髁骨受了重傷。

頃間與我們對敵的飛航員，有一個降落於附近，走過來把他俘虜了。他略略檢查發動機，發現半空中所覺到的打擊原來是中了一顆沒有爆發的砲彈！砲彈沒有爆發，眞是不可思議！

這蒲爾賚飛航員把荷爾上尉帶到自己的中隊營房，那晚德國飛行家們和荷爾同餐。他們承認，那天一仗，他們損失了兩架飛機。

兩架飛機！格利恩擊落一架，但是誰打下那一架呢？我曾看見我的一個敵人尾旋着跌落，但是沒有時間去跟蹤，我以爲他是裝假，實在並未受傷。我竟沒有想到我在那次戰鬥中打了勝仗。荷爾上尉後來描狀他自己如何看見我的對手發火而撞落，燒成一堆灰時，我是多麼驚異啊！而那德國中隊的生還的飛航員，又對荷爾承認那天一仗他們損失了兩架飛機！這樣看來，空中戰有時得了勝利竟會自己不知道的。這架敵機永不會有人請求記功，也永沒有歸功於我。

現在話再回頭來說。那天荷爾上尉的失蹤，在二十四小時內就傳遍全世界了。他是知名的天才作家，勇敢的空中戰士，在法國的美國飛行航員都敬愛他。凡認識他的飛航

員都燃燒着報仇的怒火。

我從荷爾的最後一次巡邏歸來後，不十五分鐘卽遇見老盧孚向飛行場走來，笑臉上帶着殺氣，顯然含着決不寬恕敵人的決心。他是乾梅的知己朋友之一。在著名的老拉法葉德航空隊上，他們一同飛行很久。

他的機械士，逆料到他的來意，就動手把飛機推出，檢好飛行衣服等他。盧孚白一聲不響，穿上飛行衣，爬進飛機，向德國飛去。

他飛了一個半鐘頭，沒有遇見一架敵機，他不管所餘汽油祇敷半小時之用，更深入德境，隻手攻擊發現於聖梅黑之北的三架戰鬥機。一架給他擊落，二架悄然逸去。次日，一個目覩這戰鬥的前哨證實了他的壯烈的勝利。

乾姆斯・諾門・荷爾的失蹤，是美國空軍空前的損失，我們大家覺得悲痛，我相信這中隊後來的特別成功，和紀念他的心理大有關係。他同隊的飛航員，那天都立誓要爲他報仇。

第七章 新責任

一九一八年五月八日，乾梅•荷爾上尉失蹤後一日，我接到要我塡補他的遺缺的通知，繼任爲本中隊第一小隊隊長。這升遷自然很使我歡喜，但同時不禁想到，恐怕隔了幾天，別人又來替我，正像我之接替荷爾上尉一樣。

在前幾星期內，如何延長自已的航空生活的種種念頭，老是縈迴於我的心上，留下了不能磨滅的印象。有幾個是從自己以前可笑的錯誤中誘導出來的。每次錯誤，都給我一種教訓，愈是覺得蠢的，給我的益處愈大。我一當小隊長之後，立刻就立下主意，要把自已所學到的救命方法，傳授給我部下的飛航員們。紐波飛機翼子的脆弱，是應該牢記在心上的一件事。

還有一件小事，說起來似乎無足輕重，然而有時却有生死的關係。就是我有一個習慣，在着陸之前，我一定環場飛繞一二個圈子然後再下來的這種謹愼小心實在很有理由。從一萬五千呎的大氣稀薄而寒冷的高空突然俯衝到地平面，飛行人所感覺到的壓力變

化很大，極容易頭暈目眩。他會料錯相隔地面的距離，本來祇想掠過地面的，却想不到把飛機猛烈撞碰。一二個圈子可以使他有時間改正自己的視覺，並習慣於氣壓的變化。此事所給時間不過一分鐘，然而却有救命的功效。同時他還可以四面看看，有無別的飛機準備在同一地點同一時間降落。

就新職之後第三日傍晚，我率領我的小隊從敵線巡邏回來。在環着場子飛繞的時候，我看見下面有一架飛機正在改平，想要降落。我注意了他一會兒，看見他很好的進場。可是我一抬頭，却看見對面也有一架飛機在進場降落。兩架機的輪子幾乎是同時接觸場子兩對面的地土。我除了眼望着這傻事的高潮的來到以外，絲毫沒有別的辦法，雖則我相信曾竭力呼喊，叫他們注意。當然我是白喊，人家决不能聽見，但是我禁不住要喊，因爲我本能地感覺到他們一定要相撞了。

這兩架機壯嚴地相對前進，很像什麼競賽會裏面表演火車相撞的神情。他們剛剛在場子的中央相碰，翼子互相糾纏，在地上打轉，猶如一隻陀螺。在這旋舞的中間，馬爾上尉的機關鎗的同步機捩也被纏住，追蹤彈和發火彈四散迸發。在我的包廂中望下去，

景象之奇妙正不下於七月四日國慶日（美國）所放的焰火，一個巨大的輪子向四面射出火星。

幸運得很，在這次慶祝盛舉之內，並沒有人受傷，和平常摹擬戰的結果一樣地幸運。兩個飛航員都爬出殘碎的飛機，彼此握握手，走進棚廠去告訴那些躲避流彈的人們說戲已經演完了。於是我們自己也降落。

次日，李特・張白斯和我同出巡邏德國戰線，又得了一個比較有趣的發現。四架華貴的阿勒巴楚機，從敵境內約四哩許的蔡各德（Thiaucourt）上面向我們飛來。他們保持着良好的隊形，高度和我們不相上下。我對李特搖搖翼子，李特也對我搖搖翼子。我們互相了解。我們是二個，敵人是四個，但是我們二個彼此有澈底的信任心，而且因隊上最近的勝利，精神也十分振作。敵方的四個說不定就缺乏這種信任心。總之，這是一個機會，値得我們試一下子，看能不能把他們拆開。

在空戰中，和在別的事業中一樣，一個人如能澈底明瞭自己同伴的性質和能力，他先就得了一半勝利了。李特・張白斯是一個十分胆大的人，極熱心的飛行家，但是我却

看出他處事又十分謹愼，眞是一個極優良極可靠的戰友。後來李特曾獲得七次正式勝利，停戰時他的敵線飛行鐘點僅次於我。

我同時轉彎向阿勒巴楚機，開大了發動機，直向他們衝去。我們相並着，航向沒有曲折過一吋。不曉得他們以爲我們是二個美國的老打手呢，還是以爲我們是二個發狂的新人，打算在半空中和他們相撞？但是在我們將進入有效射程以前，他們的領隊忽然傾側，尾巴轉了過來，隊形中其餘的飛機馴順地跟隨着他，四架飛機俯衝而入德境內地，把我們留在蔡各德上面的空廓的天空中。我們祇仗了莽撞，就嚇走一個優勢的編隊。

五月十二日，就飛行方面說起來了，是一個「倒灶」的日子，但是我遇到了一件很快樂的小事，把它變光明了。梅吉爾上校打電話到場上，請了我們中間幾個人到雪拉別墅去會晤他。雪拉別墅（Chateau Sirrur）是一個法國世家的壯麗的產業，位在我們的飛行場之南約五十哩。嚇孚少校，帶領我和中隊中幾個別的飛航員，飯後就出發，在梅吉爾上校和荷爾少校到後沒幾分鐘也到達那別墅。東道主伯爵夫人給我們以最懇摯的歡迎，帶我們遊覽了別墅的一部分。這別墅是極大的園子，有十哩見方，樹木極多，花艸極

美麗。又有一條溪河，環迴曲折地流過，其上有好幾處架着古式的美麗的石橋。漁池和獵場有好幾處，終年可以遊獵。我們走路時曾有幾隻野猪從我們前面路上橫過去。獵擊野猪，據說是別墅中人最歡喜的消遣。

別墅裏面有許多壯麗的房屋。一座光線微弱的小禮拜堂佔着園子的一角，我們打聽出，還是羅馬帝國時代的建築。

在喝茶的時候，伯爵夫人很客氣地說，如其美國飛行家們在前線感覺到太疲乏，隨便什麼時候都可以請到這古堡中來，把它當作自己的家。我必有一天要對這位好伯爵夫人承認，後來確有許多過於疲倦的和更多的並不疲倦的美國飛行家曾利用過她的慷慨的邀請。

在誠摯地向我們的好客的女主人道別之後，我們駕着汽車駛赴却蒙（Chaumont），在那裏和梅吉爾上校同進晚餐；然後再駛行很長的路途，於早晨三點半回到隊部，人雖疲倦，却很快樂。可是一個命令却迫在眼前，要我於早晨五點正領隊上前線巡邏！一個完全疲乏的飛行人，祇有一個半鐘頭的功夫睡覺！

天公一定是聽到了我的祈雨的禱告了，因為第二天上午十一點醒來，衝到窗前一看，天正在下大雨，勤務兵在指定的時間並沒有叫我，因為他看到天氣很不好，決不能飛行。

五月十五日是我們隊上幾個同志為了他們的英勇而接受勳賞的日子。風和日麗，天氣很好。雖則我們裝出眞實的美國人的討厭這類事情的樣子，然而我們的神經激動清清楚楚指示出我們對於這次受獎實地所感的得意。

格拉德將軍，法國第六集團軍司令官，定於飯後到我們的飛行場。下午我一直在設法逃避我的漂亮的同伴們，他們不斷把我找出來，勸我再把臉孔修修光，並且多擦些粉，停一會子將軍會吻我的。乾梅•米斯南中尉和我對於受勳的事都是破題兒第一遭，却給那些自以為完全知道的人們捉弄得夠了。裴德孫少校也要接受一座戰功十字勳章（Croix de Guerre），但是他已好幾次經過這種儀式，事前毫不慌張。乾姆斯•諾門•荷爾上尉，當時我們以為已經陣亡的，和却爾斯•却潑門中尉，在二星期前被敵人擊落，也都名列這受勳人員之中，但是沒有一個能夠應召而來了。

一點後不久，三連上等的保盧兵（Poilu Regiment），由一隊偉麗的法國軍樂隊領導，開入我們的飛行場。繼之又從著名的美國第二十六師開來幾連步兵，那些紐英格蘭孩子們，他們也有一隊美好的美國軍樂隊領導着。這些法國兵和美國兵都排列於飛行場的中央，成為一個中空方形陣。

其時，我們已把所有的紐波機從棚廠中推出，排列在場上，它們的紅白藍三色圓徽在太陽光中十分鮮明。全部機械士和隊上的兵士列成橫隊，站在飛機的後面，靜候着典禮的開始。

乾梅·米斯南和我穿着擦得雪亮的靴子，可是雙脚有些發抖，高興的同袍還走過來進最後的安慰的勸告。於是我們在裴德孫少校的旁邊，等待着行進入尊嚴的禮場的可怕的命令。突然在二隊軍樂的洋洋聲中，格拉德將軍的一行人從一座棚廠後面出現。我第一個念頭想到母親，她會覺得如何驕傲呢，第二個念頭想把我的臉高高抬起，使平常的將軍不能用他的口唇接觸到。這是我所得到的最後一個忠告，我們的老朋友們派了代表特別跑過場子來告訴我的。

突然之間恍惚聽到軍樂隊開始演奏一種熟悉的調子，啊，原來是國歌！全體立正敬禮。於是在我的前面似乎很遙遠的地方，梅吉爾上校，我們的空軍司令，說了幾句簡單的話，祝賀我們得到法軍所給予我們的榮耀。於是格拉德將軍，一個相貌慈和，然而行動處處顯出軍人的神態的人，向我們三個人的一小排走來。他的手裏拿着戰功十字勳章和法軍印就的受勳人員名單。

戰功十字勳章是一種美麗的古銅質獎章，設計和製造都很藝術化。一條紅綠色條子組成的絲帶懸着它，帶子上面可以加插以後集團軍或師每次所獎給的棕櫚葉形或星形插頭。凡軍人之因英武而得集團軍傳令嘉獎的，他每次受一個棕櫚葉形插頭。有幾位法國飛行家得到傳令嘉獎極多，假如把帶子加長，插上全數的棕櫚葉插頭的話，勳章本身就要掛到腰下。我曾看見李諾・豐克（René Fonck），法國的亞斯中的亞斯，他曾因他的勝利而受到嘉獎二十九次，把他的戰功十字勳章，兩條帶子懸掛，以容納在舉行儀式時必須佩出的棕櫚葉形插頭。如嘉獎來自師部，那末棕櫚葉形插頭就改用星形插頭。威廉・蕭上校，在他的許多勳飾之中，就佩有二顆星形和二顆棕櫚葉形的插頭。

格拉德將軍很迅速的把勳章佩在我們的外套的胸口上，熱烈地和我們握手，就行了很尊嚴的軍禮而離開我們，自然我們也立刻答禮。這特殊的司令官竟全不曾想到吻我們！

在五分鐘內，場子就空了出來，我們把發動機開了車，準備開始作預定的特技飛行，成隊飛行，摹擬戰鬥的表演。我們駕着小紐波機在溫暖的天空中飛了半小時，作了各式各樣的動作。降落之後，我們又受到這位最客氣的法國將軍的握手和微笑。軍隊在進行曲聲中開走，塵泥濺污的汽車帶走最後一批的貴賓，機械士們又穿着油膩的工作衣出現，開始推移飛機。

突然之間乾梅・米斯南站到我旁邊，露出雪白的牙齒，笑出他的最動人的微笑。『列克，』他說，『我覺得「帽子放在圈裏」的感情在我周身流轉。我們飛上去找一個蒲黑玩玩，你說什麽樣？』

運氣再好也沒有，我們一離地就看見一架匈奴雙座機，大概是一架倫勃勒（Rumpler）機，很高的在我們的上面。這種倫勃勒機在德國雙座機中間具有無比的上昇限度

，因此他們常常在紐波機所不能達到的高空翺翔。一個人飛到自己的最大高度，却看見敵人仍在鎮靜地翺翔，攝取他所要的照片，間或還要對你開幾槍，你想想，這豈不是發狂。可是我們却以最大的速度攀昇，想於這傢伙到達安全地點之前追上他。顯然他是「開足了發條」因爲他攀昇了幾分鐘後，就轉向德國飛去，消失於我們的視線之外。我們的巡邏仍繼續下去，可是天空中再也找不到一架敵機，於是我們飛回自己的飛行場，降落之後，相對宣誓說，從明天起我們要嚴重地開始作收集棕櫚葉形插頭的比賽，使我們的戰功十字勳章可以垂懸到膝蓋的下面。

乾梅沉思地垂下眼睛，看着我的長腿。

『列克，你想一想吧，』他低低地說，『紅帶子要值多少錢呢！』

第八章　一次勝利和一次倖免

李特·張白斯和我二人，常常討論新的方法和技巧，希望用以哄騙奸猾的匈奴。空中戰爭還是一件嶄新的事業，隨便那一天新來者都會想到一種巧計，爲我們以前所沒有想到的。我猜想匈奴們一定也和我們一樣，晚上坐着不睡，在思索着種種驚人的計劃。

李特和我就常常睡得很遲，第二天却起身得很早，忙着試行昨晚所商定的小計劃。

一九一八年五月十七日，早晨四點鐘，我的勤務兵依照昨晚我搖醒他後所吩咐的話，把我從床上叫出來。我叫他上李特的房間去叫醒李特。

十五分鐘後李特和我同喝咖啡，匆忙地再行討論早晨飛行的巧妙的小計劃。我們打算在太陽光出現以前離地，在匈奴們起床之前就上昇到人們不見不聞的高空。我們躲在德國戰線上面，很有機會掠取一架獨自偷越我軍戰線的照相飛機。這實在是一個奇妙的計劃。爲什麼以前沒有人想到呢。

我們環着士爾·康滿西，和南錫飛行。上昇又上昇，直到一萬八千呎左右的高度，

才覺得已經夠了。在這個高度，冷得好像在零下一萬八千度一樣。但是我仍舊高高興興，自信對付將會出現的任何雙座機時，一定可佔上風。能見度既好，視界又非常廣大。我們等待又等待，沿着預定的地段徘徊，希望有理性的敵人會在這晴明的早晨出來照相。上上下下，前前後後，我們飛着，最後我不覺生起氣來了。我們的計劃實施得一些沒有毛病，然而德國的傢伙們祇是藏在家裏不出來，就把一幕好戲攪完了。我們起來得這樣早，天氣又碰得這樣好，高度又取得這樣巧妙，敵人的砲兵竟全沒有發見——然而這些努力，這些忠實地取得的優勢，却給魚兒的不肯上鉤全部取消了。

盧孚白少校慣常提醒我們說不想捉到蒲黑們則已，否則決不能坐在自己的營房裏面烤火。我第二十次回頭飛的時候，心上就想到了這句話，估計了一下汽油還夠用一個鐘頭。其時我已凍餓得要命。把食堂裏暖熊熊的火和我前一個鐘頭所受的寒冷來對照，心上說不出的苦。而且說起找蒲黑的話，在那裏不是和在這裏一樣嗎？自己眞是太冤了。

可是張白斯在那裏呢？在心神不定的時候，我忘却了注意他。我搜索四面的天空，

完全沒有他的蹤跡。也看不見別的東西。世上决沒有再像我們這樣傻的人，會在這種倒楣的時間飛出來。但是我仍舊得承認盧孚的話說得不錯。這眞像是釣魚。如其河裏沒有魚，固然是運氣不好，但是坐在家裏把兩脚擱在火爐前的人總不能希望得到魚兒吧。我忽然想起一位阿拉巴瑪(Alabama)的黑人的故事，不禁微笑起來。這位黑紳士費了整個下午在他的水槽裏面釣魚，恰巧有一位性好批評的白人走過，看着他拉釣桿白拉了五六次，白人忍不住喊道：

『你這個黑流氓！你不知道這泥塘裏面根本沒有魚嗎？』

『是的，老板！但是這剛剛近在手頭！』那位黑人回答說。

這故事啓發了我的一個念頭。或者我是選了一個魚池，除了近在手頭之外，毫無其他好處。於是我拉起機器，直向米資飛去。我知道那面的魚一定好釣些。米資在戰線之後二十五哩，非但是著名的要塞，並且有極好的德國飛行場。

此時我在地球之上二萬呎，轉而向東時，那天照耀法國的太陽的第一道光線剛剛透出。遙遠的萊茵的山嶺之上躺着太陽，很像一個大火珠。我取了那個方向，預備從莫森

要塞之東越過戰線，免得為隱伏在那裏的眼光銳利的德國砲隊所發見。經過戰線時，發動機的聲音一定會給地面的砲手們聽見，但是我確信他們就是用最有力的望遠鏡，也不會看見我的。在我飛赴米資的途間，不曾有一顆砲彈上來歡迎我。

這著名的要塞不久就出現在我的翼子下面。米資本身深伏於一個峽谷中——摩塞爾河的可愛的峽谷。河的兩面都是千呎的峭壁，河流剛到城下就突然的一轉折，這種形勢大有古話所稱「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險峻。

米資的美麗使我自恨沒有駕駛一架轟炸機，否則就可贈送幾個炸彈給地面擁擠的兵房，作為進見之禮。毫無疑問，米資城內藏着幾萬軍隊，和許多高級軍官，因為這安全的小城是德國本土和德軍謬司前線之間的出入口。我飛得這樣高，機關槍決無用處。我環着這洛倫（Lorraine）的皇后城飛了一個圈子，惆悵地和她道別，就從弗拉斯卡底（Froscati）飛行場的上空打道回家。那片飛行場的棚廠築在山頂上，正俯瞰着摩塞爾河的峽谷。那裏還沒有飛機想離地的樣子。

但是我還有一個捕捉蒲累的機會。我知道在蔡各德這一面還有一處飛行場，說不定

那裏會有一些活動的。

我的時間差不多了，因爲汽油已所餘無幾。一想到在敵線後二十五哩遇到發動機障礙時的危險，不覺就把速度增加起來。德意志將成爲一個强迫降落的名叫列根巴果的敵人的地獄，要到大戰終止才能出頭。我想到這一層時，就更把機頭抑下一些，使速度更形增加一些。啊！現在到達蔡各德的附近了。我關了發動機，靜靜的滑翔前進，以一萬八千呎的高度進入那小城的上空。

我繞着蔡各德飛了二三個圈子，仍舊不開發動機。我的眼睛一直注意着剛在這小城外的平坦的敵軍飛行場。啊！那裏正有人在活動，我飛過的時候，看見三架偉麗的阿爾巴楚機正在一架一架離地。從他們的直線航向看來，他們一定是要越過戰線，所以儘是向南，而且愈飛愈高。我盡力不使自己爲人看見，直至末一架也已背向我頗遠，才回復我的航向，逐漸使我們中間的距離縮短。

到達聖梅黑之北的名山孟子克時候，我相距倘未起疑的掠物約有三千呎。我一心祇想讓他們飛進我們的戰線，然後再始攻擊，竟忘記了自己現在已成爲德國砲手的很顯著

的目標。前我面的兩次爆炸使我知道了自己的錯誤。飛機有沒有受傷，我也來不及看，立刻就加添汽油，直向最後的一個匈奴俯衝下去。

我又看見了砲兵發給三架阿爾巴楚機的警告信號。德國砲兵所送到德國飛航員前面的一股黑煙使他們回過頭來瞭望。他們想不到會在這一帶受人攻擊。

德機領隊第一次向側面轉過去時，我和最後的一架阿爾巴楚機相距不到二百碼。我以狂怒的步武下降，除當前的目標以外，一切不顧。我的紐波機當時足足有二百哩的時速。我保持機頭對着最後一架阿爾巴楚的尾巴，那架德機此時正向下直衝，想逃出我的攻擊。在距離縮到五十碼時，我看見我的發火彈穿入飛航員座的背部。我一下子大概射擊了十秒鐘。這受驚的蒲黑不想在調度上勝過我，却想從俯衝中逃走，實在造成了一個錯誤。錯誤的代價是他償付了自己的性命。

這些念頭在我的腦中閃過時，我的手指一直揿住扳機沒有放開，同時我也知道自己處境的危險。另一架敵機此時正懸在我的尾巴上，絕像我的懸在他們的不幸的同伴的尾上。我是單槍匹馬，祇有依賴自己的動作靈敏，才能逃避他們。

我相信我應該追隨我的第一個目標直到地面，不管結果怎樣，我一定要捉到他。這樣一來，我的飛機的可怕的速度或許延長得太久了一些。我在敵機開始跌落而搖擺不定的時候，把操縱桿拉回來，開始作峻峭的上昇。然而紐波機可惡的弱點立刻就曝露出來了。我的耳朵突然聽到劃然破裂的聲音，就如世界末日的警報，飛機右翼不勝突然的緊張，是破裂了。右上翼的蒙布全部爲風捲去，不知所往。飛機既失去右面的支持翼面，就立刻向右轉過去。我白白使盡了氣力，操縱桿和方向舵都沒有用了。機尾直向上翹，繼之以迴轉，起初還慢，後來却愈旋愈快。我已爲尾旋所捉住了，機器又已殘缺，簡直已沒有改正出來的可能了。

我心裏漠然地奇怪着那兩架阿爾巴楚機是否會追着我一直射擊到地。我兩次看到他們向我直衝，努力把子彈射入我的無助的小飛機中，雖則她的前途顯然已不成問題。我並不忿怒他們。我有些怪他們判斷錯誤，未免浪費子彈。不對，我並不完全那樣想。我的意識有些糢糊了。我怪他們的是他們的蠢，以爲我是在裝假。他們竟辨不出飛機墜落的眞假。翼子的蒙布已經全部撕去。沒有一個飛航員能夠駕駛沒有蒙布的飛機的。

我將跌落於什麼地方呢？下面是孟子克森林。天啊！地面愈近了！我奇怪着機器的骨架會不會全部崩解，而把我拋入風中。假如我撞於樹頂上面，那末即使萬幸逃出性命，至少也要跌斷十幾根骨頭。乾梅・米斯南和乾梅・荷爾都曾遇到這種變故，却都逃出性命。假如我這次能夠不死，以後決不再飛這種飛機了。但是現在何必顧慮這一層呢，我如其不死，也一定是德國人的俘虜。我的母親願意我遇到那一種呢？我心上疑惑。

這突發的想念母親的心思激起了我的戰鬥精神。我的腦中突然湧現出她在開讀電報的景象，那電報是報告我的陣亡的；又閃過一幅幅兒時生活的圖畫。我以前從不曾明白一個人在臨死之前會眞的看見自己一生。其實這不過是幾件回憶，但是死亡迫近時的恐怖把它們倍了許多倍，

我忽然覺得我的螺旋並沒增加速度。每轉一次，空氣衝擊左翼，我就覺得震動一次。對於這種單調的撞碰，我覺得實在太難受了。但是我雖則不時用方向舵，操縱桿，甚至用自己的體重來幫助，却總無法改變飛機的頑梗的螺旋的步態。自從翼子破裂以後，我在這狀態中已經跌落了足足一萬呎。我向外看看，至多還有三千呎——其後就是碰撞

！我看見路上有一排運貨汽車，前面有好些人站着。他們全都仰着臉望着我。他們怕已經在想到從我的飛機，從我的身體取得紀念品而感覺高興了。

我氣極了，不管三七二十一，拉開了油門。直翹着的機尾當不住來自新開的發動機的突然增加的速度，我還沒有想到時，它已經平了。像閃電一樣快，我捉住了操縱桿，把方向舵反過來。螺旋槳的拉力使飛機保持了向前的直線。祇要能夠使她這個樣子五分鐘，我就可以越過戰線了。它們似乎在向我招手，相距不過二哩路左右。我向上看，又向下看。

天上沒有飛機。我的敵人顯然斷定我是完了，已經離我而去。地面的景物迅速地在我底下掠過去，我的前進比我的跌落快得多了。一種突然的欣幸從心裏發出，透過我的全身。我放大膽試把機頭抬高一些。沒有用！她祇能直飛。啊！老朋友「阿奇」又來了！

這是一件很奇的事，一個人習慣於「阿奇」之後，簡直會全把它的恐怖忘了。我對於這殘破的小飛機的不把我跌下地去，實在感激得很，一路不斷對她說話，允許她於回家

以後一定給她好好修飾一番。我差不多沒有覺得「阿奇」是在想和我爲難。

我滑過了戰線，還有一千呎的高度。一旦脫離了降落於德國的危險，我就放膽試行幾個小詭計，勸誘這受傷的機器再作一番努力。居然成功。我看見我的棚廠的屋頂在我的前面。發動機仍舊大開着，我掠過九十四中隊的棚廠，平墜降落於飛行場上。

隣近一個棚廠裏面的法國飛航員們都跑出來看那裏來的外行居然會開了發動機降落。後來他們告訴我，說我的落地很像一隻折斷了翼子的鳥。

現在回想起來，這番經過不能說不可怕。但是當時我滑過座艙邊上而訊問李特•張白斯的消息時，倒也並不覺有什麼異樣。這是戰爭飛行的奇異的結果之一。飛行人作戰不久就會給一種宿命論所壓服，以爲萬事皆有定數。一天工作完了的時候，很少有露出激動不安的，不管工作是如何的異乎尋常。

因此，我在爬出飛機而訊問張白斯的下落時，祇不過有些發怒。我覺得他拋棄了我。這是我走過飛行場時的主要的感覺。

李特還沒有消息。但是不久他就進來吹法螺，滿口胡扯，說我破壞約定而跑開了。

他也曾深入德境，出來時曾遇見兩架阿爾巴楚機，正在回家的途上，或許還想弄一輛汽車，趕去看一看我的殘機和遺體呢。李特沒有看見我的戰鬥，也沒有注意到我駕着殘破的飛機回家。但是他祇看見兩架阿爾巴楚機的報告却證實我的盼望，第三架機是眞的墜地了。

第二天早晨，法國人通知說他們曾目擊阿爾巴楚機的跌碎，又曾看見我的殘破的紐波機在「阿奇」叢中搖擺地飛回去。這樣一來，我雖沒有請求，他們却已爲我證實了我的勝利了。而這件事還有最奇怪的部分，那位死了的德國飛航員——我的最近的犧牲者——倒下去時恰巧壓在操縱桿上，因此他的飛機仍向法國飛行，一直進了法國戰線之後幾百碼，才帶着那位已死的德國人降落下地。

第九章 在火焰裏面下墜

第九十四中隊在前線作戰大約一個月的時候，顧賚中尉(Lieut. Kurtz)來到我們的隊上。他是我在飛行學校時代的同伴之一，畢業之後，他被選出來專門研究空中射擊術，預備擔任教官，訓練現在要派遣入美國空軍的成千成萬的青年。因此，他被送到英國，這次是奉命到法國來向第九十四中隊報到，求取敵線飛行和實地戰鬥的經驗。

這位新來的人在詢問幾千個問題而得到我們所能供給的最好答覆以後，自己就決意要進一步而與敵人作實際的周旋。當時我充任第一小隊隊長，也就是中隊隊部的第二位指揮官，因此我須負責為他安排同行巡邏敵線的人。不管一個人有多大的天才，也不管他的訓練是如何的周密，第一次戰線飛行和第一次實際接觸，總是一件很難堪的事。片刻的心不在焉，些微的蠻勇，細小的計算錯誤，都足使一個曾費掉許多錢而受到極周密訓練的而且具有成功的飛航員的一切要件的人，跌倒在較有經驗的敵軍飛行家的技巧之前。

因此我常常自己陪伴新飛航員們上前線作第一次旅行，用我的勸告和空中實際的保護，幫助他們渡過這從學校的理論到實際戰鬥中間的一座難關。

這時我們仍舊在飛著名的小紐波單座戰鬥機。它雖然有不能否認的缺點，却仍舊可推爲當時戰鬥機類中最好的東西。顧資剛從後方來，當然不熟悉這機器的特性。因此我給他安排了幾次短距離飛行，並多多練習降落，使他在萬一遇着發動機發生障礙時，能夠找到地方落下來。這樣練習了幾天之後，他表示自己已能在一切環境之下操縱這機器，準備從事青年飛航員的最大冒險——敵線上的第一次飛行了。

我們決定顧資中尉跟隨張白斯中尉和我去作所謂自動的巡邏。張白斯和我頂歡喜幹這個玩意兒，正式工作完畢後，假如對於蒲黑還覺着十分狂熱時，常常再來幹他一下子。那是一個美麗的夏晨，天氣晴明，又沒有風，正是匈奴偵察飛航員歡喜來到我軍線上攝取照片的時間。

我把作戰計劃詳細對顧資中尉說明。我們要飛V字隊形；我領隊，張白斯在左面，顧資在我們後上方一百公尺的位置。假如遇到德國飛行家，除非我們佔有優勢，他不得

參加戰鬥。他隨時要保持在我們後上方的位置，擔任一個看客的角色。祗可在機頭向着德國人的時候，偶然發射幾顆子彈，試試他的機關鎗。最後，假如大家分散，他找不到我們，那末他應記牢太陽是從東方上升的，保持太陽在他的左面就是向南方飛行，直至確實感覺自己已在法國境內，方才可以降落。

我們決定於早餐之後八點正出發，以一千五百呎的高度在場上集合，於南錫和土爾之間飛入高空，再以一萬五千呎的高度越過戰線。在起機之前，我注意到顧資中尉似乎有些心神不甯，但這是初次出發的人常有的事，並無足奇。當時我並沒有懂得這種心神不甯的理由，也沒有疑慮到後來會釀出怎樣的悲劇。

顧資中尉的機器上昇得很不好，因此我們多費了一些時間才昇到一萬四千五百呎的高度；至此，我決定越過我軍戰線這面比較安全的地帶而進入那面德國人境內的危險區域。匈奴先生已經飛出，我瞥見一架照相機的閃動的景象，它在我們戰線之內六哩左右，很高，大概有一萬九千呎。這個敵人非我們的能力所及，我決意保持機頭向着德國，穩靜地求取高度；一面仍舊留心着那個相離不遠的敵人，因為或許有機會到達他的高度

，在他工作沒有終了之前，把他幹掉。

突然之間，一小塊一小塊的白煙出現於我們前面和上面的淸明的大氣裏面。這是我軍高射砲的活動，從此可知附近空中已有許多匈奴飛出來了。隔了幾分鐘，我們就瞧見他們；三架强有力的阿爾巴楚單座機，高出我們一千五百呎，大概在我們前面一哩。我搖擺機翼，這在飛行家的眼中，就是等於說，「留神，注意領隊」。我回頭看了一看，顧資中尉在後面好好的，比敵機似乎還要高些。因此，我不必爲他擔心。至於張白斯中尉，像他這樣有經驗的戰士，更毋須我去顧慮。李特常和我同飛，我深知他一個人足可抵得兩個匈奴。毫無疑問，李特一定也已看到德國人了，因爲他正緊緊靠攏來，大概在測度我的對付的方法。

我注意着敵人，不久就把當前的局勢看淸楚了。敵人佔有高度方面的便宜；他們三個人，大概都是有經驗的，我們呢，兩個是戰士，一個是新手，有生以來還是第一次看見德國飛機。但是敵人是在我們的戰線以內。下面，戰壕裏面正有幾千幾百個人在注視着在他們看來是勢均力敵的鬥爭——三個美國人對敵三個德國人。法國軍官已經用望遠

鏡找出德國人的黑十字，也注意到美國機器的紅藍白三色圈了。他們一定在討論這迫近的戰鬥的結果。他們很有理由盼望一次戰鬥，因爲我們是三對三。這樣，一次戰鬥是必不可免了。

在德國人的心眼中，這事絲毫毋庸懷疑或躊躇。他們仗了居高臨下的優勢，突然向我們撲下來，最前是第一架，其後是第二架和第三架，一面俯衝，一面向我們噴灑機關槍的鉛彈。我看見張白斯先向一面傾側，隨卽俯衝下去；我自己已作了半個尾旋，說時遲，那時快，我們兩個都已飛出射程以外了。德國人的下撲非但沒有打中我們，反而失去了高度的優勢。局面現在是反過來了，至少可以說已經平等，於是退走就成爲德國人心眼中的上策。

我們追趕上去，沒幾分鐘我就迫使一架德機從隊形中分出來。這時不是他的性命，便是我的！或許我一擊而中要害，或許他的運氣高些，我都不管，這一次一定要作一個決死戰。我在百忙之中還有時間注意到顧貧中尉幹得好好的。他和張白斯中尉正在合力追逐其餘兩架阿爾巴楚機，這整本戲在聖梅黑的方向中進行。

我的戰鬥是追逐戰，一直追到蔡各德，德國戰綫內六哩的小城上空。到了這裏，我的敵人斷定形勢於他有利，因此，他轉了一個圈子，對着我飛上來。我極高興地接受了這挑戰，因爲我在敵人之後一百碼，又比他高出二百碼，所佔的優勢决不容輕視。他愈飛愈近，作着上昇轉彎，熱烈地使用他的兩挺機關槍，對我發射。這時的景象，這時的激動，實非筆墨所能形容：這裏是我們兩個人，相隔沒有幾碼路，彼此纏住不放，好像鬥拳台上的兩個奪獎的鬥拳家一樣。發火彈噼噼啪啪，老在我的四面爆裂，假如有一顆擊中要害，這一場戰鬥就完了。但是我的感情是很冷的；眞的，在這種生死關頭，飛行家决不會再想起關於自己的一切心思。我作了半個迅速的旋轉，就取得懸於敵人尾上的位置。在這地位，他是不能開槍打我的。我的機會來了，雖則這機會一霎眼就會失去的。但是我却不想失去這機會。拉開兩挺機關槍的扳機，一陣彈雨向德國飛機灑去。

他向下撲去。顯然他已經失去操縱了。他將撞落地面呢？還是在急劇的旋轉的俯衝之後改正出來而安然着陸呢？這事我斷不定，因爲敵機的螺旋下衝看上去好像一定毀滅了的，在一位狡猾的駕駛員手裏却正是唯一的逃生大道。假使我在自己的戰綫上空的話

，我一定要跟下去看個究竟。假如他重新恢復操縱力，那時就好在低空再幹他一下。

但是我却在敵境以內，離地又祇有一萬呎高。說不定在我剛打得起勁的時候，敵機已在我的頭上會集，準備動手報仇。個人的安全和空中戰鬥的基本規則，都要求處於這種環境下的駕駛員，立卽「恢復高度，或者飛囘自己的戰線。」

因此我祇得讓這次戰鬥的結果成爲疑問。唯一的希望是別的偵察員或許會給我證實敵機的毀滅，使我的紀錄上增加一個匈奴。幾分點之後，我就證明剛纔發自本能的恐懼祇是太確實了。高高在上，但是僥倖還相隔好些路，飛來兩架德國飛機，我很快就斷定這是從張白斯和顧賓手裏逃出來的德國人，現在看到我遠離隊形，決意來懲罰我的。

我的唯一的逃生希望在於速度。從前我在汽車競賽的跑道上，油門大開着，神經每根緊張着，精力全部集中在手臂上，曾屬次祈禱，讓發動機能夠略微多灌進一些力量，讓汽車能夠略微再增加一些速度，使我可以脫離那輛追着我一步步要超出我的車子上的人。

但是這時的情形却更危急。速度現在就是安全，速度現在就是性命。我的發動機大

開着，機頭微微向下，我盡力爭先，爲從來的競賽所未有，因爲這競賽的奬賞就是性命本身。但是我白白使盡了氣力，還有一個敵人却總擺脫不了。此時我正在戰線之上；再隔幾分鐘我就應該在自己的境內，所處的地位如不能幹掉我的頑固的敵人，就祗得降落了。然而那個傢伙的高度，實在太佔便宜，我想了一想，還是轉過來打他一仗。眼睛一霎，我已經把機尾轉了過去，機頭對着我的敵人。他突然下攫，可是沒有開火。我的手指按在板機上面，他已經在射程以內了，但是我却遲疑了一下，腦子裏面閃過一個念頭，想等待三秒鐘再打，或許可以射擊得更準一些。

現在我已瞄準着他了；是雙鎗並發的時候了。正在這時刻，他的機器忽然傾側，一個翼子翹了起來。在他的下翼底面，我看見美國空軍的紅藍白三色圓圈標記。啊，那假想的敵人原來是老友張白斯，方從追逐敵人之後回來，另外一架機是顧貧中尉，已經平安渡過第一次空中戰爭了。祇有上帝知道爲什麼我方才忍住沒有開火。後來談起這件事情時，張白斯說：『我看見列克那樣發狂似的樣子，知道他對於蒲黑仍舊十分狂熱，心裏想讓他看看我的標記的時候到了。』

當時我覺得異乎尋常的快樂，我們在回家的途上，戰鬥已經完了，三個人都平安無事。我有許多理由使自己相信我的德國人眞已跌死，說不定張白斯也捉住了一個，而顧資的第一次戰線巡禮，一切舉動都非常好。

我四面搜索顧資中尉，他是我所認爲在自己的保護之下的，但是奇怪得很，却找不到他的蹤跡。我繞了幾個圈子，向四面瞭望，但是天空却一架飛機也沒有。我心上想道他一定已經回家了，因此我也帶轉機頭，向本隊飛行場飛去，希望在路上隨時會遇見他。剛在我看到場子的時候，我的憂慮一齊解除，因爲在前面比我們低些的空中顧資中尉正在繞着場子兜圈子，恰如我所吩咐他所做的一樣。

顧資中尉顯然是在場子附近作最後的轉彎，預備降落，我忽然看見他的紐波機落入尾旋裏面，直撞於地面，隨卽有猛烈火焰從他的周圍爆發。天啊，這是什麼一會事呢？

假如毫不遲延，立刻有人救援，他或許可以在給火焰吃盡以前從殘機裏面被拉出來。但是我不能下去救他，他的機器剛跌落在鐵絲網和壕溝中間，那裏決不能容我安然降落。下面有一條路，路上有一輛法國卡車，相距正在燃燒的飛機約五十碼。我急忙低下

去，關了發動機，用手勢和叫喊催促車夫去救援。那個人却站在那裏看，一動也不動。我後來才明白他的意思，這是絕無希望的工作，殘機上的彈藥正在爆裂，誰想走攏誰就要送命的。

我既不能降落在附近，就連忙趕回我們自己的飛行場，沒有等飛機完全停好就跳了出來，躍上一輛機器脚踏車，立即向出事地點馳去，心裏還希望自己能夠來幫些忙。假如我活一百萬歲，我也不會忘記顧賫中尉的焦黑的遺體的可怕的樣子，這個人是我學校時代的同伴，一個鐘頭以前隨我出發，還是生龍活虎一樣的人。

幾小時之後，那次撞落的神祕方才洩露出來。如本章開端時所說，我曾看見顧賫中尉在起飛以前有些心神不甯，但是當時並沒有加以仔細的考慮。一位和他同到隊上來的同袍說明了何以如此的緣由。顧賫中尉在飛行以前曾私下告訴他，說他在高空飛行時，會犯突然暈眩的毛病，他所怕的就是在空中發病。可憐得很，他的恐懼實在太對了。但是我是他的小隊長，他沒有把這恐懼告訴我，這是多麼可悲的事啊！

次晨，一個簡單的送葬行列在多樹的小路中間曲折前進，砲彈在頭上飛過，組成了

不相稱的哭送聲。我從這悲慘的儀式歸來時，一個法國指揮官的正式通知書已經在等待着我。這通知書說，一個在無人地擔任前哨的法國軍官曾目擊那和我戰鬥的德國人撞落地面，全機粉碎。我斷送了一個蒲黑，但是失去了一個朋友，而且這位朋友的死法又是飛行人的最慘的死法，因爲他是在火焰裏面下墜的。

第十章 盧孚白陣亡

一九一八年五月十日晨，紐約的華爾妥•史密斯中尉（Lieutenant Walter Smith）走來問我說：

『列克，你們在戰線上從那裏找到那全部的蒲黑呢？』

我問他所謂「全部」是什麼意思。

『爲什麼，』他說，『我曾上過戰線兩三次，却連一架敵機也沒有看見。我很想跟隨像你這種常常弄到玩意兒的人去試一下。你高興帶我去作一次自動的巡邏嗎？』

我很歡喜當飛航員的人有這種精神，立刻就答允史密斯，如其他來得及準備，今天早晨九點鐘我就帶他去飛。我自己的正式巡邏要到下午才有，因此整個上午都是我自己的時間。史密斯得到這邀請，很覺快樂，立刻就着手準備。

我們同時離場，向聖梅黑方面迅速飛去。我們完畢第一次巡邏而發覺自己在莫森要塞的小城上空時，高度表的示數是一萬七千呎。一路全沒有遇見敵機。

我心裏想在這種晴明的早晨大致總會有倫勃勒機出來照相的，就決定這第二次巡邏要穿過德國領土，直接從莫森要塞飛赴凡爾登。我依照這決定飛出去，史密斯靠近我的右翼同飛。略微向北的航路把我們帶到馬斯拉圖（Mars-la-Tour）的上面，我知道那裏駐有一中隊的德國戰鬥機。爲滿足史密斯的好奇心起見，卽使我們要降落入德國飛行場，也是應該幹的。

我們穿過這馬斯拉圖小鎭時，我發覺一架德國雙座機，正在向凡爾登飛去，差不多在我們的正前面。那是一架阿爾巴楚機，比我們低幾千呎，在我們前面約二哩。我們所處地位極爲優良，非但我們的跟在後面爲敵機所沒有知覺，卽使被發見，我們的背後有太陽，而且還佔有居高臨下和二個對一個的便宜。我在搖擺翼子示意給史密斯而開始採取進入太陽光線中的航線時，深信結果一定是我們打勝仗，心裏對史密斯的選我做今天出征領隊的良好判斷力，不覺加以熱烈的慶祝。我們到達康弗倫斯（Conflans）的時候，我剛剛懸在敵機的尾巴上面，處於很優良的位置中，可是我們還沒有被敵人看見。

我抑下紐波機頭，開始俯衝。追蹤彈閃過吃驚的偵察員的身旁，才使他第一次知道

我的接近。那德國駕駛員也一定看見子彈的閃過了，因爲我知道的第二件事就是不知怎樣一來我已衝過了阿爾巴楚機而在向空中亂射，那架雙座機却已用了巧妙的動作給我一個不理睬，反而到了我的頂上。他顯然是玩這套把戲的老手，我不得不謹愼小心了。我再攢昇上去，重得居高臨下的優勢。但是這次我發覺自己總難進入可以射擊的位置。那位德國駕駛員轉動他的機尾非常靈敏，我每次預備向他俯衝的時候，總看見那偵察員冷冷地把機關鎗的標圈瞄準着我的臉。而且，我又發覺在這種高度裏面阿爾巴楚機的動作竟和我的較輕的紐波機一樣好，甚至還要稍微好一些。有一次我試作一個向右的猛烈傾側。我完全忘記了空氣的稀薄，結果本來想作一個傾側的，却變成了尾旋。飛機足足旋轉了二轉，我才能改正出來。我再尋找我的敵人時，那架阿爾巴楚機差不多已相距一哩，正在竭其全力飛回去。史密斯在我的上面翺翔，泰然自若，似乎很迷惑於這娛樂。

我是遇着了一對老練的空中戰士，眼望着他們的阿爾巴楚機的飛去的影子，失望之中不禁有些欽佩。於是我開始想到史密斯和我已深入德境二十多哩，把我任意放縱的心思突然打消了不少。我想這一場表演已足夠酬報史密斯了，三十六着，還是走爲上策。

在回家途上經過聖梅黑時，我看見凡爾登的背後有高射砲彈的白煙。仔細一看，原來就是那一架阿爾巴楚機，正在空中安靜地馳行，不屈不撓地向我們的戰線飛來。想來他們以爲已經把我嚇退，因而當着史密斯和我的眼前進行他們的工作。

我搖動翼子示意給史密斯，再開始追逐這狡猾的阿爾巴楚機。但是敵人立刻向後轉，重新進入高射砲火區域裏面，以堅定的步態向莫森要塞那面飛回家去。我向右繞過去，想截斷他們的歸路，同時向周圍觀望，以確定史密斯的所在。啊，他已經不見踪跡了！

底下是愛頓（Etain）。我至少在戰線之後十哩。史密斯什麼時候離開我的呢？他向那一面去的呢？想到在最後幾分鐘竟會忽略了注意他，心上覺得頗不舒服，無奈祇得轉了半個圈子，一直向家飛回。那天下午，我得知史密斯是因發動機障礙而降落於我軍線內，要到黃昏才能回來。

我飛近飛行場時，看見一大羣的人聚集在場子的中央。十點五十分，我降落在他們的旁邊，連忙跑過去問訊我的可憐的朋友史密斯遭遇了什麼災難。假如因爲我的疏忽而

致史密斯陷於衆寡不敵的戰鬥中，因而受傷或致命於降落之間，我自問决不能卸責的。我急忙向棚廠走去，心上不勝恐慌。

我所聽到的感嘆聲却更令我迷惑。盧孚白少校的名字在每個人的口上談論。我問有那一位看見過史密斯中尉囘來沒有？他們祇呆頭呆腦望着我，一個也不囘答。最後我問爲什麼大家特別聚在場上的理由。囘答使我愕然無語，心裏充滿着驚駭和恐怖。

我們所愛的盧孚白是沒有了！拉爾・盧孚白少校，美國空中英雄的領袖，在法國的美國空軍裏面最受人尊敬的飛行家，已在離場不到六哩的地方，爲人所擊中，着火跌落了！

這悲慘的故事世人大都曉得，假如不是爲了盧孚白的陣亡消息電知國內後曾發生許多謠言的話，我本不預備把他的最後一次戰爭再來細述的。那些虛誕的傳說後來會引起我的注意。

下面是我們的隊長赫孚少校所述的盧孚白少校的戰死的經過。那天（一九一八年五月十日）上午十點鐘，聖梅黑山頂上的高射砲開始發射，白煙在很高的空中爆發。警報

立刻傳來，說有一架德國照相飛機正向我們飛來，其時差不多已經要飛到我們的場子上面了。

格特中尉（Lieutenant Gude）是場子上唯一準備好飛行的人。他單獨被派遣上去攻擊那個侵入者，不料這件事却招致了後悔無窮的結果。他和敵人的接觸，凡聚集在棚廠周圍的人都看得淸淸楚楚。

格特剛離場子，法國高射砲就停止射擊。顯然他們已命中了，因爲那架德國偵察機開始尾旋將近地面時，愈加旋轉得快。可是，剛在看的人以爲敵機一定要摔落的時候，那架阿爾巴楚機却恢復了平衡，在相距地面不到二百呎的高度改正出來，轉身向德國飛去。於是格特中尉立刻飛上去攻擊。

格特在決不能命中的射程就開始射擊，一直把子彈都打光，並沒有使那架雙座阿爾巴楚機受什麼傷。他飛囘來時，隣近的高射砲隊又重新加入戰鬥，噴出猛烈的砲火，四面八方把這孤獨的敵人圍困起來。但是全沒有結果。那架阿爾巴楚機繼續穩定地退却，略微上昇，飛着向南錫去的航線。

其時，盧孚白少校，一直在自己的營房裏面看這齣戲的，跳上擱在路旁的一輛機器脚踏車，向棚廠衝去。他自己的飛機正在修理，不能使用。另一架紐波機方停在場上，顯然是等待使用的。這架機器屬於台維斯中尉。機械士說一切都準備好了，盧孚白更不打話，跳進飛機就昇入空中。

盧孚白雖則得了一長串的勝利，却從沒有在聯軍戰線以內擊落過一架敵機。他在拉法葉德航空隊上所得的十七次勝利和他前一次的成功——飛出去爲乾梅荷爾報仇的那一次——都是在德國戰線那面贏得的。他從來沒有看見過自己打下的敵機。無疑地他這次是抓住機會，要在自己場上的人們的眼前，恣意打一仗。盧孚白既沒有知道機關鎗的狀況，也沒有曉得所乘飛機的特性，就飛上去攻擊。

仗着自己的速度遠勝於較重的敵機，盧孚白少校攀昇上去追逐。在離地約五分鐘後，他已經昇到二千呎，並已趕上原來相離六哩的阿爾巴楚機，進入射程以內了。第一次攻擊，我們這方面看的人全都看見的。

盧孚白在俯衝下去攻擊時，發射了幾次短短的彈流。他隨卽轉向一旁，似乎很忙碌

於他的機關鎗，顯然機關鎗是卡子壞了。在敵機的頭上又飛了一個圈子，他已把卡子修好。他再從敵機尾後衝上去，其時却見老盧孚的機器突然着火，轟然一來全機都有火焰冒出。他掠過了阿爾巴楚機，向前直飛了三四秒鐘。繼之，地面爲恐怖所駭住的人們卽見他們的英雄的身體從熊熊的火爐中間，頭向地脚朝天，跳了出來。盧孚白甯願跌死，不願忍受慢慢燒焦的痛苦。他的身體墜落於南錫北面一座小鎮上的一個農婦的園子裏面。大約一百碼之外有一條小河，後來人家才想出，可憐盧孚白見到這極小的逃生機會，才從飛機跳出，想落於水面上的。他跳的時候高度是二百呎，飛機前進的速度是每小時一百二十哩！這是要爲祖國保全自己無價的生命，無希望然而英勇的嘗試！

我正聽着這令人心悸的故事時，電話鈴響了。一位法國軍官告訴我們盧孚白跌落的確實地點。我們跳進一輛汽車，以異常的速度疾馳，在出事以後三十分鐘以內，就到達那發生悲劇的地方。但是早已有愛他的人把他的身體搬去了。鎮上人士已把可憐的拉爾盧孚白所遺下的一切都運到市政廳裏面，我們到那裏纔找到他，遺體完全蓋於來自附近花園的香花下面。

我記起在這悲慘的意外以前幾天，我們和盧孚白少校曾有過一次關於飛機在空中着火的談話。我曾問盧孚，假如他遇到這種情形時打算什麼樣辦——跳出來呢？還是留在飛機裏面？我們大家對於盧孚白的經驗都極尊重，因此大家俯着身子聽他對於這問題的回答。

『我將留於飛機裏面，』盧孚答道。『你如其跳出來，那決沒有倖免的機會。反之你總還有機會把飛機側滑，使火焰受風吹離你自己和翼子。或許你還可以在落地以前把火弄滅了。這是曾經有過的事。我要跟飛機留在一起，每次都一樣！』

現在回想老盧孚的教訓，是什麼樣的一個反語啊！他的機器的油箱吃了一顆發火彈。這同一的子彈顯然又擊落他握住操縱桿的右手姆指。其後飛機就成爲一團火，絲毫沒有逃生的方法。

我們吩咐把盧孚的遺體送到自己飛行場附近的美國醫院後，就回到自己的隊部。隨後我們又得知一兩件關於盧孚白的戰鬥和陣亡的餘波。

特谷德上尉（Captain Decode），附近一個法國航空隊的隊長，遇見了我們，說他

的一個飛航員（事實上是他部下的第一員大將）曾目擊盧孚白的戰死，因而立刻追逐那架阿爾巴楚機去爲他報仇。第一次攻擊，他就被子彈射穿心部，立刻跌下。他的飛機摔於盧孚白陣亡地點的附近，相距不過一二哩。但是那架阿爾巴楚機終於爲另一架法國飛機擊落，摔於我軍戰線以內，駕駛員和偵察員都做了俘虜。

問起達格．張白爾時，我們得知他也找德國人爲盧孚白報仇去了。一小時後他回來報告說那架阿爾巴楚機已經去得太遠，趕不上，但是他曾在貝蒙德上空遇到一架倫勃勒雙座機，在一次迅速的戰鬥後，他射殺了後座鎗手，打傷了駕駛員。那架德機落於我軍戰線之內，兩個翼子在無人操縱迅速下降的當兒都已脫裂。

達格拉斯不在意地接受着我們的祝賀，說這架倫勃勒祇是匈奴們在償付拉爾．盧孚白的損失的許多飛機之一。後來達格拉斯．張白爾確曾好好地實踐他的約言的。

那天他的兄弟來和我們聚餐。達格就盼望他來。他的兄弟是工兵隊的一位軍官，駐在相距不遠的戈特李各德（Gondrecourt），達格拉斯恰巧在這一天請他來和我們會食。

他一到之後，就感謝達格拉斯的豪俠氣概，在這聚餐的日子當着他的眼前飛上去擊

落一架敵機。又說他想坐車子去看一看德國飛機在跌落一萬六千呎之後變成了什麼樣子。因此，一吃完飯，赫孚少校就帶張白爾兄弟兩個和我自己坐他的車子，開到前綫，把車子停在最近貝蒙的樹林裏面。我軍的大砲在我們的後面頗遠，大約每十秒鐘就把長的嗚咽的砲彈聲送過我們頭上一次。

我們謹愼地向前走了半英哩，找到了達格拉斯•張白爾的犧牲者所躺的地點。這一段陣地的指揮官法國上校已派遣兩三個法國兵在那裏看守殘機。翼子離開機身有好幾百呎之遠。

我們收集了一些達格的勝利的紀念品，就上途囘家。這是很少有的事，一個飛行家能夠看到自己所擊落的飛機。敵機通常總是跌落在德軍線內，因爲德國人的策略祇在自己的領土上空才肯打仗。卽使我們運氣十分好，在我軍戰線之內截住一個蒲黑，當場把他擊落的話，他的飛機的最後殘片也早在勝利的飛航員到場以前，先給戰壕裏的兵士或碰巧在附近的卡車司機完全拿走了。我們帶着紀念物囘到隊上後，不禁又痛心地想到老盧孚是永不會再和我們一起同坐在愉快的食桌旁邊了。

次日，我們把所敬愛的英雄的遺體安葬於我們的小小的航空公墓。這一小塊地已經出名了一些時候了，半打左右的同袍早已相並着躺在這外國地土中，遠離他們所愛的鄉土和親人。他們現在要加入一位法國和美國全都認爲傑出人才的同志了。黎葛拉德將軍，第六集團軍司令官，在一點鐘的時候，帶了全部參佐人員來送葬。格德將軍，第二十六師師長，也和威廉・梅吉爾上校，美國空軍的指揮官，一同來到。他們都帶了許多美麗的鮮花。此外還有幾百位軍官，從各種部隊來向美國最著名的飛行家致最後的敬禮。

我看着這一大羣人集合。他們所獻的花蓋沒了這已故飛行家的棺材，再在旁邊堆成一座大塔。一點三十分，我趕回飛行場。我還要爲我的許多次一同巡邏的同志作最後一次的飛行。

第一小隊的飛航員們已經縛好保險帶，坐在座艙裏等我了。機械士們不聲不響把我們的花籃遞給我們。我們以小隊的隊形離場，在醫院上面繞圈子，一直到一點五十分。最後的行列已經經過那條短路，飛行家們的長眠地已經站滿了盧孚白的朋友了。

我領着我的小隊二次飛過下面脫了帽子的一羣人的頭上，然後關了發動機滑翔下去，以五十呎的高度飄過掘好的墓穴上面。在盧孚白的遺體慢慢地被放下去的時候，我擲下所帶的花，我後面的飛航員跟着我的樣子一個一個做。回到空曠的飛行場後，我們痛心地感覺到美國最偉大的飛行家和空中英雄中的英雄已經長眠於永久的安息所了。

這種盛稱到美國最偉大的飛行家和空中英雄中的英雄已經長眠於永久的安息所了。

下所帶的花，我幾而的[illegible]跟著我的孩子一個一個的，[illegible]已回到[illegible]的[illegible]，[illegible]們[illegible]

以後在十呎的高度翻[illegible]的[illegible]而[illegible]自[illegible]的[illegible]出[illegible]去的[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我們的小隊[illegible]下而[illegible]了[illegible]人的頭上，[illegible]了[illegible]下去

第十一章　中隊的歡祝

天氣惡劣停飛日子的單調，給予飛航員們的損害，簡直無法計算。因此老資格的中隊長都明白，假如時時用娛樂去幫助飛航員們渡過這些沉悶的時期，他們一定會活得長些，打仗也會打得好些。這一層，在很少給假的部隊裏面特別來得確實。英國人最懂得保養作戰人員，非但爲飛航員們規定一張齊整的休假日期表，而且在飛航員們生活於飛行場上時，也要他們參加相當數量的運動，遊戲，球類比賽和各中隊之間的交互的友誼訪問。電影，玩牌，長途散步，和其他誘導飛航員們忘記工作疲勞的方法，使英國飛行家們產生出一種舉世無匹的士氣和精神。

我們美國部隊却因幾種關係使這嚴重的問題不能得到這種愉快的解決。我們對於空戰沒有什麼經驗，還沒有曉得要研究飛行人的心理；我們在前線上的飛航員太少，常常給假爲情勢所不許；我們的工作很緊急，不能讓試驗來妨礙。高級當局以爲運送步兵到法國比增加前線的飛航員來得要緊；因此那第一次被送到前綫的幾個人就一直服務到底

，幾乎沒有給過一天假以資休息和恢復精神。

據說戰鬥飛航員生活的辛苦勝過任何其他兵種的同袍。或許他確乎是生活於永恆的緊張之下的。我不能判斷這是否確實，因爲我不十分熟悉別人的工作。但是飛航員知道自己一上飛機就有死的危險的事實——不論是爲槍砲所擊中或者死於飛機在半空中的瓦解，這面對着每天的危險在身心兩方面所感受的緊張，對於他在天天服務的許多星期之後的力量的損失，關係很大。因此，聰明的指揮官總看環境的情形，盡力爲他的飛航員們謀娛樂和休息。

五月二十五日，我們隊上的副官史密斯(Smith)中尉，運氣非常好，在米尼拉士爾(Menil-la-Tours)遇見了漢玲姊妹(Herring Sisters)，這兩位美國女郎當時正在前線，由紅十字會贊助，散佈快樂給遠戍法國的美國軍人。史密斯中尉立刻去拜會她們，得到了來到士爾我們場子上表演一次的允許。她們懇摯地答允第二天下午就來。

我們得知這消息後，隨即開始準備。最大的法國棚廠之一，當時正由一個照相中隊在使用的，出空飛機和裝備物，打掃乾淨，以備應用。每個人都很熱心地加入工作，幾

個鐘頭之後，我們已把劇場佈置好了。棚廠的一端搭了一個舞台，電燈安排得很有藝術的和劇場的風味。一架虜來的德國鋼琴從食堂裏面搬了過來，汚穢的地板一再加以洗刷也弄乾淨了。

兩位漢玲小姐四點鐘到場，軍官和士兵們已經焦心地等待了一些時候了。連那些依舊占用一部分場子的法國人也都出席，亟欲一看這「純粹美國的」表演。

我們自然享受了無上的愉快，但兩位漢玲小姐恐怕也從不曾受過更誠懇熱烈的觀衆的讚美吧．表演完畢之後，我們邀請她們到中隊食堂，吃了一頓很快樂的飯，再全體送到外面，照料她們上車，看着她們安全地上途。

剛在車子要開的時候，我把頭伸進車帷裏面，問她們下次上那裏去。她們說將去倫格斯（Langes），很親切地請我在下星期內去看她們，一同吃晚飯。我自然接受，再高興也沒有了，可是正在進一步和她們確實約定日子，讓我强迫降落在倫格斯附近的時候，我忽然聽到身後有咯咯的笑聲。我縮出頭來，向後一看，却和隊長臉對臉站着。赫孚少校望了我一會兒，臉上帶着一絲笑的影子，好像在說：「我聽到了你的話了，我的孩

子，我並不以爲你可以在下星期內「强迫降落」於倫格斯附近。」啊，當隊長的人很能剝奪別人家生命中的快樂！

第二天達格拉斯•張白爾，在中隊的紀錄方面和我並駕齊驅的，得到了一次很不容易的勝利。他自己飛出去作私人的冒險，在莫森要塞的附近遇見了一隊英國獨立空軍的轟炸機，方從轟炸米資北面三十哩的重要鐵路地點崇咊爾（Thionville）之後歸來。這些英國轟炸中隊中，有幾隊所用的飛行場在我們的南面沒有幾哩路，我們常常在戰線上空遇見他們出進。大概這樣的中隊有二十隊左右，都歸在我們看來堪稱爲當世空軍最高權力者的休士•吉靑納（Hughs Trenchard）將軍指揮，他們被稱爲獨立空軍，因爲他們不受任何集團軍命令的支配。他們唯一的任務是轟炸德國城市。

張白爾中尉看到這成隊回家的英機中有一架幾乎落後到一哩路之遠。這些轟炸機並沒有戰鬥機護送，他們全恃自己的密集隊形以打退一切進攻者。顯然這落後者是遇着了發動機障礙，因爲他不能保持高度，而且愈飛愈落後。當時又正受三架蒲爾賁戰鬥機的攻擊，他的處境眞是千鈞一髮！

絳毫沒有遲疑，他俯衝下去救援。

張白爾保持東面的太陽在他的背後，繞了一個長而迅速的圈子；偷偷飛到敵機隊形的尾後，沒有被覺察。他瞄準了最近的蒲爾資，一下子就把它打落。他隨卽轉過來攻擊其餘的兩架蒲爾資，子彈一陣又一陣發狂地射擊。那兩個德國人掉轉機尾，俯衝開去逃生。

張白爾追逐了幾哩路，直至感覺到那兩個匈奴在到達自已的飛行場以前恐怕不會減低速度的時候，才囘轉頭來，再迅速趕上那架跛足似的英國特海維蘭(De Haviland)機。他護送那英國駕駛員和偵察員到他們的目的地附近，方和他們揮手道別，自己飛囘。

一小時後，那英國中隊的隊長打電話過來，問那位擊落一個又逐走兩個匈奴的勇敢駕駛員的名字。他說英國駕駛員偵察員都已爲蒲爾資所打傷，假如沒有張白爾中尉的及時的救援，一定都會被殺的。

次晨，張白爾中尉和我一同飛出去作自動的巡邏，看看能否獵擊幾架匈奴飛機。這是五月二十八日的事。九點鐘左右我們在美麗的晴空下面起機，向莫森要塞那面一直飛

上戰線。我們留心着不越過戰線，使匈奴高射砲手不致把我們的蹤跡通知敵機。我們往返於莫森要塞和聖梅黑之間，作了四五次巡邏。

大約一小時後，我看到一隊飛機，正從馬斯拉圖附近飛過來。這是很顯然的，他們一定是敵機，因爲他們從那方向飛來，並沒有引起那地方德國砲手們的射擊。我用信號通知張白爾後，就開始向南上昇，求取更大的高度。

到達一萬八千呎時，我轉了彎，再向敵線飛回去。此時前進隊形中的分子已經可以辨認了，我看出是阿爾巴楚雙座機二架，高約一萬六千呎，其上是蒲爾賫單座機四架，擔任保護。他們的企圖無疑是攝取重要照相，所以來了很强的保護隊，使兩架阿爾巴楚機可以不顧我們這面的攻擊而完成他們的任務。

我們大約高出他們二千呎，但是彼衆我寡，非得到一切可得的優勢不可。因此我向後退，依舊飛入太陽光線，等待那隊敵機越過戰線，深入我軍區域以內，然後再開始攻擊。

我們一開始俯衝，就被對方覺察。那兩架阿爾巴楚機立刻調轉尾巴，向戰線飛回去

。那四架戰鬥機把隊形縮攏一些，也向後轉，置身於我們和他們所保護的飛機的中間。雖則射程甚遠毫無希望，張白爾和我偷空都打了幾槍，一面盡力追上去，一直保持着高度的優勢，從不會讓他們向我們打過一槍。在這種狀態中我們大家越過了戰線，不久就到了蔡各德城的上空，張白爾和我仍舊占着上風。

顯然匈奴們開始覺得厭倦這種失面子的賭鬥了。因爲此時我們突然看到他們拆散了隊形，兩架阿爾巴楚機開始繞回蔡各德，四架蒲爾賚却向東面，對着摩塞爾谷那面攀昇上去。我們對這靈巧的小調度看了一會兒，於是突然對被丟棄的兩架阿爾巴楚機俯衝下去——確實些說，是佯作俯衝的樣子，以試一試爲我們巧妙地張下的網。張白爾直向最近的一架撲去，我留在他的上面，提防着四架戰鬥機。

那四架蒲爾賚果然立刻轉頭，趕回來救援。達格拉斯巧妙地攢昇，回到剛處於我底下的位置，然後同向我軍戰線慢慢退却。蒲爾賚在我們的後面，保持着安全的位置。

不久狡猾的匈奴們又作了一個古怪的調度。我們看見一架阿爾巴楚機突然抽身出來，朝西向聖梅里那面飛去，其餘的一架停止了繞圈子，向前面的四架蒲爾賚機趕上去。

他們減緩速度等他趕到，然後五架回轉東面對着摩塞爾河飛去，把那架孤獨的阿爾巴楚機拋落在後面大約有二哩之遙，成爲很能吸引的釣餌。

我們極小心地估測敵我之間的距離。心上完全明白這是爲我們所設的新陷阱，問題祗是我們能否撲到這釣餌，把他解決了，再在優勢的敵隊能夠攻擊我們以前，重新取得高度。我們的判斷和他們的一樣好。我們的地位略微好一些，因爲我們從這裏估測相隔誘餌的距離比較他們好些。而且，更好的是我們澈底明瞭紐波機的能力，或許匈奴們會估低了我們的速度。祗要相差幾分之一秒，他們就會鑄成大錯的。果然，他們是錯了！

像閃電一樣快，我們轉過飛機，開足油門，相並着向那架孤獨的阿爾巴楚機俯衝下去。那些蒲爾賓立刻掉過來追逐。但是他們縱在這樣做時，也一定會明白這追逐是徒然的了，因爲我們非但有一哩多的距離，而且還在迅速使之增大。我們飛近目標時，就抑制飛機的速度，直至機關鎗已瞄準着敵機。兩人大家發射了一百顆左右的子彈，隨後就放鬆了飛機，開始上昇，再求取高度。向後一看，我們已經把那架阿爾巴楚機幹掉了。它先這面那面的撲跌，後來落入尾旋中，最後我們看見它摔落於弗雷留鎮(Flirey)旁邊

的拉泰森林（Ratta woods）裏面。

在我們的犧牲者摔落以前，我們早已恢復以前的高度了。於是發生了那天的奇事！那四架匈奴戰鬥機不趕上來實行報仇却連忙回轉去，把餘下的一架阿爾巴楚機包圍起來，小心翼翼地護着它向北飛去，更深入他們自己的領域裏面！後來我又有許多次看到敵軍空戰人員這種怯懦的性格。他們儘管在數目或地位方面佔着優勢，如其我們打下其中的一架，其餘的幾乎總是放棄戰鬥，任我們耀武揚威。這或許就是所謂軍事的效率，但在我看來，總不免是膽怯的一種表現。

張白爾和我都滿足，不再去追逐了。可是，蒲爾資才走掉，地面高射砲隊就開始練習打靶。他們剛纔已從容地計算了我們的位置，這次的工作確乎比較地可靠了。我折轉航線向家去，但是張白爾，簡直和乾梅。荷爾是屬於一個種類的，卻飛進砲隊區域裏面，在密如衣阿華（Iowa）的冰雹一樣的砲火之中，以其美國式的空中戲法迷惑了德國砲手們一陣，直到覺得已足使德國人明白他的輕視，才肯飛出來，和我一同回家。我們越過戰線，毫未受傷，不久就在把凱旋的飛機滑走過場子到棚廠門口了。

我們才爬出飛機，達格拉斯就接到一個消息，把得勝的歡樂打得粉碎。約翰。梅吉爾中尉（Lieutenant John Mitchell），我們的司令官上校的兄弟，達格的密友，那天在哥倫布留別爾（Columbey-les-Belles）地方降落失事，犧牲了性命。張白爾和梅吉爾是大學裏的同學，又同時加入航空，同乘一隻船到法國。他們兩個人是不能分離的，所有的朋友都以爲他們像兩兄弟一樣。可憐的達格，我們簡直無法去安慰他。

友誼在空軍部隊裏是很奇怪的事情。飛行員的日常職務是飛出去找麻煩，他應該隨時保持自己的身體適合和頭腦清楚，這當然不用說。因此，心上決不可容許戀愛或友誼的感情去盤據，使戰鬥知覺力變成遲鈍。敵人的心上可說拿得穩沒有這種重荷。這是每個空中戰士生死攸關的事——這思想敏捷，空靈清明的心。

因此我在心上築起城牆，不讓那種會在朋友死後使人傷心的友誼偷襲進來。乾梅．米勒陣亡後，我就學得這必要的堅忍主義。後來，乾梅．荷爾去了，盧孚白也去了。許多別的人還要跟着去，這個我很知道。第九十四隊的飛航員們，交誼不可謂不密切，一同生活，一同工作，目的是共同的，成功是互相依賴的，然而後來大家終於磨鍊成鐵石

心腸，對於最親愛的同伴的突然死亡都能夠漠然無動於中。這種必要的冷酷，在我看來，實在是戰爭所產生的最大恐怖。

史密斯中尉常常和我談起住在紐約的他的老母。她是一位寡婦，祇有他這一個獨子。她的身體很壞，他時常思念，老以爲自己如其能夠回去一次就會恢復她的康健和精神。我一開頭就很歡喜史密斯，最初或者因爲他常常請求和我去作自動的巡邏而覺得高興，但是後來我發見他具有一個好飛航員的能力和性格，作戰時是一個可靠的同伴。我隊上各式各樣的人以各式各樣的方法引動我，但是史密斯以其天性中的某種吸力來接近我，竟使我有時睡着也夢及他，現出他衆寡不敵在作殊死戰或被擊發火下墜等景象。

史密斯生性溫和，具有無窮的詼諧。我和達格拉斯．張白爾前次的冒險後不久，史密斯中尉有一天早晨又來找我，要我帶他去作第二次出征。我們商定於第二天早晨四點鐘去。

爲了那些從未在四點鐘起床的人的利益起見，我可以告訴他們在那時辰總是寒冷澈骨的。而在一個人肚子裏祇裝有一杯咖啡，却上昇到二萬呎，巡航了一個多鐘頭的時候

，那眞需要有一些天生的小小熱心，才能從這種情形中取得不含渾的快樂。

這一早晨，史密斯和我在莫森要塞和弗雷留上面飛昇到二萬呎之高。那里的溫度大約相近零下五十度。我們希望找到幾個早起的德國人，飛過戰線來攝取他們的例常的照相。爲逃出他們的注意起見，我們必需上昇到這無可再高的頂點。

在一小時的無結果的搜索以後，我領路向西面飛去，這次比較深入德國戰線內了。可是，史密斯突然轉向回家的路上，不久就失去蹤跡，令我很爲之驚異。我想了一想，推測他大概是爲了發動機有毛病，因此自己仍繼續巡邏下去，又經過了一小時，看見了一架敵機，可是敵機也已看見我而逃避開了，結果是沒有打仗，直到最後汽油將近告罄，獵擊的心也灰了，才於飛行了差不多二個鐘頭之後，回到場上。

我在關閉發動機時，史密斯中尉向我的飛機走過來，『哈囉！愛斯基摩人！』他帶着一些野氣招呼我。『你爲什麼一天到晚停留在上面呢？』

我問他爲什麼先下來。他向我看了一會，不禁開口笑了。

『列克！』他說，『我凍得這樣僵，然而還不敢大笑，怕要把身子裂成兩半。我不知道我們飛得多高，但是我敢賭咒我看見明天的太陽正昇起來！』

紐波機在高空中是一個冷鋪，一定要特別多穿衣服。我在得知史密斯祇穿着平時的衣服時，就很容易想像出今天的太陽在他看來會像是等待了一星期才出來似的了。

來服特，杜林根容易想像出今天的太陽在他看來會像是等待了一星期才出來似的了。

「在這機任高空中是一個令人陶醉的時節，一定要特別多穿衣服。我在格知史密斯正需要著不時的

知道我們飛得多高；但是我祇期望我看見明天的太陽正昇起來！」

「劉克！」他說，「你真得這樣做，然而沒不致大笑，怕要把身子變成兩半。我不

第十二章　又是乾梅·米斯南

一九一八年春季，聯軍在這一段陣地的連絡，使我們常常被請去和英法的步兵或空軍合作。因此，在裝飾日(註)，我們大家都在想起國內舉行這紀念的意義時，英國獨立空軍司令部來了一個請求，說當天早晨八點鐘有一隊飛機去轟炸康弗倫斯的德國火車站，關係頗爲重要，假如我們美國人能在他們回家的途上，派隊去保護，是非常感謝的。

註：裝飾日，美俗於五月三十紀念南北戰爭陣亡之兵士，以花飾亡兵之墓，故稱裝飾日 Decoration Day。

因此，米斯南中尉帶領第九十四中隊的六架紐波機爲一隊，約翰·梅吉爾中尉帶領第九十五中隊的六架機爲一隊，共同負起接應英國人的任務。他們預定於蔡各德上空會合，其地大約在前線至康弗倫斯的中途。這裏所說的梅吉爾中尉是另外一個人，並非我們司令官上校的兄弟，那位是已經死於哥倫布留別爾了。

我想這是自己也去打他一仗的好機會，就準備好飛機，於七點半離場。那時，兩隊

飛機正將消失於遠遠的天空裏面了。

我到達弗雷留時，已獲得一萬五千呎的高度，所處地位極好，可以目覩全部表演的進行。那面是英國轟炸隊，方從襲擊康弗倫斯給養庫之後歸來。他們顯然已投下所有的炸彈，把滿窠的黃蜂都激起來了。一大隊敵機在他們後面追逐，我們的戰鬥機在攀昇上去攔截。英國飛機前面陣雨似的彈片證明「阿奇」並沒有睡覺。但追逐的匈奴飛機一進入那區域，原本在轟炸隊底下和頭前爆發的砲彈就立刻消滅了。那些德國砲隊幹得眞是漂亮，但是他們剛剛缺少了一件最重要的事；他們沒有命中目標。

那時候，我方的編隊正飛過蔡各德，盡力向前衝去救援英國人。看上去一幕纏鬥的好戲是要在我眼前演出了。美國人就要飛到英國人的旁邊，德國人也要趕到英國人的尾後，時間大概是相同的。

突然之間，我看到底下的美國隊形出了毛病。另一隊敵機從西面飛到，開始了混戰，以阻擋紐波機的援助轟炸機。我正看着這接觸的進展時，忽然看見紐波機的一架，大概在我底下偏西三千呎的，先是急遽地搖動，隨後現出失去操縱的樣子，跌將下去。自

從這齣戲開始佈景以後，我就取道向敵對兩軍必需碰頭的舞台中央飛去。此時，他們都已在我的底下了。

這架被擊中的紐波機才開始它的失去操縱的螺旋下降，就有兩架阿爾巴楚戰鬥機懸在它的尾後。我立刻對其中的一架衝下去，遠遠就開槍，直打到我的目標峭直地向下跌去，顯已失去了操縱，我才停手。餘下的一架阿爾巴楚機折向旁邊，趕快飛開。

我不曉得這架紐波機的不幸的駕駛員是誰，也不曉得他的情形如何。我很快飛下去，看他倒底眞是無從救援，還是有意做出這種樣子，以避開優勢的敵人。在我還沒有飛到他的旁邊時，這架紐波機已經優雅地從螺旋中改出，作了一個長的傾側，開始上昇了。這衹是一種戰略！那孩子又囘來打仗了！

我在他的上面上昇着，轉而注意戰鬥的最濃烈處。此時，進攻的福克機已由其餘的美國機迎住，英國轟炸機逐漸飛近聯軍戰線了。一個對一個的戰鬥正在天空各處進行。我從這裏飛到那裏，那裏飛到這裏，心上受着一種狂野的得意所驅使。不用說，在戰鬥中擊落一個敵人是十分壯烈的事，假如這勝利還包含救出一個同袍在內，則所感到的欣

喜不會加倍了。我不知道這位同袍是誰，他此時正跟着我飛，一同在天空中尋找有利的出路。最後機會終於來了！

在莫森要塞那面約五哩路外，我看見幾架離羣的飛機正在進行追逐戰。我以前飛行的方向幾乎是相反的，並沒有注意到他們的飛過去。我所保護的人已離開我，早向那面飛馳而去了。我拉起飛機，開始追逐，凝神辨別這新混戰中是些什麼飛機，屬於那一方面，我們的人幹得怎樣。戰線的一瞥告訴我英國中隊已去得頗遠，後面並沒有人追逐。

我前面的小紐波機繼續前進，在我還相差半哩時，他已經衝上去攻擊了。那面有四五架紐波機，正在和同數的阿爾巴楚機對敵，雙方且走且戰，朝東向摩塞爾河偏航過去，我略微增加高度，準備選擇自己參加進去的最有利的門戶。但是正當我將要參加進去時，局勢的突然變化吸引了我的注意。那架小紐波機，方才在蔡各德上空陷入困境。現在又熱烈地趕上去對抗那些阿爾巴楚機的，正向一架敵機的尾巴俯衝下去，同時却又有一架阿爾巴楚機看到可佔便宜的機會，也飛到他的尾巴上面的類似位置中。我開始飛下去進佔這行列的第四位時，看見第一架阿爾巴楚機突然作峻峭的攢昇，翻了一個觔斗，

背部朝天。那架紐波機則頭下脚上，在他的下面衝過去。

兩架阿爾巴楚機此時都已處於紐波機的尾巴上面，我時斷時續地向他們射擊，希望移轉他們的注意，卽使幾分之一秒鐘也好，以救出那架紐波機上的駕駛員。我細心瞄準了一次，把一條很長的彈流送進我前面的阿爾巴楚機裏面。我立刻看出他是完了。那架機器繼續直衝下去，最後摔落於摩塞爾河東岸的森林裏面。

在這俯衝搏戰的中間，那架紐波機的駕駛員也作了攢昇和翻觔斗的動作，和方才敵方阿爾巴楚機所作的一樣。他猛然拉回操縱桿，他的機器突然上昇，把兩架敵機——一架是他的追逐者，一架是我的犧牲者。此時已失去操縱，都丟在他的下面。但同時却發生了奇怪的破裂聲，我知道一定又是紐波機的翼子不能支持過猛的張力而出了毛病了。急忙看時，只見它的右翼的蒙布都扯脫了！這是和兩星期前乾梅•米斯南差些送掉性命的和不久以前使我萬分恐怖的老花頭。而且這次我們至少又在「無人地」之北四哩！他將當場碎裂呢，還是設法降落於底下樹木叢生的山中呢？這都是可憐的結局。

幸而我們此時已可獨自解決我們的問題——那架紐波機的駕駛員和我自己。那阿爾

巴楚機顯然以爲打得夠了，已經飛走了。他或許永不曾知道他們所垂涎的掠物所受到的災難。其他的敵機繼續他們的攻擊或退却，都已到摩塞爾河那面去了。我迅速地瞭望天空一周，然後再轉移我的無能爲力的注意於我所保護的人此時所處的惡劣的形勢。眞的，假如他這次能夠逃出性命，我心想，他一定能夠從大戰中生還。

『誰能夠駕駛一架沒有蒙布的飛機，像那個傢伙現在所作的一樣，一定是一個藝術家，』我又對自己說，一面多加汽油，趕上我的搖搖擺擺的同伴，他此時正像醉人一樣，蹣跚地向着我方的戰線飛行。但不論如何，他總是在那面行進。我飛近去，相離不到二十呎，急急觀望駕駛座上的人。

啊，是乾梅•米斯南，正在對着我獰笑，還揮手表示從容哩。眞的是乾梅•米斯南！無怪他能夠駕駛沒有蒙布的飛機了。照他這樣練習下去，他不久當能不用翼子而飛行！這是他第二次經驗這種苦厄，而我也兩次救他脫離敵人的攻擊。

我一路都靠近着乾梅的旁邊。他終於飛到我們的場子，輕輕摔落在上面。他從殘機裏面出來，蹣跚地向我走過來時，他的興緻和快樂簡直和平常一樣。

『謝謝你，老孩子，你給我打落那些懸在我的尾巴上面的蒲黑』，乾梅說，裝作正經的樣子。『我開始有些喜歡這種飛機沒有翼子的飛囘來了。』

剛說到這裏，達格．張白爾從棚廠裏面出來，跑到了我的飛機旁邊。

『列克！』達格拉斯說，『那個失去翼子蒙布而跌落於莫森要塞後面的可憐人是誰啊，我親眼看他跌下去的。』

『達格！』我正經地說，『你决不能空口咒人家死的。』

『但是我已送進報告說他摔死了！』達格答稱。『你離開時，透羅（Taylar）和我都在那裏。我們以為你囘家了。我們都看見從俯衝中出來時，飛機脫落了翼子。他是誰啊？』

我慘然指着乾梅，沒有說話。又指指場子中央的飛機的殘餘。

『乾梅．米斯南！』我說，一面從飛機裏面爬出來。『我今天靠你打落了二個匈奴，眞得謝謝你，但是你一定要終止這種事情才好。它使我的神經受不了。』

『眞的是你嗎，乾梅？』張白爾問，一面走上前來，抱住神色泰然的米斯南。『這

是你安渡難關的第二次了。』

『你永不會在空中被人擊落了，我的孩子，』透羅插進來說，他看着我們這位僥倖的飛航員，眼中透出不大相信的神氣。『等着弗拉德蒲希（Flatbush）聽到你這種新式的特技飛行吧！』

乾梅・米斯南來自布魯克林（Brooklyn）的那一部，被稱爲弗拉德蒲希的地方。

我們正在祝賀乾梅第二次從破飛機裏面神奇地逃出性命時，第九十五中隊的約翰・梅吉爾中尉也降落於場上。關於那天的冒險他另有一個有趣的故事。

他在回家的英國轟炸機隊形的東面，發現了一架敵方雙座機和兩架護送的戰鬥機。他的一隊全體俯衝下去攻擊，一個輕快的小戰鬥隨即發生於離地三千呎的空中。梅吉爾一隊六架機，一架接着一架向那雙座機撲去，各自開槍射擊。在末次的下攫後，敵機全部着火，跌落地面。

於是他們開始追逐那兩架護送的飛機，梅吉爾追一架，一直追到北面的味格紐爾（Vigneulles），由前線到米資去的中途的一個地點。到了那裏，那逃走的匈奴顯然斷定

自己不是這胆敢如此深入的美國人的對手，因爲他突然向下俯衝，企圖降落於鎮外的一片空場上。梅吉爾仍追隨不捨繼續着射擊。那匈奴駕駛員心急慌忙，算錯了距離，飛機撞進一座圍籬裏面，連翻了兩個觔斗，跌得粉碎。

至於那位不幸的駕駛員的結果，梅吉爾沒有法子確定，但在他的眼光離開那堆殘機以前，却並不曾看見有人從裏面出現。

這是第九十四中隊和第九十五中隊的光榮的日子。我們打掉了四架敵機，自己却一架也沒有損失。我們這次祇因意外失去了一架機器，但是關連着這意外却有許多可笑的事件，我們誰都沒有把它看得嚴重。那事情是這樣發生的：

第九十五中隊有一個卡斯格倫中尉（Lieutenant Casgrain），這密歇根的底特律（Detroit）人是一位滑稽家，是他隊上的一切活氣的源泉。這次出征，梅吉爾帶了他同行，雖則他還是初次上戰綫飛行。卡斯格倫一直保持他在隊形中的位置，攻擊德國雙座機時也曾勇敢地參加。

但是卡斯格倫從俯衝動作改正出來時，不幸犯了許多人曾犯過的錯誤，把紐波機拉

起得太快了。他失去翼子的蒙布，和米斯南一樣。

卡斯格倫並不曉得操縱適當，仍可飛行回家，却立刻抑下機頭，作了一個很長的滑翔，向地面飄下去。顯然他以爲自己離家很近，比實際近得多。因爲後來據一個曾目擊他降落的砲兵偵察員告訴我們說，卡斯格倫緩緩地飄到「無人地」的半途——這地點的「無人地」約闊一哩——就選了一片平坦些的地面，降落其上，好像鷹一樣從容。

他走出飛機，神氣滿不在乎，手裏拿着地圖，步子從容不迫，好像在說，「好啊，我來了！可是我現在在那裏呢？」

此時，幾顆步槍的子彈激起了他脚跟邊的塵土。他抛了地圖，就向近旁的一株樹跳去。片刻以後，他大概考慮了一下自己的位置吧，人家看見他離開那株樹，直向德國戰壕走去，雙手高高舉起！

可憐的老卡斯格倫在初次猛然醒悟時，顯然以爲自己是在德國戰線之後。其實他如其曉得自己是在「無人地」裏面，他也很可以向反對方向走去而到達我們自己的戰線的。

這故事在第九十五中隊的軍官會食堂裏面，到現在還有人津津樂道。停戰後不久，

他們從被俘釋放回來的人們得知了這位滑稽明星的情形，大爲安慰，他在德國牢監裏面成爲才子，很受優待。他被俘兩星期後，德國人發覺他私藏食物，準備於得到逃走機會時應用。因此，卡斯格倫被遣往普魯士北方的一所遙遠的牢房中。

美國砲手們，目擊卡斯格倫降落於「無人地」的，一看見他離開飛機，立刻就用七五公厘的砲去轟擊。這飛機躺在「無人地」的中間，略微偏近德國戰壕。那天他們一直沒有停手，但一下子也沒有命中。大概這砲隊裏的新手是在實驗射程測定，因爲他們雖打掉許多砲彈，並沒有損傷到飛機。這一隊砲兵，在離開美國之前，顯然是沒有經過什麼練習。

那天晚上，幽默的蒲熙們從戰壕裏面爬出來，搬走了這架小飛機。第二天早晨，美國砲手們看見紐波機的上翼樹立在德國戰壕上面。牛眼似的圓徽，白心子外繞藍色和紅色的圈圈一面對着他們，好像在說：「現在看啊！目標在這裏！再來試一試吧！」

紐波機已屢次發生這種意外，人家或許會奇怪，爲什麼我們還繼續着使用呢。回答是簡單的——我們沒有別的可用！美國空軍非常缺乏飛機。我們得到會飛的機器，已經

很感謝的了。

法國人早已拋棄紐波機，而改用較穩較强的史巴特機了，因此，美國政府才能向法國購買這種過時的飛機來供給我們，不然就祇好空手。結果迫使美國飛航員駕駛這種紐波機出去冒險，出去和經驗豐富而且又使用新式飛機的敵人角逐。我們在法國的人們大家都不能明白，什麼事情阻止了我們這樣大的國以相等於世上最佳出品的飛機供給自己的空軍呢！

在一九一八年這年初的幾個月中間，美國空軍損失了許多勇敢的戰士，總有一些人在夜間醒來，捫心自問時，覺得十分負疚吧。

第十三章　美國的第一個空中英雄

大戰終止時，第九十四中隊非但在前線作戰的時間最爲長久，而且在擊落敵機和產生空中英雄的數目上，也都佔第一位。我相信世上沒有一個中隊，可以比得上這「圈中帽」中隊在成立後六個月間所得的勝利次數的。我們的勝利，經過證實的總數六十九次，終止於大戰的最後一次空中勝利——珂裴少校（Major Kirby）的那次，他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日，星期日的傍午，在凡爾登的東北擊落他的第一架也是他的末一架敵機。

那些曾隨我出去作第一次巡邏的飛航員們，後來有許多都成爲美國的空中英雄。固然，有許多美國人在第九十四中隊開始邁進前卽已獲得五次以上的空中勝利了，例如參加法國航空隊的盧孚白·白萊斯（Baylies），和百德門（Putman），以及參加英國空軍的懷萌（Warman），烈倍（Libby）和馬剛（Magoun）等人，但是這些初期空中英雄全都是在外國受的訓練，飛的也是外國機器。因此，第一個正式的空中英雄還是產生於我們這

中隊的。這眞正的美國空中戰士，跟美國人參加戰事，從美國人受到訓練，和美國人一同作戰的，是加利福尼亞的聖菊西(st.Jose)人，達格拉斯•張白爾中尉。

達格拉斯初次上戰線時，年齡是二十二歲。他的父親是加利福尼亞，漢密爾頓山，烈克天文台的台長。達格拉斯曾受很好的敎育，是霍希克斯(Hotchkiss)的老學生，後來又從哈佛大學的一九一七年級畢業出來。大戰爆發時他正跟着他的家人在奧國旅行。他們繞道避開了戰場。從俄國到丹麥，再到英國。

達格拉讀完大學課程後，隨卽進康奈爾大學，讀航空學科。他是第一批派遣到法國的飛行生之一，於一九一七年八月到達巴黎。當時他尙未受過任何飛行訓練，但對於無線電收發，空中航行，和飛機發動機却十分熟悉。

張白爾中尉被任爲當時愛蘇頓美國飛行學校校長米勒上尉的副官後，發覺很難從室內工作解脫出來，長官對他的信賴與日俱增。他決心要學習飛行，希望一旦取得翼徽，就能快一些轉役到前線去實地作戰。

愛蘇頓並沒有初級教練機。有的祇是二十三式紐波機。飛航員們須先從較慢的可的

斯（Curtiss）或高德隆（Caudron）飛機受初步訓練，然後再飛迅速的紐波機。但是張白爾恐怕自己難於獲得學習初級訓練的准允，就决意跳過這一階段的課程。最後他自覺對於飛行原理之類已很明白，慢慢的，慢慢的，他擠進了高級訓練學校。

慢慢的，可以一試單獨飛行了。他昇了上去，很好；飛了出去，很好；降落下來，很好。換句話說，張白爾中尉獨自用一架迅速的巡邏機學成飛行——這種壯舉我不曾記得美國飛航員中有過第二次。

達格拉斯•張白爾是一個靜默沉着的人。他一到第九十四中隊，就受同伴們的愛好。在地面時，他的態度安靜而謹慎，說話很温和，可是一到空中，他的性格就變了另外一種樣子了。他追逐敵人簡直像小旋風，常常忘記自身的危險。可是，正也因爲他的勇猛，他常常遇險而不傷。除非他的敵人是個老手，才知道衡量同一動作中守禦的和進攻的戰術的適當數量。

五月三十一日，第十一章所記大歡祝的後一日，張白爾中尉獨自出去作自動的巡邏，換句話就是出去找麻煩。他在德國戰線內，以很大的高度作了一次頗長的飛行，但發

現空中的敵機太多了，決意回到戰線上面。還在德國戰線後面三四哩時，他發見一架德國倫勃勒機，正在弗雷留之南在我軍前進區上攝取照片。弗雷留剛在我軍戰線之內，位於莫森要塞和聖梅黑之間的半途。

倫勃勒是敵軍用於偵察和照相的雙座機，所裝機關槍可以掩護飛機的頭部和尾部。駕駛員的機關槍是固定的，平伏於發動機罩頂面，不能夠抬高，也不能夠抑低。駕駛員必需抬起或抑低機頭，才能對目標瞄準。子彈是從螺旋槳的旋轉圓面中間向前直射出去的，槍的扳機和螺旋槳軸有協調裝置的聯繫，撞針衹在螺旋槳葉不擋住子彈的進路時才落下去。

但是後座的偵察員却能移動他的雙槍，對任何方向瞄準。因此我們對付這種機器，普通總是佔取尾巴下面的位置，然後進攻。偵察員遇到這種來自機身下面的攻擊時，要開槍就得先把自己的機尾打出洞來。前座的駕駛員更不必說，他的槍筒直完全無用。對付這種攻擊的唯一方法是迅速左右搖動，使偵察員能夠看見敵人，向之射擊。這個動作，進攻者一定要預料的。

張白爾從很有利的方向逐漸飛近敵機。他背後有太陽，而且又是從德國向法國飛來。他的出現於那方向是不會使敵人疑心的。

張白爾調度到自己確以為佔得很好的位置後，先試了一個俯衝攻擊，從倫勃勒的後上方撲下去。他有很好的機會，在偵察員能移動槍口瞄準之前先把他殺了。但是那天並沒有這樣容易的勝利等着他。

他開始俯衝，同時也開始射擊。紐波機的單槍發了六七顆子彈，就忽然卡子。那偵察員囘過頭來，其時俯衝的紐波機差不多快要衝到他身上了。他很快抓住槍架，開始工作。張白爾被迫繞開而飛出射程以外，一面整理維克斯的槍膛，修好了卡子。現在，這架單人巡邏機和那架雙人戰鬥機之間，一場惡戰是一定難免了。最精良的駕駛術和最冷靜的腦經一定得勝。

達格囘轉去攻擊時，立刻發現自己是遇着一個老資格的飛航員了。倫勃勒的機員絲毫沒有顯出慌張或懼怕的樣子。而且連退却的心思都沒有。

張白爾小心地飛近，開始研究敵人的戰術。紐波機能夠轉彎，能夠扭旋，其輕快活

潑遠勝於笨重的敵機。它有較大的速度，能作較快的俯衝。倫勃勒機身底下是一個安全處所，既可以躲，又可不時拉起機頭，掃射敵機的腹部。張白爾衝過去，冒犯幾顆匆匆發射的子彈，取得了這個位置。但是他並沒有保持得長久！

德國駕駛員展施出令張白爾愈益欽佩的手段，突然向旁邊傾側，給予他的偵察員以射擊底下的紐波機的極好機會。這不再是可以逗留的地方了，張白爾快讓出。他再次俯衝，飛開到安全的距離。他心中再考慮當前的局勢。這些傢伙顯然是要想眞實地打一仗。好的，張白爾自己想道，讓最好的人勝利吧。動手啊！

張白爾繞着敵機飛來飛去，速度很快，使敵人無從仔細對他瞄準，他看見那偵察員猛暴地射擊不止時，不覺對着自己獰笑。這樣下去，他的子彈不久就會完結，那時就輪到張白爾來了。達格繼續這種動作，有時也打一二槍，誘得敵人加倍起勁。他們轉而又轉，匈奴駕駛員不斷轉動他的機尾，以追蹤紐波機所飛的較快的圈子。這駕駛員眞是一位了不得的人物。然而那偵察員的技術就不是同一程度了。

張白爾繼續這些調度達十五分鐘之久。就他自己所知，竟不曾有一顆子彈打進他的

飛機。於是，他突然看出德國駕駛員已經改變了戰術。這位德國人不再設法使紐波機處於偵察員的射程以內，却把機尾保持在背後，老是用前座機關槍自己來打。張白爾向敵機機尾飛近去，去察看這情形的轉變。

張白爾從斜角裏飛向偵察員，直進到五十呎以內。他看見了一個奇異的景象。那偵察員傲然直立着，雙手抱攏！空的子彈帶沿座艙邊緣滑到外面，在風中飄動。他眞的用盡了子彈了，正在等待自己的滅亡，毫無乞憐的意思。他看着美國人飛近，臉上現出一種高傲的表情。後來達格曾告訴人家說，他深受這勇敢行爲感動，覺得自己不能再對失去武裝的敵人攻擊。那普魯士人的表情似乎在說：『來打死我罷！我知道你是得勝了。』

可是，張白爾又想到他現在不是參加什麼比賽。這是戰爭。他們照相機裏面藏有我軍位置的照片，誰能說定我方兵士不會因之死掉幾千幾百呢。他們曾竭盡能力來殺他，他之忍受他們的子彈，正就爲了要取得這樣機會，而且德國駕駛員仍舊在繼續努力，想鬥勝美國人，把他帶到自己的槍下。

張白爾又作一次調度後，便開始射擊。第一條彈流就得到了勝利。敵機突然很快地

下降、接着失去操縱，幾分鐘後，張白爾目擊它摔落於我軍戰線內米尼拉士爾小村之北幾百碼處。

張白爾飛囘場上，立刻跳進汽車，駛往摔落地點。他很快就找到那殘破的倫勃勒機和其乘坐者的遺體。不幸，這兩位方才和他相持甚久的德國人都已跌死了。

那勇敢的偵察員，他的態度曾激起張白爾的欽佩的，是一個普魯士中尉。駕駛員也是同一的階級。這兩位後來都由我方用軍禮安葬，身邊的遺物也都寄囘德國。

張白爾中尉從這倫勃勒機上取下裝飾翼子的黑十字，帶囘作苦戰勝利的紀念品。因爲這機器是摔在我軍線內的緣故，沒幾個鐘頭後，張白爾的勝利就獲得正式的承認了。這是他的第五次！他成爲第一個贏得五次正式承認的勝利的美國人了。那天晚上，達格拉斯•張白爾受到隊上全體最熱烈的祝賀。他的成爲第一個美國空中英雄的消息當下就由電報傳聞全球，隨後便來了無數的祝賀函電，歷時至一月之久。這位差不多是無師自通的人，駕駛着不大安全的機器，却在初次飛行前線後六個星期以內，就多次和自誇的德國空中戰士角逐，接連打了五次勝仗。

同日早晨，另外又發生過一件事，可以充分證明飛機協助地面軍隊的重要。說起來很慘，這證明不是正面而是反面的，它顯示我軍在預定進攻前未利用飛機的不幸結果。

美國步兵計劃於塞啓潑樓（Sei-Cheprey）舉行一小規模的進攻。德國人不知怎樣一來，却在事前探到消息，預先佈置好了陷阱等待。

我方砲兵按照預定計劃，先對德國戰壕施行猛烈的轟擊。在一小時以內就把二萬發砲彈灌注於一小塊地方裏面。於是，步兵們得到命令，從戰壕裏挺身而出。

他們奔過「無人地」，衝進第一道戰壕，再爬出來，向第二道戰壕衝去。沿途順利，一直衝到了第三道戰壕。可是到了那裏後，他們數一數所得的俘虜，却發覺全部掠獲物祗有一個德國人未能搬走的病兵！

他們正抓着頭皮，驚疑不定時，德國的瓦斯彈開始落下來了。敵人算準了方才撤退的位置，不差一毫一厘。戰壕裏面很快就充滿了毒氣。我們的兵士急忙設法應付時，早已有三百多個中毒了。此時他們才恍然悟到中了空城計，非但浪費了許多軍火，還盲目地走進了陷阱！

倘在進攻之前，用飛機去偵察一下，那就決不致上這種大當。我相信這種「爲軍隊的耳目」的任務，實在是空軍最重要的任務。轟炸，巡邏，和擊落敵機都比不上知道敵方兵力的確實位置和「看了再跳」來得重要。

六月一日的早晨，我在德國戰線內遇見一架倫勃勒雙座機，曾有過一次有趣味的小交涉。但是這一對蒲黑飛行人顯然和前一天達格所遇的一組沒有關係。他們向下俯衝，取道回家，全不顧我的熱烈邀請，總不肯回來一決勝負。我回到隊上，覺得白忙了一天，很爲失望，就約了幾個人駕車到南錫去玩。

南錫是法國這一帶的主要城市，居民三萬左右，有「東方的小巴黎」的名號。不過在四年的戰爭以後，店鋪子差不多都是空無所有了，它的繁華當然也減色不少；但是在這城市的街道上遊散一下子，對於我們這種常在提心吊胆的人，仍舊是很有益的事。

我們在那裏聽到種種謠言，說美國飛機中隊不久將調往別一段陣地，以應付預料到的對巴黎的大舉進攻。不過南錫歷來是謠言很盛的地方，我們並不去相信這些話。夜間，南錫很黑暗，相近前線的城市村鎮怕敵人轟炸機的襲擊，大概都是這樣的。可是，我

們並不因襲擊的可虞而失去興緻，晚餐的時間到時，仍舊力謀找一頓好的飯來吃。想一想我們的高興吧，我們走進史頓尼斯拉巴拉查(Stanislas Plaza)的一家菜館，却發見菜單上開列着好些可口的美國菜！

一問起來，才知這地方叫做「華爾妥」，還是南錫的最漂亮的館子哩。我把店主召來，得知他的名字叫華爾妥。他從前曾在紐約當過臬果巴果酒家的廚子頭腦。他回法國省視家屬時，適值大戰爆發，乃加入步兵，在前線過了幾個月，後來因受傷而退役。

他因爲是法國人，又素來歡喜法國，便决定留下來，等着看大戰的結束。他選了「東方的小巴黎」，開了一家上等菜館，這菜館現在已成爲那些駐紮於附近的美國軍官們的心愛的集合地了。

第十四章　倫勃勒十六號

一九一八年六月四日，史密斯中尉又和我一同飛出去。他現在已成爲有價值的同伴了，我很信賴他的可靠性和判斷力。我們在莫森要塞附近越過戰線，去看看敵境裏面有無飛機出來照相。

十多分鐘後，我發現遠處有兩架敵機的陰影，正從米資那面飛近來。我一眼就看出這些傢伙在高度方面佔着一千多呎的優勢。更不再看他們背後有無友機，我作了一個小轉彎，開始上昇，求取更大的高度。我們這樣的處於他們的下面，無論進攻或防禦，都得不到便宜的。

正在向南飛行和峭直地上昇時，我看到前面我們自己場子那裏有許許多多白色的彈煙，點綴於和我們高度不相上下的空中。這些美國高射砲的彈煙告訴我們說，土爾上空一定有一架敵機在活動，又指示出那面的天空中一定沒有美國飛機，否則砲手們就不會這樣不小心的。

截止到現在，我已擊落了五架敵機了，不過都是成功於德國戰線之後。第五次勝利造成於五月三十日，還沒有獲得正式的證明，因此我尙未成爲一個正式的空中英雄。那事並沒有多大關係，但在我軍戰線內擊落一個蒲黑，自己可以降落在旁邊，看一看所得的是怎樣一種勝利而享受內心的滿足的事——這倒是我所熱烈祈求的快樂。因此我忘却了方才的攻擊目標，這目標此時還隔在我們的後面五六哩路。我搖擺翼子以引動史密斯的注意，撥轉機頭對着士爾城，用最大的速度前進。史密斯懂得我的意思，緊緊跟在我的後面。

我們飛近的時候，很容易就辨別出一架匈奴雙座照相機的輪廓，正在猛烈的彈片中間鎭靜地飛行。那時的機會，縱用百萬金錢來換，我也決不答允的。這敵人正在我的前面，落下來時相距我們的棚廠當不出幾公里。他竟沒有注意到我的迫近，却優遊地繞着圈子，攝取附近一切有關係的東西的照片，對於我軍高射砲隊的狂暴的努力，完全不睬不理。

這是一架倫勃勒機，恰如我所料想的一樣。我已把他置於掌握中了。他不能看見我

，因爲我正在太陽光線中間。我的高度足以供給我寫寫意意作一次直接攻擊。史密斯留在我的上面，我自己推下操縱桿，開始作側滑。

敵機機身兩側漆着黑色大字，"16"。這兩個字的輪廓給太陽光一照，從黑色變成了橙黑，很爲美觀。"16"二字之前，是一個美麗的朝日標記，也呈現橙色。我心上思索今晚當把這些標記掛於我的寢室牆上，手裏却撥着機關槍的瞄準器，經過朝日，經過偵察員座，又略微抬高一些，最後對準着相距不過百碼的駕駛員座。我按動扳機，覺得有絕對的把握。

可是，兩三發後鎗就卡子，我的懊惱和忿怒眞無法形容。我以每小時二百哩的速度衝過很易命中的目標，狂怒地咀咒我的鎗，我的子彈，和不肯用心爲我選配子彈的軍械士。那兩三發子彈剛剛使敵機的匈奴們驚覺。他們會掉轉機頭，立刻回家，而我却不得不退却，以修理我的機關鎗。

果然不出所料。他們早已向着德國盡力飛馳了。我駕着我的上昇較快的紐波機，採取一條不久就可趕上而且還可恢復原有高度優勢的平行航線。同時我又從維克斯鎗取出

了卡住的子彈。開了幾鎗，看看毛病好了沒有。一切都又妥當了，我向下觀望，看看我已飛了多遠。

我已經越過了戰線！底下是蔡各德，相距不到一哩路。這些時候敵機一直在穩健地向家衝去，再不攻擊就沒有時間了。此時，在自己戰線以內打一次勝仗的希望是完全消滅了。假如我能夠得到勝利的承認，那已經要算好運氣了，因爲我非但已深入德境，而且很近地面了。於是我俯衝下去攻擊。

世人所遭的磨難大都因爲自身有了錯誤才發生的。假如我在接觸之初不是傻瓜一樣過於樂觀的話，我便會小心謹愼些，而第一次失望也不會使我忘却提防別的敵機了。我在忿怒自己錯過了最好的射擊機會時，竟連史密斯也忘記了。我飛了五分鐘之久，除氣冲冲的失望外，幾乎沒有別的念頭。現在我纔猛然覺醒了。

在我開始向倫勃勒俯衝下去的俄頃之間，我聽到，看見，覺得了一閃一閃的彈火掠過我的頭。它們圍着我爆裂迸閃，好像炒米在鍋子裏面爆的聲音，不過節奏來得調和而勻稱罷了。我看見追踪穿過我的頭旁，才明白自己是多麼蠢的傻瓜。倉皇失措之餘，我

竟沒有四面看一看，究竟有多少敵機跟在尾後。從穿過機翼的追踪彈和燒夷彈的火光看來，彷彿至少有一千架敵機似的。我用右脚猛踢方向舵踏蹬，同時向右猛推操縱桿。我的機器橫側過去，側滑了幾百呎。說時遲，那時快，我眼看着親愛的法國和我中間的曠野，又立刻把機器改正出來，再增加汽油，我的動作的急劇一定出於敵人的意外，因爲我回頭望時，追逐於我後面的兩架敵方單座戰鬥機仍在俯衝的進程中，尚未改正出來。

我避開得這樣快，他們竟不會知道我已經去了。「16」二字和橙色的朝日，我們想取來裝飾寢室的牆壁的，在倫勃勒機悠然落地時，仍在對我睨視。

當我的心頭混雜着憂鬱和自幸的情味而取道回家時，我從頭至尾回想今晨的事情，一一加以分析。我當場決定以後永不再蹈今天的覆轍，事情未完先高興，也永不因環境的好壞而亂發脾氣。命運之神待我眞是特別好，我才能逃得性命，祇是翼子上面穿了幾個彈孔，但是我永不能希望僥倖第二次啊。

幾分鐘後，我帶着一種淨化了的心理，和軍械士見面，告訴他機關鎗卡子的事。對

於檢查機關鎗和子彈的機械士們，我也沒有懲罰他們的疏忽，祇溫和地教他們以後要更加仔細一些。

此時，我是第九十四中隊的第二位指揮官，這地位使我可以隨時作自動的巡邏，祇要不和正式的職務妨礙卽可。我自然願意獨自出去，因爲在這種情形之下我用不到爲別的飛航員負責，而且偷近敵機的機會也較多。成隊飛行時，全隊的速度和高度都受最弱的隊員的限制。對於缺乏經驗的飛航員，成隊飛行自然很有價值；但在一個人能夠自己照料自己之後，他就甯願獨自出去漫遊了。

次晨，我一早就走進棚廠去看我的飛機。機械士們正忙忙碌碌爲我的紐波機工作。機關鎗已經拆下，還在修理廠中沒有出來。他們告訴我，鎗的機構已發見幾處毛病，故不得不送往修理廠檢查。這一天，我的飛機却不能使用了。

我就四面尋找可用的飛機，史密斯中尉的倒很好，雖則史密斯以爲機鎗的規整並不正確。他答允我借用他的飛機，自願留下來不去，很爲爽快。我並不曉得他的飛機的能力如何，然而却很高興試他的一對機關鎗的實效。我自己的紐波機祇裝有一挺機關鎗。

我先在南錫，土爾和康滿西上面高飛，以測驗史密斯的飛機的上昇限度。這裏應該說明一下，任何飛機所能攀昇的最大高度，是受大氣逐漸減薄的限制的。昇得愈高，速度就需要得愈大，然後才能支持飛機於稀薄的空氣中。因此，飛機的上昇限度須視兩種因素而定，就是馬力和重量。話再回頭來說：我昇到二萬呎後，史密斯的飛機就不肯再上去了，我開了幾鎗，覺得雙鎗都很妥當。既然一切都不壞，我便撥轉機頭，向德國飛去，在敵境的天空中尋覓對象。起初看不見什麼東西。隔了一會兒，便在米賁方面被我發見一架照相雙座機，還有兩架巡邏機伴隨着保護。

我採用昨天的戰術，向後轉入太陽光線中，等待他們的越過戰線。想不到那兩架戰鬥機護送倫勃勒飛過戰線之後，便轉頭飛回德國去了，眞使我高興。他們沒有看見我，顯然以爲毋須再行護送了。我緊緊接近着太陽，讓倫勃勒在我底下飛過去。啊！倫勃勒機身側面呈現的是橙色的朝日和黑色的"16"兩字，我是多末快活啊！昨天逃走了的掠物又在我的掌握中了。這次決不讓它再逃了。

寢室的素壁又顯現於我的眼前。我拿出大丈夫的氣概，遏抑着一切過於樂觀的感情

，因為我同時也記起昨天的不幸。但是我對於今天接觸的結果，仍舊覺得很能自信。這眞是太確實了。

我的敵人還在向南面前進，我竭力忍耐着跟在後面。他負有某種特殊的任務，這一層我是可以確定的。我想曉得的是這任務是什麼。他愈冒險深入，我擊落他於我方區域內的機會也就愈好。此時他差不多要飛到康滿西了。我祗怕自己行動的不小心驚覺了那偵察員。

他飛過康滿西了，我決定開始攻擊。我突然離開太陽光線裏面的位置，衝到他的尾後，截住他的退路。讓這次接觸成為正直的戰鬥，讓最好的人勝利！

又是很好的運氣，他們發覺我的存在以前，我已經飛到他們後面，轉過來準備開鎗了。我已決定了戰術。從斜角裏俯衝下去，第一條彈流一定會使敵人用尾旋的動作逃避。此時我却攢昇上去，再對準着他作第二次俯衝。我在飛近倫勃勒的尾巴時，瞥見敵機的偵察員突然直立起來，四顧尋覓我。他原本伏在艙裏的，大概是攝取地面景物的照片。駕駛員先在鏡子裏面看到我的飛機，剛以警告給了後座偵察員。他面對着我時，我開

始了我的射擊。

立刻發生了兩件意料不到的事。

這駕駛員並不落入尾旋動作中，像任何聰明的德國人一定會做的一樣，却峭直地攢昇，讓我在他的底下過去。眞的，我祗在千分之一秒鐘的時間就決定不去衝撞這怪物，還是飛將過去的好。這樣一來，我的巧妙的計劃却給敵人不肯作我所派給他作的動作而全部推翻了。原本是我在上面而對他射擊的，現在却是他在上面了，而且不知用何神妙方法，還在對我射擊哩。

我飛繞開去，回頭觀望以研究這奇事的線索。我很快就得到解釋。倫勃勒的腹部有一挺狀貌猙獰的機關鎗伸出，正在向我傾吐子彈，其迅速猛烈和任何別的鎗一樣。這是從來不曾聽見的防禦新法——這從底板向外的發射。無怪他不設法逃避，反而上昇了。

更增加我的惱怒的是兩挺鎗在我第二次攻擊時，居然都卡子。這世界上是全沒有公平的了！我轉彎飛出射程，快快地淸除了一挺鎗的卡子。還有一挺却總不肯再行活動。其間我仍不時注意敵人的行動，這要迅速地遠眺，提防別的飛機闖進來攔阻這決鬥。我

變成十分愼重，心上仔細考慮如何可用我的靈巧的紐波機，在火力較大的倫勃勒機能夠對我展施威力之前，先予以迅速的致命傷。此時，敵機正在聖梅黑的方向中，飛囘家去。

我再從敵機的下面攻上去，我想我已有一兩鎗打得很好，總應該給他一些印象了——然而並沒有。我發覺下層的鋪位受敵機底面機關鎗之賜，實在熱得不能容身，因此我突然攢昇到上面，再轉過來襲擊偵察員，令其措手不及。這方法我試了好幾次，但都沒有成功，我是遇到德軍中間最敏捷的一位後座能手了。他俯伏在機尾裏面一秒鐘，對着我發射。我在兩秒鐘內攢昇上去，到了他的上面，然而我總發覺他已經立起來在等待着我了。我們交互射擊，不久就彼此明瞭對方的特性。我不知道他以爲我怎樣，但我却很願承認他是我所見過的最敏捷的飛行人。

我們這樣角逐了四十分鐘之久，倫勃勒的駕駛員却不曾發過一鎗。我久已拋棄希望他們打光子彈的念頭。他們一定帶有一星期的軍火，專供後座機鎗之用。而且這時我們又已到了德國戰線裏面了。我繼續環着敵機飛繞，不時飛近去開幾鎗，但總無法突破他

們的防禦戰術而得到時間去對敵機的致命部分瞄準。

我們的高度愈來愈低。他們已在準備着陸了。我發射了幾鎗告別的子彈，還沒射完時鎗却又卡子了。駕駛員揮手和我道別，偵察員發射最後一條的愉快的彈流，一天的戲就此演完。我所渴望的"16"二字今晚又無從裝飾我的寢室牆壁了。

我一路思索着飛行回家，詫異兩天都和這第十六號倫勃勒機角逐的巧遇以及似乎在保護着它的奇運。這是難於令人置信的事，一架笨重的雙座機在和一架戰鬥機對敵，一切情勢都有利於後者時，居然能夠脫逃。我斷定是我自己一方面有了錯誤，才造成這樣結果的。

正這樣想時，發動機「嗤」的一聲，不再轉動了。飛機開始下墜。我盡力把它改平，向前面觀望。假如史密斯的機器有一些價值的話，我應該能夠從這裏飄過戰壕的。我心裏充滿着失望，竟不甚關心究竟要否到達美國戰線的事。那發動機出了什麼毛病呢？

我看看我的手錶，就找到了答案。我專心致志追逐第十六號倫勃勒機，竟忘記時間的過去。從離地以來，已經二小時三十五分鐘了，紐波機所帶的油量却原本祇供二小時

十五分鐘之用。油已完全告罄，發動機死僵僵不能再動，強迫降落於附近的彈穴中是迫隔目前必不可免的事了。

命運總算還照顧着我，飄行回去的途中，竟沒有遇到敵機，我對於公平的信仰才恢復了過來。我越過了戰線，甚至還弄到米尼拉士爾的附近；方始不得不尋覓平坦的降落地。那裏很少選擇的機會，而且選起來也簡直是等於不選。每片場地都張着密密的鐵絲網。最後我終於挑了一片最好的空地，飄了下去，輪子剛剛越過鐵絲網的頂，落入一條狹地上面，沒有碰衝。

我爬出飛機時，幾位步兵跑了過來，問我有沒有受傷。幾分鐘之後，米勒少校駕着一輛轎車從路上馳來，他是在近旁的鎮上看見我強迫降落的。我托一位步兵看守飛機，坐少校的車子去打電話，通知隊上我已降落而沒有受傷，再叫他們開一輛飛機救護車來。電話打來打去打不通，少校就慇懃地用他的汽車送我回去。半小時之後，我已經回到隊部了，一天的冒險並未受什麼傷，但反過來說，也沒有什麼好處，祇是增加一些些似乎永遠在戰綫等着我的經驗罷了。

但是我一走出車子，就得知一件事變，立刻把自己的一切念頭都趕跑，這是達格拉斯•張白爾剛纔落地，受了很危險的傷。

第十五章　張白爾的最後一次戰鬥

在我和第十六號倫勃勒機第二次會面的那天早晨，乾梅・米斯南和達格・張白爾在我離場後不久，也繼起作自動的巡邏。他們選的地段是莫森要塞迤東一帶。

達格和乾梅是世上最好的兩個伴侶。眞的，誰和乾梅・米斯南同在一起一個鐘頭而能不成爲他的伴侶的，是一件很難的事。這兩個孩子都是天性愛交朋友的人。他們常常在一起，又常常同作這種特殊的出獵。

這一次，他們在同飛一會兒之後，似乎就分散了。乾梅飛開去追逐自己的野鵝；張白爾仍留在莫森要塞東面的地段往返巡邏。後來張白爾的耐性得了結果，他發見一架倫勃勒機從德國飛出來，顯然是想向南錫附近來的。他自己便躲藏在太陽光線裏面，等待敵機的飛近。

實際接觸大約發生於我在他們西邊二十多哩和第十六號倫勃勒機戰鬥的相同時候。開戰時，達格拉斯佔着一切優勢。他的攻擊完全出於蒲黑們的意外，打進敵機的子彈，

已足使平常的雙座機摔落了。但是這匈奴並不跌下去。他祇管飛着，迎着達格的每次纏繞攻擊，不斷發射。他們造成了一次追逐戰，和我和我的第十六號敵人的很相像。

其時，米斯南已看見南錫天空中有事情在進行，便趕回參加戰鬥。乾梅飛近時，看出自己已引動德國駕駛員的注意。張白爾也看到了，便立刻想利用敵人分心的機會。

達格原本是從後面斜角裏飛向偵察員的，便突然改變航向，翻身到敵機前面，射擊那心神不定的駕駛員。他打出了頗長的一條彈流，方始被迫轉向旁邊以避免碰撞。他雖沒有擊中駕駛員，可是運氣不壞，已對敵機的發動機灑進了許多子彈了。他看出敵機已經眞的失去操縱，很爲高興。那駕駛員既不能同時保持進航和動作，祇得抑下機頭，朝北向德國戰線飄去。

這時，乾梅也已參加進去了，德國駕駛員和偵察員竭力提防這兩架紐波機的襲擊，都忙得不亦樂乎。

但是美國人的時間很短促了。戰線相距不過五六哩。德國駕駛員憑藉現在的高度，要飄進他自己的戰線是不成問題的。美國人倘要阻止今晨的照片的落入敵手，則慈悲之

一擊必需立刻發出了。

兩架紐波機之間沒有方法可以通訊而商定同時攻擊的計劃。但是二個駕駛員存心相同，彼此互相注意，追逐着倫勃勒機等待機會。突然之間米斯南和張白爾同時從兩對面向敵機衝去。張白爾發動機略早，冒犯着偵察員的彈火，俯衝下去一百呎，又突然向上攢昇，發射一條長彈流，掃入倫勃勒機的底板裏面。他隨卽向右面翻過去，又到了偵察員的旁邊。不幸偵察員在張白爾從那面衝下去之後已經改變位置，正在對米斯南射擊。這時，達格重從倫勃勒底下出現後，便完全落入偵察員的機關鎗的射程裏面了。

達格剛從攢昇中出來，正在兜向前去，突然碰的一聲，腰背後便中了一鎗。他感覺背脊像火燒一樣痛。當時他大約還有二哩的高度，他的第一個念頭是保持自己的意識，設法着陸，不要把飛機摔了。他立刻向家飛行，把戰事的結果留給他的同伴。

米斯南看見張白爾抽身退出，立刻便想到他是受傷了。可是他並沒有看見子彈擊中他，說不定達格祗是爲了發動機發生障礙，才被迫退走的。不管究竟如何，乾悔的責任是要阻止敵機的安然歸去。他對於他的同伴又無從去幫助。因此，他仍舊繼續逼迫那德

國駕駛員，使那位先生不斷動作，弄到十二分的窘，迨到達戰壕時，乾梅滿足地看出倫勃勒已決難前進至安全地帶着陸了。

倫勃勒摔於德軍第一道戰壕之後一百碼處。駕駛員和偵察員都爬了出來，奔馳逃命。我方的步兵送給他們一陣彈雨，使他們更跑得快了。蒲黑兵士從戰壕裏面立起來，用機關鎗掃射我們的兵士，保護他們的飛行人員逃生。隔了一會兒，美國砲兵也出場了，他們用榴彈對這無人的倫勃勒機轟擊。這些砲兵的射擊術比我從前所記的高明得多。在五六發之後，剩下的祇有些碎屑了。

這一切，乾梅都愉快地看到終場，方才撥轉機頭，趕回探視達格拉斯・張白爾的情形。他回到場子，剛和我同時。達格已經安然着陸，獨自爬出機外了。雖則痛得很劇烈，他却要知道自己是如何被擊中的情形以後才肯離場。一次短促的檢查便顯露了全部的經過。

偵察員所發的爆裂彈，在張白爾轉彎的當兒，有一顆穿入紐波機的底板。這顆子彈涌過機身底面，又通過他的座位，再打在一根鋼索上面，然後爆裂，相距張白爾的背脊

不到三吋。

碎片大部都向後面和兩側飛出去，打穿了座位後面的機身骨架和蒙布。很少的幾片飛向前面。這神秘的偶然無疑地救了達格的性命。

乾梅和我呆呆地望着這微笑而沉靜的達格。他立在他們旁邊，不要人家幫助，似乎關心他的機器比關心自己的受傷還要利害。他的熊皮飛行衣的背後有一條長裂縫，就是彈片的入口。滿背是可怕的血污。然而他絲毫不理會我們的請求，不肯讓我們把他弄走。

我問起救護車已經去叫了沒有，却發覺他要的是一輛機器脚踏車！我禁不住要笑達格的孩子氣，我很明白他的用意，是想避免驚張，才要一輛機器脚踏車的。我即刻要了一輛汽車，小心地把達格安放進去，我們幾個人陪他上醫院。

在醫生鉗取彈片時，達格幾次三番拒絕上麻藥。醫生發見子彈的鋼頭當時從鋼索偏斜出去，也穿進了達格的背部。可是這彈頭竟沒有接觸到脊樑，却沿脊樑行了五六吋，最後裹住於肩下的肌肉裏面。這小小的彈頭，達格現在還保存着，視為最珍貴的大戰紀

念物。

達格强毅地忍受醫生的手術，一面還對人家笑，和人家談話。他從乾梅的口中探知倫勃勒機的結局的詳情，很滿足地知悉這是他的第六次正式勝利，實際上達格拉斯・張白爾的勝利總數是七次，但是有一次我雖知道得很確實，却從沒有得到正式的承認。

倘無此意外，達格拉斯・張白爾中尉定必享受「最高勝利紀錄者」之一的榮譽。不幸他正開始邁進，便遭遇這挫折，永遠不會再打過仗。十一月達格從美國休養好後囘到法國，重新加入第九十四中隊，却發覺戰爭的日子已經過去了。

現在囘頭再說我和「朝日」第十六號的接觸，這件事成爲會食堂中津津有味的談話題目，關於它的結果有許多人賭了東道。我晚上睡後也夢到這第十六號，每天一早起來就尋覓他，那就更不用說了。自然我自己也參加了幾筆東道。我一定要取這橙色的標記來裝飾寢室，生平從來沒有這樣貪得過。我甚至於計劃在將來建造一所小房子，專爲陳列這些藝術品之用。

這些日子以來，命運定是在笑我。我對第十六號更進的冒險，倘以前不是十分使人

惱怒的話，便會是一件很滑稽可笑的事了。

次晨我駕着自己的飛機出去，心中祇燃燒着一個願望。我不看天上別的東西，也不尋別的東西。我剛到達無可再高的高度後，立刻轉入那每天來訪的客人所歡喜走的路徑中去接迎，不久我便看見他飛來和我會面了。我們好像是預先約定的。

我剛纔不是說過我先到達我的最大高度然後再赴會合地的嗎。紐波機的上昇限度並不一律，有的高一些，有的低一些，要看發動機的質地和自然的適合狀態而定。那天早晨，我的機器上昇到一萬八千呎。它剛裝上兩挺維克斯鎗，換下從前的一挺。所增的三四十磅重量多少妨害了上昇，至少減低我的上昇限度五百呎。

我試盡種種方法，總不能使她再飛得高些。我們——第十六號和我——互相飛近時，倫勃勒機已有二萬呎高度而且還正在上昇中。我的蒲黑朋友知道得很清楚，他們能夠上昇高出任何紐波機。這或許會使他們的照片模糊一些，但甚至於這樣的照片還比我們從一萬二千呎所攝的好。他們穩健地前進，我等他們飛過後便轉過頭來，大概在他們之下二千呎，取了平行的航線。

他們這次的目標是南錫和土爾的火車站。他們竟全不給面子，好像沒有我在那裏一樣，祇顧安安靜靜飛行，細心攝取他們的照片。偵察員閒下還要尋一番開心，拿我當作彈靶，練習幾下射擊術。我明白他在這樣的時候是沒有別的事情可做，因此我又斷定他並不要這些地段的照片。

我也向上作無用的射擊。在那樣長的射程，我並不想打中他們。這祇不過告訴他們說我還在陪伴着他們罷了。打不打完全操在他們的手裏，我是無能爲力的。

在這樣情形下，我們飛遍了法國的東北這一部。我猜想那天下午他們洗晒出來的照片，恐怕大多數都有我的紐波機的翼子在上面。

我唯一的機會祇有跟在他們的底下，一直跟到他們降落下來。歷來既然沒有永不着陸的德國飛機，我便決定跟住他們，即使要飛到柏林我也幹，等到他們經過我的高度時就一定可以打他們了。這樣我們越過了戰線，大家沉着地向北前進。我飛行得比倫勃勒快，俯衝得比倫勃勒好，但是倫勃勒有較大的發動機馬力，有較大的翼展，却比我上昇得高。

眼看着一哩又一哩的地面在我的翼子底下滑過去，我的對手仍毫無改變心思的徵兆，我便開始推測倫勃勒機所帶的油量。至於紐波機的油量，我是知道得太清楚了。而且不利的形勢又在我這一方面。倘若我們同時用盡了汽油的話，倫勃勒是在他自己的家裏，我却相隔着許多哩的敵境。

我十分忿恨，知道自己又失敗了，沒奈何祇得轉了半個圈子，回頭向家飛去。我可以幻想到，這兩個蒲黑敵人看見我放棄追逐時，一定在覺得好笑。我一轉身之後，他們便開始向下飄行。我立刻折回來，教他們看看我仍舊是他們的主人，讓我自己心裏滿足一下。果然他們很馴順，即刻改變戰術，再向上面攀昇。

我回隊之後，便走遍棚廠去探詢場子上面那架飛機上昇得最高。我的同袍們跟着我一起走，供給我許多不取代價的消息和勸告。他們勸我明天把兩挺機關鎗都拆掉，那末我就可以飛到二萬呎了。否則便不帶汽油，那時我竟或可以昇到三萬呎的。他們又對我的鞋子的重量和我的忿怒的重量加以不客氣的批評，再給我若干的幫助。

探詢之後的結果，我發見馬爾上尉（Captain Marr）的機器，上昇的名譽最好，便

卽刻去找他商量，明天借給我用一次。他答允得很爽快，又說倘若我能好好地勸誘它，我可以上昇到二萬二千呎的。我說我一定會好好地撫慰它的，便走開去準備一切。

理想的戰鬥機當然要能在一切動作上都勝過任何敵機。有幾種動作在空中戰鬥中是具有差不多相同的價值的。高速度是第一要件。迅速的上昇和峭直的俯衝，却不因突然改變方向而致破壞飛機構造或扯脫蒙布的能力；高上昇限度，這項必需有大發動機馬力和完善的氣化作用；敏捷靈巧——倘能把這些特性結合起來，便可得到理想的戰鬥機了。

這一件事交戰國自然無不在努力求其成功。每一種飛機總有一些特別的好處，但總也有些缺點。著名的德國福克機（Fokker）在一九一六年和一九一七年控制了天空，便因爲它結合着這些要件，比聯軍的任何戰鬥機爲多。其後出現了法國人設計的史巴特機，速度和靈捷都勝過福克機，但是福克機仍舊有較大的上昇限度和較快的俯衝二種優點。

英國在一九一八年製出了S.E.5機，在俯衝和靈敏方面勝過福克機，但平飛的速度

和上昇的能力却都不及。沙潑韋斯駱駝機(Sopwith Camel)也是英國出品，什麼都能勝過最好的德國戰鬥機，祇是俯衝和上昇限度兩方面還比較差一些。至於美國人，我們都祇好拿協約諸國剩給我們的機器。自然他們總把最好的留給自己；我們美國中隊的飛航員却不得不以較次的東西作最好的努力。

這時我們正聽到關於一種新式英國戰鬥機的傳說。這機器名爲「史臬潑」(Snipe)，是製造駱駝機的史潑韋斯廠的出品。它裝有一座祕密製造的新式發動機，據說能夠上昇到三萬三千呎的令人難信的高度。而其上昇的迅速據說又打破世上所有的紀錄。我們第九十四中隊的孩子們自然都希望得到這種奇妙的機器，然後去找「李希霍芬馬戲團」(Rich-thofen Circus)的福克機試試。

可是目前却是人家給什麼就得拿什麼。我們頗覺有負國內人士的期望，他們聽到人家告訴說我們有世界上最好的飛機二萬架，全部都是美國製造。事實上是直到戰爭終止，不曾有過一架美國飛機到達前線。

我對於掠取朝日第十六號的標記來裝飾寢室的事，固已屢遭挫折，覺得希望甚爲微

渺，但第二天早晨八點一刻我仍爬進馬爾上尉的飛機，在聚攏來送我的孩子們的歡呼中間起機昇空。我向東北飛去，沿途上昇着，直赴昨天的會合地。

馬爾上尉像普通熱心的物主一樣，把能夠說得出的好處都給了他的機器。我曾駕駛過汽車，據其主人的經驗，說是每一加侖汽油可走二十哩，可是一到別人的手裏却祇能走得一半路程！

那天早晨我把馬爾上尉的紐波機弄到一萬九千多呎高，到了那裏後便不肯再上去了。凡能夠活動發動機的手段都會一一試過，但總無從增加她的力量。剛在我自認已竭盡她的能力時，我發覺我的老朋友第十六號已在向我飛來，態度很沉靜。他對於約會眞是遵守時刻，很有信用。

和昨天一樣，倫勃勒機高出我的最大高度約有二千呎。我的老朋友豪爽慷慨非凡，居然還降低幾百呎來陪伴我。我們和昨日一樣，組成了一行列，又作了一次法國東北各城市的巡遊，攝取了一切鐵路河道的照片，又繞過幾處法英美的飛行場，眺望四面的美麗風景之後，方工作完畢，決定飛囘家去。我的在場阻止了美國砲兵向我的朋友吵鬧，

他們一定很感謝我這個客氣的動作，因爲在這一早晨的遊行期間，他們並沒有用肚皮底下伸出的機關鎗打過我一次。

我陪伴他們囘到他們的飛行場，用心維持着我們中間的適當距離。眼看他們想降落了，又想到他們今天對他的客氣，我便轉身過來，自己也飛囘家。

那晚我就病了，身體大發熱，卽刻由隊上給假，被送往巴黎。

第十六章　成爲空中英雄

戰時的巴黎固爲世人所耳熟能詳，但一九一八年六月六日晨我在東車站下車後親眼所見的情景仍是很值得記載的。那天，巴黎人民的精神大概呈現了最低的落潮吧。德國人正沿着邁恩河推進，相距首都祇不過三十哩了。沙托帖里(Chateau Thierry)是在他們的手裏。那裏附近的鄉下人，四年來飽受接近戰地的痛苦和恐慌的，現在給人從家裏掃出來了。這種難民，我進巴黎的那天，就到了幾萬。

像我這樣見慣了戰爭的各種恐怖的人，見了這些無家可歸的人們呈現於臉上的恐怖，都還留下了新的印象。年老的女人，年青的女人，披着破爛的衣服和散亂的頭飾，迷惘地在車站附近的街道上徘徊，一羣羣的孩子們拖住她們的衣襟，跟在後面哭泣。景象是這樣的悽慘，但是這些逃難的農民所搶出帶在身邊的東西却帶着滑稽的意味。

傘似乎是他們救護出來的最寶貴的東西。女人們則每人挾有一小捆，裏面是一捲麵包和幾件衣服。孩子們帶的是斧頭，鳥籠，水桶和農具等類東西。幾個老頭子陪伴着，

蹣跚地跟在旁邊，兩手空空，帶着最大的忍耐和絕望。顯然，這逃難的一切照料都是留給法國的壯年婦女了。

他們顯然都已走了許多路了。衣服總亂而破碎，沾滿着泥土。臉孔瘦削而黯淡，都帶着難於描寫的悲慘和痛苦的神色。我終身忘不了這景象！

這裏我要對美國紅十字會和青年會的偉大工作表示敬意。單是這沙托帖里的難民的一件事，這兩個團體足夠報答美國捐款贊助的人士的犧牲了。眞的，倘沒有這些美國人的救助，我想法國的京城恐怕早已在這些災難的重壓和恐怖之下捨棄一切希望，而騷擾和紊亂恐怕也將使當局疲於應付了。

論千論萬的難民麕集於民氣多少已經沮喪的巴黎。他們沒有金錢，沒有食物，也不曉得要到那裏去。他們的精神已經離開身體，祇有飢餓的痛苦提醒他們，使他們知道仍得生活。

美國的慈善機關立刻着手準備，以應付這新的需要。這是戰爭的非常嚴重的時期。可用的兵士都在前線，這些人需要軍需人員和政府當局的全部注意。難民對於戰爭的勝

利並無關係。他們應該得到憐憫，但決不能因此便牽制政府對於國家衞士們的注意。

這瀰漫着巴黎的危險將發展到何種程度，是永遠不會有人知道的，因爲美國紅十字會立刻投身於這情境中，把巴黎的日爲增加的難民置於自己的照料之下。假如他們忽略了一二天的話，巴黎怕就免不了發生暴動，因而使法國整個的組織精神都崩潰。

他們的成功的秘密無疑是因於組織方面的具有彈性和沒有官樣文章的弊病。但是不論怎樣，美國紅十字會救護這些難民的事實本身實在是一件奇事，我十分尊敬紅十字會在戰時的價值。

在前線的飛行場和別的兵房裏面，我有很多的機會去認識那些團體給予軍人們的非正式的•或許可說是非軍事的協助。在我們的大隊飛行場上，紅十字會後來曾爲駕駛員們和軍官們設立一間小娛樂室，下午可以進去喝一杯熱朱古力茶，吃一些烤麵包。暖熊的火常常在引誘我們，使我們從泥濘風雨之中出來休息一些時候。那裏還有牌桌子和寫字檯；一架鋼琴，一隻留聲機，以及國內讀者送來的許多舊雜誌，曾幫助我們消遣掉許多天氣惡劣不飛行的下午，否則那些時間便祇好躲在滴雨的寢室內孤寂地熬過去了。

青年會當局則以類似的服務供給士兵們。糖果，煙草，和手巾肥皂之類賣給士兵們的，價錢比國內還要便宜。這些東西在法國鋪子裏面大多數是買不到的。

在一整晚遠離砲火怒吼的良好睡眠以後，我醒過來看見滿窗的陽光，已經日上三竿了。早餐以後，我沿着凱旋門下的衣列西廣場（Champs Elysees）散步，走過蒲洛格森林(Boisde Boulogne)的美麗的小道。可是，遇到的人們臉上都現有重大的恐懼神情。論千論萬的人早已從巴黎逃走。甚至政府在那天早晨也在再度考慮遷都到遙遠的波爾多(Bordeaux) 去。巴黎在美國援軍到達以前很有陷落的可能，這是每個巴黎人所憂慮的事情。

我心中描想興高采烈的德國軍官們在這些美麗的道路上步行，駕着汽車在這些壯偉的森林中間緩馳，以及隨心所欲挑選這些雄壯的宮殿居住的種種幻影。我又想到「邁恩之役的精神」，一九一四年這精神曾大大增强法國人民的力量。研究這些行人的固執的臉孔，我還能發見這種不屈不撓的精神依舊主宰着他們。這些臉孔上面有一些東西，和著名的法國自由公債的招貼圖像——一個保盧兵挺着上刺刀的槍防禦祖國的神情是相

的。招貼底下寫着那不朽的名句，「他們不能通過的！」。

在巴黎休養了幾天之後，我取道當時位於土爾之南的却蒙的集團軍司令部，回到我自己的飛行場。好消息在會食堂裏等着我。我得知傅羅斯將軍（General Foulois）曾來看過我們，在聽到述說脆弱的紐波機屢次使我們蹈犯間不容髮的危險以後，他答允設法覓取史巴特機來供給我們全隊應用。這種史巴特機裝用二百二十匹馬力的赫斯判諾秀瑟（Hispano-Suiza）發動機，將使我們的裝備不次於在法國的任何中隊。

而且，我的第五次勝利也已得到證實了，國內已經有賀電打來，祝賀我的成為第二位美國空中英雄。這新聞先到達英國，然後再在巴黎找到我。

我們隊上又得了一次勝利，乾梅．米斯南，亞倫．溫師陸，和查恩．透羅在六月十三日曾邂逅一架哈諾佛（Hanover）雙座機，接觸十分鐘後，他們便滿意地看見敵機發火墜落，摔於蔡各德之北。隊上的孩子們又聽到本隊將調往較忙的陣地的消息，都非常高興。這一帶老陣地現已成為十分貧乏的獵場了。現在，敵機已不常遇見，而且幾乎全沒有德國戰鬥機和我們對抗。偶或有一架偵察機到我們的路上，却總在我們得到攻擊的機

會以前，早已逃走了。

我們駐在這陣地已經有兩個月之久，要想求取的戰鬥練習都已得到了。全體的孩子們都不安靜，渴望到邁恩去參加戰鬥的深處，那裏「大推進」正在舉行。我新從巴黎來，聽有許多的謠言，自然而然就對他們描摩在巴黎所見的種種情形，更加煽動了他們的戰鬥慾。我們都覺得祇要有機會，我們是能夠阻截匈奴的侵犯而救護巴黎的。

在這時期，我們開始注意到德國空軍戰術似乎把勝利的希望都集中於編隊飛行上面。數目更多的更多的敵機集合在一起，然後着手侵入我方的天空。原本是三機五機編成一個隊形的，此時他們的攻勢的巡邏却常常合起全中隊的二十多架飛機成爲一個隊形。

這種隊形當然有幾種好處。數目上的優勢可以嚇走較小心的空中戰士，而且卽使是最胆大的，也覺自己面對着這種亂人心意的多得可怕的敵人，要攻擊便得以一個敵幾個。德國人在這樣結合飛機的力量時固然減少了所掩護的區域，但在對着某一特殊陣地攻擊，例如對於沙托帖里，他們運用這種大隊形便能掃除一路的反對而得極大的成功。

因此，第九十四中隊也專心致志練習大隊形的編隊飛行。我們每天集合起所有的飛

機，一同升空，在指定的高度會合，編成密集的隊形，然後飛來飛去，練習進攻的和防禦的各種必要動作，並努力保持各個飛機的相互位置，不使一架機器有被敵截斷而受攻擊的危險。這是很有價值的訓練，後來我們曾依賴中隊編隊飛行的方法純熟而得到多次的勝利。對於無經驗的飛航員，這種編隊飛行的價值尤其來得大。下面所記的一件事可以解釋淸楚我的意思。

一九一八年六月十八日黃昏，我回任第九十四中隊第一小隊隊長之後數日，接到英國轟炸隊的通知，說：那晚七點三十分他們將去襲擊崇味爾的火車站。崇味爾，也就是德國人所稱的狄陀霍芬（Diderhofen），位於米資之西，是德國內地通至科白林士（Coblenz）和科倫（Cologne）的要衝。大宗的軍需品屯積在那裏，數中隊的敵機日夜警戒，以防轟炸機的襲擊。

我把夥伴們召集在一起，詢問有誰自願跟我同去保護英國人。六位駕駛員挺身而出，我們便立刻準備進行的計劃。

漢密頓，可力治中尉（Lieutenant Hamilton Coolidge）剛加入我們的大隊不久，

還沒有作過第一次戰線飛行。他請求和我們同去，我想這倒是注意保護他的一個好機會，便答允了。我們預定於七點三十分正，以一萬六千呎的高度，在崇味爾的上空會合英國轟炸機。我們依次從場上起機，在二千呎左右的高度繞圈子，等待全部升空之後，便各自就位作密集隊形飛行。

正當離場的時候，我看見第九十五中隊也派出了幾架飛機。後來我得知他們也是聽到了英國人的轟炸襲擊而去保護他們回家的。不幸他們選取的高度和會合地，與我所選的完全相同。

十分鐘光景之後，我明白倘若我一定要在預定地點集合我們的人，兩個隊形便不免要陷於纏結紛亂的境地了。所有的飛機都在同一位置飛繞，如儘讓資格較新的駕駛員們混在裏面攪，碰衝之禍勢將難免。因此我便飛一圈子，一面招呼我所率領的駕駛員們退出來而跟隨我。時間逐漸短促了，我們必須於七點三十分到達莫森要塞，即使隊形不十分好也一定要到的。兩三個駕駛員懂得我的信號，飛出來肯隨我，別的却併入那一個隊形，跟着它一同去了。有幾個無經驗的駕駛員，包括漢姆•可力治在內，則兩面都跟不

上，變成了孤身。

準時到達摩塞爾河上的莫森要塞時，我看見米賁的方向中有濃密的高射砲火。這指明了那裏有聯軍飛機，正吸引德國砲兵的歡迎。我飛上去一看，却見屬於美國第九十一中隊的一架薩爾姆遜機(Salmson)正落入猛烈的尾旋中。後來他在四千呎時恢復操縱，改了出來，向家飛去。我陪伴他到戰線，眼看着安然向自己的飛行場飄去後，才回過來再注意英國的轟炸機。在聖黑梅附近我發見我的編隊的一部，方在跟着盧密士中尉(Lieutenant Loomis)飛行。漢姆•可力治也已隨附這一隊了。

我們集合在一起巡邏，直到黑色的夜幕開始下墜，還絲毫沒有英國機器的蹤跡。羅密士中尉突然離開，向家飛去，可力治也跟在後面。我斷定他們是遇到了發動機障礙，看着他們飛出視線之外，並不疑懼。真的，這是我們回去的時候了，在一萬五千呎的高空，正在西沉的太陽固然還照耀着，但地面一定是黑暗得多了。我也便在莫森要塞上面減低高度，撥轉機頭上途回家。

我到達飛行場附近時，突然看見一架紐波機掠過我的旁邊，向反對方向而去，不覺

喫了一驚。我不曉得那是誰，但天已這樣黑，再飛下去不就是自殺嗎。我本能地覺得這大概是一個新駕駛員，便轉過去開始追逐。在戰線的這面追了一哩光景，我追出了他。

我在這驀生人的前面很近地折過去，搖擺飛機的翼子，再繞回去。他懂得我的意思，便跟着我飛行，使我心中為之一寬。我們不久便回到土爾飛行場，安然降落，不曾發生意外。我爬出飛機後，便走過去看我的同伴。啊，原來是漢姆•可力治。

漢姆自己承認他在黑暗中弄糊塗了，既失去了羅密士中尉的蹤跡，又以為自己飛錯了方向。在我幸運地從旁經過而把他截住的時候，他已改變了方向，正向敵線直飛。

因此，編隊飛行除戰鬥的用途以外，還有另外的用途。這次我們的編隊弄得一團糟：要不是特別倖運的話，給果便不免損失一個新駕駛員，這個人後來是要成為第九十四中隊的最强者之一的。

戰爭恐怖中間常常會發生意外的趣事，我和第九十一中隊的薩爾姆遜機的邂逅也是如此。那晚我正將上床睡覺時，忽然來了電話。第九十一中隊的一位隊員要想知道黃昏時從米賚護送他過戰線的紐波機駕駛員是誰。我告訴他，我想他所尋覓的人就是我自

己。

『好啊，』他說，『我是第九十一的漢蒙特中尉（Lieutenant Hammond），謝謝你的幫助。』

我說那不值得道謝，因為那裏並不會有什麼敵機，倒是要謝謝他的這樣慇勤地打電話來。隨後我又問他為什麼會落入尾旋裏面的緣故。

『那些漂亮的高射砲啊！』他告訴我說。『他們在那面的砲隊，是我生平所見的最好的隊伍。我正帶着所有的照片安安靜靜回家，地獄突然在我的身下張開。第一次的砲彈剛巧爆發於我的尾巴下面，機尾朝天，我被掀上了幾百呎。繼之我即失去操縱。我以為操縱索是斷裂了，因為我從螺旋裏面改正不出來，一跌就跌了四五千呎。最後我總算萬幸把飛機弄平了，却又來了一夥砲彈，事情又弄得一樣糟。

『我又跌下去，心上覺得這次是一定完了，你的飛來，正是我第二次跌下去的時候。我設法改平了飛機，這是你曉得的，你和我便越過戰線，不會再喫砲彈。』

『但是列根巴果，你說，』他繼續說，『你知道我打算怎樣辦嗎？我有一個善射手

徽章，是在輕砲兵隊上獲得的。我已經把它包紮好，還繫了一條長帶子。我並且寫好一張條子放在裏面，告訴那些德國人，說他們比我更應該享受這徽章——這東西就在這裏，明天早晨請來和我同去，讓我們把它擲給他們的砲隊！』

我笑了一下，告訴他明晨八點鐘我在自己的場子上面等候他。我們將有意去冒犯那些善射的高射砲手們，祇爲了要開一下子愚蠢的玩笑。

但是第二天早晨三點鐘我就給勤務兵叫醒，說是安更生少校（Major Atkinson）有電話打來。我站在電話機旁邊便聽到德國戰線發來的排砲，聲音非常可怕。一定有大事情在進行了。

第十七章　迷人的霧層

這濃密的砲火，我現在聽得很淸楚的，先驚醒了睡在隊本部裏面的安更生少校，隊本部的房子是和我們的房子隣接的。他立刻叫了我們起來，命令我們於晨光一透露就去巡邏前線，查明這特殊的表演是什麼意思。我看看錶。剛正是三點零五分，再過一個鐘頭天就亮了。

我跑進米斯南中尉的寢室把他叫起，然後再去把他的小隊裏面的三四個駕駛員也弄醒了。十分鐘後，我們五個人都到廚房裏面，催促廚子趕快把咖啡和麵包弄好。棚廠裏面我也早已打了電話去，下令把我們的機器都準備好而推放於場上。

四點缺一刻我們已在場上面準備起飛了。另外兩個駕駛員也加入了我們的隊伍。這時曙光才有一些些透露，僅足使我們能夠辨出前面飛機的尾巴。

我指揮米斯南中尉叫他的三個駕駛員飛五千呎的高度，他自己和另外兩個駕駛員飛一千五百呎。我自己則盡力傍近地面飛行，察看德國人在第一二兩道戰壕裏面幹什麼。

我們全體都澈底明白這次任務的一切細節，起機之後便直向北面砲火似乎最濃密的地方飛去。我們飛近戰線時，便看見德國大砲在黑暗之中的閃光。活動最烈的地點似乎是在莫森要塞和聖梅黑的中間。這裏塞啓潑留附近的一帶鄉野是山間比較平坦的地區，這山嶺是一邊與摩塞爾河，另一邊與謬司河接界的。我很熟悉這一段地方，能夠以一百呎高度在地面上飛行，不怕在黑暗中和山崖相撞。

大部分的發射是匈奴們幹的，從連續的閃光就看出來了。砲彈的爆發聲給飛機發動機的吼鳴蓋住了，倒不十分響。但從爆發的性質看來，我知道都是猛烈爆炸彈。我在飛近這激動的中心區域時，便向北偏斜而低飛於德國戰壕之上，讓德國砲彈所造成的小旋風高高地從我頭上過去。我沿着這航線飛完了全部的戰壕，往返又往返，直至我已確信並無集中的敵軍在等待砲火停止後衝鋒時方止。

可是當前的情況却使我愈研究愈糊塗。德國的砲彈爆發於我軍戰線之後很近的地帶。從爆發的性質看來，都是猛烈爆炸彈。這是突然衝鋒之前常有的前奏曲，然而那裏又並沒有德國軍隊在等待攻擊的時機。

德軍前線的附近全部有一層濃霧罩住了。砲的閃光時斷時續，在霧中不大清晰。東頭和西頭，那裏謬司河和摩塞爾河的地勢或許會發生這一種霧的，却都清清楚楚，並沒有霧。這種種都使我疑惑難解。

我往返於德國戰壕上面時，每次都從我的低高度向下攻擊，開放兩挺機關槍，向戰壕裏面掃射。我親眼看見我的追蹤彈的火光穿過黑暗而埋葬於敵壕裏面。雖則天光還太暗，難於辨別離戰壕稍遠的地面，但是我能夠斷定那面倘若有衆多的人，他們也一定有好好的掩護的。

後來我的子彈完了。我决定飛囘家，一則報告所看見的情形，一則添加汽油和子彈。

我打電話報告安更生少校，同時機械士們則在料理我的飛機，十分鐘光景之後，我又在起機飛赴塞啓潑留了。這時，曙光已經照到地面了。還相距頗遠時，我又看到那奇怪的濃密霧層，從德國戰線起，罩住東西約三哩前後約半哩的一塊地面。在美國戰線的一面，地面却淸淸楚楚，完全沒有霧。

我這次飛近德國戰壕時，看見那裏的活動就比較多了。我向德國人俯衝，發射出長長的彈流，他們立刻都躱藏不見了。在有人頭看得到的時候，這是很有味的玩意兒，但是沿這戰線衝了一二次以後，我便再也尋不到目標，匈奴們都已退入地洞裏面去了。

那天早晨，許多德國人在我飛近以前先就嚇得逃跑。我對於由自己隻手散播於敵人中間的恐慌，十分感到快意，不覺呵呵大笑。衝到戰壕上面時，我看見一羣兵士站在地洞外面，托起槍來對我瞄準。我突然一轉過去，便使他們處於我的瞄準器之前了，在他們能夠爬進洞口以前，我早已把百十顆子彈送進他們的一羣裏面，而且已經飛開，非他們的槍彈所能及了。我很能想像我的出現所引起於地面行動遲緩的軍隊的恐慌和束手無策。我却在享受無上的快樂。

有一隊77的砲兵位於戰線之後一哩光景，似乎特別來得起勁。他們的閃光幾乎要比別的砲隊快上一倍。步兵們既然不願再在戰壕裏面露出頭來，我便決定飛過去拜會這砲隊。因此我便略微轉到後面，以離地約一百呎的高度，從這隊砲兵的背後撲上去。

我飛近時，看見三吋砲七八門並列在一小塊空地上。砲手們往來遞送十五磅的砲彈

，非常忙碌。發射幾乎是每秒鐘一砲。閃光都成了綿延連續的一條，這些砲手們工作的迅速也就可以想見了。可是我的槍彈打出後，一霎眼間整個砲隊就靜默了。

機頭正對着這一行人的背後，我揿按扳機，掃射了一遍，才把飛機改平。隨即傾側轉彎，又來了一次。所有的人都拚命跑開去躲藏，再也沒有一個開砲發射了。我繞來繞去，追逐那些分散了逃向地洞的砲手們，跟着他們的脚後跟射擊。這實在是我生平所參加過的最快樂的小集會。我不禁想到此時倘因機器突然發生毛病而強迫降落於他們中間，我將受到什麼樣的接待呢。

再向第二個砲兵陣地衝鋒了一次，我的子彈又完了。我回到飛行場，發見米斯南中尉和他的駕駛員們已經回來了，但並無什麼新的報告。七點三十分我們重新集合起來早餐。

我們正討論今天早晨的特殊事件而得不到敵軍砲兵活動的合理的說明，其時却來了一位參加早餐的客人。他自己介紹說是代表聯合通訊社（United Press Association）的法倫克•透羅（Frank Taylor）。我們熱烈地歡迎，隨即向他探問最近的新聞。

他說他自己最近也與外面的事情隔絕，因爲他整夜是和美國瓦斯隊在一起，他們剛剛對塞啓潑留之北的德國戰壕，作過第一次毒氣攻擊的實驗！我們大家不覺都叫起來了！全部事件現已淸淸楚楚，好像白日的陽光一樣！

那攻擊並不曾各處通報，因此安更生少校並不知道有這會事。德國人在早晨三點鐘給毒氣弄醒了，自然就想到這大概是步兵突擊的序幕。因此他們便下令叫所有的砲兵對着美國人的前進區射擊，以爲可以毀滅在那裏等待衝鋒的大隊步兵。

事實上却並沒有兵在那裏，他們都在床上酣睡，德國砲的可怕的怒吼發生以後，才迫使他們睜着眼等待着。全部的毒氣攻擊雖祇是我軍的一次實驗，但就我所知，這是美國軍隊使用毒氣於戰事的第一次。

現在，士爾飛行場上人士的疑惑是完全解除了，我們吃了一頓特別快樂的早餐。在我個人，我決不肯輕易拿今天早晨的經驗和人交換，因爲我知道我是迫使幾百的敵兵逃走，享受着從來未有的最好獵擊，覺得十分滿足。

透維邀我陪他到巴克拉德（Bocarat）去，巴克拉德是法國那一區的一個小都會，位

於盧納味爾和第戎(Dijon)之間。我們在經過盧納味爾而東進時,又看見了這段戰地的異常的寂靜。英國獨立空軍沿這路上設有好幾座棚廠,收容亨特萊佩治(Handley-Page)大轟炸機。夜間,這些轟炸中隊常常飛到來因河(Rhine)上的城市上面,對着鐵路中心和工廠區域下蛋。德國倫勃勒機每晨飛過頭上來照相,但並不曾有過砲轟或空炸之類企圖毀滅亨特萊佩治機的事情發生。德國人眞是滑稽的人民!

透羅君和我正沿着這通過佛日山的森林的平坦道路疾馳,忽然看到一窩野猪,在一塊地旁用鼻子掀泥土。我們停止了車子,我請透羅君等一下子,讓我走過去捉一隻小猪,帶回隊上作福星。他很要好地允諾。可是我當時並沒有看他的臉色,直到幾分鐘後我回轉來才注意到。

我拿手杖作爲武器,繞道兒一圈子,預備從敵人的背後撲上去。我的計劃是作一突然的攻擊,從牠們的一羣中趕出一隻小的,然後單向牠追去而完成我的捕捉。我的戰術異常順利,我已經追住我的戰利品,可是我正俯身下去預備把它檢起時,卻突然聽到後面有什麼東西衝過來的聲音。

我略略一遲疑。老母猪在我身後大約十碼，正以每小時六十哩光景的速度向我撲來。我這方面再稍微遲緩一些怕就要鑄成大錯了。我作了一個突然變向（Reversement），加添汽油而以每小時六十一哩的速度向大路攢昇。在透羅君的熱烈歡呼聲中，我在途間繞了兩三個彎，總算逃脫了狂怒的敵人的撲擊。這野獸直衝上來，從兩挺前座槍發火，一時塵土大起，幾乎把我淹沒。

我最後總算跳上了車子的踏板，手杖是失去了，呼吸急促得很。

『列克：你什麼樣了？』透羅熱心地問，『你囘來告訴我什麼話嗎？』

『是的，』我氣喘喘地說。『我仔細看了一遍，覺得牠們太小，還不好從牠們的母親那裏拆開。現在讓我們走罷』。

『但是你還忘了你的手杖了，』透羅答稱。『我等着，你去檢囘來好了』。

『喔，不管牠罷，』我說，『那手杖橫竪不是我自己的東西。』

幾星期之後，我得到一個機會，看見了法國人獵擊野猪的方法。一個法國小村的村長邀着我們幾個人於一天星期日早晨，去參加他們的打獵。

九點鐘的光景，禮拜堂對面的廣場聚集了上百的人。大約有二十個帶槍，其餘的則在村長前面宣誓担任趕圍人的職務。這是一件很莊嚴的典禮，全村的人都曾在旁觀禮。我們在森林裏面走了一二哩之後就停住了。村長對我們說話，發表以後的行動的命令。

他告訴我們說，這森林有一隻老野猪，曾中過三顆達姆彈，現在這些子彈都還藏在他的身體裏面。他是一個很倔强的很危險的傢伙。村長力勸我們先挑選一株方便的樹，不要跑遠去。假如野猪跑來，我們不妨開槍打一下，假如不來，我們就像偶然走到那裏，在旁邊看看就好了。又說，依他個人的心思，他還想勸我們爬在樹上，讓別人來射擊的好。

趕圍的人們，原都是立正着的，旋卽行禮散開隱滅於樹木裏面了。我們點好煙管，測量相距隣近的大樹距離。一個鐘頭過去了，一些事情也沒有，覺得十分單調。有人提出一個聰明辦法，說我們可把槍裏面的子彈拿出來，改造爲達姆彈。我們大家都依着做了，因而恢復了一些當初的活潑自在。

終於我們聽到了樹林裏面來的呼號吶喊聲。趕圍人的隊伍在向着我們前進，手用棒槌之類敲打小樹，口發奇怪的吶喊。我對頭上的樹投了最後一眼，便蹲伏下來從樹幹之間窺望正在跑來的敵人。那是一個奇怪的景象。

在前面不到五十呎的處所，我看見了一羣雜色的走獸。紅狐，黑狐，野貓，兩三隻有善良的眼睛的鹿，若干鶴鴣和竹雞，和不少的一羣野猪都立定不動，凝視着我。牠們之後不到五十呎，來了那羣村民，呼喊着使我們知道什麼地方不可射擊。他們把我們的獵物趕在前面，簡直像一羣家禽似的！

情形看上去不傷人簡直就不能向那面開槍。因此我一直向這羣畜生瞪視，後來牠們不再高興爲我擺姿勢了，便全體轉彎向南而去。

那天早晨，一個法國人打了一隻紅狐，我們大家囘到村酒店中喝一杯，覺得這一天的狩獵很令人高興。村長特別祝賀我們未爲蠻勇的野猪所追的幸運。

在我對村長閣下提起他的趕圍人在射擊時所處位置不無危險時，他悵然搖頭嘆息道：

『是的，這是太確實了！有時他們也不幸受傷。』繼而他又恢復平常的臉色，略帶着一絲驕傲的意味說：

『但是他們是好孩子。他們已習慣於危險，他們是不畏縮的。』

這樣就是佛日山人民進行大打圍的情形。在戰勝了野猪的時候，則那位冠軍把戰利品倒掛在自己的背上，勇武地大步走過村中的街道，勝利的一行列跟在後面。如村上人口不多，那晚大家便都有可口的野猪肉吃了。

第十八章 剷除「飛龍」

偵察氣球，即德國人所稱的「飛龍」(“Drachen”)，是窺探敵軍行動的最有價值的東西，可是同時也就是對方戰鬥中隊駕駛員的最具魔力的誘餌。

牠們形體龐大，長二百多呎，直徑或許達五十呎，外觀很像一根粗香腸。牠們懸在低空中盪漾，高度大概總在二千呎以下，受飛機攻擊時是不能作任何迅速的逃避動作的，因為牠們是用長索子繫於地面大路上的汽車上的。

這種汽車並不特別大——三噸貨車，其行動和我們在路上所見的運貨汽車是一樣的。車身上面裝有一個絞盤，可將索子放出至任何長度。在遇到砲火轟擊的時候，汽車便沿着大路馳行一段路，並不將氣球收下。如果覺得敵方砲兵又已測定了射程，那末就再移動一下子，說不定就是回到原來位置的附近。

它的形體既然龐大，行動又來得遲緩，對於三哩外的敵方砲手理應是很好的目標了，然而實際却並不曾有過一次命中的紀錄。

這些氣球沿綫安放，大約在第一道戰壕之後二哩。偵察員從高出地面二千呎的位置俯瞰，四周十哩以內的行動决不能逃過他的眼睛。帶在耳朵上的是電話聽筒，戴在眼睛上的是望遠鏡，他一面觀察，一面和地面車子上的人員通話。車上人員則將欲求得消息的特別目標告訴他。倘若己方砲隊是在射擊某一敵軍位置，偵察員便觀察砲彈的落點，通知砲兵改正瞄準的錯誤。倘若己方砲隊是在轟毀某一道路，偵察員便通知砲兵，告以損壞的程度已否足以妨礙人馬的通行。

因此，偵察氣球永遠是軍隊行動的威脅；以作爲戰事的一要素而論，牠們是很重要的。沿線每隔十五哩或二十哩，雙方都置有氣球，偶爲敵方飛機擊落時，第二個氣球便立刻補充上去。

砲火的轟擊既鮮效果，飛機駕駛員自然便以爲這樣龐大而呆笨的目標，從空中去進攻，一定是很容易毀滅的。牠們的價值高出飛機的價值許多倍。所需要的似乎祇是一架迅速的戰鬥機的突然衝擊和幾顆發火彈——這龐大氣囊便會立刻爆發着火了。事情那有比這再簡單的呢？

這時我已戰勝過五六架敵機了，從不曾受過一次傷。氣球的事情很使我迷惑，我決意要試一試，去解決爲什麼氣球能當着許多常在附近飛行的敵機面前仍舊繼續存在的神祕。

夜間我曾有多次醒着不睡，默默研究所聽到的關於攻擊氣球的故事，並自己計劃應該如何俯衝下去，如何迅速地射擊，如何轉彎飛開，如何在旁待機作第二次俯衝，如何繼續這些戰術，——「非確乎擊中決不罷休。」

我預備把這計劃和我的幾個駕駛員討論、商定詳細辦法，然後再去實行。說不定我們能使第九十四中隊將來以善毀敵軍氣球出名的。我想方法一定有，祇要我能夠挑出合宜的人而加以訓練就好了。

我在和隊長安更生少校商量而得他的允許以後，挑選了李特·張白斯，乾梅·米斯南，查恩·透羅和羅密士中尉。這四個人和我自己合起來探討這問題，幾乎是理想的一隊了。

第一步，我們從法國偵察中隊取得了五隻德國氣球在窩中的照片。第二步我們研究

地圖並確定每隻氣球所處的位置：地方的性質，山川的相互位置，附近的村莊樹木，以及周圍的一切情形。

一隻又一隻我們訪問這些氣球，從上面研究氣球母車所處的道路的性質，路旁樹木的高度，以及周圍高射砲的佈置。我們所怕的就是高射砲。我們很知道這些防禦者的名譽，決不能輕視的。他們既獨負保護氣球的責任，非但是爲數衆多，而且還來得特別準確。他們一定會以濃密的砲火把氣球包圍起來，飛機的進去和出來，恐怕非像穿過夾着冰雹的暴風雨不可。

韋利•谷本斯（Willie Coppens），比利時的空中英雄，曾在剷除氣球方面造成最大的成功。他擊落的德國氣球在一打以上，自己却從沒有受過傷。我知道他曾在飛機上裝置火箭，用以射入氣囊而使氣囊燃燒。這方法有好處，也有壞處。我所贊成的却是谷本斯的另一個方法。

其法是在早晨或黃昏，能見度惡劣，發動機聲難被勘定位置的時候進行攻擊。而且他又是從低空進攻的，飛得離地很近，別人從上面不大容易發見他。他飛近氣球，便很

快擯昇而開始攻擊。如其氣球正在被拉下，他便在半途迎住它。一切全靠攻擊的迅速和瞄準的準確。

一九一八年六月二十五日，我在兩點半鐘給鬧鐘驚醒。我既是這個小遠征隊的煽動者，當然很高興地跳下床舖，一些都不以驚醒好夢為憾。我推窗望望天空。天氣看上去是好的。

我喚醒四個同伴之後，便打電話到棚廠，叫人把我們的飛機推出去。機關鎗在夜間已經完全翻修過，發火彈也已裝置在子彈匣裏了。一切都已準備好，我們便連忙坐下吃早飯，心上充滿着激動和狂熱。

全中隊的人都起來，陪伴我們到棚廠。我們不久便穿好飛行衣而縛於座位上了。可是發動機一發聲，我的意氣却突然沉下去。發動機很倔强，不肯穩穩旋轉。檢查之下，我發覺一個磁電機絕對不肯工作，使我祇得依賴剩下的一個了。我心裏盤算了幾秒鐘，還是冒犯因發動機故障而跌落德國境內的危險，還是冒犯此時聚起來看我們起機的人們的惋惜的危險呢？

前者違反了我的最好的判斷而估得勝利。要我忍受旁觀者的譏笑和同隊的失望，還不如祈求命運的女神再照應我一次的好。於是我發出了起機的信號。

四點三十分，我們離開場子，直向德國飛去。我決意飛入敵境八哩或十哩，再轉過機頭。從別人想不到的角裏回到氣球線，信賴着德軍的有系統的紀律，希望我們到時氣球正在開始上昇。我們這一隊每人各自選定了一隻氣球。各人採用同一戰術。離地之後便分散了，各自向目標飛去。

高高越過南錫之後，我向北前進，不久就看見參差的戰壕。這是一個平靜的早晨，兩方都看不見有什麼活動。朦朧的晨光籠罩地面，沒有一門砲在發射，一眼望去，毫無激動的景象。這正是疲乏的戰士偷偷再睡一刻的時間。我希望他們對於我的紐波機的營營之聲，也能充耳不聞。

我在戰線上面一萬五千呎關閉了發動機，心裏一再祈禱磁電機在再開電門時不要拆爛污。我的成功與被俘的關鍵全繫於它啊。我不能一路怒吼着飛過睡覺的德軍的頭上而希望保守祕密。故我決定關了發動機，靜默地飄行，一面逐漸深入敵境，一面逐漸失去

高度，然後轉過來向氣球線飛去，可以比較地少些喧嘩。

『保持你的引火力啊——磁電機，我的孩子！』在開始這生死所繫的飄行時，我對着發動機這樣歌唱。我心上湧出一幅幻象，顯現在敵軍氣球之後的某一地點，我應該開電門而在那裏決定我的生死。那時我眞願以我的王國去換多一個小小的磁電機！

我這樣想時，飛機正在迅速經過戈因(Goin)的小村。時間是五鐘正。法斯森林(Boisde Face)的陰森森的輪廓躺在我的左邊，蹲踞於摩塞爾河的兩側。倘使發動機在緊要關頭失效的話，我當作長距離的飄行，大致可以達到這些森林的。我可以使飛機摔於樹頂上，自己躲在森林裏，等到天黑之後，再略藉幸運的幫助，說不定可以偷偷經過戰線逃囘來。我眼看着威脅我的德國區域在紐波機翼子底下滑去，心上便湧出這種愉快的念頭！

於是我看見了我的氣球！這忠實的傢伙並沒有使我失望！這些德國人眞是謹愼而可靠！剛正在我爲他們計劃的時刻出來準備一天的工作！我略微將飄行改平，令張絲的鳴聲減至最低，然後經過他們的防哨。在他們之後一二哩，我繞了一個大圈子，機頭抑下

着。現在這祇是幾秒鐘的問題了，再過一歇事情就完全解決了。我心上很想知道張白斯和米斯南他們是怎樣幹的。說不定就在這個時刻，他們正在鑑賞着氣囊噴射火焰的奇景而欣喜歡呼啊！

發見氣球很快地攏近來，我猝然向左傾側，向前觀望。那裏是我的目標，悠然浮在最初的太陽光線中，絲毫未起疑心。氣球下面的人員無疑地在喝咖啡，一面並在討論當天的命令，我想，那些命令恐怕是永不會執行的了。我直向氣球飛去，撥動瞄準器正對着它的中央。面對着我的是一個很大的雙鈎十字架標記，位於氣球的正中央，態度非常驕傲。我略略移動方向舵，令瞄準器對準十字架的中心。於是我用右手力撳扳機，左手則去開電門。

我想一個人的腦府裏面一定有一種間隔，以容納同時麕集於腦中的各種衝突的感情，例如像我在這個時候一樣。我立刻覺得我是得救了，因為在我接火之後，發動機當時便發出生氣十足的吼鳴。同時跟隨這得救的感覺而來的印象却是：我這一早晨的工作和痛苦都是白白浪費了。

我親眼看見三四條閃光從我的機頭飛出而進入前面龐大的氣球裏面。其後閃光便猝然沒有了。

同時我又看到閃爍的子彈正在我的四周砌成一個熾熱的圈子。我雖則是偷偷飛近，氣球的防禦者却已發現我而在等待了。我的雙鎗都卡子。這，我也是在同時知覺的。我曾經有過機會，曾經開鎗打過，這時却處於難以形容的熾熱的火爐中央，感謝上帝的仁慈，我同時也處於强壯的發動機之後，那是會把我帶回家的。

在這片刻間洶湧起伏的許多衝突的感想之中，我淸淸楚楚地記得祇有一個深刻的感覺留在我的腦府裏面。我沒有完成我的任務！我的鎗前是世上最好的目標，我已經忍受並克服所有的危險，然而祇爲了機關鎗的愚笨的卡子，我沒有能夠完成我的任務。

當時我自動地突然轉彎到氣球的右面。在掠過氣球側面的時候，我幾乎可以伸手去，在光滑的氣囊面上戳一個洞。風是從東方吹來的，我知道氣球會牽着繫索飄動，故把它掉到右面。氣球的攻擊者曾有從氣球底下衝過去而撞於不很顯著的繫索上面的事情，而且竟不祇發生過一次。

我曾計劃出一切的細節，都得最大的成功。我祇失敗一件事，就是：我沒有得到所希望的結果。若不是德國人在氣球上面覆蓋有特殊的東西，能夠消滅我的發火彈的作用，便是氣球裏面的氣體並不像平常人家對我所說的容易着火燃燒。有三四顆子彈曾鑽進氣球——這一層我是能夠確定的。爲什麼牠們沒有使氣球着火呢？

後來我才發現發火彈常常穿入偵察氣球而不發生預期的燃燒。子彈飛行的迅速簡直不讓氣體有燃燒的時間。而且朝露和濕氣又常使氣囊濡濕，有時即使有幾百顆子彈打進去，所受的創傷也祇要用幾條膠帶一貼就好了。

當時我頑固地穿過德國的子彈幕，撥正機頭向家飛行，心中不覺對韋利・谷本斯油然發生敬仰。他既用事實表現出氣球的剷除是可以成功的，我決意要研究這件事，不到解決其神秘不罷手。

於是我又想起一件直到此時還不曾有時間去想的事情，不覺自己大笑起來。在我開始射擊氣球時，那德國偵察員，站在球下吊籃裏面把望遠鏡貼在眼睛上面的，顯然是覺得完全出於意外。他得知我的追近的第一個通知便是先我而去的鎗彈。他立刻抛了望遠

鏡，頭下脚上，帶着保險傘從吊籃跳出。他甚至沒有停頓一下看看到底是什麼危險來了。

同時，氣球母車顯然也已開始收繞繫索，因為在偵察員跳傘逃命的時候，氣球也已開始下降。我在掠過他旁邊的時候，曾瞥見他的臉孔，領略到他的由恐怖和驚駭混雜而成的神情，差不多也可以補償我的失望。

回家的途上，我曾向一隻飄浮於繫索頭上的法國氣球直飛。我轉將進去，很近地掠過在吊籃裏面瞪視着我的法國人。我並沒有考慮到這行為會發生什麼結果。

這法國人突然從座位中跳出，雙手抓住保險傘索，開始迅速的下降。至此，我方才明白因為我是從德國出來而對他直飛，他沒有方法讀到那漆在我的翼子底面的標記。他斷定我是一個蒲黑，不願意遷延到着火的氣囊壓在他的頭上時再跳。

我的運氣還好。法國鎗手們却能從地面看見機上顏色鮮明的標記，他們讓我飛過去，沒有為他們的同伴報復我的惡作劇。

五點四十分我到達飛行場，發覺我是剿除氣球隊裏面降落得最後的人了。別的四個

人正站在一起，我向他們走過去的時候，似乎都有些羞怯的樣子。

『好啊，運氣什麼樣啊？』我問。沒有一個開口。『我想我曾看見你那面火光大起，乾梅！』我對米斯南中尉說，『你打中他嗎？』

『沒有！』乾梅憤憤地回答。『氣球並沒有昇空。它絲毫沒有影蹤。而且他們把它藏在什麼地方，我也沒有見到。』

『李特，你呢？』我轉而問張白斯。

『啊，沒有！』張白斯中尉重重地說。『我把它打得滿身是洞，但是它却不肯跌下去。』

那兩個駕駛員的故事也大致彷彿。一個沒有找到氣球，一個打是打了，但並沒有結果。大家都曾爲地面的防禦砲火所厄，使他們大大的改變了對於高射砲的意見。

『我猜你是把你的氣球燒了，列克，對嗎？』在我們一同走到會食堂去時，李特•張白斯問我，似乎有些妬忌的意味。『你看我們這一起人什麼樣了？』

『我想，李特，我們是曾經從兩點三十分起身來的最糟的氣球攻擊者，』我說。『但

是我很高興並不曾有人降落在德國，』一面想到了我的磁電機，又加了一句。

第十九章　沙托帖里突角

這時，第九十四中隊的戰場已經從士爾遷移到沙托帖里區域了。一九一八年六月二十七日，美國戰鬥中隊都奉命調往沙托帖里。這時我們是有四個中隊，因爲二十七中隊，由哈德納少校(Major Harald E. Hartney)指揮的，和第一百四十七中隊，由逢尼爾少校(Major Bonnell)指揮的，最近都已訓練完畢，調來與第九十五中隊和小「圈中帽中隊」協力作戰了。

士爾是人口約二萬的一座城市，假如不是在東南十五哩有較大的南錫城的話，是很可以成爲這區域的都市的。它有若干特殊的和奇怪的情形，如保存得好好的古城壕和雉堞，位於城中心的美麗的廣場，和幾所年代非常久遠的可尊敬的建築物。再者，士爾有熱鬧的街道和店舖子，過於疲勞的飛行家們可以去漫步，買些東西，看看往來的羣衆。

我們的新環境性質就有些不同了。我們駐紮在杜坤(Touguin)的一座舊法國飛行場上，杜坤是沙托帖里和邁恩河南面二十五哩的一個很苦的小村。飛行場大而平坦，設備

有著名的法國棚廠，鋼骨的構架，帆布的牆壁和屋頂。這些棚廠很寬大，夏季頗涼，施有僞裝，和周圍的風景很調和。

但是杜坤並沒有供給駕駛員們和軍官們起居的設備。

我們的飛機都是從土爾飛往杜坤，其餘的人員和物件則用各種汽車運往新隊部。第二十七中隊和第一百四十七中隊那時資格還新，故而派了第九十四中隊和第九十五中隊的幾個資格較老的駕駛員去領導他們飛往新飛行場。

我受命駕駛安更生少校的紐波機，飛在這空中行列的尾後，藉可注意那些逸出正路的人。這一次我覺得十分費力，自己的本領眞有些喫不消。

第九十五中隊的白福特中尉在法國飛行時是以輕蔑地圖的使用出名的。那天早晨他被選出領導第二十七中隊的駕駛員們飛往杜坤。我看着他帶了二十多架飛機離場，看着他們飛出視線之外。可是我到達杜坤時，得知白福特中尉的一隊飛機連一架也還沒有出現。黃昏時他們才全體到達。被問起白天飛到什麼地方去了時，他們說原本要向東的，白福特的有名的辨別方向力却把全隊帶着直向南飛。汽油完罄時，他們大家降落在那時

幸而出現於他們底下的一處飛行場上。在那裏他們得知自己是在法國南部的里昂，而不是在杜坤！後來他們添好汽油，又取得地圖，重新起機，才飛到了目的地。白福特後來曾有過好幾次這樣的錯誤。

駕駛員很容易在空中迷失，可以證明的例子很多，卽使天氣晴明，太陽高照，也不管事。在我們離開士爾之前幾天，我曾帶鐵德門中尉(Lieutenant Tittman)出去，作他的第一次戰線飛行。李特・張白斯伴同前去，我們關照鐵德門緊緊跟着，設或發生戰鬥，他應留在我們的上面看着，不要參加。

我們剛到莫森要塞，便發見一架向南錫前進的德國照相飛機。李特和我作了一次圍攻，可是同時我們一隻眼要注意我們的新駕駛員，另一隻眼又要不時搜索天空，以防福克機的突然飛來攫取鐵德門。

結果是我們失去了阿勒巴楚機。但鐵德門在我們戰鬥的時候却曾忠實地服從指導，一直不曾有過危險。因此，在幾分鐘後又遇見一架敵機時，張白斯和我便衝上去作猛烈的攻擊，不再十分顧慮鐵德門的安全了。這次，因於子彈的不適合，竟致四挺機關槍全

都卡子，敵機又被脫逃。我們回去找我們所保護的人，却發見他已經不見了。

帶着爲鐵德門深深憂慮的感情而着陸之後，我們得知我方氣球司令部曾有電話打來，說有一架戰鬥機方在南錫之北着火墜地！我們的最壞的恐懼似乎證實了！李特和我覺得自己好像做了謀害者。

想一想我們的安慰吧，過了一天鐵德門却自己走回隊上。他告訴我們這次事情的經過，很覺得難爲情。他說他在我們戰鬥的時候失去我們的蹤跡，便决意自飛回家•雖則正午的太陽正照在南面，鐵德門却直向東飛。他一直飛到汽油完罄，仍找不見什麼東西，在逐漸下沉的飛機底下，一眼望去盡是樹木。

心裏覺得好像有幾隻吊桶在上下似的，他祗得聽着紐波機自己落下去。在他看來，簡直沒有一片地方可以降落。他擅在樹頂上，從樹枝中間滾下，摔落於地面，飛機跌成了幾塊，但他自己却一些沒有受傷。

在步行了一小時之後，他幸而沒有走進德國兵房，却發覺自己很近前線，相距瑞士祇不過幾公里了。假如他的汽油再延長五分鐘的話，他便會落在瑞士境內而爲瑞士當局

所拘留了！

這是不能否認的事實，可以使航空人員遭遇困難的原因是很多的。卽以那次土爾到杜坤的飛行來說，遭遇發動機故障的就有半打，其中有幾個還是我們隊上最好的駕駛員。但最後總算大家都到達了，全急急想知道這陣地的改變將帶給我們什麼樣的新經驗，恨不得明天立刻就來。

我們在飛行場南面幾哩路外的一所無人居住的舊別墅裏面，爲第九十四中隊的軍官們找到了很可喜的寄寓處。屋主人在一九一四年匈奴們從邁恩河後面第一次迅速前進的時候，卽已離去。這屋子陳設得很華麗，四周的景物很可人，這實在是駕駛員們所曾享受過的最好的住所了。我們離開土爾的惋惜，在突然發覺自己是處於這樣美好的環境中時，很快便消滅了。但我很不幸，並未能多多享受這些安適，因爲在我們停留於這好地方的期間，我個人大多數的日子却是住在附近一所醫院裏面診治肺炎。

就在從土爾遷到杜坤的那天，我覺得熱病又回來了。降落時我的身體冷得發抖。那還有什麼辦法，祇得向醫官報告。

從六月二十八日到七月二日，我躺在醫院中的一間安靜的房子裏面。在那裏我曾作過許多思考。自從作戰以來，這是我可以想想的第一次機會。我在紐約編入信號隊，第二天便跟隨潘興將軍(General Pershing)乘船開赴前線。從那天起，我一直在追求一件似乎是神秘的和無定的東西。我現在決意要分析全局的情況，設法囘復我自己的精神和力量。

航空對於我一直是一件神秘的和快樂的事情。飛機的穿過天空覺醒了我的運動本能和嗜好。我很熟悉發動機的一切，故常覺飛行並不困難。我的汽車競賽經驗使我相信在空中將發見各個對手的異點，如在競賽道上一樣。有的會比我好，有的不如我．我將從他們全體得到教訓，來改良我自己的能力。在這戰鬬航空的競技中，使我覺得煩惱的祇有一件事。

我在這生死的鬬爭中，例如過去三四年間進行於法國上空的，能夠好好完成自己的一份職務嗎？那些著名的德國，英國和法國飛行家，是否具有特殊的戰鬥精神，使他們得以制勝克敵，而爲我自己所缺乏的呢？

這問題的答案我不知道。我充滿着疑懼，充滿着自己缺乏經驗和力不勝任的感覺去開始飛行。我看着自己懷抱的理論一個個在最初幾次戰鬥後囘家的途上丟掉。幸而仗了命星旺盛的照應，我安然渡過許多次意外——這些意外曾傷心地截斷了別的駕駛員的事業。現在我已身經二十多次空中劇戰了，並曾得過幾次勝利，而且從不曾爲對手的攻擊所傷。我很想知道我現在能否開始囘答這迷惑的問題。我是屬於那班特殊的人中間嗎？那些人已將空中一切可能的危險探測明白，——他們能夠儘量運用飛機和機關槍的威力，他們知道自己因這層理由便是比敵人優秀——他們實在是因於這知識帶給他們的自信力，故而覺得比別人優秀的。

我決心要很謹愼地很公平地研究這問題。我覺得現在是爲我自己確定自己的時候了。假如我能破除自己心上的迷信，卽以爲敵軍著名空中戰士之成功是仗了某種神祕的力量的感覺，我便能以自己純粹的人力去和他周旋而具有更大的自信力了。

我囘想我所參加過的種種戰鬥。我到處發見自己造成的錯誤——以後應該永不再犯的錯誤，我屢次因爲機關槍的卡子，失去了垂手可得的勝利。這可恨的障礙便沒法子除

去嗎？將來我將親自檢查自己的機關槍。軍械員交給我的子彈，我將在離場之前嚴格檢查和試驗。這一定可以減少機關槍在緊要關頭出毛病的可能性了。

其次，我所怕的就是：在戰鬥正烈時每每想到紐波機的翼子，在必要的動作的張力之下，有支持不住的危險。我常常因這恐懼而限制了主要動作的程度。這些翼子沒有方法去加强嗎？爲什麼我們不能得到已經允許給的史巴特飛機呢？啊，我祇要能夠得到一架按照我自己的設計所製造的機器！

假如我能夠用我的飛機，對着敵機編隊橫衝直撞，我所給與他們的恐怖將是什麼樣大呢！我躺在床上，眼睛瞪視着天花板，幻想出自己在追逐全部的德國空軍，和他們在我的理想的飛機之前奔逃的種種圖畫。於是，我轉側了一下，恢復了自己的精神，迫使自己重新面對着現實。

機關槍的卡子，我一定要，也一定能夠補救。這是沒有理由的，爲什麼我在加以相當注意之後，不應該和別的駕駛員一樣少遇卡子的事呢？紐波機的弱點，我一定要記在心頭，忍受到當局想出法子爲我們取得史巴特機的時候。最要緊的是我必需隨時留意不

逾越那些限制，即使被敵機逃掉也得如此。否則自己先喪失了性命，便永不能坐在渴望已久的史巴特機裏面繼續作戰了。

我又想到高飛的倫勃勒機的傲慢，更使我渴望得到一架自己設計的飛機。我的老朋友——朝日中隊的第十六號——我多麼想在下次會面時給他一些小驚嚇啊！我想設計一架戰鬥機，要比德國人所有的任何機器飛得快，俯衝，上昇，動作，也一切都勝過。而上昇限度更應該比倫勃勒來得高。這都是可能的。祗要我能夠設法使它製成就好了！

長時間的思考和研究的結果，使我立下決心要重新開始我的空中事業。我自信已明白何以我會失去幾次垂手可得的勝利的原因了。支配着飛行家的終究還是人性人力。現在我已看夠德國人的戰術，已懂得他們別無什麼奧秘了。「謹愼」最爲要緊，這層我必需永久記住。決心既定，我便安然入睡，醒來時覺得心裏的重負已經沒有了。

七月四日（美國國慶日）；僑法的美國人預備在巴黎熱烈慶祝的日子，我請准了假去參加。同行的有馬爾上尉和幾位同隊的駕駛員。第二天他們一早便囘去了，留下我一個人慢慢囘隊。

他們才動身，我便覺得突然發生了要去奧萊（Orly）的衝動，奧萊設有美國實驗飛行場（American Experimental Aerodrome），我要去看看關於我們的史巴特飛機的情形是怎樣了。我訪問了管理補給庫的少校，很高興地得知他眞已開始爲「圈中帽中隊」安排那渴望已久的史巴特機了。他告訴我場上已有三架史巴特機，是指定歸我們使用的。

我匆匆向少校道別，趕到飛行場上。在那裏我果然找到三架戰鬥機，這種戰鬥機我知道有許多地方是勝於敵人的福克機的。近身的一架側面漆有『1』字。我詢問負責的機械士這架飛機試飛過沒有。

『是的，官長！一切都已準備好，可以飛赴前線了。』他囘答。

『這是屬於第九十四中隊的一架嗎？』我又問。

『是的，官長！那面還有兩架。別的隔幾天也要來了。』

『我就是從第九十四中隊來的，』我繼續說，心上突然發生了一個狂野的念頭，『爲什麼這架機器不應該在今天飛到隊上去呢？』

『那個我不知道，官長！』機械士答稱，我心上立時形成一個決定，那個我很知道是

會使自己受軍法裁判的，除非上級長官們另用一種軍事的眼光來判斷我的過犯。

在十分鐘以內，我已經坐在最好的小史巴特機的座位裏面，縛好保險帶了。我現在得到它了，就是拿全世界的珍寶來我也不換。我更不請求正式允許，也不想回旅館拿東西，招呼人家扯去檔木，迅速駛過平坦的場地，帶着最大的滿足直接飛赴杜坤飛行場。

直到在落地以後，同袍們問我怎樣取得這架飛機的時候，我才想到這罪過犯得不小。我想隊長一定會大罵，心裏很不安。

但事情眞快樂，我竟沒有受到責備，反而正式得到這第一架史巴特機，供自己使用。在一小時以內，機械士們便開始爲我製置機關槍，並校準飛機的翼子。同時我自己則駕了舊紐波機，作最後一次的飛行。

在我請假的期間，大隊曾受二次損次而得三次勝利。第二十七中隊的華納梅哥中尉(Lieutenant Wanamaker)，來自我的家鄉俄亥俄州的哥倫布(Comlumbus, Ohio)。他於七月三日出去巡邏，在沙托帖里上空被敵機擊墜。我們以爲他是被殺了，但隔了許多星期以後却從瑞士的紅十字會傳來消息，說華納梅哥祇是强迫降落於敵境而被俘，沒

有受傷。

美軍的進攻，使德國人從沙托帖里退却的，便是這時期的事。杜坤的飛行場相距前線太遠，故我們祇能在敵境上面作短促的巡邏。匈奴愈退愈後，我們勢必捨棄杜坤的壯麗的別墅，向前移近戰線。德國的倫勃勒機每天飛過我們的場子，泰然攝取照片，我們的高射砲隊徒然發狂地射擊，毫無用處。我很想知道敵人有沒有一天不知道我們的變動位置。因爲我們一遷到較近戰線幾哩的聖賚(Saiwli)飛行場，高飛的倫勃勒機立時也跟着來了。

我們中隊裏而有一個駕駛員，也是在這時期被俘的，後來釋放回來時，曾告訴我說德國情報官曾拿一張完完全全的美國駕駛員名單給他看過。那位軍官曾慇懃地詢問哈德納少校的健康，哈少校曾先在英國空軍裏面服務，頗著戰績，後來才轉入美國空軍。繼而他又問列根巴果現在還在計劃攻擊氣球的新方法嗎？我祇作過一次攻擊氣球的計劃，前週試行，曾遭遇可笑的失敗，因此，對於這位軍官的低級的幽默，當然覺得有些難堪。但敵軍對於我們的行動和人員居然能有這樣正確的消息，却使我驚異得很。

後來又聽到說這位軍官對於美國空中戰士們的能力頗表示讚美的意見，我的感情才稍微恢復。我們如其要懂得這批評的意義時，我們必需先要明白此時正和我們對敵的德國戰鬥中隊的性質。

第二十章　奎丁・羅斯福的陣亡

德國人於六月底開始的推進，造成了沙松（Sorssons）和賴姆之間的一個凸角。這二城位於一條自東至西的戰線上，都依傍着味斯爾河（Vesle River），相距祇有二十餘哩。賴姆在東頭，抵抗住了匈奴的攻擊，沒有陷落，但沙松和那裏的公路和鐵道，這時却都在德國人的手裏。

這時，戰壕從沙松向南伸展二十哩，直達邁恩河；然後再折向東北，敵我軍隔河對峙，幾乎要到衣坡納（Epernay）爲止——衣坡納是位於賴姆正南面的一座城市。

這威脅巴黎和邁恩迤南一帶的凸角，大約有二十哩的深，二十哩的闊。位於邁恩河北岸的沙托帖里也包括在這凸角裏面。我們的杜坤飛行場更在沙托帖里之南二十哩。因此，位置甚至比巴黎本身還要偏南一些。

匈奴司令官們深知美軍在法的實力與日俱增，决意在美軍未全部到達之前作最後的奮鬥，故連兵工廠裏的工人也都抽調出來，以冀在前線取得勝利，免得太遲了來不及。

可是工廠損失了這些工人，立刻就影響到長期戰爭所必要的軍火的源源接濟。假使這孤注一擲的最後推進不能成功，德國人便不能不自己認輸了。

後來德軍的崩潰就是這拚死的戰略的自然結果。這向巴黎和阿綿的最後推進一定是最後的了。凡是能夠從前線其他陣地抽出的步兵師和空軍中隊都急急忙忙集中於這兩個區域——沙托帖里和聖坤丁至阿綿區(St. Quentin-to-Amiens)。

在命令到達第九十四中隊從土爾調到沙托帖里的時候，德國的戰鬥中隊早已離開凡爾登，聖梅黑，莫森要塞的附近了。祇有照相飛機和偵察飛機仍在那裏供給我們娛樂。我們到達新駐地時，發見情形完全不同；我們的娛樂預料是迅速狂烈的，一定可以合得上最野心的飛行家的胃口。

情報機關很快發覺了最好的德國戰鬥中隊這時正在我們的天空中巡邏。俘獲的敵人，擊落的飛機上面的標記，由飛機和其他根源所得的照片和情報——一齊告訴出同一的故事。在沙托帖里北面的谷因西(Coincy)的一處大飛行場上，駐紮着有名的『李希霍芬中隊』(Richthofen squadron)，這時是由倫哈德上尉(Captain Reinhardt)在指揮

。它的機器可從紅色的機頭和其駕駛員的手段高妙二點辨別出來。它的正式番號是德國的第一戰鬥中隊(Jagstaffel No.1),轄有七架飛機的小隊四隊。

德國的第二戰鬥中隊也是一個空中英雄的集團,戰鬥力與第一戰鬥中隊相差無幾,隊長是陸塞上尉(Captain Loerser),他本人便是打過四十二次勝仗的英雄。這個中隊也是使用福克機,但特別標記却不是機頭和翼子的紅色,而是機身腹部所漆的亮黃色。這些機器和『李希霍芬馬戲團』同駐在一個飛行場上。

德國第三戰鬥中隊的聲名僅略次於上述兩隊,這時是由白頓其上尉(Captain Bettenge)在指揮,白氏在德國非但以二十五次勝利的空中戰士出名,而且還是一個訓練新戰士的高手。這中隊駐在聖坤丁後面的一處飛行場上,通常雖則總是和更北面的英國人交綏,但在戰鬥最熱烈的幾天,也不時出現於我們這一段陣地的上空。

我們美國的飛行家們終於得到與敵空軍的精銳會戰的機會了。這些經驗豐富的駕駛員非但駕着優良的飛機,而且訓練得能飛極密集的隊形,除非自己準備接受戰鬥,是不怕敵人來攻擊的。他們集中在這裏的數目很大,我們每次越過戰線時,總看見滿天是德

國飛機。第九十四中隊當時有十七個駕駛員和二十四架飛機。第九十五，第二十七，和第一百四十五的數目也差不多。此外便別無其他美國戰鬥中隊來協助我們防禦這陣地了。

我並不願非議駐紮於同陣地的法國飛行家們，但却不得不說當時法國的士氣沮喪是不可否認的事實。真的，在四年苦戰以後；法國人員假如不像其他交戰國的創鉅痛深，那就眞可怪了。在損失了熱烈的航空志願者以後，法國不得不逼迫那些歡喜充當步兵，騎兵或砲兵的軍人來補充。結果，法國空軍的聲威就不如從前了。

因此，美國中隊突然沒入沙托帖里陣雲深處後，却發見自己是衆寡異勢，又沒有好好的協助，在機器和經驗方面又都比人家差得遠。

故後來我得知敵軍情報局曾稱讚美國駕駛員們說『他們打仗與其說是像軍人，毋甯說是更像印第安人』，又說『他們常常單機衝入我們的隊形，把我們的訓練都傾覆了』的時候，我對於我們這些孩子們在這困苦的爭鬥中所表現的勇敢，曾感覺到極大的驕傲和信任。

我們的大隊在沙托帖里作戰四星期，共計損失駕駛員三十六人，或被俘或被殺。後一類裏面有奎丁・羅斯福，於一九一八年七月十四日飛機着火墜落身死。同一期間所得的勝利共計三十八次，比損失多出二次。

奎丁・羅斯福的陣亡是全大隊的一個悲慘的打擊。因爲是大總統的兒子，他的身份曾使他在適應自己於平民式的生活方面感覺到若干困難，而這種平民的格式却是航空隊上親密的生活所必要的。初次遇到他的人總以爲他當有一個驕縱的孩子的態度和傲慢。可是一見之下，這意見很快就消滅了。快活，熱心，說話行事絕對正直，奎丁・羅斯福是全大隊裏最爲衆人所親所愛者之一。他的性情和爲人使大家都愛他。

他的冒失竟致隊長屢次告誡他要謹愼小心。他的勇敢是衆目昭彰的，我們大家都知道他若不是獲得極大的成功，便是作戰陣亡。甚至他自己小隊裏面的駕駛員們也要求他爲國珍重，等待較好的獲勝機會。但奎丁對一切鄭重的勸告都笑而不理。他在下一次戰線飛行時又會陷入新的窘境，好幾次都是純粹仗了運氣才得脫出來。

奎丁在陣亡以前幾天，曾有一次和他的小隊飛過戰線，回來時却不見了他。後來他

也來了，含笑宣佈他已擊落他的第一架匈奴飛機。被問起戰鬥的情形時，他承認自己在離隊去研究發現於遠處的一個大敵機隊形後，迷失了自己的隊形的所在。他立意這次一定要謹慎，故在發見敵機是二十架對他一架時，便反過方向飛行。他獨自飛了一會兒，發見他自己的隊形就在前面，他追趕上去，緊緊跟在後面，耐心等着事情的發展。

大約十五分鐘以後吧，事情發生了。

他的隊形這些時候幾乎是一直飛的，他靜靜地飛在最後的位置。奎丁不知道他們要飛到那裏去，而且他也不管這些。他已經犯遠自己的職責，離隊一次，這時他想無論如何要跟着了。他正這樣思索時，領隊已發出信號，並已開始傾側而向左轉彎。他大喫一驚，發覺這些時候一直是在跟着敵機巡邏！前面的飛機，翼子和機尾都有一個大雙鈎十字形黑色標記！他們竟不會知道他是誰，如同他不知道他們是誰一樣。

奎丁在自己也完成轉彎而重新加入隊形時，發射了很長的一條彈流。最近的一架飛機立刻跌落，一二秒鐘內就爆發成爲一團火球。奎丁抑下機頭，在驚駭的匈奴們看清什麼事情發生之前，已經風馳電掣向家飛走了。他甚至沒有被追趕！

使德國情報局說他們的訓練簡直無法對付美國人的冒失的，就是這種印第安人式的戰鬥法。德國人的編隊飛行是很可羨慕的，可是一個美國人却加入同飛了十五分鐘然後才開槍！這些歡喜講求方法的德國人，在發覺美國人的新鮮玩意兒時該是如何厭惡啊！

奎丁．羅斯福中尉是在一次特別劇烈的空中纏鬥中間陣亡的。他和他的五機隊形離開飛行場而從沙托帖里東面飛過戰線。天空滿佈敵機，和平時一樣。其時敵我兩方的飛機大都在掃射戰壕和軍隊來往戰線所經的重要道路。要想打仗的並不用飛遠。隨時都能找到對手。

這第九十五中隊的小隊形，在越過戰綫後十分鐘以內，便和一個七架福克機的隊形接觸。他們大家都飛得不高，顯然雙方都在想尋找一個有利的地面目標而掃射在行進的軍隊。五個美國人接受了匈奴們的挑戰，把手頭的事務拋了。

在雙方迅速地繞圈子，企圖突破對方隊形的期間，奎丁．羅斯福發覺上後方又來了一小隊紅頭的福克機。他自己便抽身出來，飛昇上去迎接這些新來者。別人全不知道奎丁的離開，因為他是飛一側的最後一個的位置的。

天是曇天。雲彩頗多，飛機不時飛近雲塊，有時還沒入雲中，失去蹤跡。白福特中尉，奎丁的隊形的領隊，突然看見一架紐波機從上面的雲中跌下來。他看見這架飛機掠過旁邊，顯然已經失去操縱。白福特不曉得這是誰，祗知自己的上面已有敵人。他本來便已感覺寡不敵衆，當前的敵機已經有些周旋不了。於是他發出信號，帶領他的駕駛員們，退出戰鬥，重新越過戰線。其時他却發見了奎丁•羅斯福的失蹤！

當晚，德國方面來了一個無線電，說奎丁已被「李希霍芬馬戲團」的查姆軍曹（Sergeant Thom）擊落。那時查姆已有二十四架敵機的記錄。後來又得到信息說奎丁曾由德國人用軍禮安葬。但軍禮之類決不能補償我們這個大隊因那孩子的陣亡而受的損失。這消息遍傳全世界，奎丁•羅斯福是陣亡了。可是，我們有時還從報紙上看到歡喜幻想的記者的報告，說奎丁或者並沒有眞眞被殺，而是被俘；這種報紙的用心不過在求多銷幾份報，却不知道害了喪失愛子的家庭又多感受到許多苦惱。

在這些時候，我實際上沒有在前線打過仗。我祗飛行沙托帖里的戰線二次，一次駕史巴特機。兩次都沒有遇見敵機，我正想等待自己十分熟悉新史巴特機的種種特性後再

找敵人角逐，倒也並不心急。

七月十日我突然覺得右耳疼痛。後來愈痛愈厲害，便決意找隊上的醫官給我看一看。他把我載上第一班開往巴黎的車，叫我去把耳鼓診治。耳朵裏面已生膿瘡，說不定要發生危險。

這樣一來，我又被迫在醫院的床上消磨了幾天功夫，其時我的中隊却正備受艱苦無匹的試驗。達格•張白爾不在，隊上祇留下乾梅•米斯南，李特•張白斯，亞倫•溫師陸，和查恩•透羅幾顆明星了。我躺在床上沉思，很想知道自己回去時，這些老同伴還有幾個來歡迎我。

七月十五日，我正半醒半睡地躺着的時候，窗外突然發生極大的爆發聲，把我驚了一跳。隨後看護們跑了進來，臉色驚惶得很。我便向其中一個詢問什麼事情發生了。

『德國人又在射擊巴黎了，這是長距離砲的一顆砲彈！』她說。『前次他們在將開始三月二十一日的大進攻的時候，也是這樣的。他們不射擊巴黎已有好些時候。這次又來了，他們一定又在開始一次進攻了！』

這位年輕的法國女郎的話是對的。第二天我們便聽到逆料已久的沙托帖里進攻已經開始的消息。濃密的掩護砲火於半夜開始，德國人的全部希望所寄托的進攻是動手了。

在事實上這是戰爭終局的開始！當時自然沒有人知道；但福煦將軍(General Foch)却已知道匈奴着手攻擊的地點和時間，已經準備迎戰，從沙托帖里到賴姆，再從賴姆向東到阿剛納森林，集中了無數的砲兵。在德國砲彈未發之前二小時，他下令開始轟擊，砲火之濃密竟使敵軍完全解體。德國人永不再威脅巴黎或聯軍了！

於是美軍第二師便在沙托帖里凸角的頂點沙松開始大舉進攻——同時法軍則在賴姆挺進，兩面夾擊。這二十哩長二十哩闊的一個區域擠滿了德國步兵，德國砲兵，德國軍用品。現在一定要以最大的速度後退，否則便會全體被俘。

我們的中隊在這偉大的時期曾在掃射通至德國後方的道路方面作過很大的工作。第二十七中隊的一個駕駛員，巴爾的摩的『紅』米勒(''Red'' Miller, of Baltimore)，就是在一次大路掃盪工作中爲敵人擊落被俘的，後來他曾對我描狀過他在被押送後方時從途間所見的種種特殊情景。而我前面所說曾看見德國情報局持有我們隊上全部駕駛員名

單的人，也就是這位『紅』米勒。德國人立刻審問他的名字，他的中隊，和這些傻瓜們以爲可以探得出的種種問題。米勒當然胡言亂語，尋了半個鐘頭的開心，說了好些祗有受過巴爾的摩教育的人才能創造得出的神祕故事。

那晚米勒被押往俘虜收容所時，走過沙托帖里通至北方的大路。兩個蒲黑騎兵騎着馬，夾着他在中間步行。美國的砲彈落在路上的很多，每次爆發時米勒和押送者都有被拋入壕溝裏面死人堆中的希望。

路上充塞着馬匹，車輛，大砲，和兵士，全都急急向北開走。沿路兩旁有幾百個德國兵派在那裏掘除那些被美國砲彈擊中而妨礙交通的人馬車砲。繩子急急繫於這些障礙物上，拉到旁邊，傾棄於路側。

又一隊兵士和這些人相並着工作，儘力塡補路上砲彈所轟成的洞穴，滿目都是匆忙，喧鬧，污穢，和紊亂。

在附近的一家醫院裏躺着俄亥俄的哥倫布人諾頓中尉(Lieutenant Norton)，我的朋友和同鄉。諾頓是受傷而墜落於德國戰線以內的。他被送在最近的法倫太頓(Fireen-

Tarden）醫院，在那裏他受到很好的待遇。到了美軍推進的日子，他和別的受傷者都爲退却的德國人所遺棄。三天後，美軍到達這醫院，諾頓因已無人招呼而死了！

米勒在這次被解往後方的途間，曾有過一次英雄的也很有趣的冒險，很值得記在這裏。

米勒一則因自己的被擒覺得十分煩惱，二則因夾在兩個解差之間步行，走得十分疲乏，三則因砲彈不斷落在路上，覺得十分恐懼，便立意要逃走，甯願受押解兵士的槍彈，不願繼續忍受當時的痛苦。

天漸漸黑了，他們經通一段路，右面有一座小樹林。米勒突然停步，俯下身子繫鞋帶。那兩個騎兵看了他一眼，看見他並沒有什麼，便勒住了馬等待他。右邊的馬一過身，米勒突然立起，向身旁的樹林跳去。他在黑暗裏面衝過樹叢，把臉孔刺傷，衣服扯破，但是並沒有聽到一聲射擊他的槍響。

他停下來，尋覓一株可以容身的樹，希望躲過一夜後，明天德國兵便會退出。可是一道電筒的光線却立刻射到他的面上。他發覺自己是走進了一隊匈奴砲兵的窩裏，祇得

舉起雙手投降。

兩個騎兵重新擒住米勒時，他滿以爲要因企圖逃走而受槍擊了。但是他們反而懇求他不要將逃走的事情告訴別人，眞是出於意料之外！他們很怕因爲自己疏忽，讓他有逃走的機會而致受到更嚴厲的懲罰！

第二十一章 飛行馬戲團獲勝纍纍

直到七月三十一日，我才能駕着史巴特機，重新廁身於戰鬥的陣列中。甚至那時還心懷恐懼，因爲醫官會說照耳朵的狀況看來，我之能否重新飛行，是一件很難說定的事。

這次試飛並沒有出毛病，眞令我高興。我作了種種特技飛行，然後落地，覺得自己已欺騙了醫官，身體仍舊很好，心裏不勝滿足。

那天我們的大隊受了極可怕的損失。每中隊都有傷亡，最重的是第二十七中隊。紐約州，白拂羅(Buffalo)的約翰•墨克阿索中尉（Lieutenant John McArthur），迄這時爲止，已經擊落過五架敵機，極有成爲美國空軍最大戰士之一的希望。凡認識他的人都很愛他，曾和他同飛戰線的駕駛員們更是帶着尊敬的眼光看他的。他是一個小心，敏捷，聰明的駕駛員和準確的射手。他的判斷很好，凡成功所需的要件，他幾乎無不具備。他成爲第二十七中隊裏面的模範，給予新駕駛員們極大的影響。

七月三十一日早晨，墨克阿索帶領了最好的六架飛機出去襲擊李希霍芬中隊的飛行場和棚廠，這個馬戲班子是新近從谷因西遷回，正以法斯米(Fismes)之北的飛行場為根據地。

這次出征祇回來了一架飛機。後來過了許多星期才得到那失蹤的五個的消息。其中有一個寄了一封信來，敍述他們的遭遇。他們那天一路平安飛到目的地，用機關鎗掃射李希霍芬班子的棚廠和兵房，直到子彈用盡。

敵機有無飛上來戰鬥，這事我們不知道。但是李希霍芬飛行場相距德國戰線二十哩，我們飛行場又相距美國戰線三十哩。這一隊襲擊者在撥轉機頭向家飛行時，遇到了時速四十哩的逆風。他們已經飛出一個多鐘頭，逆着這樣大風，汽油決不夠飛到自己的飛行場了。但是他們可以降落在我方較近前線的其他飛行場，為事並不困難，因此他們決心這樣辦。

在相距戰線的半路上，他們遇見了幾隊敵機，這些敵機深知他們的阻礙，正在攔路

等待着。墨克阿索帶領他的小隊形，時上時下，時前時後，一心要想尋出一個可以穿過敵機陣線的空隙。他發覺蒲黑駕駛員們非常狡猾。總不露出破綻，最後他決意不管衆寡懸殊，直衝前去突破。

墨克阿索領導攻擊，像古時的荷拉休斯(Horatius——羅馬歷史上的英雄——譯者)一樣，他把所有的矛都用自己的胸部去承受，讓同伴們可以飛過去。他跌下去，在空中被殺，一個隊員也在旁邊跌下去。但是連這樣英雄的犧牲也是徒然。其他三個駕駛員雖然逃出重圍，却發覺這延長的調度已經用盡了他們的汽油。他們的發動機一個個發出雜亂的聲音而熄滅。全隊落到地面，有的安然降落，有的摔於小河裏面，全都發覺是在德國戰線之後。

在那不幸的一天，第九十四中隊的最大損失是亞倫•溫師陸。這造成「圈中帽」中隊第一次勝利的支加哥孩子是一個勇敢的人，在隊上很爲人敬愛。

那天黃昏時，他的小隊裏面的一個駕駛員看見他在向一架福克機俯衝。兩架機器繼續向下，沒入於地面的暮煙中不見。溫師陸小隊的餘機都飛回場子，我們坐着等待老亞

倫的消息。

隊上的人們站在星光之下，放射信號彈到沒有雲彩的天空中，希望他會從遠處看到而飛囘來。軍事駕駛員們對於夜間這種遙遠的信號閃光無不發生特殊的感觸。我每次看到這種明亮的火球穿入黑夜的天空，就覺得心裏被什麽東西抓住似的痛——就想起我在注意等待・希望親愛的同伴看到信號囘來時的苦惱。

牠們從手鎗口裏衝出，發聲如小孩子玩的氣鎗。銀色的球帶着輕輕的吼聲上昇到二三百呎；然後彈道彎曲過來，慢慢下降，同時發出强有力的光輝，照耀四周的景物，週圍一二十哩外都看得見。一個人在晴天晚上飛囘家時，隨時可見敵我雙方各處飛行場上發出的信號彈。對於會食堂裏的一員，牠們表示同伴的熱烈的歡迎。對於驀生人，牠們暗示那裏有一個隊伍在期待其失蹤的一員。

一個月後，我們隊裏有一人在倫頓遇見亞倫・温師陸的兄弟帕爾・温師陸，帕爾是英國最著名的戰鬥中隊第五十六中隊的隊員。被問起有否得到亞倫・温師陸的消息時，他祇說，『他已歸天了！』

可是，他回到隊上時，却見亞倫•溫師陸自己的信在等着他！亞倫的信發自一家德國醫院，說他是在戰鬥中間受傷，左臂中了一顆子彈，骨頭都打碎了。手臂從肘以下切斷，但是他覺得沒有送掉性命，已經十分滿意了！

戰爭飛行的苦樂驚奇是集團的！

在亞倫•溫師陸失敗一天，我們隊上派出一隊飛機，由羅密士中尉帶領，去保護三架法國白呂格機(Breguet)攝取照片。我决意駕着史巴特機跟在後面，雖則身體情形還不大好，我也不管。我昇到一萬五千呎的高度，比羅密士他們高出了五千呎，從這包廂的前排位置看出去，我可以拿前面的奇景全部收入眼底。

白呂格機進入德境後不久，卽有一隊福克機出場。當然福克機是看見紐波機的，但是他們也看見白呂格機；德國駕駛員們知道那些帶着照片的白呂格機才是他們的發火彈的重要目標。我飛在他們上面，跟着他們作企圖穿入法機和其護送者之間的種種動作。

他們飛來飛去繞圈子，雙方隊形的隊員各自保持着相互的位置。福克機是七架，紐波機是五架，但前者似乎仍不大願意從中間直衝去接近法國人。這樣調度着，全班人馬

愈飛愈深入德境，直至逐漸接近法國機器要想照相的區域。這目標是法斯米城，周圍的道路和鐵路，以及肉眼或許不能看見，然而難逃照相機的鏡頭的砲兵陣地。

附近有許多別的飛機隊形。德國機，美國機，英國機，法國機都有。下方的福克機顯然是想吸引一二隊友機來協助，然後開始和第九十四中隊的紐波機交鋒。羅密士中尉一方面却無意挑戰。他所受的命令是保護白呂格機，並非遇見敵機就戰鬥。假如福克機不肯飛進來攻擊，羅密士中尉的隊形就沒有仗打了。

我帶着相當的興趣去留意遠處的敵機隊形，準備於他們有打算去攻擊羅密士的模樣時便飛下去警告。但是他們顯然正忙於顧慮自己的安全，因為我們愈深入德境，在天空中巡邏的飛機也愈多。祗要有小小的騷擾，便立刻可以造成從來所未有的大混戰。

我很高興地看着法國人飛到法斯米的上空，開始攝取照片，顯然福克機的領隊也在同時發覺了他們的勤勞了，因為他突然抑下翼子，帶領着他的小隊向白呂格機那面俯衝下去。

但是羅密士當時也已準備好，渴欲一戰了。所攝照片已夠，不必再負責任而使法國

人敗興了。他很迅速地反過方向，全隊形好好進入位置，把法國人拋開，向前衝去和福克機交鋒。後者似乎驚了一下，航向曾略微彎曲，又一會兒，戰鬥便在進行了。

美國人開頭就佔有優勢，因爲羅密士隊一直是保持紐波機於白呂格機之上，高度頗大，而福克機却是從下面企圖進攻的。羅密士決然向最近的一架福克機的尾巴俯衝。後者別無他法，祇有也作俯衝而企圖逃避。另一架福克機釘在羅密士的尾巴上，而另一架紐波機則又跟着第二架福克機。不久，兩方便攪成了混戰，每架飛機在經過向前面的飛機傾吐追蹤彈。這實在是非常奇偉的景象，祇可惜時間很短促。

一架福克機早已掉落地面，二架顏色鮮明的紐波機正追隨白呂格機之後向家飛馳。這兩個駕駛員若不是受傷，便是發動機出了毛病，再不然，便以爲在這發火彈的颶風中還是走出爲上策。我尋覓羅密士。那面是他，正在向下，尾後有三架福克機在追趕。他力圖重新集合他的隊形而無效，所餘的飛機祇有兩架了。我正注意他們時，忽見北面有幾架敵機漸漸飛近了。這是我飛下去協助的時機了。

我飛到他們附近時，看見羅密士匆促地對敵人射擊了三四次，便折而向南，上足汽

油，迅速脫離敵機的追逐。幸運得很，他的駕駛員們看到了他的離開，便趕快追上去。福克機追了一陣，看見我在他們的上面，以為又是中了埋伏了，便迅速退回去保護自己的飛行場了。說句老實話，我是很高興讓他們走掉的，因為在三星期的病假之後，我不很想以一架飛機去對敵幾架飛機了。

我轉回頭來追趕自己的伴侶時，却見羅密士顯然是在向地下墜，不覺吃了一驚。他的螺旋槳轉得比平時緩慢，一看就知道發動機一定是被擊中要害了。我飛出他的前面，迅速估測他相距我軍戰壕的距離。他祇有七八千呎的高度，戰線却相距六哩左右。他顯然明白自己的障礙，因為他正在撫慰他的無力的飛機，儘紐波機可以辦得到的程度在保持着平直飄行。

按普通情形說起來，一架飛機可以飄行一哩路而所失高度却不到一千呎，因此，羅密士雖沒有發動機的動力，也可以飄行八哩路的，不過一則要他確有八千呎的高度，二則要這時沒有逆風把他吹回去，三則要在他愈飛愈近地面時，沒有步槍和機關鎗的子彈去截斷他的進路。

我飛在他的上面，除祈禱他運氣好之外，絲毫不能爲力。高射砲開始追逐我們，與緻非常之好，很公平地以榴彈分饗我們二人。

我一心注意着羅密士飛向戰綫的掙扎，對於四周的狂怒的爆發，毫不感覺興趣。他施出克潑谷(Cape Cod)地方跳繩者一樣的特殊技術，一吋高度都不肯讓它輕易失去。有時我覺得他是拉得太高了。把馬兒勒得太緊時，一定要失去速度和進航的。

地面愈來愈近了。我看見最後的德國戰壕在他底下經過。我相信他一定要摔於三百碼前面的下一道戰壕了。我很想知道，假如我飛下去而向他的後面噴灌子彈，直到他有機會跑到安全處所的話，能不能幫他一些忙。不！這種計劃笨極了！他一摔下去後，便會有論百挺機關鎗向他掃射，同時暗地裏又會有論千枝步鎗向他瞄準。我决不能給他什麼好處。

第二道德國戰壕出現於下沉的紐波機的下面，我眼看這美麗的小鳥敏捷地掠過去，氣息都幾乎透不過來。運氣之好，實在少有，頭前的路似乎比較平坦了。羅密士或將沿着這中間的空地航行而滚入匈奴們的最前一道戰壕裏面。他大致不能再飄一桿路了（一

桿等於五碼半，英國長度名）！

剛在那時，他的紐波機撞於地面，跳了起來，又撞於三十呎前面的地上，又跳了一下，却眞的跳過了狹窄的最前線戰壕，而在「無人地」上面滾行了三四十碼之遠！我看見羅密士從還在滾動的飛機裏面跳將出來，在興奮之中不覺自己喊了一聲。一霎眼間，他已在向美國戰壕飛跑了，德國人的子彈把地面的塵土打成一塊小雲，使他更加增加了奔跑的速度。

羅密士雖則穿了飛行衣服，仍舊跑得非常之快。他跑了一百碼，沒有到十秒鐘。他把我的飛機拋在後面很遠，我得趕到第一道美國戰壕上面去看他的結局。

美國步兵們向德國戰壕開放排鎗，以掩護羅密士的最後一段奔跑。雙方的人，在他的本壘跑的興奮之中，都立了起來，竟忘却了自身的處於敵方的鎗火線中。

我看見他安然滾入戰壕的最深處，躺在裏面，大概在喘息吧，因爲他並沒有受傷。我想今晨的娛樂是完終了，便開大油門，趕回家去。

我走進副官室，將所見的種種寫了一個報告。一小時後，我們很欣慰地接到羅密士

本人打來的電話，使我們大家都安心了。他說他的身體絲毫未傷，不過呼吸還沒恢復過來！

隨後，法國隊部又來了一個電話，稱謝第九十四中隊的擊落一架福克機，這架飛機的毀滅他們是很高興來證明的，又再三稱謝羅密士的隊形給予照相飛機的保護。所攝的照片大致很有價值，關於敵軍位置和軍隊移動兩方面都有。照相之後一小時內，完全的照片就在他們的司令官手裏了。

第二十二章 我們的史巴特機到達

一九一八年八月八日，我們全中隊都配備了渴望已久的史巴特機。駕駛員們的愉快是可以想像得出的。此際，我們已在脆弱的紐波機上損失了好些駕駛員，不是因爲飛機在空中破裂，而是爲駕駛員們不敢作飛機難於支持的主要動作，結果使紐波機上的駕駛員常常不能佔到優於敵人的位置，也不能安然脫離危險的境地。史巴特機堅實強健，俯衝的能力勝過紐波機多多。在這沙托帖里陣地和我們相持的敵人又是德國飛行家中的精華。新史巴特機如何大大增高我們的效率，從後來的作戰結果就可以看出來了。

八月八日的時候，我們的勝利的步兵已經把匈奴們從二十哩見方的沙托帖里凸角推回去，戰線這時是沿着味斯爾河，從沙松直到賴姆了。這長距離的推進使杜坤飛行場遠遠落在後面。故我們的飛機必須在戰線附近降落加油，然後再飛出去作二小時的敵境巡邏。

谷因西的舊李希霍芬飛行場這時是在我們的手裏。我們便以它作爲加油站。它位於

當時德軍戰線的南面，相距第一道戰壕祗八哩路。

八日下午三時，我接到命令，將中隊可用的飛機全部飛出，火速趕往前綫，保護兩架受命攝取重要照片的法國飛機。我隨即召集了所有的駕駛員，立刻起機。我們一共飛了十一架飛機。別的當時正在修理，不能使用。

我的耳朵又在作怪，身體狀況眞使我灰心。疼痛繼續不已，我決意聽其自然，不去報告醫官，因爲我心裏想第二次出現巴黎醫院時，我在前線的現役恐怕就此要結束了。廚子每夜預備了熱鹽袋，睡時給我安放在耳朵上。但白天，尤其是在飛行時，我常常覺得耳朵痛。

那兩架法國飛機在谷因西加油站和我們會合。躭擱了十分點之後，我們又起機，但三架史巴特機由於發動機的小毛病，未能繼續昇空。這樣一來，我祇剩了八架飛機了，還有兩架法國飛機，任務是照相，不是戰鬥。

我在飛行場上空三千呎的高度集合了隊形，發射一鎗紅色信號，招呼全體人機前進。我把法國人安排於隊形的中央，左右各一小隊，後面再加一小隊。我自己則飛行於他

們之上三千呎。我逆料到達戰線時，必遇猛烈的攻擊，但同時也覺得我們自己的位置頗爲堅實。祇有正前面的中央沒有保護，但並不十分要緊，因爲法國機各有兩挺機關鎗，可以向前面射擊的。

剛在我們以美麗的隊形越過戰線時，我看到沙松後面有一個五架福克機的隊形。他們是向我們的西面飛，太陽正在西面，從他們的調度看來，顯已看見我們而在飛取太陽光線內的位置。一旦躲藏於眩目的陽光中後，他們希望偷偷飛近我們，然後加以襲擊。

我留着一隻眼睛看他們的行動，一面更行上昇，保持着高出於他們的高度，繼續領隊向目的地直飛。到達伐爾留（Vailly）時，我們開始繞圈子，法國史巴特機則從事照相。我們轉了一個大圈子，正開始作第二個圈子使法國人可以重照一次的時候，却見三架福克機離開隊形，向照相飛機作垂直俯衝。我在抑下機頭去攔截的頃俄間，對於這三個匈奴的勇敢，不覺暗暗驚奇，很爲佩服。他們毅然衝下來攻擊數目幾乎多出四倍的我機——而且我們當時還保持着很優良的隊形。這三架福克機非先冒至少六七架史巴特機的鎗火，決不能衝到法國人的身旁，這三個匈奴顯然是第一流的駕駛員！

我從斜角裏飛下去迎接福克機時，瞥見另有一隊五架福克機正從尾後向我們飛來。原來這是他們突然攻擊的預定戰術！我們必需立卽除去這三位武士，他們顯然是來突破我們的隊形的，然後才來得及對付飛來給他們增援的飛機。

這三架福克機的第一個調度就證實我所懷疑的不錯了。第一個匈奴向最近的一架法國史巴特機直衝，鄙夷地穿過最近一小組美國飛機的鎗火線。他在迫近法國人的射程時，猝然改變飛行方向，折回原路。那時我雖然忙得很，仍不禁欽佩這位勇士的伶俐和冷靜，他攢昇了一些距離，翻身過來，再從斜角裏衝下來，這次是眞的來攻擊了。我們的史巴特機大家都在對他射擊。

福克機的目的在法國的照相飛機。他絕對不理睬我們，好像沒有我們存在一樣。我剛正處於迎住他的飛來的位置，在適當的時刻我便改平了自己的飛機而留在他的尾巴上面，沿着他的俯衝線瞄準，開始射擊。

我的子彈在他的路線上下劃成一條火線，福機進入這路徑時，我的發火彈穿進了他的機器，從機頭灑到機尾。我操縱着史巴特機追隨福克機，至少打中了一百顆子彈。他

一定是吃飽了子彈了。

他跌撲下墜，但並沒有發火。我急急看他的兩個同伴時，却見他們正由我們隊中的另兩個隊員在對付着。李特·張白斯在和一架周旋，另一架相隔若干距離，方在設法重歸他的隊形。

張白斯十分使勁，竟使德國人改變了攻擊法國飛機的原意。這時法國飛機仍在我們一個小隊形的保護之下，而且已經首途回家了。突然之間，李特獲得了處於福克機底下的有利位置，短短的一條彈流之後，敵機便向側傾覆，開始飄航，顯已失去操縱了。這二個勇敢的福克駕駛員遇見了對手，不幸失敗，但其攻擊之壯烈，我實在從來不曾看見過。

其時，我自己也陷入於險境。從第一次射擊的時候起，發動機就停止不動，我此時正帶着一個死的螺旋槳在空中飄行，一面注視上面進行的戰鬥。假如五架福克機發覺我沒有動力，我還不是束手待斃嗎？要重開發動機祇有一個方法，就是作一長距離的俯衝，利用空氣的壓力來轉動我的螺旋槳。我傾側機翼，然後再抑下機頭，讓機器在大氣中

跌落一千五百呎，然後再扭開電門。

發動機大發慈悲，總算開車了，於是我拉起機頭，以全速度上昇去追趕我的同伴們。兩架被擊墜的福克機的結局，我沒有機會去觀察了。

我下給史巴特機的訓令是緊密防護着法國雙座飛，護送他們越過戰線，不管個人的被攔截和發生事故。不曉得爲什麼理由，在我獨自飛行於隊形的後面的時候，上面的福克機並沒有趁我勢孤而來追擊。張白斯早已追上他們，大家都在我方戰線上面了。

法國飛機落於我們的谷因西場子上，第九十四中隊的史巴特機則繼續向家飛去。我自己降落在法國照相飛機的旁邊，詢問這次出征的結果，得知他們雖受福克機的攻擊，仍攝得所欲地區的照片三十五張。

我們檢查那曾爲福克機攻擊目標的一架法國機時，發覺那位德國人的射擊，和他的駕駛技術一樣高明。我們在機尾上數到好些彈孔，但幸運得很，竟沒有一顆擊破操縱索。

我們曾求取張白斯和我擊落福克機的證明，但徒費氣力而沒有效果。我方軍隊前進

得很迅速，幾天後我們駕車駛往前線詢問的時候，簡直無法找出八月八日在那段陣地作戰的是什麼部隊了。但是誰都不能希望自己所得的勝利一齊得到證明，因爲我們的戰鬥十次倒有九次在德國戰線那面進行的。

我的福克駕駛員或許曾逃出性命；現在戰爭是過去了，我以至誠希望他還生存於世，因爲他是一個勇敢的駕駛員和戰士。

八月十日午飯時，我們接到命令叫所有的人都立刻飛上去，到一座小森林前面組成一座空中屏障，這森林位於法倫泰頓諾斯的西北，我軍戰線之後，相距敵軍戰壕祗有二哩。我們自然就猜想這是我軍的統帥們打算運兵或大砲到這區域裏，要我們去做屏風，免得爲敵軍偵察出來。

我們降落在谷因西加油時，知道自己的猜想並沒有錯。一輛一輛的運貨汽車，全都施有僞裝，與道路和田野巧妙地調和的，連接着向北馳去，車子裏面都是載的步兵。整個下午陸續不絕，都是這種車子。我們明天顯然將從這相近前綫極佔優勢的位置對法斯米大舉進攻了。

剛在我們將離開時，第一中隊的鐵士司中尉（Lieutenant Tytus）跑來告訴我說，他受命到我們這裏來挑一小隊飛機，去保護他上法斯米和其通至北方的道路攝取照片。美軍最高指揮部要取得敵軍行動的全部消息後，然後完成明天進攻的佈置。他問我可否從第九十四中隊挑選幾個駕駛員，於十分鐘內準備妥當，與他一同起飛。

我徵求自告奮勇的人，因爲這是一件純粹義勇的任務，五個駕駛員請求這項工作，我便將飛機抽調出來，與別人的分開。

我既担任指揮這次出征的任務，便決意要叫我們的史巴特機駕駛員們和第一中隊担任照相的薩爾姆孫機駕駛員們彼此有澈底的了解。要照相的地區範圍很大，包括介於味斯爾河與歐斯尼河之間的幾處市鎮和全部道路在內。照片需有相當的時間才可照得齊全，完工之前我們一定要受到攻擊的。

我對駕駛員們講了五分鐘的話，使每人都懂得：在見到我在前面側着翼子飛一圈子時，他們必需立刻向自己的戰線俯衝，不管照了相沒有。我們既已經驗到這陣地敵軍福克機的戰鬥力，假如以五架飛機去企圖和衆多的敵機周旋，那就是無意識的自殺了。照

了照片不能帶回去，豈不是毫無用處嗎。

五點三十分正，我們離地飛赴法斯米。那時法斯米是在戰線的本身上面。美軍佔領着南半城，德軍佔領着北半城。法斯米的位置介於賴姆和沙松之間，差不多是居中。

我們飛行於法斯米上空時，我發見一個八架紅頭福克機的隊形正從東面偷偷飛近來。他們顯然是方纔離開飛行場，飛來巡邏前線的。他們現在的調度，我看得清清楚楚，好像看水晶一樣，他們希望以優勢的高度飛到我們後面，然後背着太陽光衝下攻擊我們。假如是我處於他們的地位，我也一定要這樣調度的。

我們有一點佔着優勢——他們不曉得我們打算飛進德境多深。我從他們的動作看出，他們想假裝着沒有看見我們，等到我們深入他們的掌握後，才突然發覺而加以攻擊。

『很好！』我對自己說，『我們姑且先飛進去照相，等你們來攻擊再說！』

我假裝着不曉得他們的存在，繼續向德國直飛。我們從東南抄短路飛到西北，再從西北飛回到東南。幾個謹愼的圈子就可以照到需要區域的大部分了，並不用深入戰線到六哩以上的。

在我們開始飛第二圈時，福克機便決意動手了。他們顯然以爲我們在欺騙他們。五架機器從很大的高度向我們撲下來，其餘的仍繼續巡邏於我們和美軍戰線之間。我看出攻擊是來了，便立刻將史巴特機動作。

我的小隊形正安靜地向北飛行，我從後面俯衝下去，經過後排飛機的尾巴後，立刻又在他們的面前向上攢昇，猝然向右轉過去，使他們決不會不看見我。我更不想念這預定的信號會不會引起誤會，便直向迫近的福克機上昇而求取高度。這五架敵機的狹邊翼子割破空氣，向我直撲下來。眼前的景象，實在令人激動，而且還有些可怕。後來我每逢晚飯吃多了的晚上，竟常常在夢中出現。

我從比較長的射程開鎗，一面保持着史巴特機最陡峭的航向，等待着看福克機從我那一面飛過去。不久他們也開始射擊，子彈沿着我們大家所經過的路徑織成了一條火流。我心裏覺得他們不會停下來攻擊我。他們的目標是那攝有害人的照片的雙座機。他們會在最後一刻從我的右面折過去，因而把我夾在他們和我們的隊形之間。我們的史巴特機這時想必已經集攏而向戰線俯衝下去了。我沒有時間去四面觀望，因爲我是背躺着，

地球在我的尾巴下面，太陽在我的發動機下面，太陽光線爲發動機所阻，沒有完全射進我的眼中。我準備改平飛機並立刻向右轉過去，差不多全由本能的指揮。敵機一定會向那面移動的！

當我們呼呼地彼此飛過的時候，我停止了射擊，把飛機改平。敵機已經飛過去，這時是我佔上風了。他們幸而繼續向下追逐薩爾姆遜機，恰巧是我所希望他們做的。我隊中的其他史巴特機這時一定會招呼他們了。敵機顯然並沒有爲我的子彈所傷，就如我的沒有爲他們所傷一樣。我們相遇時，彼此相對的目標都很小，因此不容易受傷。

我在關掉發動機的時候，突然聽到下面的機關鎗聲。我先向上面相距尙遠的福克機隊形看了一眼，然後側轉頭向座艙兩旁俯視。這五架福克機一定不會這樣快就追到我們的史巴特機的！他們應該早已向戰綫俯衝過去了！

我在俯視的時候，發覺一個正式的纏鬥正在進行。這是一些不錯的，轉輾糾纏着福克機的是史巴特機啊！而且史巴特的數目似乎還超出福克。史巴特翼子上面奇特的顏色最先引起我的注意，原來這戰鬥是一中隊法國史巴特機和另外一個於同時到達那裏的福

克機隊形幹的事。二隊飛機這些時候一直在注意着我們，彼此都會集於我的底下來對付這俯衝的福克機，我却一些也沒有知道，說來豈不可怕！

薩爾姆孫機和我們的五架史巴特機在我底下相隔頗遠，這剛正是我所希望於他們的位置。史巴特機當時看到信號，立刻服從，在轉向後面的時候，卽已開始俯衝。這時他們已離開戰場頗遠了。

我心裏一面惱怒自己的疏忽，一面感謝幸運之神的照應，這些偷偷飛來的飛機幸有一部分是友機，否則豈不糟糕。手頭却駕着飛機轉過去，渴血地衝入陣雲深處。一架福克機剛剛在一架俯衝的史巴特機之前攢昇上來，讓那法國人以可怕的速度在他底下前進，其時我却飛到了他的尾巴上面。我的第一次射擊就使這福克機翻身，失去操縱而跌將下去。可是，正當自己怒氣未消，仍未留意謹愼的時候，不久就發見發火彈掠過我的臉孔，令我大吃驚嚇。我傾側機翼，斜踢方向舵，作了一個尾旋，跌落了一百碼。子彈不再向我飛來了，便趕快將飛機改平，向家飛行。我要飛開去自己想想：以後我如其不在飛行的時候扭着頸子四面觀望，决不再冒險飛入敵人的天空了！

那晚我檢查飛機之後，便吩咐我的機械士給我拿一把刷子和一些漆來。我拿了刷子，在翼子上面德國子彈穿成的三個洞的周圍，小心劃出小圓圈子。

『補好這三個洞，愈乾淨愈好，』我吩咐機械士們，『然後叫漆匠在補綴的地方每處漆一個小雙鈎十字架。這些小小的紀念，在我下次飛巡戰線的時候，會使我記起一些事情的。』

第二十三章　重回凡爾登附近

前線生活有一個特點：一個人常常會遇到特殊的事情，反而覺得普通了。雖則他會驚異而迷惑，但他不會得到充足的時間供其思索的。在前章所記的事後一二天，我在谷因西加油準備飛赴前線的時候，遇到了二個美國步兵，他們告訴我說，我的兄弟這時方駐在北面的一座營房裏，相距不過幾哩路。

我的兄弟服務於前線的信號隊中已經三四個月了，我曾多次覓取他的通訊地址，但一直沒有找到。

我立刻請准下午的半天假，向那裏的一位軍官借了一輛汽車，向北駛去尋找我的兄弟的營房。

這些通至北方的道路在兩星期前全部都在敵軍的掌握中。沿路指示地名的標誌非常正確，寫的都是奇怪的德國字體。每村鎮的進口處和道路的交叉口，德國人都將其最顯著的一角漆成白色，再在上面用黑漆漆出當地的地名。再前幾碼路又是一個顯明的記號

，指示出四面下一個地點的名字。一地到一地的距離公里數也用很大的數字標出，任何汽車駕駛者可以找出他的方向，毋須減低車子的速度。

我所行馳的大路通至法倫泰頓諾斯，已給退却的德國砲隊和車輛損壞得很厲害。美國砲彈曾按正確的時間間隔落在這退却路線的沿途。德國人顯然曾匆促地重舖路面，使這條大路可以繼續使用。這時，我們的步兵正忙於修理這同一條路，使砲兵可以前進而追擊逃走的德軍。

我的車子馳近這一羣羣忙碌的工作者的時候，司機揿喇叭警告。他們就退到路旁，看我過去，神氣之中兼有譏刺和尊敬。我裝出一個少將似的高傲的態度，正當我在他們的查究的眼光之下開始自覺高興的時候、却突然聽到一個步兵叫道：

『哈囉！列克！』

我立刻停車，向四周尋找。一個體格細小的步兵已經擲下鐵鏟，向前跑來追我。一看原來是我家鄉的一個老朋友。

『啊啊！列克，』他說，『你這鬼上那裏去。』

『哦，前面去看我的兄弟，』我囘答道，『我剛聽說他是在前面的一座村子裏。巴勒，你好嗎？你什麼時候到這美麗的法國來的？』

『大約一個月前。眞倒楣，跑來開掘岩石。啊，時間很長了！我得囘去作工了！』

他抓住我的手握了一握，便趕囘原地去了。後來我從不曾看見他。

我繼續前進，途間很奇怪這特殊的遇合。許多月來，我一直在結交新朋友，完全浸沉於這新生活中——從不曾看到一個老朋友。而現在却在一個鐘頭以內發覺自己既將與兄弟相見，又遇到了一個同學老友！可是再隔一小時，我們三個人一定又彼此分散得很遠——說不定竟全列於失蹤者之列。我很想知道誰是第一個去呢？戰爭眞是滑稽的事！

我和兄弟匆匆相晤之後，仍取原路，經法倫泰頓諾斯囘去。時間相隔並沒有好久，路工却完成得好多。巨大的壓路機正在碾壓砂石，好幾哩長的路面已經鋪平了。人們眞想要一條良好道路應用的時候，那就很快就能築好的，時間會短促得令人難信。

大路兩側堆着敵軍遺棄下來的種種物品。我們的救護隊正在巡查附近野地和森林，收集一切有價值的東西帶到路旁，然後轉運到後方去。另外的救護隊則在收集屍體，從

血污的衣服搜覓姓名，再把屍體排成行列，標明數字，以備埋葬。

三吋口徑的砲彈一排排堆積於路旁運輸汽車便於搬取的地方。他們的柳條籃，每籃裝德國砲彈一枚，組成整齊的行列，高六呎，闊五十呎。又有一塊地方滿是十二吋口徑的砲彈，一顆顆直豎在地面。其次是機關鎗子彈，不曉得有幾百幾千箱，間下還有散箱的火箭，信號炬，信號彈，和大堆的步鎗。價值連城的德國軍火分佈於沿路——對於牠們的前主人全都沒有價值了——全都是製來殺戮同類的！

次日，我在空中得了一次特殊的經驗，爲說明小隊長在良心上自覺應當負擔的責任範圍起見，現在把它記錄在這裏。

那天早晨，六架史巴特機跟隨我到賴姆附近的敵線上面去巡邏。我們將到前線的時候，發覺若干架飛機遠遠處於我們之上，大概還在我們的戰線之後。我們飛了兩個圈子，上昇到更大的高度後，就看見上面的飛機方在交換射擊。突然之間，這紛擾的局面變成了正式的混戰。

我們在混戰場所之東一二哩外達到稍微高出一些的高度後，我便帶領了隊形，飛進

去攻擊。剛在那時，我看出一方顯然已經打勝了。七架飛機留在一起，隊形很嚴密。別的飛機已經分散，各自逃走。

我們飛近之後，却見勝利的是敵機，這一些也沒有疑問。他們是福克機。他們的對手，不曉得是美國人，法國人，還是英國人，已經逃散了。福克機無疑地已經看見我們的飛近，很聰明地不分頭去追趕以前的對手，却保持着自己的隊形。他們在上昇，使我們的隊形總比他們低一些，一面在考慮下一着棋的方法。

我們是七個，他們也是七個。早晨的晴光很可愛，我知道我們的人都渴望一戰了。我向天空四面觀望，覺得沒有理由可以拒絕他們的戰鬥。因此，我將我們的航向撥得更陡峭一些，繼續向他們直飛。

史巴特機上昇得比福克機好。對方的德國人顯然知道這事實。突然之間，他們隊形中後面的四架飛機脫離了飛行線，開始向沙松那面退出——一面仍在上昇。前面的三架福克機繼續向我們飛了一二分鐘。在我們相距不足四分之一哩的時候，這三個匈奴決定他們已爲祖國盡力得夠了，便抑下機頭，開始向他們的戰線作陡峭的俯衝。

追隨他們是很自然的事，但我却想先曉得他們這種調度的意思。這時四架福克機已經去得頗遠了，但一旦我們開始向前面的三架俯衝時，他們一定立刻轉身而選取我們尾後的好位置的。很好！我們將依着他們的期望而準備我們的計劃！

我們大約在一萬七千呎的高度。戰線差不多就在飛機的底下。我們以這高度追隨三架退却的福克機，隔了不久，就看見他們消失於德境之內了。現在來對付那大概還在上昇求取高度的四架狡猾的福克機吧！

到達法斯米上空後，我改變隊形的航向，而向沙松飛去，在這樣飛行的時候，我們又增加了一千呎的高度。好像規定了時間似的，我們看見那四架福克機撲面飛來，這時他們很滿意，以為已經使我們處於不利的地位，他們進攻或退走，都可聽自己的支配了。然而他們的高度實在和我們這時所飛的高度並沒有兩樣。

我搖擺翼子，通知隊員準備進攻後，便略微轉彎飛到他們的北面，截斷他們的退路。他們若不是沒有看見我的調度，便是以為我們是友機，因為他們向前直飛，好像一羣笨鵝似的。在彼此相距二百碼時，我開始射擊。

直到我們相距在五十碼以內的時候，匈奴們才顯出分散的樣子。我挑出敵機領隊做對手，把他弄進我的瞄準線裏面，但是他突然向下撲去，其餘的飛機也跟隨着。同時，我的一挺機關鎗，有雙重供彈機關的，毫無希望地卡子了。另一挺打了二十多發子彈後，也失了效用。我又沒有時間飛開去修理。

我的兩挺鎗都沒有用了。我一面嘗試修理卡子，一面考慮退却。但機會失去太可惜了。我後面的駕駛員們看到我的信號，叫他們在我飛開後仍繼續作戰的時候，恐怕不免陷於紊亂。再者，敵人很快就會發覺我的毛病而明白美機領隊已退出戰鬥了。我決心繼續下去，信托幸運來看這次戰鬥的終局。片刻之後，我們就到了四架敵機的前面而從事於狂熱的肉搏了。

這時是人自爲戰了。匈奴們操縱飛機的技術很高，大概都是很有經驗的戰士。我有幾次衝到誘人的目標的後面或底下，但鎗既不能射擊，結果不過迫使對方改變航向而脫出其誤以爲是危險的地位罷了。假如他知道我沒有武器，他就可以暢所欲爲。然而一到我佔到他後面的好位置，他就立刻繞開，一霎眼間，我倒要注意自己的安全了。

在這種情形之下，雙方在空中翻騰，高度逐漸降低，而且愈飛愈深入德境了。我的駕駛員們已有兩個退出戰鬥，向家飛走了。不是發動機便是機關槍出了毛病。最後我們打到祇有三千呎的高度，且已進入德境四哩左右的時候，我看到二小隊敵機從後面飛來增援。我們大家都不會得到勝利——匈奴們也是如此。我個人覺得陡然發生了想回家的念頭。我衝到最前一架史巴特機的前面，狂搖機翼，使他注意到我已向自己的戰綫飛行。我看四架史巴特機都跟我飛來，敵方增援部隊還趕不上攔截我們，心裏不覺大爲欣慰。

回家的途上，我竭力修理卡子，但並沒有結果。不管事先是如何的小心，這些機關槍却專門在最要緊的關頭出毛病。我已經經過一次提心吊膽的戰鬥，用不能傷人的機器和頑强的敵人周旋着。我的安全靠敵人不曉得我的祕密。

這種經驗可以使好高騖遠的駕駛員們明白小隊長的責任。我那天飛行回家和後來寫報告的時候，曾對這件事作鄭重的考慮。我想當中隊長，和任何別的駕駛員一樣。然而從那天起，我就略微知道這種名義下所須負擔的責任了。

這所謂「沙托帖里之役」給我說得略有些混亂了。簡單說起來，它開始於一九一八年七月二日，終止於九月三日。我在這期間住了好多天醫院。所作過的一些前線飛行又不很滿意。這時却覺得耳朵毛病又來了。頭和頸在空中的常常轉動，不曉得怎樣竟改變了我的舊病的性質。八月十八日，我受到了劇烈的痛苦，竟不能起床。

這一天是我們隊上很悲傷的日子。兩個駕駛員巡邏敵線，在很高的空中發生了互撞的慘劇。一個是曾和我同作巡邏多次的史密斯中尉，另一個是麻省·洛倫斯（Lawrence，Massachusetts）的白露斯中尉（Lieutenant Alexander B. Bruce）。兩架飛機翼子脫裂，像鉛塊一樣直墜到遙遠的地面。這消息傳到我的病榻，說來難信，其時我正在做夢，和史密斯同在天空攻擊福克機，剛剛夢到他爲人擊中，發火下墜！

莫爾上尉走進來探病，才細談這可怕的意外的經過。史密斯曾以多種方法來引動我。他告訴我說，從戰爭初起時他就在法國救護隊中服務。美國參戰後，他轉入空軍。他的父親就在這時死的，他的母親在紐約家中臥病已久，他想盡法子要回去探視一趟。但是母親之類當局是不管的——他的請求得不到批准。

白露斯和我們在一起的日子不久，他的情形我不大熟悉。但這不幸的意外實足使全中隊的人員震動。幾分鐘後，帶領這隊形的格利恩中尉(Lieutenant Green)走了進來，證實了曾目擊這空中碰擂的法國砲兵由電話傳來的噩耗。

前線的戰士們永遠不能明白為什麼國內當局不供給必要的兵器和軍火。我們空中戰鬥人員總不能懂得為什麼飛機上不配備保險傘，讓遭刼的駕駛員可有一個逃生的機會。駕駛員們有時對於同袍被殺的滑稽的結局竟會覺得好笑。這是戰爭的不斷的恐怖所造成的硬心腸。假如他受敵人的攻擊而死，大家認為這是當然的事。但如因愚蠢的和可以防止的錯誤而死，事情的看法就完全兩樣了。

在過去六年間，德國飛行人員曾有好些由飛機保險傘救出性命。拿訓練一個駕駛員的費用來比較，保險傘實在是極便宜的東西。盧爭白和二十個別的美國飛行家，假如飛機上有這種裝備的話，就可以留下來繼續為國効力。

次週，巴黎的外科醫生給我的耳朵施行了手術。自此以後，耳朵就一直沒有再發毛病。我想一能行動後，就要設法趕囘前線；因為我聽說美軍將在凡爾登附近的聖梅黑凸

角舉行大規模的推進，我們的空軍對於這次戰事的成功，關係是很重要的。

我的打算將自己的空中經驗寫成一本書，也就是這一星期住在巴黎醫院裏面發生的念頭。當時我就動筆寫，從那天起，我的日記也記得更詳細了。自然我並不知道將來還有多次勝利可得，更不知道自己會擔任美國空軍的最好中隊的隊長。

泰麗倫公爵夫人（Duchesse Tallyrand）的擊落敵機的獎品已有一項爲我得來。我的勝利次數在美國空軍中推爲最多——當然那些曾先在法軍服務的老駕駛員的記錄是除外的。後來，法蘭克・路克（Frank Luke）在六天以內擊落十三隻氣球的時候，曾一度超出我。他這個記錄從不曾有人能夠相等！在我的私意看來，他實在是歐戰期間最偉大的戰鬥駕駛員。

九月三日，我得知第九十四中隊已調回凡爾登陣地。這指示出聖梅黑的進攻計劃已將成熟了。我取得病愈出院的准許後，便趕到我們的航空司令部去請求回前線的命令。在那裏人家告訴我說梅吉爾將軍（Geneal Mitchell）的汽車正在巴黎，預備送往他的司令部，問我高興把它駛回去嗎？我答允的迅速是可以想像得出的！

我的中隊早已駐在那條會拯救凡爾登的大路上了。飛行場在凡爾登南面大約十五哩的一座叫做衣列慈拉不蒂(Erizo-la-Petite)的小鎮上，這場子包括一座山頂在內，兩年以前是在德國人手裏的。第九十五中隊，第二十七中隊，和第一百四十七中隊都在那裏。敵軍的戰綫從凡爾登向南，沿謬司河到達聖梅黑，在我們的正東約十二哩。軋軋軋的槍聲常常在我們的耳中。

這飛行場原是法國航空隊所建築和使用的，我們從這時駐紮以後，便一直使用到戰爭終止。在卽將來到的九月中間，我要得到四次勝利，然後又得到最大的榮耀——卽我之被任命爲自己確信爲世界最好中隊的第九十四中隊的隊長職位。

第二十四章　聖梅黑的推進

我們這時是在戰爭的最後一段落，不過當時自己不知道罷了。巴黎的汽車夫和侍者都能告訴人家美國人在何處集中，以準備作聖梅黑的大進攻。大砲的數目，軍隊的數目，飛機的數目，和佈置的地點，以及類似的題目，巴黎滿街的人都在談論。

因此，我在巴勒特克（Bar-le Duc）近郊被一多疑的憲兵拘留盤查的時候，眞覺得有些好笑。他後來告訴我說凡出進巴勒特克的人都要受這種檢查的。間諜正在暗中活動，他決不願疏忽而讓消息走漏出去。我對他保證決不向別人多談，他才肯讓我通過。

這種特別的謹愼，在生活於火線附近的人看來，多少有些可笑。人愈近火線，偵探的事似乎愈簡單。每夜總有幾十個德國人穿着從法兵或美兵屍體剝下的軍服，偷過戰線，和我們的軍隊混在一起，直到他們自己想囘去爲止。戰場上常常有幾百個散兵在尋找自己的團部，多幾個亂跑的人並不會引起疑心的。但是假如有人竟敢冒險深入巴勒特克或其他遠離戰場的城市，結果就祗有天曉得了。

我的老朋友們在飛行場上歡迎我，那種熱烈的程度祇有飛行隊上才能有。一種特殊而永久的友誼產生於空中作戰的孩子們中間。世界上更沒有一種友愛像它的。

乾梅・米斯南這時已是第一百四十七中隊的隊長了。哈德納少校則升任爲這大隊的隊長，遺下第二十七中隊隊長的缺由德克薩斯・奥斯汀的阿爾・格倫脫（Al Grant, of Austin, Texas）接替。第九十五中隊仍在裴德孫少校的指揮下，擁有別爾・透羅（Bill Taylor），沈納・西威爾，泰特・克的斯（Ted Curtis），哈樂・蒲豆（Harold Buddy），極克・梅吉爾（Jack Mitchell），和彭納・霍爾頓（Benny Holden）等健將，勝利次數爲四中隊之冠。這種中隊間的勝利競爭引起了我們全體戰鬥飛航員的努力。後來，第二十七中隊曾因法蘭克・路克的特殊勇猛，有一時期的勝利次數得居大隊的領袖。但戰事結束以前，最高的記錄終於爲具有自信的第九十四中隊所得。我的中隊在十月裏面曾作過多次有名的戰鬥。記錄非但超過大隊的其餘三中隊，也超過前線的一切美國中隊。

那晚——我到達的那晚——我們在會食堂中得到消息說大軸戲已定於次晨五點鐘開始了。

五點鐘正，我爲幾千門大砲的怒吼所驚醒。這是一九一八年九月十二日。聖梅黑的推進是開始了！

我跳下床舖，連忙探頭到篷帳外面。我們奉有命令，須於天亮時以大隊形飛到戰線上空。我覺得異常興奮，想想看吧，許多希望所繫的美軍大進攻是眞的開始了。我想每個美國人都是想參加這大進攻的。單是砲的聲音已足夠使人激動而充滿狂熱了。美國的名譽似乎便要看這次進攻的結果來定。

我急急穿好衣服，從雨中跑到會食堂。那裏早已有一羣人站着，在焦心地等待起飛的機會。但天氣實在太壞了，决難飛到戰線。我們祇得等待天亮，看淸天氣的眞相後再說了。

午時我們得知進攻進行得很順利。我們的飛機不會有一架飛上去。天仍舊下雨，不過能見度已經略微好些了。雲層距離地面大約是一千呎。

我私下把李特・張白斯拉到旁邊，提議兩個人冒雨作一短途飛行，去看看前線的情形。他欣然同意，在別人吃飯的時候，我們就爬進飛機，起機飛行。在地面之上六百呎

，我們發覺自己剛剛處於雲層底下，視域倒還可以。

我們向聖梅黑東進，越過謬司河，再沿着峽谷向凡爾登飛行。途間我們看見河那面德軍區域內有許多地方在火燒。村莊，草堆，軍火庫，給養站，一切來不及搬走的，德國人就放火燒去。

我們前進至凡爾登。然後折而向東，繼續以這低高度飛行，越過了法利斯尼（Fresnes）和咪格紐爾。

咪格紐爾是美軍的目的地。它位於凡爾登之東，聖梅黑之北，距離各約十五哩。美軍分為二支，一支從凡爾登南面一地點向它推進，一支從這凸角的對面夾擊。這兩支軍隊，像一把不可抗的鉗子一樣，愈打愈近這目的地了。德國軍隊留在這凸角裏面的，不久將被包圍於這鉗子裏面了。

李特和我從咪格紐爾折而向南的時候，看見通至北面米貧的大路黑壓壓地擠滿了人馬和車輛。大砲和重要軍用品正被火急地搬運到安全處所。我們再向南飛，穿過聖梅黑凸角的中心，沿着從咪格紐爾接至聖梅黑的大路低低飛行。這裏的德國人也在急急退却

。

在我們沿着這條大路飛行的時候，一個特別動人的目標呈現於地面。一個三吋砲的砲兵連正向我們行來，隊伍頭尾足足有半哩路長。

我抑下機頭，對領頭的一組灑了幾粒子彈。馬向兩旁跌倒。有一個御者從座上跳下，向溝裏跑去。在跑過半段路的時候，他擎起雙手，撲倒在地上。他恰巧衝進了我的機關鎗的彈流裏面！

我們沿途射擊——時而斜着飛機射擊一陣，時而攢昇一些高度，然後再來。全隊陷成一團紊亂。馬匹有的跳躍而掙脫逃走，有的被殺而跌倒於砲車前面。御者和砲手大多數已在我們飛到之前先逃開而躲於樹林裏面。我們的小小訪問一定使他們滯留了一個鐘多頭。

飛過聖梅黑後，我們趕快飛回自己的場子，立刻打電話到司令部，陳述所見的種種，特別詳說攻擊從聖梅黑退却的砲兵的情形。這顯然是最好也沒有的消息，正即是總司令部亟亟想知道的，因爲他們細細詢問這件事，問我們是否確信德國人已開始退出聖梅

黑。

我告訴他們說退却的事毫無疑問。他們隨即說立刻要用長距離砲去射擊那條大路，以阻礙敵軍軍用品的搬運。

後來我們曾在這條路上作過觀察，發見砲兵的工作幹得很好。德國人拋棄了許多大砲，車輛，和軍用品，自己竄入森林裏面步行，才逃出性命到味格紐爾。大路是絕對不能通行了。

同晚，我們得知勝利的美國人已佔領蔡各德——那裏是我們曾作戰多次的戰場。一個勇猛的德國中隊一直駐在蔡各德飛行場，我們曾和其隊員打過許多次仗。自此以後，我們怕不會再遇到這對敵的中隊的威脅了。而且我們又得到消息，孟子克也終於被我軍攻下了。

孟子克對於這陣地的重要，猶如維梅嶺(Vimy Ridge)的對於倫斯(Lens)周圍的英軍。匈奴們從山頂上可以俯瞰南鄉全境。我們後來在山頂上發見觀察站，原來我們自己的飛行場是一直在匈奴觀察員的監視下的！士爾飛行場上沒有一架飛機的起飛能夠不給

孟子克山頂上的監視者看見！這就難怪我們總截不到他們的照相飛機了！我們曾有多次接到警報，趕上前線一看，原來是一場虛驚。現在我們明白這層道理了。匈奴們一看見我們的飛出，就用信號通知他們的飛機迴避。他們便飛囘降落，等到我們囘去以後，再安靜地進行剛纔被干涉而間斷的工作！

孟子克的佔領是戰略上的顯著的勝利，因爲它是被包抄而後攻下的。我軍的損失很少。我們的步兵和坦克車隊完成這偉大的成功，所費時間不過二十小時。

回想一九一六年秋季，法國人的進攻孟子克，死傷失蹤了三萬人，不過佔領這塊地方二十分鐘之久的往事，我們就更能體會美國步兵所得的是怎樣一種勝利了。

次日，李特•張白斯和我又飛過這條路上，看見匈奴的退却和我步兵的前進正在最活動的狀態中。匈奴們設着一個非常頑强的後衞部隊，以掩護他們的北退。他們早已脫出我們的大砲的瞄準線外了，因爲天氣不好，滿天是雲，又時時下雨的緣故，沒有飛機能夠協助砲兵去給他們修正砲火。

但我們的步兵緊緊追在後面，像印第安人一樣勇敢。他們從一個蔽障衝到一個蔽障

，跑時常常俯着身體。他們看到德兵便撲伏在地上，開鎗打去，直打到不見蹤跡。於是再爬起來追，追見德兵再伏下來打。

李特和我飛過這種戰地好多哩，觀賞這最奇特的景象。這是一個拚死的競技，尤以匈奴爲然，我雖則高高在上，看到緊凑處也不禁歡呼起來。

我正欣賞之間，突然聽到底下的機關鎗軋軋聲，覺得飛機已被打中了幾下。向下一看，原來有三個德國人躲在破房子後面，正撥着一挺機關鎗向我射擊哩。我立刻側着飛機，峭直地轉過來，手指撳住扳機。在他們能夠舉起一隻手之前，我的子彈已經灑進了他們的中央。一個當場倒下去，雙手捽於頭上。還有兩個拋掉鎗就跑。這是我飛過阿潑利孟(Apremont)村的廢墟時的事。

我又飛了八九哩路，看見漫山遍野都是退却的匈奴。我注意我方地面軍隊的進展，把位置標明於地圖上。可是在我和機關鎗手們小小熱鬧的時候，李特已經飛散了，我向西環着凡爾登區域飛了一個圈子，仍舊沒有找到他，也不看見別的飛機。囘家以後，我發見謬司河南面的天氣很壞，那就無怪那面空中沒有什麼活動了。

李特在一個名鐘頭後回隊。他是先降落於士爾的老飛行場上去看一個老朋友，所以遲了。在那裏他得到了大衞・百德門（David Putman）陣亡的惡耗。自從盧孚白的死亡和巴亞（Baer）的被俘以來，百德門以其十二次勝利領導着美國所有的戰鬥駕駛員。他的沈毅和善戰，我們大家都知道的。曾有一次他在一次戰鬥中擊落了四架敵機。

這天的中午，百德門和一個同袍一同起飛。他們遇到敵方出來巡邏的一隊八架福克機。在寡不敵衆的形勢之下，他差不多立刻就被擊中，他的飛機發火摔落地面，這樣一個壯烈的美國孩子一個顯赫的戰士就與世長辭了。

第二天是我們的大隊的驚心動魄的日子。我擊落了李希霍芬馬戲團的一架飛機，然而自己也幾乎給人打下地去。第九十五中隊的沈納・西威爾經驗了一次最特殊的意外，別有幾個人則爲大隊增加了幾次勝利記錄。

那天天氣晴明，早晨八點我獨自從場上起飛，心裏預料一定會見滿天的飛機。我向蔡各德和北方飛行，去觀察美軍向味格紐爾推進的情形。從前，蔡各德常常使人心驚，我總是以很高的高度飛過去的。現在我却低低掠過那裏被拋棄的飛行場，心裏滿不在乎

，帶便還觀察觀察棚廠的佈置。

後來，我從莫森要塞北面四哩許的地方越過摩塞爾河，看到米資那面高射砲很為活動。我上昇得更高些，細察天空中的飛機。

這裏他們來了！一大隊美國的「火燒棺材」——立白兒(Liberty)飛機——正從轟炸米資之後以一萬二千呎的高度飛回來。在他們的後面略微高一些的是四架迅速的福克機。我拉起機頭，開始向太陽光中上昇。

我向東飛行，直至取得高出敵機一千呎的高度，才轉將過來。匈奴們追逐美國飛機到戰線上面後，已經回頭向西面的三指湖(Three-Fingered Lake)飛行。這正就是我所希望得到的機會。太陽在我的背後，今天早上光線特別來得強烈。

在半開着發動機逐漸下降後，我飛到相距敵隊最後一機不足百碼的位置。四架德機飛的是斜方隊形，一個都沒有看見我的飛近。在相距五十碼的時候，我揿按扳機直對駕駛員座艙射擊。他的機器翻將過去，向旁撲了一下，就開始向地墜落。

我的槍聲一開始，敵人的領隊立刻便將飛機上昇轉彎，其餘二個駕駛員也立刻跟着

。於是我嘗到了生平最大的窘迫。

我們曾聽說著名的李希霍芬中隊已經離開其西方的老飛行場而來到這陣地的消息，但迄今尙未遇見他們。現在，這三架福克機同時開始向我撲來的時候，却發見自己是正對着三架美麗的紅色機頭。但是我並不一定要等待顏色來告訴出他們是誰，因爲他們突然同來向我撲擊的技術已經使我相信這不是可以留戀的地方了。我現在是隻身撞進了李希霍芬的隊伍！

我曾竭力想以莊嚴的形式來離開，但是一陣突然掠過我的鼻子的彈火使我相信假如能夠逃掉而不受傷，那就已經夠僥倖了。我的曲折躱閃想必會引起三個追逐者的欽佩！至於他們操縱飛機的敏捷，我在百忙之中還覺得十分可羨，好像整個天空都給這三架跳舞的福克機佔領去了似的。不管我轉到什麼地方，總至少有二個敵人擋住我的前面！

我不再需要別的來證明這著名德國中隊的戰鬥駕駛員們的飛行能力了。他們鞭策他們的飛機來追我，靈巧得幾乎難於使人相信。我是在尋找一個逃走的空隙，他們却似乎專想使我扭轉頭顱不去跟隨他們的動作，這一層我佔了些小便宜。最後我得到了一個跑

掉的機會，發動機開足，機頭抑下，我回頭看見他們逐漸掉在我的後面趕不上了。

我回到飛行場上，對於自己戰勝這超等的戰鬥中隊的第一次勝利，覺得十分高興。但是沈納•西威爾中尉的經驗却使我的勝利減色，隱晦，成爲完全不足道的事。

沈納和第九十五中隊的孩子們出去巡邏，他正安靜地飛着隊形的末尾一個位置的時候，突然覺得飛機接連震動。沈納是在敵線的上面，約有一萬六千呎的高度。回頭一看，一架福克機正釘在他的尾巴上面，用發火彈灑進他的史巴特機！

沈納將飛機猝然改變方向，但這樣作的時候，他覺得自己的心已經衝到喉頭了。敵人的發火彈已經使他的汽油箱着火！飛機的後部突然噴出一股火焰，便熊熊地燃燒起來。而這時他相距地面差不多又有三哩之高！

沈納本能地抑下機頭，使火焰給風吹向後面，不致蔓延到他身上。除了是一個匈奴，誰都會對在這種痛苦中的人而轉過眼睛不去看這種可怕的景象的。但這個福克機的匈奴却是別具一副心肺的東西。他並不飛過去攻擊其餘的美機，反而釘住沈納的尾巴，追隨沈納的下降，一路不斷射擊！

誰都能夠想到沈納•西威爾在這數分鐘中間所受的痛苦！卽以一座二百二十匹馬力的發動機的最大速度來下降，三哩的距離也要一些時間。飛機的下降運動保持了火焰沒有燒到他的身體，但一回頭時，却見火焰正在呑沒機身，他隨時會被拋入空中的。這一看又使他確知敵人决意要自己動手來殺，不讓火神來料理他的終局。發火彈掠過他的頭，穿過他的翼子，飛過他的四面，這福克駕駛員是拿可憐的西威爾當作靶子來練習射擊啊！沈納的心還沒有死，仍不得不略作躱閃，以逃避這惡毒的敵人。

或許就是這種動作的必要救了西威爾的性命。不論如何，它總供給一種反刺戟，使沈納忘記活活燒死的恐怖。他在離地祇千呎的時候，突然作了一個動作，使自己脫出匈奴的射程以外。他再四面觀望的時候，發覺匈奴已經不再追逐，顯然以爲這美國人决不會活而滿意了。而更令他驚奇的，他發見火焰這時已經在消滅！

沈納摔於無人地的右面幾百碼的地方。史巴特機的骨骼撞到一個砲彈坑，翻了一個觔斗，才停止於另一個砲彈坑的的底裏面。沈納從殘破堆中爬出來，自己看看自己，不曉得是死是活。那時，他的腕上忽然被一個東西打了一下，才使他淸醒過來。

他看看脚下的東西——再看看殘碎的機器。這是無可懷疑的事，打他的手腕的東西是他自己的飛機上的一個輪子！

德國人把他的一個輪子完全打脫。掩覆輪幅的蒙布掛着它搖來搖去，飛機的最後下墜又把它打到地面！

檢查的時候，沈納・西威爾發見汽油箱側面有一個大洞，竟伸得進拳頭。一顆爆發彈打出了這樣一個大洞。汽油流得很快，再加他的最後一個動作，箱子就完全空了。

這樣就是戰爭的命運！

第二十五章　空中英雄的領袖

九月十五日天氣很好，極適合於飛行。我在早晨八點半離場作自動巡邏，取了最近捷的路線飛到戰線。

我飛抵戰線的時候，已經取得一萬六千呎的高度了。視界非常良好，我可以看到許多哩路之外。我是一個人飛，並不去管這裏有沒有我們的飛機。但是剛到無人地上面之後，我就看見六架福克機，從康弗倫斯向我飛來，高度和我的差不多。

我轉彎而開始採取昇入太陽光中的老戰術。我看到福克機改變方向，一路上昇着向東面的摩塞爾河飛行。我不懂得他們怎樣會不看見我的，因爲彼此相距不過半哩路。然而他們沒有攻擊，也沒有顯示他們懷疑我的存在，祇一味繼續着上昇。他們在自己的戰線上面飛了三個圈子，我也在自己的戰線上面飛了三個圈子。

剛在這時我發見四架史巴特機遠處於敵機之下，大概在德線之內三哩。我立刻斷定這是第三驅逐大隊的飛機。他們似乎在低空中轟炸德國道路和步兵。第二驅逐大隊這時

駐於秀栁飛行場（Souilly），所有的史巴特機新近都裝置了炸彈架，可以攜帶小炸彈。

福克機的領隊大概是和我同時看見史巴特機的。他揚起翼子，抑下機頭。一霎眼間，六架福克機開始向史巴特機直撲下去了。我也跟將下去，差不多像他們隊形裏面的一架飛機。

在最初的一千呎內，我發見自己很快趕近敵機。等到我們到達五千呎的時候，我已經進入可對末尾一個敵人開鎗的位置了。他們沒有一個人向四面觀望，大概在專心於捕捉掠物的緊張中忘記了我，否則便是以爲我不敢隻身去攻擊他們。總之，我在射擊之前曾得充分的瞄準機會。

我發出一長條子彈。我看見追蹤彈打進駕駛員座艙。他的汽油箱突然冒出一股火焰，福克機繼續它的瘋狂的飛行——這時是一座火爐子了。他摔於德國戰線之內一哩光景的地方。

他的五個同伴沒有停下來戰鬥。我仍舊佔着上風，竟還送進幾顆子彈到第二架最近的飛機裏面，使他火急作一尾旋而逃避開去。顯然，他們看到自己的同伴發火墜落的景

象是很沮喪的。他們拋棄了攻擊下面尚未起疑的史巴特機的企圖，向德國俯衝飛去，讓我一個人得意。

我回到飛行場上，取得一輛汽車，立刻駛往前線去訪問我們的氣球隊。我要取得勝利的證明——今日這一次和昨天在同一陣地所擊落的福克機。因爲不管有好多駕駛員看見敵機的被擊落，正式承認必須要有地面外人的證明。這種證明常常找不到，那時那次勝利就不能作爲駕駛員的紀錄了。

自保持十八次勝利的盧孚白少校慘死以後，美國空中英雄的領袖的榮譽就落到拉法葉德航空隊一〇三的隊員，印第安那•魏尼堡（Fort Wayne, Ind.）的帕爾•法倫克•巴亞中尉（Lieutenant Paul Frank Baer）。當時巴亞已有九次勝利，而且從沒有受傷。

巴亞是一個特別謙和而可愛的孩子，奇怪得很，他並且是我所遇見的對於自己擊落敵人的職務眞眞感覺嫌惡的不多幾個人之一。

在盧孚白陣亡之後，巴亞的長官，威廉•蕭少校曾叫他到辦公室裏，鄭重地討論他

的成爲美國空中英雄領袖的機會。蕭勸巴亞謹愼小心，前途一定很遠大。兩天之後，巴亞在德國戰線之後被人擊落地面，受了些輕傷。

此後，麻省，紐白福特(New Bedford Mass.)的法倫克•巴列斯中尉(Lieutenant Frank Bayliss)，著名的法國鸛鳥隊史巴特三(French Escadrille of the Cigonges Spad 3)的隊員，就領導了美國的空中英雄，直到一九一八年六月十二日他陣亡的時候。巴列斯的勝利紀錄是十三次。

於是大衞•百德門，另一位麻省人，以其十二次勝利取代了領袖的位置。百德門像盧孚白一樣，在末次勝利之後一二日，就給敵人擊中發火墜落。

第三驅逐大隊（隊長是威廉•蕭少校）的隊員，德克薩斯，聖安東尼(San Antonio)的泰濱中尉(Lieutenant Tobin)這時有六次正式勝利紀錄。他居於空中英雄的名單的首席。我自己已有五次勝利得到承認。祇要取得今天和昨天的兩架福克機的證明，我就有七次紀錄，就可比泰濱多出一次了。因此我出發去尋找我在聖梅黑上空最近兩次的戰鬥的地面證明的時候，心裏頗覺高興，同時也有一些急燥。

與這想做美國空中英雄領袖的心思混雜在一起的是一種時常縈擾於心的。直到戰事結束才能解除的迷信。這個「空中英雄的領袖」的頭銜總帶來了不可避免的不幸的命運，以前的保持者都是這樣。我想到這種尊號，然而又怕知道它是我的！後來，我開始覺得這迷信幾乎成為我帶入空中的最重的負載，或許它會使我加倍小心而使我的戰鬥意識更形鋒銳。但是我總不能忘却，尊號保持者的生命是短促的。

那天我在車子裏面吃着夾肉麵包，不久就通過聖梅黑，向東駛經阿潑利孟，再折而向北駛往蔡各德。我知道今昨兩天那裏附近都曾有一隻觀察氣球，覺得氣球的觀察員們一定會看見我的兩次戰鬥。

不幸阿潑利孟至蔡各德由於彈坑太多和戰壕參差的緣故，道路不能通行。在聖梅黑和味格紐爾中間的森林裏迷路了兩個鐘頭以後，我總於解脫出來，發覺自己是在味格紐爾之南。我大約在我軍戰壕之南一哩。正手裏拿着地圖，不曉得要到那裏去找我的氣球的時候，却突然得到了意外的綫索。

右面突然有一團火焰映射我的眼睛。我轉過身子一看，原來是介於我站立的地方和

蔡各德中間的一個美國氣球在發火燃燒。半空裏是一個美麗的小保險傘，傘下懸着觀察員，慢慢向地下降。

不久又見更東面二三哩，莫森要塞那面的一個氣球也遭遇了同一的命運。另一個觀察員也在作危險的跳傘！一個狡猾的德國人偷過了戰線，擊毀了二個氣球，再乾乾淨淨逃走。我看見他從狂風似的高射砲砲火中上昇着飛開去。我看着兇惡的「阿奇」圍繞着他的機器爆發的時候，心上却反而同情於這位飛行家。無論如何我懂得他當時的感情——那冒險成功的滿足與榴彈包圍着他的恐怖混雜在一起的感情。

半個鐘頭以後，我到達氣球的地址，發見他們早已準備用第二個氣球來昇空了。第一句被問起的時候，他們就笑說曾經看見今天早晨福克機的着火墜地。他們很快簽字於必要的文件上，給我證明這次戰鬥的勝利。但是對於咋天的勝利，他們却說那時恰巧沒有人在那裏當值。我必需赴莫森要塞北面的第三氣球連去找我所要見的人。

我在看着新氣球載一個新觀察員坐在吊籃裏安然昇空（大約費時十分至十五分鐘）以後，轉身走回停車的地方。那位跳傘的觀察員這時已經回他的連部去了。他沒有受傷，

十分高興自己作於樹林中的着落。我又附帶地得知這種從燃燒的氣球的強迫跳傘，每個觀察員祇能作二三次。跳傘並不是簡單的事，假如不受重傷，也常常是很嚴重的。任何觀察員在跳傘三次以後，就很少願意再到氣球吊籃裏面去冒險的了。而這種內心的不安，對於生命的顧慮，當然就限制了他在那危險事業中的服務和勇敢了。美國人在這方面的紀錄保持者，我想要推紐約的費爾潑中尉（Lieutenant Pholps），他曾接連作過從着火氣球的跳傘五次。

我於駛赴第三氣球連的途間，在莫森要塞之北停車，向一羣步兵軍官問路。我一說出我的事情，他們就衆口同聲說昨天大家都曾看見我的飛行，並且看見我的犧牲者摔落於近旁。在請他們說明了正確的時間和地點，以及戰鬥的一些細情以後，我發覺他們所目覩的眞就是我的戰鬥。這眞是我的好運氣。我不用再去探訪了。在他們慷慨地爲我簽證明書的時候，我自己思索道：『愛迪！你是美國空中英雄的領袖了！』而當時我也就眞的是了。

一回隊之後，我立刻將報告送進去。李特．張白斯走過來，在我的背上打了一拳。

『好啊，列克！』他說，『覺得滋味怎樣啊？』

『現在覺得很好，李特，』我正經地答道，『但別人如其想要，隨時可以將這稱號拿過去，我是不計較的。』

我說的都是眞話。二星期後，法蘭克・路克在開始了他的神秘的剷除飛龍的時候，一跳就跳過了我的紀錄。路克是第二十七中隊的隊員，和我駐在同一的飛行場上。他的迅速的勝利還使第二十七中隊有幾天超出第九十四中隊。

九月十六日，我從我們自己的飛行場上目擊了一次可以代表路克的特性的冒險。剛將黃昏的時候，路克離開少校的辦公處，走到自己的飛機的地方。他在走出門的時候，用手指出東面的兩個德國觀察氣球。牠們懸掛在德國戰綫後面大約二哩的天空中，彼此相距約四哩，我們用肉眼都能夠看得見。

『眼睛看着這兩個氣球，』路克走過我們旁邊的時候說，『你們將看見第一個在七點十五分起火，另一個在七點十九分也一樣。』

我們不大相信他能夠擊落這兩個氣球，但是我們在時間將近的時候仍舊大家聚集在

場上，睜大眼睛看定遙遠的空中的黑點。突然之間，哈德納少校叫道，『第一個擊中了！』眞的！一大團火焰照亮了地平綫。我們大家看錶。剛正這時候！

我們對於第二個德國氣球所在地的用力凝視，是很容易想像的了。天逐漸暗下去，這時已看不出氣球的本身了，但是我們都知道它所懸掛的地方。我們的眼睛看看錶上的秒針，再看看東方的地平綫，大家都不說話。然後衆口同聲地叫了出來。我們所凝視的地方現出了一點小火光，隨後轟然一下便發生一大團火焰，那第二個氣球是擊毀了！這眞是最動人的表演。

我們大家站在路克的棚廠前面，十五分鐘以後，就聽到了黑暗中的發動機的營營聲。他的機械士們放射紅色信號彈，以指示飛行場的位置。路克在場子上面轉了一個小圈子，就關了發動機降落下來。他的飛機停在我們的前面，十分高興地他從機中跳出，笑着向我們跑來，接受我們的最誠摯的祝賀。在離開場子的半小時以內，法蘭克·路克已經毀滅了十萬元的敵產了！他自己連一些擦傷也沒有。

那天另有一件很特別的意外發生於路克離場之前。我的中隊的傑弗斯中尉（Lieute-

nant Jeffers)下午和別人出去巡邏，沒有跟大家一同回來。我正覺得有些爲他擔憂的時候，却見一架飛機從戰綫向着我們的場子飛來。不久看見那是一架史巴特，顯然是想降落在我們的場子上，但是它的航綫却似乎有些特別。我看見它的發動機已經關掉，正在以陡峭的角度飄行而下。可是那位駕駛員並不飛進場子，似乎一心在查看場子北面的峽谷，假使這就是傑夫，那就眞是發傻了，因爲他飛出之久已經超過平常的油量所能供應了。

向北面山坡直下，這史巴特繼續飄行。我跑出去看傑夫是想幹什麼。我有一種預感，覺得傑夫的事情有些不妥當。

剛在他的飛機到達地平綫的時候，我看見他突然作了想改正飛機的努力。這已經太遲了。他傾側着右翼滑了一些路，使機頭轉向飛行場——於是他摔落於山脚下樹叢的邊上。我趕過去看他。

我多麼驚異啊，半路遇到他向我走來，骨頭並沒有跌斷，祇是臉上帶着靦覥的神色。我問他如何會弄到這樣的。

『咳！』他說，『我還是說老實話吧！我在路上睡着了，直到離地十呎的時候才醒過來。我沒有時間去開發動機的電門，要改正飛機也來不及！我怕我已經把那架小飛機毀了！』

這故事說來似乎太特別了，但是是千眞萬確的。傑弗斯在戰綫上面的高空中對準了回家的航向，關着發動機，飄行前進，很爲和順。溫柔的空氣和運動的單調不覺使他漸漸睡着了。若不是他的手下意識地操縱了駕駛桿，便是史巴特機的安定性極高，雖沒有操縱，仍能保持平衡。它像識路的老馬一樣，自己認得回家。然而，傑夫倘若不是神奇地在緊要關頭張開眼睛的話，他的覺醒恐怕就是在另一個世界了。

第二天，九月十八日，我們大隊上受到一次損失，這損失使我們覺得悲傷，同時又渴欲報仇。第九十五中隊的海因烈啓中尉（Lieutenant Hoinrichs）和約翰·梅吉爾中尉（Lieutenant John Mitchell）一同出去巡邏，遇見了六架福克機。他們立刻開始攻擊。

梅吉爾射擊了一陣，就發覺雙鎗都已卡了子。他發信號給海因烈啓，就退出戰鬥，

飛行回家，但同時海因烈啓也不能作戰，因爲發動機給敵人打中了要害。他給敵機包圍住了，而且又是在敵綫之後幾哩。他突過了敵綫，開始他的緩慢的下降。雖則他顯已沒有到達我們的戰線的希望，狂暴的匈奴們却繼續撲擊他，不斷向他射擊。

在五次攻擊中，十顆子彈打進了他的身體。他對於這些攻擊是處於完全不能抵抗的地位。他並沒有失去知覺，雖則一顆子彈打碎了他的牙床骨，鮮血濺汚了他的飛行眼鏡，使他不能觀望。剛在落地之前，他掙扎着用沒有受傷的一條手臂推上了眼鏡。另一條手臂掛着不能抬起，已經沒用了。

他看見自己已進入一片森林地而在德國戰線之內若干距離了。他搖擺開去而降落於樹木之間，除飛機翻身之外，沒有再受傷。經過一二小時後，他才由人救起而送往醫院。

停戰簽字之後，我們在士爾醫院看見海因烈啓，他祇剩了一把骨頭了。老朋友們都幾乎不認識他，那種瘦弱惡縮的樣子一看就知道他的掠者沒有給他應有的照料。和他談話之後，果然證實了這疑心。

他告訴我們說，他曾躺在米資醫院裏幾個星期之久，德國人並沒有給他接好牙床和斷臂。在事實上，他簡直沒有受到過任何醫治。給他吃的東西很壞而且常常沒有。他居然在這種可怕的痛苦中逃出生命，眞是一件奇事！

我想匈奴們或許會辯護說，像海因烈啓這樣事是很少的。他所住的大醫院裏祇有六個看護和二個醫生。他們需要照料幾十個受傷的人，自然他們傾向於先照料他們自己的人。但是自稱爲人類的人民怎能讓海因烈啓的痛苦延長那麼久而不去理睬呢，這就是很難明白的事了。這一類的故事不時傳至耳中，令我們的心腸逐漸變硬，不再憫憐我們附近的敵方駕駛員了。

這樣一來，騎士精神消失於戰爭的恐怖之前——縱在航空方面也是不免！

第二十六章 「圈中帽」中隊隊長

三指湖的情形，凡飛行於聖梅黑前線的美國駕駛員都很熟悉。它位於味格紐爾正北四五哩，是這區域裏最大的水泊。自戰爭爆發以來，德國人一直把它保持在他們的戰線後面。

在美軍所作的二十二小時的聖梅黑推進勝利地結束的時候，戰線推進到味格紐爾的北面，直至接觸到三指湖的南臂。我們的無敵的步兵，從兩面推進來，於早晨二時在味格紐爾的郊外互相會合。一萬五千左右的德國兵士和好幾十門大砲都給包抄在裏面，做了俘虜。

現在三指湖是在德國戰線的邊緣上了，德國人很聰明地選出湖端兩個優越的地點來懸掛他們的觀察氣球。他們的觀察員可以將我們的戰線的全景收入眼底，我軍後方的行動一一可以看到。他們的眼睛成爲我方參謀人員極討厭的東西。

法蘭克．路克，我們大隊上的剿滅氣球的明星，前面已經說過，是第二十七中隊的

隊員。在九月十八日的黃昏，他宣稱將去擊毀那飄盪於三指湖上的兩個氣球。他的同伴，同隊的華爾納中尉（Lieutenant Wernor）陪着路克同飛，和平時一樣。

路克和華爾納之間有一種奇怪的友誼。路克是一個易於激動，感情熱烈的孩子，他的急燥的脾氣常常使他陷入困難。他極端地勇敢，對於自己所冒的危險是完全不管的。他的長官們和朋友們常常請求他小心些，但是他並不聽這些勸告。他攻擊的時候簡直就是旋風，心是絕對鎭靜的，但是永不想到自己的安全。我們大家都預料，祇要法蘭克•路克能學知避免不聰明的冒險，他一定會成爲全世界最偉大的空中戰士的。路克是亞利桑那省（Arezona）的費匿克斯（Phoenix）人。

華爾納的脾氣却完全不同。他祇有一個熱情，就是他對於路克的愛。他常常跟着路克。在飛行的時候，他也常常設法同去，不顧路克的反對而担任他的保護者。有好幾次他拯救了路克的性命。回場之後，路克就熱烈地逢人便說，但是華爾納却一聲也不響。眞的，華爾納對於任何事情總不多說話的。在一次勝利的戰鬥以後，他祇寫一簡單到無可再簡單的報告，簽了名字送進去。我們從來沒有聽到他談過自己怎樣擊落敵機的情

形。

華爾納翱翔於空中，路克則在底下進攻氣球。如敵機來到，華爾納就攔截他們，擋住敵人的攻擊直至路克完事。這兩個駕駛員合作得非常好，第二十七中隊的勝利紀錄有二十多次就是這一組的活動得來的。

十八日的黃昏，路克和華爾納是五點鐘出發的。天剛剛開始黑暗下來了。他們以不高不低的高度一直飛到三指湖邊。在那裏他們分開了手，路克對西面的氣球直衝下去，華爾納則留於上面提防匈奴飛機的襲擊。

路克的飛機飄浮在三指湖的西岸上手的卑濕地上面。敵方防禦隊看見他的飛近，就開始作猛烈的射擊，但路克却冷冷地穿過去，好像沒有這件事一樣。俯衝和射擊，接連幹了三次。在鎗砲子彈叢中，路克終於在第三次攻擊得了手，完成了他的毀滅工作。那龐大的氣囊爆發成一團烈火。路克攢昇上去尋找他的朋友。他沒有見到華爾納，却發現了另一種景象。一個六架福克機的隊形正從德國飛出向他撲來。或許華爾納已經放過彼此約定的紅色信號彈了，不過他自己在高射砲叢中沒有看到。無論如何，他這時還來得

及。

德國福克機是在他的西面。第二個氣球是在他的東面。路克使出特有的蠻勇，卻決定從氣球那邊退卻，在匈奴們趕上他之前，再打它一陣。因此他繼續向東直飛，讓福克隊形在南面把他的退路截住。

路克的第一次俯衝就擊落了第二個氣球。它爆發成一個火球，許多哩外都看得見。他又穿過地面對他射擊的彈雨，逃走沒有受傷。

他在開始向家飛行時，發見自己的路已被六架福克機完全截斷。他必需隻手殺開一條血路。更壞的是，北面又有三架福克機向他飛來。於是路克看見了他的同伴華爾納。

華爾納這些時候一直在路克的氣球的北面遊弋。他先看見六架福克機，但他以爲路克會飛在他們的前頭而放棄攻擊第二個氣球的企圖的。因此他放射了信號鎗——這信號路克沒有看見，我們的氣球觀察員卻是看見的——然後撥轉機頭，在敵機和路克歸途的中間取平行航線巡邏。華爾納在看見路克衝去攻擊第二個氣球的時候，立刻知道路克並沒有看見他的信號而且也不曉得第二隊福克機的向他飛來。他很快改變方向，飛上去迎

住他們。

路克所見的是他的同伴的飛機爲三架福克機所射擊。接着它就在翻轉，慢慢下降。在將墜未墜之際，史巴特的油箱已經冒出一股火焰。華爾納是在企圖拯救同伴的時候被擊中着火墜落！他是爲了朋友犧牲了性命！

路克滿腔怒火，更不管自己的安全，轉過身來就向三架福克機撲去。他是處於顯然不利的地位，敵機在高度和位置兩方面都佔着優勢，更不必說衆寡了。但是路克不管三七二十一，祇是向着他們上昇，一面前進，一面射擊。

路克挑了左邊的德國駕駛員，固執地向他射擊直至他突然看見火焰冒出。其時，其他兩架福克已經在路克的尾巴上，追蹤彈閃閃掠過他的頭旁。但是一見第一個敵人完了的時候，路克就猝然轉向第二架，一面飛一面射擊，第一陣子彈就擊落了那架敵機。第三架向德國俯衝，路克才暫時罷手。

當時的戰鬥是極快的，所費時間比我們在這裏敍述的時間短得多。那兩架福克機的着火墜落，前後相差祇十秒鐘罷了。路克心頭火氣還沒有全消，四面觀望那六架福克機

到那裏去了。他們顯然以爲他們的三個同伴已足了事，因此自己退去，這時正逐漸消失於東方的空中。剛在他們的前面，路克看出有高射砲的白煙發自凡爾登的北面。這指示出我方的砲兵正在那邊的陣地射擊敵機。

路克在飛近凡爾登的時候，看見五架法國史巴特機正趕往攻擊一架L・V・G機，那架匈奴飛機也就是我方砲兵的目標。六架福克機看見了他們的來到，已經飛過去攔截了。像一個火箭一樣，路克將史巴特向那L・V・G機衝下去。L・V・G是一架雙座機，當時正在低空飛行，攝取照片。

路克飛近的時候，我方的高射砲就停止射擊。雙鎗齊發，他對準德國偵察員直撲下去。德機跌進尾旋，最後摔落於相距我們的老凡爾登飛行場幾百碼的地方。在不到二十分鐘以內，路克已經擊落二個氣球，二架福克戰鬥機和一架德國照相飛機了——在戰爭的歷史中這簡直是無雙的偉業！

路克回到飛行場上後，他的第一個問題是『華爾納回來沒有？』

他未問之前已經先知道將得的答覆，但是他總希望自己是弄錯了。但是華爾納確已

陣亡了。路克對於自己異常的勝利的快樂立刻就化為烏有。人家告訴他說，得了這五次勝利後他一共已有十一次勝利，這樣就超過我的記錄而成為美國空中英雄的領袖了。但這件事並不能使他感覺興趣。他說他想要一輛車子，到前線去探問華爾納的下落。

第二天早晨，我們的大隊長哈德納少校曾帶了路克和我到凡爾登去探詢過消息。飯後不久，管理證明勝利事務的軍官跑來告訴路克說，非但他昨天的五次勝利已有正式證明，而且三次舊的勝利也同時得到了承認，使路克的勝利總數成為十四而非十一。而這十四次勝利，路克是在八天中間造成的！戰爭的歷史上，我相信，沒有類似的紀錄吧。就是著名的古納美（Guynemer），豐克（Fonck），保爾（Ball），皮希潑（Bishop），或德國的空中英雄領袖李希霍芬，也沒有在二星期內連得過十四次勝利。任何航空器的擊落，不論氣球或飛機，都作為一次勝利，這是各國軍隊相同的。

據我的私見，在大戰的四年期間，從沒有一個戰鬥飛行家具有像法蘭克·路克在那二星期內所顯示出來同樣的自信·能力和勇氣的。

為慶祝這個孩子而表示大隊各軍官尊重他的神奇的工作起見，那天晚上我們為他開

了一次慶功宴。桌上曾有過許多有趣的談話。輪到路克致答辭的時候，他笑着站起來，說他是享受很好的時間——就坐了下來。哈德納少校走到他那裏，獻給他赴巴黎休息的七天假期——這大概是前線隊長們當時有權送的最大禮物。

九月二十四日的晚上，莫爾少校從巴黎回來，宣布他已奉到調回美國的命令。其後不久哈德納少校遞給我一個委令，昇我爲第九十四中隊的隊長！

我在接受這偉大的光榮時所感的得意和快樂是無法形容的。我自第一天上前線以來，就是和第九十四中隊在一起。我是這中隊的隊員，這最先開到戰線的中隊。我親眼看着老朋友的沒去和新駕駛員的代與。而這些使我敬慕的新人也逐漸消滅了！現在隊中祇留下三個最初的舊人了——李特·張白斯，查恩·透羅和我自己。而我却得到了領導這著名中隊的榮耀！這中隊曾有過盧孚白，乾梅·荷爾和大衛·裴德孫爲隊員。而且它在勝利的紀錄方面又居於一切中隊之首。

但這是眞的嗎？我走到參謀室去看看記錄。因爲我有些疑心，過去幾天內法蘭克·路克的奇功恐怕已使第二十七中隊超越我們了。

我的疑心一些不錯。事實是這驕傲的年青的第二十七中隊突然作了一陣衝刺，謝謝路克的力量，這時已比「圈中帽」中隊多出六次勝利了。我趕回第九十四中隊的營房，召集了我的全部駕駛員。

那天晚上的半小時會談使第九十四的隊員都立下了一種決心。此後決不再讓前線的任何美國中隊追近我們的勝利紀錄了。從那時起，我相信第九十四中隊人人都覺到自己的中隊的榮譽——在擊落匈奴方面的榮譽——是在危險之中了。總之，在一個星期以內我的駕駛員就追出了第二十七中隊的紀錄，而且以後便永不會有過別的美國中隊趕上我們的危險。

那天晚上和駕駛員們講話以後，我就走去召集機械士們會議。我們談了半個鐘頭，我對他們說明了駕駛員所希望於他們的種種幫助。他們明白祇有依仗他們的全副精神的協助，他們的中隊才能得到成功。這些孩子們如何慷慨地適應我們的要求，在以後的各星期就有了很好的證明。眞的，從那時以後第九十四中隊就很少有發動機障礙之類的事情發生。別中隊的駕駛員在棚廠裏所受的協助的忠實，從來沒有可和「圈中帽」中隊相比

的。我確信他們對於自己的中隊的不如人，比我們駕駛員還要覺得難爲情。

最後我和自己研究了好些時候。那晚上床之後，我思索了好幾個鐘頭。我想自己的被選爲中隊長，第一是因爲在擊落敵機方面比較別人更成功一些；第二是因爲我有領導其他駕駛員的能力。後面的一個條件引起我的無限的思索。我用什麽方法，從何處着手去幫助我的隊員們呢？

我想每個中隊長都有這同一的問題要解決吧，我不能不相信他對於領導部下的方法的決定必定大大影響到他的成功——和他的爲人所敬愛。

我自己想祇有一個方法。我將永不叫我部下的駕駛員去作我自己不願作的任務。我將陪伴新駕駛員出陣，而注意他們的錯誤，分担他們的危險而增加他們的自信。最要緊的是我將比從前祇當駕駛員的時候，更加努力工作。這是沒有問題的。我的消遥的日子是過去了。

假如我要希望留於空中而領隊巡邏，那末飛行場上的例行公事——報告的填寫，物品的請領與監發，會食堂和棚廠的妥貼，以及士兵生活安適與否的視察等等工作——必

須交托給合式的人負責任。因此第二天早晨我就處理這件要事。我的指派分配非常成功，從那天起，我每天頂多不過費三十分鐘的時間於處理第九十四中隊的地面事務。

就新職的第一天早晨，我單獨飛出去巡邏，心裏充滿着熱烈的情緒，想看一看我是變好了還是變壞了。

在半個鐘頭以內，我帶了二次勝利回到飛行場——這是我的第一次雙勝利！

第二十七章　一個多事「決戰」日

一九一八年九月二十五日是我充當第九十四中隊隊長的第一日，下午我獨自飛赴前線，越過凡爾登和杜奧蒙砲台(Fort-Douaumant)，再東轉而向愛頓。我不久就發見底下有一對L．V．G雙座機。他們剛從德國飛出來，一定是預備到我們的戰線上去的。五架福克機飛在上面稍微後一些的位置，顯然是担任護送的。

我盡力先向太陽中上昇，不久就覺到自己沒有被人看見，這時已在他們的尾後了。我關了發動機，抑下機頭，向最近的福克機直衝。

敵人發見我的時候，他已經太遲了。我對他瞄準好，然後撳按扳機，雙鎗並發，灑出兩長條子彈。他曾作過猝然避開的嘗試。但是我的子彈早已穿進他的機身，劃了一條線，想來他一定是立時中彈死的。他的飛機拋將開去，摔落於愛頓的南面。

我原本想在幹掉第一個敵人之後立刻就迅速向上攢昇，以避開餘下四架福克機的攻擊。但在看到我的攻擊對於四個目瞪口呆的匈奴的效力的時候，我立刻改變戰術，從他

們的隊形中間直衝過去攻擊前面的L・V・G照相飛機。因為這些德國人發見一架史巴特機衝入他們的中間，又看見一個同伴突然跌落，非常驚駭，就向兩旁轉開。他們當時祇有逃走的念頭，雖則沒有眞向家中俯衝，却也讓開了一個足容我穿過的空隙，於是我便在他們能夠恢復隊形之前，穿將過去繼續對雙座機俯衝。

雙座機已經看見我的攻擊，早已抑下機頭在逃走了。我從後追上去，將尾後的一架弄進我的瞄準器裏面。回頭一看，四架福克機還沒有重新組成攻擊線，甚至還在轉來轉去想重新鞏固他們的隊形。我在他們開始攻擊之前，還有幾秒鐘可以自己支配。

兩架L・V・G機開始飛開了。兩個後座偵察員都在對我攻擊，雖則距離還遠而不易瞄準。我俯衝得更陡峭一些，飛出近身一架飛機的偵察員視線外，然後從下面攢昇上來攻擊他。但是勝利却沒有這樣容易到手。那駕駛員突然擺開機尾，使鎗手好對我瞄準。其時第二架照相飛機已經偷飛到我的後面，我看見追縱彈閃過我的臉旁。我從斜刺裏攢昇而飛出射程，再作一個猝然變向，直對第一個目標飛回。

我們幾次重複這個調度，那四架福克機仍舊在弄自己的隊形，老是弄不好。我愈來

愈深入德境了。我決定作一次大膽的攻擊，假如不成功，那就趕快回頭，免得太遲來不及。

密切注意着我的兩對手，我突然發覺他們中間有一個空隙，他們是彼此平行着飛行，相距不到五十嗎。我作着一個側滑落下去，到一架敵機處於我和另一架敵機中間位置的時候，我立刻改正出來，擺平了史巴特機開始射擊。最近的德國人直接經過我的火線，剛在我停止射擊的時候，就冒出火焰來了，令我看了不勝欣喜。等到福克機趕來救援時，那架L．V．G機已經翻身，火光熊熊，向地面跌去了。我開足了油門，向自己的戰線衝回去。

我當然很高興這雙勝利，但是它對於我的駕駛員們的影響，却尤令我快活。九點半我囘場之後，立刻就跳進一輛汽車，叫了張白斯中尉作伴，出去尋找這雙勝利的正式證明。我們從大路上駛往凡爾登，穿過該鎮而達謬司河後的小山，再向愛頓駛去。我們取道於通至泰文尼砲台（Fort do Tavannes）的大路，駛過一九一六年「凡爾登之役」幾萬德軍喪身的舊戰場。在小山頂上我們給一個法國步兵阻止。他說以下的道

路德國人都看得見，我們一定不能再進了。

我們問他今天早晨曾否看見我的空中戰鬥，他給了一個正面的答覆，又說砲台裏面的官長也曾在望遠鏡裏面看見戰鬥的情形。我們向他道了謝，請他照料車子，自己步行到砲台去。

在我們和砲臺之間有二三百碼滿佈彈坑的地面，我們連爬帶跳走了過去，得到許可走進砲台裏面，用夾雜的法國話向砲台司令官陳述了來意。他立刻寫明我和L・V・G機的戰鬥經過，簽字交給我，並和我握手道賀。事情是完畢了，我們便告別而趕回停車的地方。

汽車勇敢地站在路頂上，我們挑着最淺的彈坑跳，才走了一半路程的時候，一個尖銳的喧聲使我停下來傾聽。接着是一陣濃煙，一顆砲彈爆發於相距五十碼的地方。同時彈片和泥土飛濺而來，我們跳伏於近身的彈坑坑底裏面。

匈奴們已經看見我們的車子，正在試測他們的射程！

我們兩三次爬出彈坑，每次都給砲彈來到的景象趕回去，在七八發之後，德國砲手

們顯然以爲這目標太小了，因爲他停止射擊的時間很長，我們得以逃過所餘的路程而鑽進汽車。我痛恨來時沒有把車子倒過來，我永不會忘記那次車子調頭所費時間的長得可怕的！我們急急馳下那座小山。

第二天是我們的，也是全美軍的重要日子。它是正式的「決戰」日（'D'day），「攻擊開始時間」（'Zerohour'）規定是早晨四點鐘。那時彈幕就要開始，而分佈於謬司河到阿剛納森林沿線戰壕的四萬步兵也將開始衝鋒。這是一九一八年九月廿六日。

四點正，我的勤務兵把我叫醒，告訴說天氣良好。我急忙爬起趕到門外觀望黑暗的天空，一面心裏不禁想起今天工作完畢之後我們的結果如何。在今天的戰事中，我們負有重要的任務。司令部發下的命令要我們在今天早晨攻擊沿綫所有的敵方觀察氣球，並繼續這種攻擊直至步兵的作戰完畢。因此，每個戰鬥中隊都派到幾個氣球，要負責把它們毀滅。幾萬進攻的步兵的安全繫於我們能否將敵軍的永遠睁開的眼睛去掉。同時這又是第九十四中隊在我領導之後的第一次氣球攻擊，我希望這一次能夠表演出最良好的成績。

在這裏我們要附帶說一說攻擊氣球的困難，爲什麼新駕駛員總不歡喜幹這件事的原因。

德國的「阿奇」在初遇的時候是很可怕的。駕駛員們對於它的輕蔑大都是硬裝出來，不過在高空中飛行的話，「阿奇」命中的可能率確乎是很小。但是在攻擊氣球的時候，氣球相距砲口祇一千五百呎，而這高度當然又是砲手們所確知，「阿奇」就可怕得多了。

因此，在一個駕駛員開始作第一次氣球攻擊的時候，他知道自已要受夾鞭刑，危險極大（夾鞭刑是歐洲古時的一種刑罰，令罪犯馳走於兩排人間而受鞭撻——譯者）。他的自然的衝動是緊張地衝入危險區域，開鎗射擊，立刻飛開，這種攻擊方法所得的勝利很少。

有經驗的氣球攻擊者，特別是可力治和路克之類勇士，却不把危險或恐怖當作一會事。他鎮靜地飛進去攻擊，好像在無風無浪的天空飛行一樣。他們不顧地面所發的火彈，隨意穿過防禦氣球的彈幕，常常一再回來攻擊目標，直至擊中發火爲止。

天氣報告說六點鐘天就亮了。因此我們必需在五點二十分準備離地，以三十分鐘飛

到目的地，再以十分鐘去找出各人的氣球位置。因爲這些防禦周密的目標最好是趁曙光初露的時候去攻擊。那時氣球剛剛開始上昇，而我們的飛機在地面又不大辨得清。而且在這樣早的時候，敵機通常是不會出現的，除非事前他們先探得了消息。

我選出隊上最好的五個駕駛員，國克中尉（Lieutenant Cook），張白斯中尉，透羅中尉，可力治中尉，和派爾摩中尉（Lieutenant Palmer）。我們在集合早餐的時候，又將預定計劃的細節再談說一遍。我們這中隊要担任擊毀兩隻氣球，於是將人分開，三人爲一組。兩個氣球都沿着謬司河，位於白拉本（Brabant）和鄧恩(Dun)之間。昨日下午我們大家已將自己目標的地位都記熟在心裏了。假如牠們沒有出窠，那末在天光未亮之前或許很難於找尋，不過我們可逼留於附近，等牠們出來再找。我們穿上大衣向棚廠走去，各人的航向和目標都已派好了。

我是最後一個離場，時間剛剛五點二十分。天仍是黑暗的，用探照燈的燈光照射在場上，才能按次起飛，全部昇空之後，燈光就熄了。於是我看到從來不曾見過的奇景。可怕的彈幕正在我的前面展開，黑暗中無數的閃光竟把西方的地平線都照亮了。大

砲發射的迅速看上去好像百萬門在同時發射似的。向後看了一看，後方的景象大概相同。從東邊的盧納味爾起到西邊的賴姆止，沿線簡直沒有一個黑暗的地點。法國這時也在攻擊敵人的兩翼，以協助美軍擊破敵人的士氣。這景象使我想起一個巨大的配電盤，在不可見的手操縱其塞子的時候，發射出千萬道的電光。

我為這特殊的焰火所迷醉，竟不知不覺飛了好些路，看見翼子底下已經是凡爾登城時才驚過來。我加大速度，沿着謬司河的朦朧的輪廓飛行，逢到河道紆曲的地方有時便穿過去。這條路線我很熟悉，好像老家旁邊的路角一樣，我知道自己應該在謬司河峽谷的何處離開河流而轉向左方，再直對昨晚我們氣球所懸掛的地點飛去，一些也不會錯的。別的駕駛員不曉得採取什麼航線。或許他們已經——

剛在這念頭經過我的腦中的時候，我看見正前面有敵方追縱彈金蛇似的長閃光從地面竄入空中，那正是我的氣球的位置，若不是國克便是張白斯早已在攻擊了。敵人已發見他們，正圍着氣球四周放射發火彈的冰雹。但就是在發火彈繼續向上飛射的時候，我看見它們中間突然爆發一大團火焰。有一個孩子已經擊毀那個氣囊了！

第一個氣球的火光還未消滅的時候，我就看見第二個敵球也燒起來了。我的駕駛員們已經成功了。但敵人不久一定會在原地放出新氣球，其間我們怎樣等待呢。於是我決定改變航向而飛往北方，因為我知道台味爾斯（Damvillers）附近另有一個德國觀察氣球的窠。

在我飛向東面尋找台味爾斯的所在時，天已破曉了。我正睜大眼睛從曙光中搜索的時候，又見前面火光冲天，另一個德國氣球是遭刼了，而且就是我決意去攻擊的那一個。今天早晨我們的運氣好極了，我覺得非常高興，但我偶然向右一望，却驚得幾乎發呆，一架福克機飛在我的旁邊，相距不到一百碼！我想不到這樣早的時候會有敵機出現，當時自然嚇了一跳，一霎眼間我看見他已將機頭對準了我，向我直飛過來。我們同時開鎗射擊。天還沒有大亮，四道彈流在空中劃出了四道火光閃閃的綫條。一時看去好像我們兩架機器是用四根火繩連繫在一起似的。我的子彈都是備好攻擊氣囊用的發火彈。那個匈奴的軍火則一部分是發火彈，一部分是普通的鉛彈。

在彼此愈飛愈近的當兒，我開始奇怪這將成為一次碰撞呢，還是他將飛出我的路外

？他解决了這個问題，抑下機頭而從我機身下面衝過去。我立刻作了一個猝然轉向，便緊緊跟在他的後面，在最優勢的位置作細心的瞄準。一長條子彈就結束了這次戰鬥。福克機橫翻過去，無目的地向地面下墜。天還太黑，看不清它摔碰的情形，而且我的發動機突然一跳，卽變成猛烈的震動，使我腦中勝利的念頭全都化爲烏有。我轉頭向凡爾登，我軍線上最近的地點飛行的時候，曾幾次三番幻覺到摔落德境變成俘虜的恐怖。這豈不是我們的光榮的氣球攻擊的好結局！

我將油門關小，減小發動機的震動，勉强維持了飛機的進航。假如我的發動機完全失效，那我就一定要遭刼，因爲我的高度不到五千呎，沒有動力至多祇能飄行幾百碼罷了。倖運之神仍舊陪伴着我，我居然越過了戰線，降落於第二十七中隊的一小隊所駐紮的凡爾登飛行場。我降落地面沒有出事，連忙爬出飛機研究障礙的原因。

我多麼驚異啊，原來我的螺旋槳的一個葉子給敵人打破成兩片了！他在直衝攻擊的時候，顯曾將螺旋槳打穿幾個洞。我絕對沒有知覺這損傷，却轉過方向而在槳葉子支持不住之前將他擊落！發動機的震動原因這時是淸楚了——祇有半個螺旋槳接觸空氣。

哥羅拉圖，鄧佛的裘柳·伐斯康西爾中尉（Lieutenant Jerry Vas Concelles of Denver, Colorado）這時管理着凡爾登飛行場。不久他就出來看我。他自己也是剛從氣球攻擊之後回來。原來擊落台味爾斯那裏的氣球就是他。而他在飛回的途間也曾看見我擊落福克機！這眞是我們兩個人的好運氣，因爲我們可以互相證明彼此的勝利，雖則當然還要找地面證明，方能得到正式承認。

他的機械士們給我的史巴特換上了一根新螺旋槳，這小機器便迅速地把我帶回家去。八點三十分我降落於自己的場上。一下來就聽到了大喜的消息。我們的大隊在這一早晨擊落了十個德國氣球！再將我的福克機加上就共有十一次勝利了。而我們自己並沒有損失半個駕駛員！

在歡樂而飢餓的駕駛員們擁入會食堂裏的時候，大家都談得非常起勁，弄得說話都聽不淸楚了。每人對於自己一早晨的經驗都有些奇怪和可怕的冒險可以談談。但最能引人發笑的却要推第一百四十七中隊懷特中尉（Lieutenant White）的滑稽故事。

懷特曾熱烈地搜索他想攻擊的氣球，很久找不到·他正以爲自己是無希望地迷失於

黑暗中了，其時却從旁邊辨認出一個黑色的輪廓，他想這就是自已的氣球了。立刻轉過飛機，抑下機頭，開始將發火彈狂熱地灑進他的目標。他把距離計算錯誤了，在他能夠轉身避開頭前的一團東西之前，他的飛機已經直撞了進去。

於是，他發覺自己所撲擊的原來是德國高射砲所造成的一團黑煙！

第二十八章 路克最後一次的氣球攻擊

交戰雙方都不能讓自己的戰線沒有氣球做眼睛，故每逢氣球爲敵人擊落，無不立刻補充，然而那天早晨匈奴的氣球却給我們毀滅的太多了，竟無法將沿線的氣球站都立時補上新的。

同日下午我曾飛巡前線，觀察德國觀察站氣球的補充情形。從我軍陣地看去，祇發見了一個氣球露出頭部於雪芙留梳謬司鎮(Sivry-sur-Meuse)的後面。我紀錄了它的位置，決定第二天一早就去把它擊落。

因此，第二天我又在同樣的時間起身，天氣也仍舊是好的。五點三十分離場，我仍取道凡爾登，預備在那裏找到謬司河，把它作爲指南而沿着飛行。

這次我從空中看見了無人地的偉大的夜景。我到達戰線的時候，天還沒有亮，於是我見到了敵對兩軍中間一條狹長地帶的景象。這地帶的兩邊都有一橫條從砲口發出的閃光。德國砲隊位於德國戰線之後不到一哩。而我們這方面呢，則閃光組成的線條更粗得

多，可見美國砲兵用以痛擊早已敗北的匈奴的大砲，數目是多得多了。一眼望去，這一塊黑地襯出了二道活生生的無盡頭的火光。這眞是最奇麗的景象！我沿着這地帶飛了幾哩，然後再折向北面尋找謬司河。

飛入德境之後十分鐘，我明白自己在折向北面之前已經先過河，這時是在德軍線後若干距離了。我看到前面有一個市鎮的輪廓，便降下來環着它飛了幾轉，才發覺自己已深入德境二十五哩而是在史蒂奈（stenay）村的上面了。我已經飛過雪芙留大約二十哩遠。

我立刻轉頭向法蘭西。開足油門，向西直飛，直至謬司河重現於機頭之下。於是轉了彎，沿河岸上的道路飛行。這時的天光已可辨認出地面的物體了。

這條謬司河大路通過富饒而美麗的鄉野，白天行軍是很愉快的。鄧梳謬司（Dunsur Meuse）的小城矗立在一座山崖上，這山崖凸出於河的彎曲處，顯現了一個中古時代的城鎮的古樸雅麗。我直越鄧梳謬司的大街，再挑出河畔寬闊的大路沿着它飛行。這時路上已經有車輛出現，天已經完全亮了，匈奴們也都起身而準備工作了。

我忽然想到我何不飛得低一些而用子彈招待路上邂逅的匈奴們呢。早晨的計劃無論如何是弄壞了。這時已經太遲，不能夠攻擊氣球了。或許我會遇見一位坐汽車的將軍，那時看着他跳進溝裏而倒撲在泥土上，豈不十分有趣。設或仗着幸運竟把他打死，那更可以幫助戰事的進行呢。

我的前面有一輛運貨汽車在慢慢地馳行，方向和我相同。『這裏是第一個，去它的！』我對自己說，便抑下機頭伸手去摸扳機。

可是正在機頭抑下去的時候，上翼之上出現了一件東西，幾乎使我怔住。正前面就是一個龐大的觀察氣球！它在微風之中飄盪，曳索就繫於前面的運貨汽車上。原來匈奴們是拖一個新氣球到觀察站去！他們剛從鄧梳謬司給養站取得補充，灌氣完畢後就迅速運赴前方。這正就是我所尋求的目標！

拋開了地面的車子和人員，我立刻將飛機改平，開始對那怪物射擊。彼此相距得這樣近，我打了五十發子彈就被迫作一垂直傾側以避免撞碰。當時我離地祇有四五百呎。

剛在我開始傾側的時候，耳邊就聽到從汽車打上來的軋軋軋的機關鎗聲，而雜在鎗

聲中間的我又聽到機身後部的爆裂聲！一顆爆裂彈貼身飛過而打在機尾的縱樑或什麼線上了！我這時別無他法，祇有盡力穩定地飛行，到達安全地帶後再檢查飛機所受的損傷。我飛過氣囊的旁邊，同時轉身回頭觀望了一下。

敵球這時正將爆發，觀察員已從吊籃中跳出而在空中下墜，保險傘還沒有張開。相距大地的距離很短，有時保險傘需要跌落二三百呎才來得及完全張開而阻遏住下墜人體的速度。我很想知道這可憐的傢伙倒底還有逃出性命的機會沒有？着陸的時候跌斷些什麼骨頭呢？於是來了火的大爆發，氣球的內部一齊燃燒了。我對着自己所造成的美麗的焰火，禁不住歡呼起來，同時心裏希望這火光會給我方的氣球觀察員看見，讓他可以給我證明這第十一次的勝利。

我又決意訪問伐斯康西爾的飛行場，去檢查史巴特機所受損傷的程度。裴柳欣然歡迎，問我是否預備將這種訪問變爲每日的例行公事。昨天是一根斷螺旋槳，今天是一個破機尾。我笑了一笑就跳出飛機，兩人一同檢查。

一條整齊的彈孔從座後起，一直延長到機尾。它們的距離很均勻，好像曾經仔細量

過似的。第一個彈孔約在我坐時墊頭的墊子背後四吋，由此向後一直到機尾。其中一顆爆裂彈擊中了機身縱樑，這就造成了我所聽到的爆裂聲。汽車上的鎗手作了一次很好的射擊！

所有彈孔都不在飛機的重要部分。因此，我看過之後就重新起機，不久便飛畢凡爾登與自己場子中間的十五六哩路而回到隊上了。

降落之後，我得到了很不好的消息。

昨天下午第九十四中隊的希柳中尉（Lieutenant Sherry）和尼德中尉 Lieutenant Nutt）出去巡邏，沒有回來。天黑以後很久，他們的機械士們還留在飛行場上施放信號彈，希望他們或許仍在空中而可以覓路回家。最後我們大家覺得絕望了，祇有待天亮後再從外方探索消息。

這時消息來了，是老「太太」希柳自己打來的電話，令我很高與。但他第二句就告訴我們說尼德已經陣亡了！而希柳自己也經歷了足以令人將頭髮變白的苦厄。飯前，他乘車回隊，對我們述說了下面的故事。

他和尼德進攻一個八架福克機的隊形。他們偷偷飛近匈奴們，滿想在敵人發覺之前就打落他一二架。但是攻擊失敗，一轉眼間反而變成要自己逃命了。匈奴駕駛員們非但技術純熟，經驗豐富，而且全隊合作得很巧妙，弄得希柳和尼德既不能保持自己的位置，又不能逃脫。

不久兩人就分散，各自抵擋四架敵機。希柳看見尼德的摔落，後來得知他是被擊中心臟而在空中被殺的。一會兒之後希柳的機器也吃了好幾顆子彈，發動機立刻失掉作用。向地面迅速下墜的時候，希柳看見匈奴駕駛員們並不放鬆，下了決心要殺死他。

希柳開始下墜的時候，他是在二哩許的高空。敵機一路追逐，不斷對這向地飄行的史巴特機射擊。他的沒有被打死，眞是不可思議的事。他看見戰線在自己的底下，竭力想使他的機器飄過自己的戰線，不顧匈奴們是如何狂暴地阻止他的逃逸。最後他摔於無人地上千萬彈坑中間的一個裏面。飛機翻轉而碎成十幾塊，希柳被震出幾碼路外，摔於另一個彈坑裏面，沒有受傷。

正當他力搯自己的皮肉以確定是否眞沒有受傷的時候，他發覺那些不共戴天的仇人

正駕着他們的福克機向他衝撲，用機關鎗將一長條一長條的子彈打進他的彈坑裏面！

希栁儘力將身子緊貼於坑邊，看着福克機俯衝，泥士給子彈打得四面飛濺。這時的感覺猶如看着一排兵士端起步鎗對着自己同時開鎗而沒有擊中。所不同的祇是鎗有兩樣，希栁所遇是機關鎗罷了。

最後福克機飛回德國去了，希栁爬出彈坑之外，發見一隊史巴特機已經飛來救援，匈奴們就是給他們趕走的。於是他開始想到自己不曉得落在戰線的那一邊。以前給福克機弄得慌忙不堪，沒有時間看過自己摔落的地點。

「噲，朋友，你，你的防毒面具呢？」

「太太」當時並沒有心思去理會自己的有無防毒面具，他得知自己是落入朋友中間而仍舊留在活人的世界上，已經歡喜得幾乎發狂了。

他趕快滾進隣坑裏面，會見他的新朋友。那位步兵告訴他還是處於『無人地』裏面，又說德國步共相距不過百餘碼，整個下午都有毒氣彈飛來飛去。他竟把自己的面具和手鎗都給了「太太」，說自己恐怕比一位飛行家耐得住毒氣些！他勸希栁伏在坑底不要動，

等到天黑之後再讓他來領路回去。於是在以後的幾小時中間，希柳中尉便回想那些給飛行家的事業調和五味的種種奇怪的插曲。

希柳又恨恨地述說第二天早晨他們出去尋找尼德遺體時所遇的一件意外，以結束他的故事。尼德的遺體也落於「無人地」裏面，但是那晚美國人已經前進了幾百碼，這時已將尼德所落的地點掩入我軍戰線以內了。希柳伴同一班步兵到尼德破飛機所躺的地點。他們尋出了心窩有幾顆子彈的可憐的尼德。

他們從殘破之中取出遺體，開始挖掘一個墓穴，其時却突然有一個人倒了下去。原來一個潛匿的匈奴步兵開鎗打中了他的脚髁。別的全都跳開，抓起步鎗，搶入樹林裏面。不久他們回到原地，臉上都帶着野蠻的滿足，雖則希柳並沒有聽到鎗聲響。在他們繼續作工的時候，他便向他們方才回來的地方走去。

在一個戰壕地洞的後面，他發見那個居然卑怯得會射擊埋葬隊的射手。那人的頭已經給步兵們的鎗托舂平了！

* * * *

『法蘭克・路克，第二十七中隊的神奇的氣球剷除者，昨晚沒有回來！』

一九一八年九月十八日，我在飛行日記的末行寫了上面的一句。重讀這一句話的時候就帶回了整個大隊對於他這異常而長久的缺席的憂慮和不安。因爲路克的頑皮和不守紀律，使我們大家都想到應該設法照料他，把他帶回到更有紀律的戰鬥——飛行——和生活。他的無禮成爲全營房的譁助，使他的長官們失望。在他的失蹤之後一個多月，第二十七中隊隊長阿爾・格倫脫曾告訴我說假如路克回來的話，他要先用軍法審他一審，然後再推薦他去進榮譽團(Legion of Honor)！

總之，路克厭惡子彈，也厭惡長官的命令。在奉有巡邏後立即歸隊的嚴命時，路克却會滿不在乎，祇顧降落在法國人的飛行場，快樂地在那裏過夜，直到第二天黃昏才飛回來。但是因爲他幾乎每次都帶回一二次擊落敵球的勝利的緣故，長官們通常總申斥他幾句，告誡他下次不要再犯，就了事了。

申斥和命令一樣不能使路克關心，第二晚他又是沒有回家，因此格倫脫上尉曾說假如路克回來了的話，他一定得受倔强不服從的處分。九月二十七日路克是在土爾飛行場

上和法國人過了一晚。

我們所得到的最後消息：九月二十八日晚路克離開留宿的法國飛行場，低低飛過一個美國氣球隊隊部，在上面繞圈子，引起隊中人員的注意後，便投下一張在飛機裏面寫的條子。路克是我們的氣球隊人員最歡喜的人。氣球隊上所有軍官們都崇拜他的勇敢和神奇的成功。他們很認識氣球觀察對於敵軍的價值，而且也十分明白攻擊這些防禦周密的觀察站的困難和危險。

『注意在D.2和D.4位置的敵軍氣球——路克！』

路克的機器早已消失於第一個氣球的方向中了。那是在謬司河的後面，天已經太黑，辨不出氣球的輪廓了，但是他們全都聚集於隊部的前面，睁大眼睛凝視着氣球所懸的那面。因爲以前路克曾經有幾次將要打的氣球通知他們，每次都不會使他們白白守望。

兩分鐘後，一大塊紅光照耀於西北的地平線上，還沒有消滅之前第二個德國氣球也同樣爆發成一團火焰了！他們的勇敢的英雄又實行了他的諾言！他們趕快回到隊部，打電話到我們的隊上，通知法蘭克・路克的最後兩次勝利。於是我們大家等待着路克作他

的動人的出現。

但是路克永遠沒有來！當晚和第二天我們還在埋怨他的拆爛汚，以爲他已經到他的法國朋友那裏去過夜了。但在始終沒有他的消息來到的時候，在連接探問不出他擊落敵球後的行動的時候，大隊中人人都明白我們已經失去了最偉大的飛行家了。從那天到今天，關於路克的失蹤我們永不會得到過可靠的消息。他的機器永沒有發現過蹤跡！他的死亡和埋葬也永沒有從德國方面得到過線索！像法國的神秘飛行家古納美一樣，法蘭克•路克是給天空吞滅了，沒有留下死亡的痕跡！

第二十九章　夜間任務

飛行人員都覺到步兵對於自己有一種反感，那些步兵處身戰壕的泥濘和蟲蟻中間，常常工作過度，睡眠不足，無時不面對着死亡的威脅；以他們的艱苦來和空軍青年軍官們的生活的舒適和興奮比較，自然就覺得不滿了。

他們看見飛機在頭上迴旋就想到這些衣服標亮的人拿錢來這樣享樂，自己却要在雨中像牛馬一樣工作，便不免覺得憤憤不平。步兵軍官們曾告訴我說他們在需要美國飛機來驅逐敵機的時候，總是找不到，而匈奴們却不斷從低空飛來襲擊，用機關鎗射掃他們的軍隊，造成死傷很多，影響士氣很大。

在這種環境之下，他們的悲憤是不難明白的。然而這種反感儘可除去許多，假如步兵人員明日在敵機掃射他們的時候，我們的飛行人員，也在敵線後面作同樣工作而給予敵人加倍的損害。每天我們的飛機都從事於這危險的戰壕掃射工作。我方步兵前進的勝利，實在得力於空軍在前線之後和步兵所看不見的戰壕上面努力和他們合作的結果。他

們既承認飛機攻擊他們自己的戰線的威力，就很容易想像敵方步兵看見我方戰鬥機每天出現於他們中央時是如何恐怖了。

至於這二兵種死傷危險的比較，我相信即使是最會懷疑的步兵，在思索片刻之後，也會承認飛行員的日常職務無時不包含死亡的危險。舒適和衣服，娛樂和美食當然都是我們沾光。但任何駕駛員對於他的較不幸的同袍都存着眞心的敬重和讚美，因爲他們所作的工作比自己多得多。

這妬忌和誤會大半起因於地面軍隊不能看到也不能知道飛行人員爲他們所做的事情。這眞是莫可奈何的傷心事，因爲各兵種之間的競爭可以造成好處，怨憤是不能的。

九月三十日太陽落山，我們坐在會食堂吃夜飯，討論着當天下午凱愛中尉（Lieutenant Kaye）和李特•張白斯中尉擊落一架福克機的勝利事件的時候，一個傳令兵送給我一張大隊長寫的條子，要我選兩個自告奮勇者去担任最重要的任務，並立刻帶他們到隊部報到。當時是六點三十分，天已經黑了。

我們對於這突然的召喚，自然很激動，大家很想知道在這樣遲的時候需要飛機的原

因。我從自告奮勇的人們中間挑出了漢姆・可力治和魏特・國克，大家手裏提着飛行衣箱，匆匆趕到哈德納少校的辦公室。

我們大為驚異，發見梅吉爾將軍在室中不耐煩地踱來踱去等待我們。他立刻歡迎我們，開始說明這樣匆促召喚的目的。

我方軍隊那時正從事於孟德法康（Montfaucon）的攻擊，方在作阿剛納森林邊緣和謬司河中間的十哩峽谷的推進。孟德法康位於這谷中最高的小山頂上，差不多在它的正中心。一九一六年凡爾登惡戰的時候，德國皇太子就是從這有利的地點觀察凡爾登和其迤南一帶的戰役的。後來我曾登山顛而訪問皇太子的巨大司令部，很驚異這裏所收四週景物的遠大。

我們的步兵勇敢地衝擊這峽谷中防禦周密的敵人已經有四天之久。費了很大的代價之後已經取得若干勝利，珍貴的土地也慢慢從德國人的手裏奪過來。在舊戰線與從格朗潑里（Grand Pre）到謬司河的新戰線中間，兩個美國步兵師曾將各自苦戰所經的峽路稱為「死谷」。敵砲兵從謬司河外居高臨下的地勢不斷射擊，落在路上的榴彈密如冰雹。

我方隔離的各步兵團有時突然作一次衝跑，跑到介於中間的小山側面，取得暫時的躲避處。因於這樣的結果，我方飛機發見有一隊幾千人的美國步兵被阻於孟德法康的山頂下已有三十六小時之久，除隨身所帶的給養以外全無食物和軍火的接濟。在他們的後面敵人又施以濃密的彈幕射擊，將所有道路截成幾段，卽使要退却也很困難。

哈德納少校早已和大隊裏面的各中隊長們討論過明天可否用飛機輸送食物給這些軍隊。集團軍司令部自信可希望於夜間突破敵軍的防禦而救出這些困餓的軍隊。假如這失敗了，那末明天一早我們就用飛機給他們運送食物。

而這時梅吉爾將軍却乘汽車馳來告訴我們驚人的消息。集團軍情報局報稱十一列兵車於午時從米資開出，載運著名的普魯士衞隊（Prussian Guard）到孟德法康前線來攻擊我方被陷的步兵。這事需要立時的證明，時間已經這樣遲，祇有飛機可以作爲取得這項證明的工具，因而必需派遣出去。天是黑暗了，飛行一定非常危險的，祇有經驗豐富的駕駛員才可准許前去。我們飛出去之後，探照燈將把光線一直照着天空，使我們可從許多哩外的德國境內看到這信號。我們必須熟悉米資通至前線的一切鐵道位置，又必須

能夠達成任務而安然帶回所要的消息。梅吉爾將軍不願命令任何人去，却願得到兩個自告奮勇的人。

我答稱第九十四中隊裏面人人都想去。我選了最好的兩個，可力治和國克，非但熟悉敵方的鐵路線，而且一定能夠覓路回來，假如別人能夠的話。

『很好，』將軍說。『尋出繆司河上的鐵路幹線，沿着飛到史蒂奈，從那裏到孟德米豆（Montmedy），再前進到米賁。細心注意那條路線上一切移動的東西，即使要低飛到樹杪一樣的高度也得察看。記下每次火車的時間和地點，輛數和方向，再記下所載東西的性質，假如你能夠的話。我將在這裏等待你們回來。』

我在伴着國克和可力治走出去的時候，自己想想三個人總比兩個好些。我看他們飛出之後，就叫機械士們給我的史巴特開車。幾分鐘之後，我也滾駛過場子，轉彎而對着信號燈光的一排了。我開了油門，發動機吼鳴，迅速退回來準備起機。機尾舉起來了，機輪掠過地面了，機輪已脫離地面了，路徽將操縱桿拉起，地面的燈光不久就消失於翼子底下了。

黑暗籠罩着一切。北方的地面時而有砲火的閃光，時而沒有。在我的頭上，我們的飛行場探照燈劃出一條黃色的光，向外逐漸加闊並逐漸減淡，直至最後消失於太空之中。另外還有幾盞探照燈在空中交射。我仔細認看我們的探照燈光與地平線相交的角度，牢記在心，使我可不論遠近都能辨別。

『我很想曉得那些孩子今晚享受得怎樣？』我以五百呎的高度飛過被困的步兵的頭上時，這樣想着。因爲我已從凡爾登的左面飛過，這時是直向孟德法康飛行。我一定曾飛過幾千利用黑夜的掩護而前進至優勢地位以準備明天工作的人員的頭上。我有時看見路上的燈光，那是我們的工兵們在趕修橋樑和用泥石塡補彈坑。路上是這樣的擁擠，又給敵軍砲火損壞得這樣的厲害，竟使我們的給養來不及供應前線的活動。我們的砲兵已前進頗遠，但是沒有砲彈可供射擊！即使在敵軍砲火停止的時候，因於道路的損壞不堪，也無法運送食物給被截斷的步兵團。

後來我曾聽人述說工兵隊夜間修路的極困難的努力。士兵從戰綫後許多哩的地方趕來協助這緊急工作。連一個高年的上校，碰巧經過那裏而發見了這情境的，也自己去代

替一個年輕力壯的憲兵的職務而叫那青年人到路上去工作。而且德國砲彈又通夜落在他們的中間，毀壞他們的狂熱的建築，又殺死他們許多人。

對着這一點，普魯士衞隊將來攻擊了！我很想知道司令部如何得到那個消息和匈奴們如何得知我軍在「死谷」中處境如此惡劣的經過！大概是飛機把消息帶給敵我二方的。我兒猛地對自己說假如在今晚發見普魯士人的來到，我一定要用飛機去阻止他們中間幾個人的到達目的地。

我向東轉彎，在星光之下辨出了謬司河，以三四百呎的高度沿着河面飛行，漸漸深入敵境了。除了發動機出毛病以外，我毋庸怕懼。前面沒有敵方探照燈的搜索，也沒有子彈向我射擊。史巴特機上面的韓斯判諾秀瑟發動機有一種特殊的聲音，熟悉飛機發動機的匈奴耳朵一聽就可以辨得出，但雖則我因覓路而被迫飛得很低，我的經過並不曾引起什麼注意。不久我越過摩查（Mouzay）的湖泊，知道自己已經深入敵線之後四十哩了。在摩查與下一個鎮史蒂奈之間，我看見前面有一個火車頭的燈光。我飛得更低一些，正預備等火車經過飛機底下時去數數有幾輛的時候，却發見祇是一列短短的貨車，而且

是從前線開回去的。我便不再去管它，祇顧沿着鐵路前進，一直飛到史蒂奈的車站。來來回回我環着副線和轉向線飛行，一隻眼睛望着朦朧的地面，一隻眼睛望着鎮東的一處敵飛行場的方向。軌道上並沒有特別衆多的車輛，史蒂奈站上也毫沒有什麼活動。找着通至孟德米豆的主線，我向後面的福克飛行場投了最後的一眼，便悠然沒入於黑夜之中了。

十分鐘後我在孟德米豆上空發見一列車開赴史蒂奈，一列車駛向米資，但都不是兵車。副線上沒有車輛。我開始想到情報局有時也會錯誤的，自己覺得有些失望。因爲我帶的鎗彈特別多，曾想像過一架小飛機對於兵車窗子內的普魯士衛隊所能造成的損害。我從孟德米豆到米資，一路上與其說是在懼怕，毋甯說是在希望遇見普魯士人。但是我是注定要失望的了。我愈近米資愈明白，假如他們的車子眞是從午時開出的話，這時一定已經到達或者經過孟德米豆了。我絕對相信不會有一輛車子逃過我的眼睛，因爲沿路飛得很低，祇能恰巧越過軌道旁邊的電線。

看了一看羅盤，我繞向右面而離開了軌道。普魯士衛隊的發見顯然是一陣虛驚。再

五分鐘我就應該在凡爾登的上空了。

十分鐘過去了，二十分鐘過去了，仍舊沒有到凡爾登。假如我是給羅盤領錯了路而飛得太靠西面——即使如此我也早應飛過謬司河了。我側身去搖動羅盤。它的指針轉了幾轉，却停在相反的方向中！我又搖搖，它又停於一個新方向。我見過的羅盤——除了從匈奴飛機上面拆下來的以外——連假裝指示「北」的方向的都沒有！混雜於憤怒之中的是狠狽和恐慌。我搜索地平線上的探照燈，但一個也看不見。我想自己或者是迷於霧中，便昇高上去飛着圈子細察下面的地平線和黑暗。但是連可以引導我回到戰線的砲的閃光都沒有。

剩下的汽油祇可以飛四十五分鐘了。辨別方向的能力既不很好，羅盤又沒有用。於是我想到了北極星！好啊！那裏她的光芒在閃耀着！我應該向南的却向西飛，照現在的航向再飛上二百哩就能飛到伊泊爾的英軍戰線了。於是我把北極星保持在方向舵的後面，向南飛了十五分鐘，再降低下來一看，發見底下有一彎流水，很像謬司河上的一個熟悉地點。我的自信突然回來了，沿着這河前進，果然就到了凡爾登——尋到了那忠實的

探照燈，十分鐘之後我就安然降落於那標明場子界限的一排燈光之下。

我的機械士們說可力治和國克都已回來了。我趕到軍務室裏報告沒有匈奴火車向前線開來。梅吉爾將軍聽了後，祗說了一聲『謝謝上帝！』第二天我們的軍隊前進到被困的步兵團所在地，把他們救出而送到後方休息。

我在走過場子回寢室睡覺的時候，抬頭看見我的朋友北極星照耀着我的臉。我舉起帽子，舞着對她敬禮，熱烈地說道：『謝謝上帝！』

第二天，十月一日，第九十四中隊有一個大隊形飛過戰線，在德軍陣地巡邏了差不多兩小時，不會有過一次戰鬥。我們曾發見一窠福克機，但是沒有能夠把他們帶進射程裏面。

下午頗遲的時候，我又獨自飛出去，在戰線上逗留着，直到天光開始朦朧。我看到一個德國氣球在三指湖後面的地上，一想它既不在工作又以爲躲藏着別人不會看見，它的保護便可以斷定不會周密。果然不出所料，到了它的躲避所的時候，並沒有高射砲手來迫害我。這事情實在太容易，簡直不好稱爲勝利，因爲我祗捺着機頭向下衝去，打了

一百多發子彈事情就完了。氣球立刻着火，我便安安穩穩向家飛行，沒有受到迫害。

沒有受到迫害，那是說從敵人方面。我在轉回頭在味格紐爾越過我們的戰線後，却在我軍的戰壕上面遇到兩盞探照燈的注意和許多高射砲的猛烈的彈幕。但是砲彈都給我拋在尾巴後面，因爲我能夠看清牠們的離地而知道他們在我的方向中的全部進程。美國砲手們還沒有得到像匈牙利高射砲老手們一樣的長期經驗，我一看就知道他們都不對我前面的相當距離外去瞄準，却正對着我的機器瞄準。他們的瞄準如此惡劣，竟使我對於他們的過分熱心毫不動氣，更說不上怕懼了。後來我得知這區域禁止我方飛機的飛行，砲手們奉有命令，對於天黑後經過該區上空的任何東西，均須加以射擊。

我回到場子的時候，隊上已經知道我擊落氣球的事了。場上曾看見氣球燃燒的火光，後來又得觀察站打來的電話加以證實。

那晚在會食堂裏，有一個孩子高聲讀報，說英國獨立空軍前晚曾派一大隊轟炸機到萊因河上的科倫，投下了幾百枚大炸彈。

乾梅・米斯南，第一百四十七中隊的隊長，那晚來訪問他常視爲自己的老家的第九

十四中隊，當時也在座。他很用心聽着這個消息，終了的時候他叫道：

「啊呀！我希望他們沒有把我的姑母殺死！她住在科倫！」

一時我們都驚愕地望着乾梅，然後大家哄然笑起來。乾梅・米斯甯，帶着他的德國姓；他的姑母又住在科倫，却擊落了八架敵機！這種德國系的美國人對其祖先的祖國作戰的異事，正不知有幾多可供我們會食堂裏的笑樂哩。

第三十章　一天的工作，六次勝利

十月開始之後，第九十四中隊的作戰另取了新姿態。我們脫離第一驅逐大隊所受的總命令而專門担任二千呎以下的戰線低空巡邏。這對於我們是很嚴重的事情，因爲非但要受更猛烈的高射砲火，而且還要成爲高空的匈奴隊形容易攫取的掠物，他們可以隨意飛下來向我們撲擊。

這項新命令的用意是要我們去抵敵常常從低空飛到我們戰線上面的敵機。他們通常總有戰鬥機的保護，而且很少深入「無人地」之後的我軍區域裏面。他們來到後便沿着戰線飛行，看看我們在前線做什麼，至於我軍後方的觀察則由高飛的照相飛機去擔任。

十月二日李特•張白斯領隊出去作新命令下的第一次巡邏。他率領了五架飛機，我自動跟在旁邊，去看這新計劃的進行狀況。我飛得高一些，以便有保護他們的機會，我跟着他們在戰線上面來來去去，大約高出他們二千多呎，

這次巡邏的路線是在雪芙留梳謬司和羅美格（Romaigne）之間。在飛畢第一巡而轉

頭向西的時候，我在轉頭地點附近發見了一架哈諾佛雙座機正想在我們後面偷偷飛過戰線。當我們初見他的時候，他飛得很低，且已越過戰線了。

爲了誘他再遠離他的戰線一些的緣故，我假裝沒有看見他而將油門關小至最低速度，仍繼續前進並略微上昇。張白斯隊形的駕駛員們飛在我底下，這時還沒有看見那個侵入者。

一面飛開，一面計算兩機的位置，我斷定這時可以截斷哈諾佛機的退回德線，即使我在轉頭時就給他看見也不妨。因此我迅速轉身過來，對着我軍前線後面的一個地點撲去，那地點依我估測就是我們會面的所在。然而敵機並不逃回，祇顧向前進行他的任務，令我很爲詫異。這是大胆的表示，良好戰術混雜着非常的自信，還是駕駛員和偵察員都沒有看見我呢？我很想知道我將對付的是什麼樣的飛行家，我跟在他們後面，距離逐漸近了。

這勝利似乎太容易了，我有些怕懼這或許是很深的圈套。近些，近些，我偷偷飛近他們的尾後，然而偵察員竟全不管尾後的安全，連望都不望一望。在相距一百碼的時候

，我向後座遲笨的偵察員瞄準，預備射擊。他祗有一挺鎗裝在活動鎗架上，這鎗並不指向我的方向。我想第一陣子彈之後他就會把鎗轉過來，那時我就要從他的彈流中間穿過去了。可是我的鎗是兩挺對他一挺，他得從我的史巴特受雙倍的子彈啊。這時我相距五十碼，決不會不中。仔細瞄準了，我撳按雙鎗的扳機。那偵察員立刻斜倒下去，伏在座艙的邊上，竟沒有開過一鎗。我的速度使我衝過哈諾佛機，這機在我的第一陣鎗彈打進機身的時候，已經開始傾側而轉頭回家飛逃了。

我冒着敵機駕駛員所發的幾顆子彈，又取得了尾巴後面的位置，把他弄進自己的掌握之中。然而在這最緊要的關頭，我的雙鎗却同時都卡了子。

狂怒之中我仍舊想到敵人並不知道我的不能射擊，因此我又逼迫上去，使他向東轉過去以避開他自認爲非常危險的位置。那時我看見李特•張白斯直對我飛來，其餘的飛機也跟在後面。李特一路飛一路射擊。他的第一陣子彈了結了那個駕駛員，那架哈諾佛機飄飄然墜落於孟德法康的北面——在我軍線內兩哩多的地方，並沒有十分損壞，竟還可以用來飛行。

這是我在自己戰線後面擊落的第一架敵機——不，應該說協力擊落的，因爲有李特·張白斯分享那次勝利。

費了幾分鐘的功夫，雙鎗的卡子就修理好了。在修理的當兒，我沒有注意我的駕駛員們，而且也不曾察看我的飛機的飛向何處——因爲我得一手執住槓桿，另一手將上彈機構撳回去，祇得聽史巴特機自己照顧自己。這時卡住的子彈已經取出了，我向德國試放了幾鎗，却突然發見有一羣福克機正在穿過五十碼外的薄雲層。雲是奇襲之前的理想的隱匿所，他們躲在那裏等待我們的史巴特機，可是並沒有注意到我的撞上去。

我立刻作一螺旋下降，逃出了他們的射程。他們八人一齊追將下來，不斷射擊。追蹤彈蚩蚩地掠過我的身旁，我雖盡力設法，却總不能找出一個可以希望逃掉的空隙。在我開足發動機而向地面垂直俯衝的時候，地球是很快地向我迎上來，福克機渴血地希望着我的滅亡。這樣作時，我覺到別的飛機是在後面飛來，福克機突然離開而不再射擊我了。回頭一看，原來我們的史巴特機已在千鈞一髮之際來到了。李特·張白斯在追逐匈奴們，匈奴們則在向南上昇想躲入低懸的雲裏面去。

李特看出他們將在自己追上之前就飛進雲中，就聰明地决定讓他們前進，自己却突然轉向北面而尋取一個介於他們和他們的戰線之間的地點，在那裏可以希望等到他們從雲裏出來。我盡力上昇，和李特同時到達雲層的北面。我們在白絮似的雲塊下面飛了一個多圈子後，就看見匈奴領隊從上面出現，他的隊員一個個跟在後面。一霎眼間，李特和我在最後兩架福克機的尾巴後面了。李特攻左面，我攻右面，幾乎是在同一秒鐘開始射擊的。我打了二百發就看見我的敵人跌下去；而差不多同時李特也已停止射擊，他的敵人也已跌出線外了。其餘的敵機向德線直衝逃囘，我們沒有追趕得上。囘頭的時候，看見我們的兩個犧牲者差不多是同時摔落於我軍線後一哩多的地方。

在我們囘到飛行場之前，這三次勝利的正式證明已有電話傳來了。

國克中尉，這時已被認為隊上最成功的氣球攻擊者，今晨和克洛哥中尉（Lieutenant Croker）一同出去攻擊懸於格朗特潑里鎮東的一個德國氣球。國克這時已有三個氣球的紀錄，對於自己擊落這些討厭的目標的方法已經很不高興。他自然堅執地要人家特別

注意他的機關鎗和子彈，因為他相信最好的方法是從高射砲彈叢中直衝進去，將一長條子彈打進氣球裏面之後，便飛開不再理會。那種再三從高射砲彈幕中穿進去攻擊的方法他認為簡直是愚蠢的自殺。

早上五點三十分，國克和克洛哥離場而飛赴阿剛納。他們找到了格朗特潑里，但是看不見氣球。最後在激起該地所有敵人之後，國克發見他的氣球原來是繫於汽車上，懶惰地在地面休息。這顯然是不利於攻擊的地點，但是國克却毫不遲疑地抑下機頭，俯衝並射擊。

大約二三十發子彈打了出去——隨後雙鎗就都卡子。國克氣得罵不絕口，在攢昇過氣球上面的時候竟拿起一個修理機鎗卡子的小槌子向它擲去。他並不等待克洛哥，筆直飛回，爬出飛機，衝進軍械員室，好像一隻黃蜂。當時國克所使用的話語，他和軍械員後來都不願重述，但是在他正痛罵鎗械，子彈，機械士和軍械員的時候，被他抛在格朗特潑里的克洛哥中尉走了進來！

『恭喜恭喜！』克洛哥勝利地說，『那眞是好工夫！這次你把氣球，母車和人員都打

中了！』

國克看看克洛哥，混雜着煩惱和忿怒。『打中了什麼？』他氣冲冲地喊道。平常國克決不會這樣，除了乾梅・米斯南以外，他是隊上脾氣頂好的人。

『什麼，當然是匈奴氣球！』克洛哥忿怒地答道，『你沒有看見他燃燒嗎？因爲露水和外表的潮濕，他延挨了半分鐘才冒出火焰，可是一爆發却就爆發成一團火球！』

國克不安地望着克洛哥一會兒。他的朋友的鄭重和眞實決無可疑。於是他慢慢說道：

『好，我是，是！是！這眞是第一次聽見，用一個槍子和怒罵也會擊毁一個氣球！』

次日即十月三日，我們的中隊在下午曾舉行一次計劃周密的氣球攻擊。這個氣球懸於杜爾康(Doulcon)的後面。孟德法康這時仍舊是美軍的作戰中心。地形極不利於進攻，謬司河一帶多小山和森林，德軍事前已周密地準備作頑强的抗抵了。觀察氣球的存在更給敵人許多利益。因此我們才被白天派遣出去担任擊毁氣球的任務。

查恩・透羅率領我們的隊形。在三點鐘的時候，全中隊的人馬就全體出發了。漢姆

•可力治和克洛哥被選出來擔任攻擊氣球的，也和我們一同飛行巡邏。我們預定於三點三十分正飛到杜爾康，在那裏兩個攻擊者就一前一後向氣球俯衝。這是我們想令德國人不懷疑我們的任務的目標的新圈套。

我們預料這重要觀察站一定會有敵機護衛，故必需以充足的飛機去掃除兩個攻擊者進至氣球的途間的障礙，我叫所有駕駛員都和我對準了錶，並吩咐他們於三點十五分正越過戰線，飛行於可克二氏和飛來攔截的任何敵機的中間。在每人都分派好所負担的角色之後，我們就一同起飛了。

第九十五中隊的阿維柳(Avery)陪伴着我們。阿維柳是八月初在沙托帖里前線逼迫著名的匈奴英雄孟國甫(Menckoff)降落的駕駛員。孟國甫當時已有三十七次的勝利，說也奇怪阿維柳却是初次出陣。孟國甫的發動機給阿維柳的子彈打壞，這德國駕駛員想還是强迫降落於我軍線內而投降，比較企圖飄行回去而在中途被殺來得聰明。可是他着陸後却發覺自己的征服者是一個新手的美國駕駛員，幾幾乎氣死。

在隊形繼續在自己的戰線裏面巡邏的時候，可力治和克洛哥離開而飛行於孟德法康

那面相當距離之外。我們沒有找到敵機在附近，但是並不能確定在我們一飛近杜爾康的氣球時，他們仍舊不出現。

在我的錶走近預定的時刻的時候，我略略飛近攻擊地點，向前面四五哩路外眺望，突見兩架史巴特機以全速度向氣球那面穿過去。我看看錶，祇有三點四十分。可力治和克洛哥彼此怕別人搶前，彼此熱望擊毀這個氣球，竟弄到違背了命令，早去了幾分鐘。再看看史巴特的隊形，却絕對服從着命令，剛剛在飛上來。但是我們現在不能保護這兩個攻擊者，祇能在儀式完畢之後到達那裏了。

在我們大家開足馬力去追逐這兩個駕駛員的時候，我看見一個六架福克機的隊形也正飛上去攔截他們。於是有一架孤獨的史巴特從雲中飛出來，和六架德機接仗。在這短促的搏戰期間，同時發生了許多事情。那架孤獨的史巴特跌落地面，摔於德境之內。氣球爆發成一團火焰，指示出若非可力治便是克洛哥已經避過福克機而達到目的了。同時我身後的雲裏似乎在噴射出一羣羣的福克戰鬥機，來撲擊我們的史巴特機。

他們是在我的背後，因爲我已經飛得比別人深入並且改變方向去援救那剛跌落而不

知是誰的史巴特機了。但是因爲赴援太遲而無能爲力的緣故，我又改變航向而去攻擊兩架從鄧梳謬司來的德國雙座機。我很想知道跌下去的誰，是可力治，是克洛哥，還是別人呢？無論如何，他已經作了一次勇敢的戰鬥了，雖則他們倘若服從命令而等候到約定的攻擊時間，便不會這樣的寡不敵衆的。

一架雙座機已經看見我的飛來，就懦怯地轉過機頭，也沒有通知他的同伴。我襲擊後者，不多一會兒就把它打着，完全失去操縱而跌將下去。我知道這次勝利因地點遠處敵線之後，一定很難獲得正式承認，便等待一些時候，直至親眼看見他摔落地面才止。我把它擊毀，自己已經滿足，有沒有人知道且不去管它。在事實上，我這次勝利果然永沒有得到證實。

在我又飛向杜爾康的上空的時候，許多戰鬥正在進行。幾架飛機已經跌落，但是我因路遠却辨不出是敵是友。史巴特機滿天飛散，隊形是完全毀了。我决心召集他們，帶他們回去。他們的氣球已經燃燒，我們的任務已經完成，我們在德線之內十哩戰鬥，有些錯誤就會使運道不佳的駕駛員變成俘虜，豈不是冒無謂的危險嗎？

敵方駕駛員們祇怕我們不肯走。在我集合所有駕駛員而轉向老家飛行的時候，匈奴們也立刻把我們中間的距離加大。我故意落後，看着史巴特機越過戰線，直至最後一架也已安然飛進美境。於是，我注意到東面凡爾登附近有些事情在進行，便繞道過去看一看。

是兩架飛機在戰鬥，地點在我軍戰線之南。我以最快的速度趕到那裏，眞幸運，恰巧看見第九十五中隊的泰特•克的斯因爲機關鎗卡子而放棄對一架L•V•G•雙座機的攻擊。匈奴駕駛員正企圖逃走，其時我已飛到他的旁邊而另一架史巴特（後來辨出是漢姆•可力治）也衝到他的另一邊了。

我以可怕的速度俯衝，在相距一百碼時就開鎗射擊。第一條子彈就使敵機的油箱着火。漢姆也從另一邊開鎗，但是這偵察機的兩個不幸的乘員早已知道自己的刼數難逃。L•V•G•機迅速下墜，風力把火焰煽成了一座火爐。在着地之前，這兩個不幸的飛行家想必早已燒成一團焦了。最後它摔到地面，轟然一聲爆發之後，所留下來的祇有一團黑煙和塵埃，昇騰了幾碼，就給風吹散。

那晚我檢點一切，發見漢姆・可力治是那天的英雄，除半架L・V・G・機之外，計有一個氣球和一架福克機的紀錄。查恩・透羅，韋爾・派爾摩，和克拉甫帝・史派克(Crafty Sparks)每人打下一架福克機，除我在鄧恩之後所擊落的一座雙座機之外，共計有五架德國機。我們的領先這時是安全了，最近的競爭者第二十七中隊一時決趕不上的。而且從那天起我們彼此的勝利差數祇有增加，從沒有減少。

阿維柳和另一個來自衣阿華，達斯摩恩斯(Des Moines, Iowa)的駕駛員友勤・史羅格(Eugene Scroggie)是失蹤了。我曾見一架史巴特機的跌落，不過不曉得裏面是那一位。但是這雖難於確定，我却十分相信這兩個駕駛員都沒有死掉，祇不過做了俘虜罷了，因此遲延了許多星期沒有寫信通知他們的父母。在戰事停止之後，這兩個孩子果然由德國送回給我們。史羅格是脚上中了子彈，治好後沒有關係，仍回到他的中隊上。可憐的阿維柳却在臉上受傷，因於德國外科醫生的疏忽而變了形態。但是他被釋放回來後，立刻就進了最好的醫院，由最好的醫生醫治照料，想來不久一定可以回復他的原來的美好的容顏的。

第三十一章 戰爭的壁上觀

十月五日的早晨，我得到消息說張白斯和我在十月二日所擊落的哈諾佛雙座機直到現在還躺在孟德法康的北面約一哩許的地方，由步兵們看守着。那架飛機據說還是好好的，那裏的軍官們打電話過來，要我們派人去把它弄到我們的棚廠裏面。一架敵機落在我們的線內，過了一小時而沒有給過路人貪取紀念品而扯光的，那是極少有的事。飛機摔落的地方總是一下子就聚攏了許許多多人。汽車司機們把車子停在路上，自己衝過野地來看稀奇和覓取一些德國東西帶去作紀念品。兵士們和法國農夫們從各方跑攏來。等到駕駛員平安降落而來到出事地點，敵機餘留下來的也就很少了。

直到這時爲止，美國空軍從不曾虜獲過一架哈諾佛雙座機。我們大家都極想飛飛各種德國飛機，來和我們的比較，檢查他們所採用的新方法，試驗他們的發動機，和考查他們的設計人所企圖的改進。因此我們一聽到十月二日的那架敵機落地沒有摔爛而且還保存在孟德法康附近，便立刻鑽進一輛汽車，駛赴前線了。

那天早晨在下着雨，看上去午前决不能作任何飛行。我們駛向西面，再折而向北，直駛到著名的阿剛納森林的東邊緣上的伐倫尼斯(Varennes)，在那裏我們開始目覩到過去二星期間美德雙方砲兵大戰的結果。伐倫尼斯通至孟德法康的道路幾乎完全是重造的。路旁眼力所及的地方無不滿佈彈坑，其密度正不下於「無人地」。地是黃土。由於天雨的緣故，我們所經的鄉野極像一片荒蕪的沼澤。

樹木的枝葉大都被砲彈打掉了，連大樹幹也有被劈開的。有時一顆沒有爆發的砲彈底後端還露出六七吋在樹幹的外面。彈頭緊緊嵌在樹裏，但是因於某種緣故，並沒有爆發。

沿途無數的運貨汽車，來來去去，非常忙碌，有的載着軍火，食物，藥品和別的給養趕往前線，從泥水中前進，一路還要避開重砲的遲緩的行列。和這車之流相對的是一輛輛的「空」車，其實有的車子並不「空」，裏面裝着傷兵，運回野戰病院去救治的。

有時我們發覺自己是被阻住了，因爲全行列都已停頓。某一地點一尊十二吋口徑的大砲橫滑在路上，把交通完全斷絕了。有幾次我們等了半個鐘頭，路上方纔清楚，往來

的車輛再繼續前進。

我不曉得別的觀察者對於美國步兵的態度所得印象是否和我相同；但在我看來，這些孩子們的行動似乎有着一種特殊的愉快，開上前線的和從前線開回的都是一樣。他們老是笑着。灰色制服的隊伍兩個一排地行進，隊前常常有幾個軍官，也是在泥濘之中步行——他們全都很高興，一面走，一面談話笑樂和唱歌。眼睛看到四面有什麼特殊的或滑稽的東西時，他們就拿來作爲談笑的資料。沒有這種機會的時候，他們就彼此自己尋開心，或者重提那種可望惹起歡笑和娛樂的小事件。他們都是愉快的人物。一隊隊，我們遇見開進去。一隊隊，我們遇見開出來。

最後我駛出大路而駛進一條比較不擁擠然而更損壞得厲害的道路，這條路領我們駛上孟德法康所在的小山頂上。美國的大砲在我們的後面發射，德國的大砲在我們的前頭答射。然而這鎮的本身却由我方的軍隊佔領，並有一個青年會設在大街上的一間破房子裏面。我們停了下來，把車子放在街旁。一長條的步兵站在街上，等待走近那由兩個青年會職員在出售朱古力糖和香煙的窗口。我們從側門進去，在做過廚房的一間屋子裏烤

一烤火。我們一面詢問德國飛機的確實地點，一面吃了些餅乾和朱古力糖。

他們告訴我們說，那飛機躺在鎮北偏近敵壕一哩許的地方，並沒有大損傷。於是我們再坐進車子，從狹窄而荒廢的街上慢慢駛出去。街旁所有的建築，不論磚石或泥灰，幾乎都已轟平。街面滿是破磚碎瓦和壞木廢物，但中間已經打掃出一條可以容納一輛車子單獨駛行的路了。我們到達那邊的時間，看見一座巨大的建築物矗立在山頂上，雖則已經損壞得很厲害，却仍舊是孟德法康最顯著的和最傲慢的東西。我們立刻辨出它，因為在空中曾見過多次了。這是一九一五——一九一六年德軍幾次進攻凡爾登時德國皇太子的住所。最近又住過對抗美國阿剛納森林進攻之役的德軍的司令官。而現在却落在我們的手裏了。

我們停了車，走上去觀光這著名的司令部。它矗立在一塊凸出於山頂的岩石上。圍着它的基礎是巨大的水泥鋼骨柱，有七八呎粗。從屋子裏面看出來，周圍的景色都收入了眼簾。謬司河的峽谷，簡直可以看到凡爾登之後，阿剛納森林，也都呈現於這高塔之下。

德國哈諾佛機果然在鎮的後面。它確乎沒有什麼大損壞。它在駕駛員的操縱之下飄下來，就地面的崎嶇而論，是作了一個頗好的降落。着地的當兒機頭翻了過去，螺旋槳擠在地面擠斷了。機尾直立在空中，靠在一根電線木上。翼子斷了幾根翼肋；但這些很容易修理。我們的機械士和貨車和拖曳車也都來了，預備將翼子拆下，然後再裝運。

幾碼路外有一個新墳，就是我在空中所殺的那個偵察員的長眠地。那駕駛員則已被送往後方的醫院裏面去診治。他的臉上中了一顆子彈，牙床打破了。

在機械士們拆卸哈諾佛機的時候，我們前進至面對德國戰線的一個觀察站，從那裏得見正式戰爭的近景。那種景象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我從潛望鏡裏看出對面的德國戰壕，我們的砲彈落在戰壕的後面，非常正確。牠們飛過我們的頭上，連續的蚩蚩聲和轟轟的爆發聲，使我們要彼此對着耳朵大聲叫喊才能談話。敵軍的砲彈也在頭上飛過——多數是轟擊我們後方的砲兵。

我們的砲彈愈落愈近德兵所伏的戰壕了。我看着這殺人的暴風雨的逐漸迫近，竟完全迷醉了。似乎有巨大的手在抓起一掬一掬的泥土，組成醜惡的黃色坑穴，從裏面飛濺

出旋舞的泥塵。這毀滅一切的魔手是愈來愈近戰壕線了。想一想人類躺在那裏毫無逃避的方法——眼睜睜地等着那殘酷的彈雨慢慢落近自己的躲身地點——這種使人痛苦的兇暴方法，令我奇怪爲什麼戰壕裏的人不恐怖得發狂。

突然我看到我們的砲兵已經將射程縮回，正瞄準在戰壕線上，第一陣砲彈就有一顆直落在我前面的戰壕裏面，把它撕開，轟出三十呎的一個大空隙。俄頃，一個德國兵從這地點旁邊的壕溝中跳出，拋下步鎗，拚命跑向後面比較安全些的戰壕地帶。可是跑了沒有十碼路，一顆爆裂彈就爆發在他的前面。在你看見砲彈爆發之前，我先看見他停步，雙手拋過他的頭上。其後他就給爆發的煙塵吞滅了。煙塵消散的時候，他的痕跡一些也沒有！

五點鐘的時候，機械士們已經把哈諾佛機裝載上車，我們也準備回去了。我們從另一條路下孟德法康山，途間駛到山側的一排水泥掩蔽穴，這原來是德國人所作的工事，但現在是給美國軍隊佔據了。無疑地匈奴們就希望美軍去佔據，已經等待了幾天以確定這些小穴是否佈滿軍隊，然後再開始襲擊。剛在我們駛近的時候，第一個德國砲彈落入

這些工事的中央！匈奴們的第一個子彈就得了準確的射程！

張白斯中尉和我是被阻住了，大家爲自己的性命恐慌了幾分鐘之久。一輛運貨汽車在我們的前面不遠，也停在那裏等待暴風雨的過去，却爲砲彈擊中，飛散成一片片。李特和我不敢再等，立刻奔赴我們能夠找到的最近的躲避所。

我們俯伏在路旁一條壕溝底裏，耳朵聽着砲彈的爆發聲。我們雖則並不是想要叫別的可憐傢伙倒楣，但却狂熱地希望匈奴們在我們的方向算錯了二百碼的射程。我大胆探頭出胸牆頂上望了一望，看見這些水泥工事早已變成一堆灰土了。剛在這時，一顆子彈落在我的鼻子前面不出十五呎的地面，我連忙伏下去，把臉孔緊貼於溝底的水中。

突然之間轟擊停止了，像開始時一樣的突然。這些德國人，眞是節儉的傢伙！不要少一個砲彈，也不要多一個，這是他們很有效率的格言。但是我們却不敢信任這格言至幾分鐘之久；最後才兢兢業業從洞裏爬出來，其時又已費掉幾分鐘於洗滌制服上的泥濘。

在那難於忘記的一天，李特和我又曾看到另一個動人的景象。我們重新上車後駛了

沒有二哩路，就看到一隊九架福克機經過頭上，以很低的高度飛向我們的後方。天陰沉沉的，仍舊滿蓋着雲層，但是雨却不下了。我們停了車，免得被誤會為一個將軍而吃福克機的子彈。兩人跳出車子，跑到路旁去看匈奴駕駛員們究竟飛到那裏去。我們正抬頭從樹叢中仰觀的時候，忽見頭上有兩架史巴特機，從很大的高度對着匈奴行列的尾巴直衝下來。我們雖則不能辨出他們是美國人還是法國人，但縱在那樣的距離，也已經知道那是兩架史巴特了。

這大概是李特和我所經歷過的最激動的時刻。兩人看着這兩架史巴特以寡敵衆的勇敢和從後潛躡的巧妙，不覺歡呼起來，而且這還是我們第一次從地面看見的空中戰鬥，所見的全景決非自己參加戰鬥時所能見到的。

這兩架史巴特在下攫途間離地約三千呎的時候開始射擊。然而他們的瞄準却不大好，被攻擊的機器都沒有受什麼大傷。於是戰場就變成一團互相纏繞，上下翻飛的飛機了。領隊的福克機已經改變方向而反攻史巴特機。後者並沒有緊靠在一起，却是各自為戰，隨時開鎗攻擊飛過自己前面的敵機。

這空中的擾動足足繼續了五分多鐘，除給我們看客以最美麗的飛機戰鬥表演之外，並不曾有什麼結果。我眞欽佩這兩個飛行家，這時我已確信他們一定是美國人而且一定屬於我們的大隊了。於是我們看見二架飛機向我們這面飛來，看上去已經失去操縱了。他們雖在若干路外，但是他們既是向德國那面去而且又沒有人追趕，可以斷定他們一定是福克機。這兩個勇敢的史巴特駕駛員是勝利了。

不久那受傷的福克機就從我們的頭上過去。發動機關掉，逐漸失去高度，一架一定要摔在我們的附近，另一架似乎還在駕駛員的操縱之下。他們確乎是福克機！我們再轉頭去看方才作戰的地方的時候，却見兩架史巴特已經向家飛馳，殘餘的福克機則在後面白費氣力追趕。沒有福克機能夠追出完好的史巴特機的，除非他佔有高度的優勢，用俯衝來增加速度。這兩架勝利的史巴特消失於遙遠的雲中；那些福克機則重新組成隊形，在我們東面若干距離外飛回他們自己的戰線去。

最後我們看到兩個犧牲者的下落。一個機頭向下，尾巴朝天，摔於相距我們不到一哩的地方。另一架又飄行了兩哩路的樣子，最後摔落在孟德法康北面的「無人地」裏面。

時間已經有些晚了，路上是那樣擁擠，我們的歸程想來一定是慢的，因此我們沒有再費時間去訪最近的一架福克機的摔落地點。於是我們便在度過一天激動而成功的日子之後，愉快地駛回，虜獲的哈諾佛機安然跟在後面。在晚上會餐的時候，我們得知這兩架勝利的史巴特的駕駛員就坐在我們的前面，笑嘻嘻的，又給第九十四中隊加上了二次勝利紀錄，更使我們感到無上的滿足。這二位勇士是傑勿斯中尉（Lieutenant Jeffers）和凱愛中尉。

次晨，我們接到命令，要去擊毀一個懸於德線內約四哩許的馬洛克（Marocq）鎮上的氣球。可力治中尉和國克各自攜帶了特選的子彈，我們另外六架飛機擔任保護，很早就出發，飛到氣球後面的一個良好的位置，沒有給人發覺。可力治先開頭作第一次攻擊，國克跟在後面，準備可力治不成功時繼續攻擊。但是可力治並沒有不成功。他的第一陣子彈就使目標着火，國克被迫立刻轉彎，以避開可怕的火焰。除例有的高射砲火以外，我們在歸途上沒有遇到什麼迫害，天空中敵機一架也沒有看見。這次的事情很容易，簡直可稱為我們從來沒有參加過的最簡單的氣球攻擊。

因於天氣惡劣的關係，我們中隊上直到十月九日才重新得勝利。那天下午五點鐘的時候，我從飛行場上的泥濘中起機，穿過雲層去作短短的戰線視察。沒有敵機在飛行，祇見鄧梳謬司後面有一個氣球，在觀察我們的戰線。我兜了一個大圈子以飛出氣球觀察員的視線，然後再從後面飛回來，當時天正慢慢黑下去，他們相隔稍遠就難於辨出我的機器了。

但是同時我也難於觀察氣球的情形，德國人已經把氣球拉下去過夜了。我兩次飛過那地點，才在離地祇二百呎的高度中發見那長圓形氣囊的輪廓。於是我重新開頭，對着它的巢穴攻擊了兩次，終於使它着火。火光照耀得很明亮，周圍的鄉野和幾處正在對我狂射的機關鎗和高射砲的陣地都給我看見了。然而他們的瞄準手段却不高明，我安然飛回場子，落地之後得到消息說我這次巡邏的結果已給鄧恩南面的我方觀察站看見，勝利的證明已經有電話打來。

這是我的第十六次勝利。

第三十二章 一次纏鬥

十月十日下午，第九十四中隊接到命令，要擊毀兩個很討厭的德國氣球，一個在鄧梳謬司，一個在安克里味爾（Aincreville）。攻擊的時間，命令上面規定是三點五十分正。第一百四十七中隊受命派出一個隊形，掩護我們的左翼，第二十七中隊也派出一個隊形，掩護我們的右翼。我受命指揮這次攻擊，一切細節都歸我負責安排。

我選定可力治中尉和張白斯中尉擔任氣球劊子手後，就發下命令給所有出動於這次祕密襲擊的駕駛員們，要他們於三點四十分正在孟德法康上面三千呎的高度集合隊形，於是以可力治和張白斯居首，聯合兵力先前進至鄧恩的氣球，在那裏我們可以抵敵匈奴飛機，讓兩個攻擊者去攻擊他們的目標。擊毀第一個氣球之後，如情況許可，我們應前進至安克里味爾，擊毀那個氣球而殺出一條路筆直飛回去。假如可力治和張白斯遇到敵機，他們應避免戰鬥，立刻退下受我們的隊形的保護。

天氣既晴明，飛來攻擊我們的德國飛機一定很多。據我方密探的報告，敵軍集中在

這裏對抗美軍的空軍部隊，要算開戰以來最多的了。李希霍芬馬戲團和陸塞馬戲團現在在和我們對敵，我們幾乎每天看見那些著名的紅色機頭和黃色機身。此外，我們又辨出了德國第三逐驅隊的棋盤式設計和德國人新近送上前線的新式偵察機——西長史朱卡（Sieman-Schuckard），用一根四個葉子的螺旋槳推動，上昇比史巴特機快得多。又有報告說現在正在來到前線的新福克機，前面不祗兩挺機關槍而有四挺，兩挺成對地裝在發動機頂上，兩挺分裝於左右上翼的上面。我個人從不曾看見過這些「筒形煙火」式的東西；但有幾個駕駛員却曾吃驚地報稱曾和它們打過。它們或許是在我們的前線一帶飛行，但我是從不曾遇到，也可說不曾看見一個駕駛員能確定自己曾遇到一架。據說在四挺機槍向一架敵機發射追踪彈的時候，槍口噴出一串串的火光，樣子極像七月四日（美國國慶日——譯者）所放的筒形煙火。

敵方空軍集結重兵於我們這一帶前線有兩種必要的理由。第一，在退却中的匈奴步兵必須掌握住謬司前線，直至北方軍隊從比利時撤退完畢，否則後者就要被截斷了；第二，聯軍的轟炸隊，現在正在散佈恐怖於萊因城市的，全都駐紮於這一帶前線，必須加

以防阻，免得去破壞匈奴們心裏寶貴的普魯士城市。英國獨立空軍的吉青納將軍說他的轟炸敵方城市一定會使敵人抽調前線的空軍去保護那些無所依賴的城市，他證明他的話是對的。

因此，我們當然不信德國這樣怕美國飛行家的出現而把他的最好飛行家一齊送到凡爾登區來抵抗。她實在是另有目的。但是這種調動却使我們對面的天空充滿了德國最好的空中戰士們。這一個月我們一定是很忙碌的了。

於是我的十四架史巴特機於十月十日下午三點三十分離開了場子，第一百四十七中隊的八架機和第二十七中隊的七架機遵照事前的安排分飛在右面和左面。我把我的史巴特第一號昇高到隊形之上幾千呎，一路俯察他們的前進。這龐大的隊形好像一隻爬行的大甲蟲，可力治和張白斯飛在前面很正確的位置，形成了甲蟲的螫針。這樣安排妥當後，我們便向西北鄧梳謬司那面很迅速地前進。

我們到達戰線時候，受到了「阿奇」的異常歡迎，但是我們的隊形雖則形成很大的目標，却並沒有受到損害，也沒有一架史巴特機轉頭囘去。到達德國境內比較平靜的區域

後，我向四面看了一看。那面果然是我們的鄧恩氣球，安靜地浮懸在太陽光中。我們的錶上是三點四十分。我們有十分鐘的時間可用於調度位置和飛達目的物的旁邊。我向下看看我們的護衛，發見左面第一百四十七的隊形離開得略微太遠些。我隨又視察遙遠的地線，發見天邊有幾個黑點，不久這些黑點就變成十一架福克機，飛着很美麗的隊形，顯然是剛從鄧恩後面十幾哩外的史蒂奈飛行場飛出來的。他們是從西面飛攏來，那分離的第一百四十七中隊隊形，一定在他機之前先碰到這些福克機，除非他們立刻飛攏來。我俯衝下去給他們打一個信號。

在飛下去的途間我又四面看了一看，看見相反的方向中另有一隊八架福克機從米賁對着我們飛來。匈奴們打聽消息眞有手段，居然能夠給一個受威脅地點來這樣迅速的救援。在考慮那一面危險最急迫的俄頃間，我又向下看看，却發見敵軍氣球人員，早已動手在將我們的攻擊目標，鄧梳謬司後面的氣球，扯下地去了。啊，他們已經疑心到我們這小小遠征隊的目的了！這時離我們的規定攻擊時間還差一兩分鐘，我看看形勢，可力治和張白斯還是留在隊形裏面，等我們把西面來的福克機解决了之後再飛開的好。因此

我保持了高度，撥過機頭向史蒂奈福克機的尾後飛去。我立刻看去，這些飛機具有李希霍芬馬戲團的紅頭。他們是飛向這時仍離開我們一哩路的第一百四十七的隊形。紐約的韋爾伯·懷特中尉(Lieutenant Wilbur White)率領着第一百四十七的隊形，首當福克機攻擊之衝。

福克機領隊在他的隊形經過我底下而衝向懷特隊形的時候，顯然是不屑理我。我讓他們過去，然後側過飛機，加大速度向福克隊形最後一架的尾巴撲下去。這是很容易的射擊，我決不能失誤，然而看見自己的第一陣子彈就使匈奴的油箱着火，那架飛機已經一定要遭劫的時候，却也頗有些驚喜。隨後我又看見那德國駕駛員擺平了已起火的飛機，自己突然從機側跳出，我的心裏也感覺到差不多同樣的高興。繫在他背上和身旁的是一道繩子，繩子繫住的是他用作坐墊的精美保險傘。跳落不到五十呎傘就張開了，帶着他慢慢向德國戰線裏面落下去。

可惜我不會有時間去看完這動人的降落。我眞心祝他有最好的運氣；眼看一架着火的飛機摔落地面，裏面的人活活燒死，並不是一件快樂的事。混在看到他的跳傘的安慰

一起的是一種懷疑，爲什麼匈奴們倒有這些人道的設備，爲什麼美國卻不效法以救免美國駕駛員的燒成一團焦呢！

我在半空中轉過機身，離開這特殊的景象，却看見了生平從來沒有見過的慘烈無比的戰鬥。當時的景象後來竟常常闖進我的夢中。

我看見敵人已經給我打中後，隨卽轉機上昇，以保持對於其他匈奴的高度優勢。這時，我正飛過來看德國駕駛員跳傘，看見餘下的十架福克機和第一百四十七中隊的八架史巴特機正在混戰。福克機的領隊已經追住懷特隊形的尾機，其時恰值懷特轉彎過來看見了。像閃光一樣，懷特攢昇上去，進入半轉彎，隨卽作了一個突然變向，飛回來解救他的駕駛員的必然死亡。懷特是我們大隊裏最好駕駛員和空中戰士之一，他曾得過七次空戰的勝利，他的駕駛員們都愛他，認他爲偉大的領袖——偉大領袖他確乎是的！懷特的動作祇費了一瞬間的功夫。他從突撲裏面出來，向這時已經瞄準史巴特機尾巴的敵機撞去。沒有發射一顆子彈，這英勇的懷特便在兩機以每小時二百五十哩速度飛攏的時候直撞於福克機的頭上！

這是一個可怖然而動人的景象，兩架機器相擂得這樣猛烈，竟擂攏在一起。翼子穿過翼子，初看上去福克機和史巴特機好像崩解了的樣子。一時碎片紛飛，隨後兩個破機身纏在一起，迅速跌下去，落在謬司河畔成爲一堆破碎！

單就膽量和勇敢而論，我相信這種舉動實在英勇無比。懷特爲同袍的犧牲和給於他的中隊的無比英雄的例子，沒有一種國家的榮譽可以補償他的家族的。說起來最傷心的是，他已經得到假期，就要回美國去看愛妻和兩個小孩子，這是他動身之前的最後一次戰線飛行啊。

這特殊的不幸結束了那天匈奴飛行家的戰鬥。無疑的，他們看重他的領隊正和我們看重懷特中尉一樣，或許他們目擊美國人的這種新攻擊方法，還受了嚴重的打擊哩。總之他們是退却了，我們便轉而注意右面第二十七中隊的史巴特機和米賚來的匈奴隊形之間的戰鬥。看上去那是很劇烈的纏鬥。

我在飛過去衝向混戰的一團的時候，曾向下面鄧恩覷望，吃驚地看見我們的一架史巴特機正穿過高射砲的狂風而向已躲於窠裏的氣球撲去。一個「火葱」穿過了他的翼子，

頓時起火燃燒。而且還有一架匈奴飛機追在他的尾後，一面俯衝，一面射擊。我折轉路線，飛下去救他，但是已經太遲了。他的翼子上的火給風煽開，蔓延得很快，他被追降落於德國境內，離氣球的地址不遠。在這當兒，別的事情正在迅速發生，使我看都來不及。就在我飛下去援救這位氣球攻擊者的時候，我看見另一架史巴特機經過我的旁邊，尾巴後面有兩架福克機，一路用追踪彈打進他的機身。我一眼就看出這史巴特機的乘坐者是我的老朋友——著名的乾梅•米斯南！這是第三次了，上帝使我在千鈞一髮的時候解救乾梅。從前乾梅兩次因動作太劇烈而扯脫了老紐波機的翼子，兩次都有敵人追擊他的搖擺不定的破飛機，兩次都碰巧遇到我飛過旁邊。這時，在四個月的暌違以後，乾梅又飛來了，和平常一樣笑嘻嘻地，兩個兇惡的傢伙追在後面，一心要殺死他。

我趕快加進那行列，對着末尾一架瞄準了，一飛進射程就放出一長條的彈流。匈奴跌翻過去，失去操縱而跌下地面，另一架福克機立刻飛開，向着老家和安全俯衝下去。

那次纏鬥還有兩架福克機摔落，但是我都沒有看見。可力治和張白斯雖則沒有打掉氣球，却都擊落一架福克機，後來都得到證明。那架爲「火葱」擊中而落入德國人手裏的

史巴特機屬於白洛善頓中尉(Lieutenant Brotherton)，和懷特，米斯南一樣，是第一百四十七中隊的人。

這樣一來，第九十四中隊在這一下午又增加了四次勝利紀錄。我們雖則沒有得到那兩個氣球，但是我們已經盡了我們的力量了。我從來就不贊成白天去攻擊偵察氣球，這一天的經驗——偵察員的起疑，氣球的拉下和大隊飛機的同時到達，以及白洛善頓中尉企圖穿過防禦彈幕的失效——我相信就是白天攻擊氣球的困難的好例證。剛在黎明或剛在薄幕才是襲擊氣球的理想時間啊。

我們所虜獲的哈諾佛機，讀者應該記着，已經運回我們的場子上，現在是處於可以飛行的良好狀態中了。匈奴的雙鈎十字形和別的記號都留着沒有動，在打電話到附近各美軍飛行場，通知他們不要對在這一帶天空遨遊的某種樣子的一架哈諾佛機練習打靶後，我們便駕了這機器上昇，看她飛行得如何。哈諾佛是一架堅牢的重飛機，搭載二個人(一個駕駛員和一個偵察員)的時候，每小時約有一百哩的速度，她的飛行很不壞，降落時能夠減低到很舒服的速度。我們中間好多人駕着她作過短途飛行，平安地降落下來，

沒有出過意外。

後來我們又常常利用她來練習戰鬥，叫一個駕駛員駕着她上昇，在她開始離地的時候，我們五六架史巴特機就跟着起飛，再在空中對她俯撲，好像眞是在一次攻擊中的樣子。哈諾佛機駕駛員扭曲躲閃，竭力想法要在調度動作上勝過四周的史巴特機。當然，較輕的戰鬥機在這些模擬戰中總是佔上風，但是這經驗對於我們都有好處，在估計敵雙座機動作的限度，和在試驗比較的速度和上昇力兩方面，都能給我們相當的教訓。

有一天下午我們在場子上空作了一次假戰鬥後，下地時發見軍事電影專家古柏上尉（Captain Cooper）正站在地面看我們。他帶着照相機，在我們飛行的時候，曾企圖攝取一些影片。那晚他留宿於我們隊上，在計劃好一張幕表以後，我們決定帶他在一架立白兒機的後座，到半空中去讓他攝取飛機戰鬥的眞影片。一切細節都小心安排好了，第二天早晨我們聚集在場子上，把他安置在立白兒機的後座，又幫助他縛好照相機，免得給風吹翻。乾梅・米斯南做他的駕駛員。乾梅爬進前座，開了發動機，在一切準備就緒，我們「演員」也都坐進飛機等待的時候，乾梅發出信號，開大發動機，開始在草地上

面滑走。滑走了幾百呎路後，他轉回機頭，正對着當時從西面吹來的風。在這裏他準備了作眞實的起機。他的機器向前衝去，愈衝愈快，先是機尾昇起，隨後輪子掠過地面，立白兜機便逐漸昇入空中。可是，剛在飛近圍着場子西邊的道路的時候，立白兜的發動機突然停住。路旁有一排電線，高約十五呎。乾梅看到，企圖攢昇過去——但是失敗了。立白兜摔於路中央，跳起十幾呎高，翻了半個觔斗後，機頭鑽進路那邊的地裏面，才停了下來。

我們趕快跑過去，以爲乘坐者一定重傷，因爲飛機本身已經不成樣子了。但是對着我們走出來的是乾梅和古柏上尉，並沒有遭什麼禍殃。更使我們驚異的是那照相機，雖則蓋在飛機的破屑下面，也竟沒有損壞！

這結束了我們那天的電影表演，我們手頭沒有第二架雙座機。但是古柏上尉雖則險乎送命，却决心要幹它成功，使我們覺得很高興。因此我們向補給站去要一架雙座機，一面留着古柏和我們一起等待飛機的來到。

第二天，十月十九日，我奉命到秀柳謁見派屈力克將軍（General Patrick），領受

美國勳獎，有四個橡樹葉子的卓異軍功十字章（Distinguished Service Cross）。這些橡樹葉子代表佩帶者所受陸軍勳章的次數。

授勳典禮的儀式我從前已經敍述過了，這次也照例舉行。由派屈力克將軍授與卓異軍功十字章的美國空軍駕駛員有二十多個，授勳既畢，軍樂隊奏美國國歌，我們一齊立正。

我禁不住深深憶念那些沒有出席的駕駛員，他們的名字是叫到的，但是沒有人回答。他們已經陣亡，獎飾他們的勇敢的勳章來得太遲了。懷特是一個，全大隊都哀悼的。像他那樣的英雄，一條簡單的帶子怎能表揚呢！還有路克——那自有飛機以來最大膽的空中戰士。他的國家拿什麼榮耀給他，才能配得上他的奇勳呢！

一件事是一定的。這些偉大的美國飛行家的榮名，祇要知道他們的同袍們一天不死，也就存在一天。或許我們中間沒有一個人能夠生還祖國。我瞥視一排受尊崇的人們，立得齊齊整整。傾聽着「星光燦爛之國旗」的最後音調！誰是第二個去呢，我很想知道，心上十分明白每一個新的榮耀帶來新的責任，一息尙存，爲了同袍和國家，便更要加倍

的努力！

第三十三章　飛機電影表演

新立白兜機及時到達，在一次簡單的預演以後，十月二十一日的早晨，我們的飛機又放好在場上，大家各自就好自己的位置了。古柏上尉仍坐於立白兜機的後座，乾梅・米斯南坐前座做他的駕駛員。乾梅要盡力保持他的機器相近演員們，老是飛在左面，使古柏可以面對表演，搖起照相機來不覺得困難。

李特・張白斯坐在虜獲的哈諾佛機的前座做駕駛員。他帶了兩挺機關鎗，專門發射追蹤彈和發火彈，準備竭力模倣匈奴們最新努力的四鎗裝置，想造成筒形煙火一樣的奇觀。匈奴機器後座坐的是查恩・透羅，這次戲裏的惡徒。他打扮得惡狠狠地，恐怕連眞的匈奴都能騙得過的。他也有一挺鎗，是裝在活動鎗架上的，戲演到頂點的時候，預備射出許多可怕的煙火彈。查恩又帶了一個草紮假人，充匈奴駕駛員的替身，藏着不給照相機看見，到適當時間才讓它出現。在悲劇的最高點時，查恩要躲入座艙裏面，把傀儡舉起，讓它張開四肢，頭下脚上倒墜到地面。這可以表顯出匈奴飛行人的極端灰心，

甯願跳出飛機自殺，免得多挨美國青年戰士的狂怒的攻擊。

扮青年戰士的——是我。老史巴特第一號，機身兩側有「圈中帽」的隊徽，翼子和機尾都有紅藍白三色的記號，鮮明耀目，足令最會疑心的電影觀客也相信這是一架貨眞價實的美國飛機——我用了這架飛機，隨帶充足的彈藥，預備做那著名的殺巨人的好漢乾克，每逢魔怪似的敵機出現於視線裏面，就用所有的鎗噴射出煙火。預先照好一隊飛機遠遠通過天空的一段片子，可以騙信觀衆我將以一架無敵的飛機攻進去，把敵機全部消滅。哈諾佛機雖祇一架，但一次次重複表演尾旋和下墜，儘足以代表全隊的失敗。於是在最後一次決死戰發生的時候，查恩・透羅把所有子彈高高打過我的頭上之後，便强迫那個傀儡自殺，免得多挨等死的痛苦。

這情節很不壞。全場都興高彩烈，大家放掉工作來看。我疑惑將來開映時，會不會再有這樣熱心和這樣衆多的觀衆。

乾梅和古柏這次安然起機，戲裏面的喜角和悲角也跟在後面一一昇入空中。飛到二千呎的高度時，我們把帶子縛縛緊，就在場子上空開始表演。我們作着最可寶貴的特技

動作時，一隻眼睛留意照相機，以防逸出鏡頭範圍之外，白白做了俏眼給瞎子看；同時又得稍稍當心子彈射出的方向。古柏上尉昂然露出頭顱於整流罩面，設法使我這一架行動較快的飛機老是處於他的照相機的眼睛裏面。在我從哈諾佛機尾巴下面飛出的時候，我射出一道可怕的火流，肉眼都能看得清楚，照相機當然也能感光了。查恩於我飛近時兇狠地對我的底下，和上面射擊，甚至李特的前座鎗也起勁得很，不斷對前面幻想的敵機射擊。

一次又一次我們重複表演，哈諾佛機足足死了十幾次。最後我們拍戲用的軍火將要用完了，我們必需來一個最緊凑動人的場面，來完成這齣戲的頂點。我從哈諾佛的上面突然撲下來，其時古柏上尉在哈諾佛旁邊，相距不到二十呎，正在專心攝影，我俯衝之後，隨又攢昇上去而在哈諾佛的對面，作了一個突然變向，轉過方向舵，直對着敵人飛回來，剛正飛入照相機的鏡頭裏面。我打出最後的一批子彈，眼看着它們平安飛過兩架飛機的頂上。我飛到不能再近的時候，便又將史巴特機攢昇上去，飛過已被我征服的匈奴，翻了一個觔斗，重新回到原來位置的附近。看一看哈諾佛機，她的刼數已經不能挽

救了！一團油煙，由那位善玩花頭的透羅放出的，正隨風飄開，顯示敵機已經出了大毛病了。這樣的濃煙可以使腦筋最遲鈍的人也能想到就會起火的。啊哈！果然！我知道她是着火了！再確實也沒有，幾支明亮的降落炬突然在哈諾佛的翼子下面燃燒，對地面投射出一片光明，但是上面隔着一層洋鐵皮，並不會損壞翼子的本身。覺得決不能再等在這樣熊熊燃燒的飛機裏面，那可憐的傀儡托在強壯的透羅的手臂裏面，猛然一跳，就和那熾盛的火爐永別了！

正當透羅躲着不出頭的時候，張白斯擲掉最後一包的油煙，隨卽將飛機側轉，作了次落葉飛行的良好表演。下下下，左面一側，右面一側。勇敢的古柏從座艙裏吊出半截身子，攝取那架負傷的哈諾佛機的斷氣樣子，——那架飛機是在影片開端時膽敢飛過我軍前線的敵隊的最末一架。於是——剛在他準備放出「再會」的記號的時候，却來了這次演戲的眞眞頂點。

我們彼此用眞實的發火彈射擊的時候，當然要稍稍離開場子的附近，免得流彈落下去傷人壞物。底下是空曠的鄉野，我們並不多管自已是在那裏飛行，因而也沒有注意到

自己已在出發地西南好幾哩路外，差不多就在一個法國飛行場的邊緣上面了。突然一道眞「阿奇」的彈煙出現於哈諾佛機的附近，告訴我們說已有熱心的局外人闖進來自告奮勇了。砲彈一顆顆燃發，我連忙改變方向，飛過去把自己的史巴特機依傍着戴有德皇的鐵十字架的黑飛機。李特・張白斯一眼就看明白當時的情況。他抑下哈諾佛的機頭，立刻開始下降，預備着陸於下面的法國飛行場上。同時，幾架法國的白呂格機已經離場，正在飛上來幫助我完成那消滅哈諾佛的危險工作。

我俯衝下去攔在他們的中間，免得他們再射擊，總算能夠使那幾位法國人相信我已經控制全局，哈諾佛機是在下降投降了。我們大家降落，走出飛機，不曾再遇意外。法國駕駛員們，機械士們和衞兵們聚攏在一起，看見我含笑跑到李特的飛機旁邊，都覺得奇怪，等我把這次表演的意思說明以後，全體都笑起來了——祇有李特和查恩・透羅綳着臉不笑，認爲這是和他們開玩笑。

我們隨卽起機，哈諾佛在我的保護下飛行回家，我看着它着陸後，又攀昇上去，穿過雲層到乾梅和古柏仍在等待的那裏。我在照相機前面表演特技飛行，讓它攝取幾架飛

機從雲中衝出衝進的奇景，和史巴特機所能作的空中特技的一點特寫。

第二天，古柏帶了他的軟片和我們告別，上巴黎去，他希望把它們交與美軍當局，如其得到允許的話，拿一個拷貝在巴黎和美國各地公開表演。聖誕節後一二天我回紐約路過巴黎的時候，得知這些影片洗晒出來都很好，不久就會在美國各大城開映了。

次日下午，我幾乎給四架紅頭福克機殺死，其危險差不得一根頭髮。戰鬥完畢後，我把我的第二十一次和第二十二次勝利帶回了隊上。說來眞有些奇怪，那天我獨自飛到前線上面，本來就是想尋找一些刺激。一連串毫無事故的飛行已經使我覺得十分氣悶。我不聲不響地離開了飛行場，想去攻擊我以爲會懸在孟德法康北面的一隻氣球。結果我雖沒有打倒氣球，却得到了我所要的刺激，足可使我興奮幾天。

我下令將飛機推出而起機飛赴孟德法康的時候，大約是上午五點半的光景。我飛近謬司峽谷時，却見那裏四周都蓋着霞霧，而且濃得很，德國人已經把所有的觀察氣球都拉下去了。除非等到明天天亮，决不能看到一哩以外的東西。南邊天空却比較淸爽。我們的氣球仍舊留在空中。但是時間已遲，不見得有敵機再高興飛過我們的前線了。

我正思索的時候，突然有一大片火光接觸我的眼簾，是從最近的一隻氣球那裏來的。我趕快轉頭，向那裏飛過去。這片火光祇能有一個解釋。一定是一個浪遊的匈奴剛剛越過戰線，攻擊愛克塞孟(Exermont)上面的氣球得了手。我告訴自己說，等他越過戰線囘來的時候，他就得做我的犧牲者了，因爲我正擋着他囘來的捷徑的路口。他現在是向我這面來。雖則我不能看見他，我却看見高射砲彈追隨着他的航向而北，他一定在我的底下過去，而且一定是孤獨的。

剛在這當兒，蚩蚩蚩一陣陣子彈閃過我的臉旁，穿進我的機身和翼子！我沒有看就知道是什麼事了。兩架敵機，或者還不止兩架，正從上面向我撲來。因爲專心計劃如何捕捉別人的緣故，我竟完全沒有顧到自己的處境。匈奴氣球攻擊者有一隊保護者在等着他。他們看見我飛過來，偷偷向我飛近，而我却沒有知道。

這些思想閃過我的腦中，其時我幾乎是機械地攢昇上去，隨又作了一個上昇轉彎，以避開對着我打來的追蹤彈。我並不停下來看一看攻擊我的人在什麼地方。我心裏明白他們是在上面，便立時斷定他們一定在等我俯衝開去，因此我最好還是避免這個動作。

啊，我幸而沒有想錯。我向上飛的時候，兩架紅頭的福克機，李希霍芬馬戲團裏面的老朋友，衝過了我的底下。但是在我還沒有來得及祝賀自己的機敏以前，我發現他們裏面還祇有一半飛了下去。還有兩架福克機却留在上面，以防我或者不肯採納他們爲我所定的計劃。

一眼看到上面這兩架福克機老練的動作。心上明白這次我要爲自己的性命奮鬥了。我對於那個在我機頭下面擊毀我軍氣球一隻的德國人的行蹤，完全失去了興趣。我最高的願望是自己趕快飛掉，至於刺激興奮不必再去提它了。福克機對付和逆料我的動作的巧妙，使我深信自己已經遇到四個很有經驗的駕駛員。我覺得彎彎曲曲和旁閃側避一些不能幫助我，都會使我陷於慌亂，失却冷靜而祇成爲四個極端自信的匈奴的容易掠物。那先攻擊我的兩架飛機奔撞地留於我的底下，其位置似乎請我去攻擊，然而同時也就擋住了我的逃路。我决心動手，免得太遲了來不及。雖則自己便將陷入困難，總比等他們來對我施行手術好些，他們這種把戲是老玩的了。我看到一個有利的空隙，可對下面最近身的人攻擊，便突然傾側，以最大速度對着他衝去，兩挺鎗同時射擊。

我的瞄準不是正對他，却是向他的前面，以追他從彈流路徑裏面穿過去，否則就要抑下機頭或者向旁傾側——不論他怎樣做，在他逃掉之前我的目標一定很好射擊。他若不是歡喜走第一條路，便是看見我的子彈太遲了。他筆直衝進我的火線，留下一股從油箱發出的火燄。我相信一定也有幾顆子彈穿過他的身體裏面。

我的精神因這勝利而振作了一些，但是並不利用這機會逃走，却盲目地翻一個觔斗，作了一個突然變向，因爲我想上面兩個敵人一定已經飛近我尾巴而準備射擊了。這次我又猜對了，他們剛正處於我所猜的位置，假如我變了他們也一定這樣的，但是他們對於我的突然襲擊他們的同袍，却也驚呆了。同袍飛機的着火下墜，這永不是一件鼓勵人的景象。卽使是最堅強的心也要沮喪退縮，除非自己是被包圍要爲自己的性命掙扎。但是不管情形究竟如何，我的三個隣人並沒有繼續和我戰鬥，也沒有略停一下來威嚇我的追擊。三個人都繼續向德國俯衝，後面追着一架較快的和較重的史巴特機，每秒鐘都追近一些。我的血是昇上來了，我以爲自己受紅頭「蒲黑」的虐待。我是在他們的戰線裏面三哩，別的敵機或許近在旁邊——我沒有時間四面去看——而且我是才從平生所遇最險

惡的陷阱裏面逃出。但是我遏制不住想報復的瘋狂衝動。

史巴特機雖則快於福克機，但是逃走的匈奴們略略佔先了一些，我不能立時追上他們。三個裏面有一個逐漸落後了。地面愈來愈近，天也已經黑得多。在離地大約一千呎的時候，我斷定最近的一架福克機已經在我的射程裏面。我開了火，他竭力閃避愈來愈近的鉛彈之流。我追着打，在打了二百發光景的子彈以後，他的機器失去操縱而跌將下去，我也停止了射擊。他的兩個同伴永沒有放慢步子，現在已經沒入朦朧裏面不見了。我看完敵機跌撲下墜摔落地面，才覺得自己正被地面幾百枝鎗砲射擊。砲手們和步兵們離我這樣近，我竟能看見對着我的砲鎗口。我已跌落到祇離地面幾百碼了。

我飛回戰線的時候，一路有機關鎗彈和高射砲彈相送。我絕對沒有給它們碰着，一口氣飛回場子，在遞進兩架福克機的請求書，並察看我的忠實的史巴特的創傷以後，便走到第九十四中隊會食堂去吃晚飯。

第三十四章　一位過於熱心的同盟者

戰爭飛行很像別的職業——一個人慢慢會習慣於其日常工作所發生的一切事變，刺激，危險，好運和壞運。一個飛行家不斷在「阿奇」的夾鞭刑中間馳走慣了，心上自然而然會生出一種奇怪的定命論。他飛過爆發的砲彈叢中，並不企圖閃避，心裏也很少想到所受的威脅。假如一顆鎗彈或砲彈上面寫有你的名字，你就是閃避也沒有用。假如沒有——那又何必憂慮？

一架小小的飛機和一個更小的駕駛員在離地一萬或一萬二千呎的時候，要獲得致命的命中，這些不可見的死亡使者得充滿很大的一片空間才行。就是在以二三百呎高度飛過氣球砲兵連的防禦砲火，或者沿着戰壕巡邏，相距敵軍鎗口祇五十呎的時候，我們對於狂風似的射擊也還是蔑視。經驗教知我們，不會飛行的射擊好手是很可憫的，他們不曉得我們以每分鐘二哩，卽每秒鐘一百七十六呎的速度飛行時，飛過他的瞄準點是多麼的迅速！他需要一秒多鐘的時間來穩定自己的瞄準。有多少鎗手能夠測定鎗口前面一百

七十六呎的正確位置，使子彈在那裏和駕駛員的頭相碰而帶下他所想的戰利品呢？一個也沒有！胡亂一來的偶然擊中是有的，但是百分比低得可笑。在追踪彈對飛機射來的時候，看見彈流落在飛機尾巴後面老遠老遠的，眞禁不住好笑。在幾百顆高射砲彈不斷爆發於一架飛機的附近時，一塊碎片當然也會碰巧和駕駛員同走上一條路線。對於這問題，沒有一個科學家敢站在權威者的地位來說有多少擊中的機會。至於每天實地經受這些「阿奇」攻擊的駕駛員，整個的危險却在於他是否容許自己的幻想恐嚇自己，而使自己逃避這種雖可怕然而實在無用的威脅。換句話說，他知道實在危險幾乎是沒有的。假如榴彈的一塊碎片碰巧打中了他，那是自己的運氣不好，並沒有法子可以避免。被擊中的事一百份裏面沒有一份。這樣就形成了定命論，使有經驗飛行人員脫然無所顧慮。

十月二十七日，星期日，距大戰結束之期不過兩星期，漢密頓·可力治，美國空軍裏面最受尊敬者和最好駕駛員之一，不幸在飛行中間給「阿奇」直接擊中。砲彈打進可力治所坐的史巴特機的時候，還沒有爆發。飛機正以平常很快的速度前進，一顆砲彈，大概每秒鐘有三千呎的速度吧，從飛機發動機底面的中央鑽了進去。可憐的可力治一定

立時就被殺死的。史巴特機片片飛散，這不幸的駕駛員像石頭似的墜落地面。

可力治是第九十四中隊裏面紀錄最高的空中英雄之一，在整個美國空軍裏面名氣也很大。他先畢業於格洛頓（Groton），後畢業於哈佛，具有做領袖的一切資格，不管他走上任何一種行業，前途一定可以光明燦爛的。他在前線的工作從來不曾躲懶，也從來沒有抱怨訴苦。漢密頓・可力治中尉的損失是我們所感受的最嚴酷損失之一。

這時我們已經常常在推測德國屈服投降的日子。奧國的崩潰，匈奴軍隊的顯然的和不斷的減弱，我們都知道得很明白：漢姆・可力治却於這個時候，大戰結束近在目前的時候，被「阿奇」殺死，豈不加倍可痛。而我們深知可力治的戰鬥能力的人尤其覺得悲傷，他這樣的飛行家竟會在這種難於令人置信的狀態下送了性命。有幾個駕駛員恨恨地說，沒有一個德國飛行家能夠擊落漢姆・可力治，因而他們得用這種奇蹟來殺死他。

而這也眞是奇蹟，在全部的大戰期間，美國飛行家於飛行時給「阿奇」擊落的並沒有第二個，別國的飛行家也祇有一兩個遭遇這種慘運。砲彈上面寫有漢密頓的名字，决不能逃避！

勇敢的可力治趕過去協助一隊美國轟炸機，這隊機器下蛋於敵鎭格朗特潑里之後，在回家的途上受到了一大隊迅速的福克機的攻擊。高射砲彈是對轟炸機射擊的，並不是對漢姆‧可力治的史巴特！我們這位不幸的空中英雄曾輕蔑地幾百次穿過對他瞄準的彈幕，這次却和一顆完全不是爲他而射擊的砲彈相撞了！

我雖則沒有看見可憐的可力治所遇的意外，同時却也正處於這高射砲彈幕中間，不過是在格朗特潑里的另一面罷了。

前面所說的轟炸機一路經過不少的戰鬥，才到達目的地。

幾萬德國軍隊昨晚已經從火車上卸下，現在正隱匿於格朗特潑里和其隣近。敵戰鬥機傾巢而出，防禦轟炸機來攻擊這地點，直至這些軍隊得到移動的機會而分佈於前線爲止。福克機從各方面撲擊笨重的立白兜機，這種立白兜機受其油箱構造不良的牽累，成爲敵人燃燒彈的最好目標，因此不幸的駕駛員們便給這種美國航空部所自誇的成績題了一個名字，叫做「火燒棺材」。在這一次格朗特潑里上面的短促戰鬥中間，我親眼看見這種粗笨機器三架着火墜落，三個美國駕駛員和三個美國鎗手給葬送於這種「火燒棺材」

裏面。

在這次戰鬥中間我又擊落了兩架紅頭福克機。第一個犧牲者在我開始注意到他的時候，正釘在我的尾巴後面。一個反轉觔斗之後，我就把位置反了過來，而是我的機頭在他的尾巴後的上方了。我的兩挺鎗發射了短短一條子彈後，他顚覆下墜，摔於德國戰線裏面幾哩路外。

第二次戰鬥就發生於幾分鐘後。所有的立白兒機不是飛過戰線，便是着火墜落，我正以爲這一天的工作已經完了的時候，却看到東邊彭齊咊爾（Bantheville）那面有些事情在進行。我立卽上昇，趕過去看，却吃驚地看到一架立白兒機落在後面，顯然陷於非常窘迫的地位。幸而祇有一架福克機懸於他的尾巴上面。美國駕駛員正在踢動他的機器，後座鎗手則在設法不使敵人近身。其時佔着高度優勢的我，發見一個撲下去攻擊還沒有知覺我飛近的福克機的機會。立白兒的發動機我發現幾乎不能動了。不是給子彈打中，便是內部自己發生了毛病。駕駛員祇能保持進航而避開敵人的動作。他傾側一次，立白兒就跌落二三百呎。福克機祇要追着擾亂，美國飛機就一定要落於德境，變成俘虜了。

德國駕駛員一心想擒獲他的掠物，竟忘却照顧自己的後路，在我開火的時候，才驚覺過來，他突然攢昇上去，使我經過他的底下。但是那種圈套太老了，決不能使我上當。我作同樣的攢昇，比他早了幾分之一秒，因此我是第一個從攢昇裏面改出來——佔了上風。我正預備再開火的時候，却看到一個稀奇的景象。紅頭的福克機竟不能完成所翻的觔斗。他剛正於直立在尾巴上的時候失去了飛行速度，這時就懸掛在這個位置。更奇怪的是，他的發動機已經停止，螺旋槳絕對不動。我十分迫近這位無助的犧牲者，竟能夠看出福克機木頭的顏色和剝離處所。

一九一八年三月十日，我的飛行日記裏面曾記有下面一句話：「今天立下決心，自後我永不射擊處於不利地位的匈奴，不管他和我換了位置的時候怎樣做法。」

當時什麼事情的力量使我定下這個原則，而且還把它記進日記裏面，我已經忘却了。那時還是在我作戰的初期，一共祇有過不多幾次的空中戰鬥經驗。但是在美國飛行人看來，戰爭多少含有運動競技的性質，玩要玩得公平的願望——眞美國人見了不公平的比賽一定要生氣——阻止一個運動家用別種眼光去看，雖則這是一種生死有關的比賽。

不管怎樣，我記不起美國飛行家裏面，我應該稱爲朋友的，曾經有過違犯這原則的事。

我的福克駕駛員這時是在很可笑的位置中。當然他不能永久這樣機頭向天機尾朝地懸掛在那裏。他的機器變成尾旋，開始下墜。他在奇怪爲什麼我不送他的終？爲什麼不開始攻擊，使他可以知道向那裏作他的最後俯衝？我們是在一萬多呎的高度，向下看看，我仍舊在德國戰線裏二三哩。自然得很，福克駕駛員等到跌落相當距離可以得到飄行的進航力時，一定會撥轉機頭向自己家裏飄去。因此我趕着他走，略爲開幾鎗，使他明白我並不預備放他逃走。

現在局面是反過來了。不再是我的福克朋友押送一架被擒的和損壞的美國飛機飛回德國，却是我在設法使他明白一個美國人願意將一架略微損壞然而非常著名的紅頭福克機護送到美國戰線裏面去。我將以李希霍芬男爵的著名戰鬥機的一架造成怎樣光榮的勝利啊！我一面飛，一面想像明天我用我的戰利品在場子上面作種種飛行的情狀。「蒲黑」駕駛員承認我佔着上風，因此馴順地對着適當的方向飄去。我們至少應該越過戰線五哩。我從後面不時向前開幾鎗，就可以指揮他，使他向着我所要的方向前進。事情很簡單

，好像趕一匹馴馬到小河裏去飲水一樣。

我們飛過了戰線，福克機在我的前面飄行，很穩，天空裏面沒有別的飛機。我想想我的同伴沒有我這樣熟悉地形，便追他向愛克塞孟飛行場飄去，這場子在我方前線戰壕之後四哩路的光景。他馴順地答允，立刻轉頭向着我所要的方向，顯然自願以直道待我而把他的福克機讓給我，因爲我已經放掉他的性命。當然我也曉得他一接觸地面，或許就會放火焚毀他的飛機。但是我並不想讓他得到這個機會。他的發動機不能動，他一開始降落，就不能改變方向。我將緊跟在他的後面，假如他企圖損壞他的飛機，我就當場開鎗。心上定好了這個計劃，我便放鬆他一會兒，讓他在場子上面以三百呎左右的高度作最後的圈子，自己退開一些路，俾可轉彎而降落於這樣的位置，使他不得不恰巧停在我的前面。於是，我受到了生平最壞的一個失望。

剛在我離開我的朋友的當兒，一架史巴特機突然從天外出現。那架史巴特機裏面的白癡對着我的俘虜開鎗就打。我在聽到鎗聲之前，並沒有想到他的闖來。狂怒地轉過機身，我撲將下去，擱在這兇惡的史巴特和我的受保護者之間，還開了幾鎗以警告這闖入

者滾開。那個傻傢伙總算懂了我的意思，飛走了沒有回來。他的飛機上面的記號我不熟悉，直到今天我沒有弄淸楚他是美國人還是法國人。可是，不管他是誰，他把我虜獲一架福克機的機會完全毀了。

福克駕駛員受到這意想不到的攻擊時，他正在轉彎的半腰裏。史巴特機攔住了他，迫他不能轉向左面飛行場的方向而轉向右面。這時他已經很低，再要轉彎進場簡直就是自殺了。機身底下是樹木和高低不平的地面，安全的方法祇有儘力求平平地墜於正前面一塊不平的空地上。我看到這降落地的性質時，所有的希望一齊消滅了。我在他的上面繞圈子，直至他摔落爲止。他落地過高了一些，撞在對面樹林的邊緣上。我的紅頭戰利品片片飛散於地面上！

我看見那駕駛員從破碎堆中爬出，走到地上，心裏眞覺歡喜。一個騎馬的軍官和幾個步兵正跑過來捉他。在我飛過他頭上的時候，他揮手向我道謝，我也很客氣地揮手回答。在心裏我却很怒很恨，怒恨他，怒恨我自己，尤其怒恨那架不認識的史巴特機的卑鄙駕駛員。已經就要虜獲德國最著名中隊的一架最珍貴的完好無損的福克機了！然而，

然而——

回隊以後，我得知我的過期未下的升級爲上尉的委令已經來到，心裏才稍爲平和一些。我已經代理了上尉的職務幾個星期，據說委令已經在路上，但是這類傳說常常證明沒有根據。但是這次終於實現了，今晚我可以在肩章上加一條條子了。隨後我又得知可憐的漢密頓•可力治的損失。在戰線上飛行過六個月，身經百戰，擊落八架敵機而自己從未受傷的一位勇士，却突然給一種我想都不敢想的災難毀滅了！

第二天早晨，我弄了一部小汽車，馳往前線，尋覓我的親愛的朋友的遺體。我們開到孟德法康，沿着阿剛納森林折向西北，途間在愛克塞孟鎭外，曾經過我的紅頭福克機的殘體所在地。馳到相距我隊前線不足一哩的時候（沿路都懸着麻布和蘚苔的幕作爲遮蔽，這些東西一部分是德國人遺下來的，一部分是我方的僞裝），我們給一個軍官擋住去路，他說我們再前進就要受敵砲的射擊了。

我們把車子放在路旁，步行繞過連接道路的樹林邊緣，走到格朗特潑里對面剛跨過愛勒河(Aire River)的平地。在這裏愛勒河的彎曲處，差不多在敵人可以完全望見的地

方，我們找到了可力治上尉的遺體。一位步兵中尉和我們同行，他曾目擊當時的情形，並記下地點的位置，我們得到他的指引，不曾費力就尋找到了。這位中尉的團裏的隨軍牧師也伴着我們。於是我們在我軍前線後面不到六十碼的地方，看着士兵挖了一個墓穴。隨軍牧師行了最後的悲慘儀式。在飛過頭上的砲彈的連續嗚咽聲中，我們將可憐的漢密頓・可力治上尉碎裂不成形狀的遺體安放於他的長眠地裏。墓上植了一個十字架，上面刻了他的姓名，職級，和慘死的日期。十字架下面放了一個花圈。最後我照了一張墳墓的照片，將來寄給他的家族。

第三十五章　大戰的結束近了

十月是第九十四中隊光榮的成功的月份，我們共得三十九次勝利，却祗有五次損失。除了可力治上尉和尼德中尉以外，中隊損失了蒙泰那，白令斯（Billings, Montana）的桑陀斯中尉（Lieutenant Saunders），二十二日與國克和傑勿斯出去攻擊氣球陣亡。這次國克獲得成功，德國氣球被擊中着火，傑勿斯轉撲剛擊落桑陀斯的福克機，於六十秒鐘後就送他着火墜地。

二十九日，密歇根（Michigan）的茄恩賽中尉（Lieutenant Garnsey），在寡不敵衆的形勢之下奮勇力戰，摔落於愛克塞孟附近我軍戰線裏。李特·張白斯於二十二日攻擊一個五機的福克隊形，在擊落後尾的一架敵機後，突然發了盲腸炎，很痛苦地回到飛行場上，第二天就送入醫院割盲腸。

第九十四中隊產生了八個空中英雄，盧孚白，張白爾，可力治，米斯南，張白斯，國克，透羅，和我自己，八個人裏面五個已經不在，祗留下我和國克和透羅繼續服務，

直到大戰完終。米斯南的不在，並不是說他已經受傷或者犧牲，祇是說他現在已身任第一百四十七中隊的隊長，他的勝利不再是我們的，而是算進新隊的紀錄裏面去了。

許多別的人在十月完終時也都在蒸蒸日上，祇要有機會，就能爬上大隊最高紀錄中間去。陰雨泥濘迫使我們留在地面的時間很多，就使勉強飛出作短時間的巡邏，又發見敵機對於惡劣天氣的忌諱比我們還要來得厲害。一架都不出現，我們祇得空手回來。

我們的第一個夜間飛行中隊在十月初就已經成立，指揮官是紐約的西斯・陸上尉（Captain Seth Low），棚廠設在我們大隊的飛行場上。這並不是一個攜帶炸彈飛機的中隊，却是專門攻擊敵轟炸機而阻其不能到達目的地的中隊。所用飛機是英國沙潑魏斯卡密兒(Sopwith Camel)，一種輕小的單座機，能在空中支持特殊的動作，並能以很低的速度在黑暗着陸。英國人最初在倫頓創設這特殊防禦部隊，以抗德國轟炸機的襲擊。後來又試用於英軍前線，頗獲成功，一中隊的夜間飛行，卡密兒曾在一個月內擊落德國轟炸機二十多架。

當然，這種防禦一定要得信號班和聽音機班的合作，使夜間飛行人得知何時何地將

受轟炸襲擊，又一定要得探照燈班及時的合作，使飛行人能於黑暗中找到敵機，同時又用強烈的光芒使匈奴駕駛員們眼花。我們的卡密兒中隊便因爲缺乏這種合作，十月間雖曾沿線巡邏過幾次，却沒有遇見敵機，當然也沒有作過戰鬥。倘使假以時日，再深切研究的話，這第一百八十五中隊一定會成爲這一段陣地的有力防禦者，連南錫，士爾，和哥倫布留別爾等夜間屢受德國哥德機（Gotha）轟炸的城市在內，都能得到它的好處。

炸彈是愈來愈重，破壞力也愈來愈大。專用於這一門的飛機一天天加多。但是現在這散佈恐怖的把戲已經不是德國人獨擅，局面是反過來了，協約軍投於德國城市的炸彈，比德國人所投的多出十倍。連最老的居民也逐漸從萊因的美麗城市裏面遷移出來了。

十月三十日，我得到我的第二十五次和第二十六次也是最後兩次的勝利。這以前我所擊落的另外兩架敵機却永遠沒有得到證實。自在前線飛行不足六個星期就取得十八次勝利的法蘭克・路克慘死以後，美國空中戰士們便沒有別人和我競爭勝利次數的最高紀錄。但是自從我擔任第九十四中隊的隊長以來，這種競爭的心理就完全給做「以身作則」的必要所取代了。我自己不能做的，我決不叫部下駕駛員們去做。我切望到這一層，因此常

常在一天工作完畢後，自己再單獨駕機在戰線上面消磨一二個鐘頭。隊長必須負起的責任，我時時在心。我看到我的駕駛員們尊重我的活動和爲什麼這樣的理由的時候，我得到了更大的自信心。我從沒有允許中隊的任何駕駛員在前線飛行鐘點上超過我。戰事結束時，祇有李特・張白斯在空中飛行的鐘點和我的紀錄相近。

我提起這件事，因爲我在充當六個星期的中隊長以後，深信部下給我的誠摯熱烈的贊助便大半是我力行這原則所得的報酬。第九十四中隊的能在勝利次數和敵線飛行鐘點上領導前線所有別的中隊，也就是隊上同袍的忠心和熱忱所造成。

李特・張白斯進醫院後，我們的第一隊的領導責任就由凱愛中尉擔負。十月三十日上午，我飛出巡邏二次，都不曾發生特殊事故。下午三點鐘凱愛帶領他的小隊離場的時候，我決意陪伴他，看看他充當小隊長的戰術。這隊形祇有四架飛機，兩架新手駕駛，預定以二千呎的高度巡邏至格朗特潑里和白柳爾斯(Brieules)之間的敵線。我飛在他們尾後一些路外，大約高出一千呎。我們以這樣的位置飛到白柳爾斯，在三鎮之間來回飛行了兩次，沒有發見敵機。

然而在我們轉向西面第三次巡邏的時候，我却看見了兩架孤寂的福克機正低低地從德國飛出來。從他們的調度上看來，他們是想偷近凱愛中尉的隊形，等佔到有利的位置後再開始攻擊。因此，我轉過自己的飛機，飛進德國，再轉躡他們之後，一面仍舊保持着我的高度，希望他們專心於他們的目的物，不來注意我。

我才回轉來的時候，就看見他們已經發動，準備攻擊了。我立刻抑下機頭，向他們趕去，但是他們佔先的路太多了。我看出凱愛還沒有看見他，雖則人數是我們多，我心裏却爲兩個新手擔憂，他們飛隊形末尾的位置，一定先受到福克機的俯衝攻擊。幸運得很，凱愛在福克機進入射程之前就看見了他們，便立刻帶隊轉向南面自己家裏飛。「國克是和凱愛一起，他們當能保護那兩個新手，假如福克機眞飛近的話，」我對自己說。倘使他們繼續向法國飛去，我自己是無論如何追不上他們的。因此，我想了一想後，就留於原來的地位，目擊到福克機企圖攻破凱愛隊形的勇敢嘗試，但是他們的雄圖却沒有成功。兩架福克機合攻末尾一架史巴特機。那架機器是我們的新人之一衣味脫中尉(Lieutenant Evitt)駕駛的，他並不設法動作而避開他們，仍繼續直飛，供給他們絕好瞄

準和射擊的機會。衣咪脫降落後發見他的飛機的右面支柱，已經有一根給他們的子彈打斷了！

福克機作了這一次攻擊之後，就轉頭飛行。其時，我正在繼續深入德境，一面留意這兩架敵機從何處越過戰線飛回來。他們似乎並不急急，但是繼續向西，對着格朗特潑里那面飛去。很好！這剛合我的意思。我繞一個大彎，從德國飛出到格朗特潑里上面，在飛近他們之前，使他們誤會我是他們的自己人。

但是我還沒有到達格郎特潑里的時候，就看見他們向我來了。那時我差不多就在衣米各德（Emecourt）鎮的上面，位於他們的戰線後面不十分遠。他們飛得很低，離地至多一千呎。我大約高出他們一倍多。像綿羊走近屠夫，他們飛到我的東面，相距不到半哩，一些沒有起疑。我讓他們飛過，立刻傾側翼子，轉將過來，開足發動機，向最近的一架福克機的尾巴撲下去。不到二十發子彈，一齊送進機身的中央，我就停止射擊，看着那架福克機無望地向地墜落。在它開始慢慢轉旋的時候，我看出這次我又鬥贏了李希霍芬中隊的一員了。那沒落的福克機有一個特別鮮明的紅色機頭啊！

他的同伴沒有接仗，一聽到鎗聲就抑下機頭，向地面俯衝下去。因爲他在自己的家裏，又飛得這樣低，我不敢冒險去追逐他，却立刻開始上昇，以避卽刻就要來的「阿奇」和機關鎗的彈雨陣。然而出乎意外，沿路倒並不曾遇到什麼砲火，於是我繼續向家飛行，途間經過聖喬治(St. George)的小村，這鎮約在敵線裏面二哩。村旁有一個氣球躺在窠裏，就在我的右翼子底下。我突然一陣衝動，踏過方向舵，把機頭對準這龐大的目標，就揿按機關鎗的扳機。兩挺鎗都工作得很好。我繼續斜衝，直到相距這睡着的「飛龍」不足一百呎，一路略微變更飛機的航向，把子彈從龍頭灑到龍尾。眼前一個人也沒有！匈奴們顯然以爲他們在這地點是很安全的，因爲這氣球既然沒有昇起，它的位置决不會給我方知道。我向上攢昇了幾百呎，假使必要的話，可以再來一次攻擊。但是在我擺平了飛機而向後觀看的時候，氣球已經起火。發火彈有時需要頗長的時間才能使氣球球皮燃燒。對於純粹的氣體，不混雜空氣的，却因飛行太快，來不及發生燃燒作用。

塔一樣的火焰不久就把天空照成一片光明，我把火光拋在背後，向家捷進，心裏對於自己的好運氣不勝自得。但是歡樂太過了常常就會觸霉頭。我沒有飛滿十哩，就遇到

了最壞的驚嚇。

天已經很黑了，我又很近地面。飛機仍舊在德國戰線裏面，因為我心裏希望或許還有別的匈奴氣球在等待我的最後一批子彈，是沿着東邊飛的。這時我想到了看看錶，到底遲到什麼時候了。我的汽油祇夠飛兩點十分鐘。一種浮泛的預感在警告我，在過去幾分鐘內我恐怕疏忽了重要的事情了。一看錶之後，我立刻就明白了心頭的憂慮。錶上的時間告訴我這時剛正已飛行了兩點十分鐘。

一陣恐怖襲上我的心頭。發動機假使停止了，我的高度決不夠作長途的飄行。甚至在我傾側而轉彎向南的半腰兒，發動機說不定就喘氣而停止。我不敢上昇，也不敢停留在低空。我從座艙裏向兩邊觀望底下的地面情形，察看有沒有可供降落的場所。我關小了油門，減緩到最低的飛行速度，以節省汽油，向戰線爬去。在黑暗裏面，懷疑的匈奴步兵不時射擊我，他們並不能看清楚是敵是友，姑且碰碰運氣。我眼看那些閃光落在後面愈益遠了，心裏稍覺歡喜。我已經在凡爾登的西面越過戰線，這時一等到發動機發出最後的咳嗽聲就要落在碰到的任何場地。為什麼它不停呢？我很奇怪。時間已經過頭五

六分鐘了。在憂慮不甯地等待命運的揭曉的情緒中，我掙扎前進，同時又看到久應閃耀以指示飛行場地點的探照燈還沒有照射，更添了一層憂愁。我離家不會有十哩路。那些人知道還有駕駛員沒有回來，爲什麼不管事呢？我拿出味立氏鎗，裝上一顆紅光信號彈，那個可以通知家裏的人，使知我正陷於窘境和急想降落。

剛在我打出第二顆信號彈的時候，我聽到發動機已開始它的最後噴嚏。可是，剛在我覺得背脊上一道冷氣直掣上去的時候，那該祝福的降落燈光開亮了，我看見自己差不多就在場子的上面。我快樂非常，但隨後又斷定決難到達平滑的場面，憂愁又湧上心來。啊，我的操縱似乎有效。我已經嘗遍自信太過的苦難而使命運的女神回心轉意了，因爲我越過道路，隨風降落，輕輕觸地，相距第九十四中隊棚廠進口不到一百呎——剛剛不錯！但是我仍舊帶着一種淨化的精神走到會食堂裏去。

第二天一早就下雨，一直下到下午。將近薄暮的時候，我們接到命令，要我們全體於拂曉飛上戰線去掩護步兵從格朗特潑里前進至蒲柴西(Buazscy)。我們都覺得我們這次目擊的是戰事的最後一次大攻擊了。而我們確乎是對的。

繆司峽谷特有的濃霧使我們的飛機直到九點多才能離地。一早晨我們飽聽北面可怕的砲兵戰的聲音，不耐煩地等待天氣的開朗。我們接到報紙，說土耳其已經無條件地投降了，奧地利明天也將乞和，才解除了一部分的沉悶。我拿了幾百張報放在飛機裏面，於九點三十分和我們的巡邏隊一同起機。

我在拉比爾鎮（Lapelle）附近到達前線，飛的高度祗離地一百呎。在那裏我看見早晨得勝前進的步兵們，有的蹲在彈坑裏，有的伏於低地上，向前窺望，狙擊出現的敵兵。還有許多配置在樹林和建築物的後面，裝好了刺刀，等候前進的命令。我經過他們的頭上時，抓了一把報紙拋給他們，眼看他們熱烈地從洞裏跑出拾取，覺得很高興。他們爲了求取飛機帶來的新消息的緣故，不顧附近的匈奴狙擊兵，很樂意地呈露自己的身體。我知道他們所得的消息，足以抵償他們所冒的危險。

報紙在那裏散發了一半後，我繼續飛往摩塞爾流域，把所餘的報紙散給那陣地戰壕裏面的兵士。於是我回至蒲柴西區域，看見了一所大補給庫正在燃燒。飛近仔細一看，那補給庫是德國人的，德國兵仍舊在附近。他們是在毀滅自知不能救出的材料。換句話

說，他們是在預備迅速退却。

我沿着通至北方的大路往返飛了幾次，很快就證實我推測得不錯。每條路都充滿着運輸車輛和退却的砲兵，全都是趕囘朗格陽（Longuyon）和德國邊界的。

自從謬司河上去直到史蒂奈，我發現一路都同樣瘋狂地在向後猛退。每條路都充滿了退却的匈奴。他們是能走還是走爲上計，從他們的神情上看來，這眞是大戰的結束了。我連忙趕囘去報告，覺得一定受當局的歡迎。

次日，我得到三天的假期去訪問巴黎。自從我到法國以來，我還是第一次看到巴黎街道在夜裏大放光明，林蔭公路和酒館咖啡店都充滿無限歡樂。各處廣場和張潑衣里西（Chmaps Elysees）塞滿了虜獲的德國大砲和德國飛機，到處懸旗結綵，看來這裏的人民也以爲大戰是結束了。人家告訴我說巴黎直到停戰簽字之日的晚上，才狂歡到絕頂的地步；但是從十一月初的那幾天，匈奴正從蹂躪已久的法國領土上總退却的時候的街道景象看來，我們很難想像出任何人民還能表示更大的歡樂了。

就個人說，我很高興停戰的那晚我自己不在巴黎而在隊上。因爲那裏的景象固然偉

大，然而並沒有人能夠向一個飛行家表示出航空界在這殺的競賽終止時的感情，如同我們接到「停火」正式命令的晚上，在我們自己的飛行場所表現的一樣。

第三十六章 大戰的末次空中勝利

十一月五日，我從巴黎囘到隊上，天仍舊下雨。自我走後，這陣地差不多不會有過能飛的日子。直到十一月八日，我們才有巡邏隊飛出。那天我們得到無線電報，知悉德國代表已在拉卡潑爾（La Chapelle）路上亨特柳（Handry）和欽姆（Cheme）之間越過戰線來簽字停戰。和平現在是眞在目前了。

好幾星期來，大家都有一種感覺，覺得大戰的結束是近了。飛行家們飛過前線，親眼看到德國人的不斷退却，當然深信匈奴們已經失去戰鬥的酷好而在放開長脚向家裏逃走了。勝利旣有把握，人們理應生出一種求生的願望，而讓自己活在願意「眼看大戰終止」的人們中間，不再去冒戰鬥的危險。

但是我却在這個時期發見我的部下駕駛員們最嗜好戰鬥。他們强求我允許他們飛出去，那時祇要張眼一看霧和雨的樣子，就知道這種請求是愚蠢的。這些駕駛員們對於敵軍的崩潰覺得不能滿足，一心祇想深入敵境，去攻擊敵人的飛機棚廠和退却的軍隊，再

加以最後的羞辱。他們想，這事必需立刻就做，否則怕要來不及了。

十一月九日，第威德中尉(Lieutenant Dewitt)和方德利洛上尉(Captain Fauntleroy)飯後到我的宿舍裏面，請我到門外去看看天氣。我一面笑，一面依着他們的話做了。當時雖則不下雨，天很暗，風很大，雲很厚很低，正在天空流動。我仔細看了之後，囘到自己的房間，二位軍官跟在後面。他們追住了我，滔滔地講了十分鐘，懇我允許他們飛行，去攻擊聽說仍舊懸在謬司後面的最後一隻氣球。他們的懇摯戰勝了我的一切反對，最後我違背自己的最好判斷而准許了他們。這時珂裴少校也走了進來，請求我許他參加第威德和方德利洛的出征。珂裴少校是新加入第九十四中隊來求取一些空中戰鬥的經驗，準備担任方在組織中的新大隊的指揮官，他從不曾作過戰線飛行。他說國克打算和他同去，他們預備成雙地出獵。假如他們不利用這個機會，戰事說不定明天就結束，他將永久得不到攻擊敵機的經驗了。

我走到場上，看四個駕駛員起機，一面對於自己的意志薄弱，很覺得不安。我看看錶上的時間，又看看吹走他們的大風，那風是會增加歸途的困難的，心裏非常責備自己

讓感情搖動了理智。其次的兩個鐘頭，我覺得眞難過。

天氣愈變愈壞了，雨下了，風刮得更兇了。四點之後不久，天就黑了，我下令將場上的燈都開亮，自己坐在棚廠的門口，焦心地等待史巴特機的歸來。汽油供給的時限已經相近，再十分鐘沒有他們的消息，四個駕駛員就因我的命令，在敵對行動實際已經消滅之後，無謂地犧牲了。我相信那一個鐘頭是我所忍受過的最壞的一個鐘頭。

夜幕降下了，沒有飛機出現。探照燈繼續將其長指伸入雲中，給在風雨中迷失的彷徨者指示歸途。再要期待實在是發儍，但是我不能下令熄掉燈光，它們照耀了一整夜。

第二天是星期日，有一次授勳典禮規定於十一點在我們的飛行場上舉行。好些駕駛員從別的飛行場過來，從黎格德將軍手中接受紀念他們在戰線上的勇敢和英雄行爲的卓異軍功十字章。我和同大隊的幾個人也在授勳者中間。

我們立正於戰鬥機列之前，軍樂隊奏樂，將軍們訓話，儀式莊嚴地舉行。這次又得到兩個添掛於獎章的棕櫚葉。集團軍勳狀高聲讀出，讚美我擊落敵機的英勇。可是並沒有人疑心。我在受這種祝賀時心裏所感覺的痛苦。昨天我所派出的四個駕駛員，一個都

沒有消息。想來祇能有一個解釋。四個人都被迫降落於敵境——摔毀，被殺，或被俘，不論如何，總是我的過失。

在事實上，昨晚曾得到一個消息，說下午曾有一架史巴特機和一架法國雙座機在貝蒙附近的空中互撞。電話探問的結果，發現除我們的史巴特機以外，並沒有別的失蹤——四個裏面究竟是誰這樣被殺的推想，令我非常難受。

授勳典禮完畢後，我走回棚廠，穿上外衣，因爲我們在結冰的天氣中已經站立不動半個鐘頭。場上霧很濃，照相員幾乎無從照相。今天飛機決不能飛出，否則我一早就飛往貝蒙查詢那一個駕駛員犧牲在那裏了。

中午我被邀赴第九十五中隊宴會，我怕自己並不會作成一個快樂的客人。對於我新得勳獎的祝辭好像都是說給聾子聽的。我一等到可以合禮地離席，就道別而穿過飛行場走回去。半路上我看見一架飛機停在場中央。我懶懶地看它一眼，那一個瘋子想這種濃霧裏面起機呢。突然我停止了步子。這架史巴特機的機身上漆有「圈中帽」的隊徽，其後有一個大數目字「3」啊，「3」號是方德利洛的飛機！

我跑回棚廠，向機械士們訊問方德利洛的所在。他們告訴我說，方德利洛上尉才降落不久，他說第威德中尉昨天摔落於我軍戰綫裏面，但是今天可以回到隊上。五分鐘後，我又在大隊隊部得到更可喜的報告，珂裴少校剛纔來過電話，說今天十點鐘他在謬司對面擊落一架敵機，現在降落在前線附近的一處飛行場上，霧氣一消散就可以飛回來！

接到這神奇的消息後，第九十四中隊會食堂一下午都充滿了歡樂的空氣。國克後來也有了消息。他在昨天下午却經歷了較嚴重的災難。他曾攻擊貝蒙附近的一個觀察氣球。防禦的匈奴們擊斷了他的螺旋槳的一個葉子，他竭力掙扎想飛過戰線，半途被迫降落於彈坑裏面。飛機當然摔了，他步行逃到最近的美軍戰壕裏，星期日傍晚才回到我們的會食堂。

珂裴少校的勝利很快就得到證實。後來又得知他的第一次勝利在事實上也就是世界大戰中擊落的最後一架飛機！我們的老第九十四中隊贏得美國空軍的第一次空中勝利——亞倫•溫師陸和達格拉斯•張白爾在土爾飛行場上擊落的兩架德國雙座機。九十四是最先飛行前線的中隊，飛行鐘點的數目居於所有美國中隊之首。它獲得的勝利較任何

美國中隊爲多——而現在，又享有擊落大戰中最後一架敵機的榮譽！人們應該可以想像，第九十四中隊對於戰事結束是如何慶祝了！巴黎或世上任何社會能拿什麼來比較呢？而慶祝之來到，甚至還在我們失去當前的感激和感情的興味之前。

珂裴少校動人的勝利值得我們用一段文字來敍述。昨晚他迷失了方向，降落在他所看到第一處場上。他沒有想到打電話通知我們的重要，到第二天早晨才起機飛回來。這次他迷失於包圍我們這區域的濃霧裏。在他再飛入晴明空氣的時候，他發見自己是在凡爾登北面的愛頓小鎭上面。在那裏，有一架飛機和他的史巴特機幾乎是相並着飛行，再一看原來是一架敵機！兩個駕駛員一時都驚呆了，祇彼此瞪視着。福克駕駛員先恢復神志，就開始向地俯衝。珂裴少校立刻對着他的尾巴撲下去，一路射擊，直追到離地祇五十呎。福克機直衝於地面，珂裴急急攢昇，再差幾分之一秒就要遭相同的運命了。珂裴少校素性謙遜，堅稱他是將那個駕駛員嚇死的。這樣就結束了美軍前線的空中戰爭。

那晚飯後我們正聽着珂裴少校的敍述，精神覺得十分興奮和愉快的時候，電話鈴響了，我走過去接，一面搖手招呼房裏的人不要響。電話是要我帶領我的壯士們到第九十

五中隊會食堂裏去慶祝一個新時代的開始。我問對方（是極克・梅吉爾，第九十五的隊長）這是什麼意思。

「和平已經宣布了。不要再打了！」他喊道，「戰爭是結束了！」

我沒有答話就擱下了聽筒，轉過身來面對着第九十四中隊的駕駛員們。沒有一些聲響，所有的眼睛都望着我，也沒有人動，連呼吸都摒住了。這是一個特殊心理的時刻，本能在告訴人說重大的事件是臨頭了。

在這不可思議的靜默中間，蓬，蓬，蓬，突然傳來外面我們的高射砲隊的砲聲。於是大喧噪大混亂開了場。叫喊得好像發狂，興奮得互相碰撞，「圈中帽」中隊的勇敢的駕駛員們感覺到事情是眞實了，亂衝亂跑，從箱子籃子袋子裏面拿出手鎗，德國鎗（從法國兵那裏拿來的紀念品），味立氏鎗，和各式各樣的發射器具，衝出門去。我們的老飛行場上的天空—不，應該說四面八方，都充滿光明，閃耀着火的爆發，探照燈光發狂地在空中飛舞跳躍，使各處放射的論萬的色光都因之黯淡。尖銳的吶喊刺過我們的四周，現在又夾雜了有節奏的軋軋軋，軋軋軋，軋軋軋，機關鎗聲。一片鬨笑呼喊的宏大雜亂

的聲音從棚廠後面的士兵營房傳過來。手鎗排齊了放射，子彈裝了又裝，直放到鎗熱得手裏拿不住。

在棚廠角裏我遇到一羣部下的駕駛員們，正在將汽油桶推出來。我幫助他們推過泥濘的地面，自己劃了火柴去燃點。一羣狂人手牽手成了一個大圈圈，圍着火堆亂跳亂舞，亂唱亂喊。接着同樣的火堆有了好幾處，將永不再用於攜帶戰鬥飛機飛過敵綫的眞正美國汽油桶來燃燒，來助興。星燦爛地照耀在頭上，白天的霧氣已經消散了。但是連星光有時也給論千論萬的火箭所隱沒，這些火箭射入空中，輕聲地爆發，放出多種顏色的光亮，這些光亮軟軟地飄浮在劃時代的夜晚，直至褪色而消滅。光輝砲彈，照明傘，和味立氏信號光，繼續照明這一個似乎充滿狂人的飛行場。每個人都在笑，都因自己久抑的感情得到奔放而醉了。「我已經從大戰逃出性命了！」我見一個駕駛員獨自在泥水潭中央跳躍，一面好像托鉢僧似的念誦不已。不顧誰聽了他靈魂深處的秘密，現在戰爭是完終了，他退在旁邊對自己再四述說這事實，直至自己能夠確定它的眞實。

又一個駕駛員，第二十七中隊的一位英雄，緊緊抓住我的手臂，懷疑地喊道，『我

們不會再被射擊了！』他並不等回答，連忙趕到另一個朋友那裏，重述這一個重要消息，好像他對於這件事的了解不完全相信的樣子。這世界沒有危險的激動將變成怎樣的一種新世界呢？將來飛過靜默的謬司的死線——那個常有高射砲彈警告駕駛員的進入危險的重要界線——將覺得多麼古怪呢？

一個人的生活沒有了這種危險的濃味，如何能夠享樂呢？戰鬥飛行的興味和刺激去了之後，生活裏面還留下什麼東西呢？這些思想當時使我出神了好一會兒，後來想起來，又例證了這些許多月來生活於興奮的最高峯中的二十左右的青年們，神經是如何的緊張！

在梅吉爾的中隊的會食堂裏，我們見到了大隊的全部軍官。勤務兵跑來跑去送酒，彼此互相飲祝。歌聲隨着「蒲黑」鋼琴的破音嚷出——這鋼琴是第九十五中隊最得意的紀念物，從一所德國空營房的軍官會食堂裏面弄來的。椅子凳子被推到牆邊，不久全室的人都在跳舞，碰撞，和呼嘯，幾乎踏破了地板，震倒了牆壁。有一個不幸的駕駛員跌倒了，一霎眼的功夫室內的人都壓在他的上面，疊成了一個金字塔。大隊長的出現使這人

堆散開而立了起來，大家歡呼這位在法國的最好的大隊長。哈德納少校被抬放於鋼琴上面，一大片聲音喊道，「演說！演說！」他開口不久，外面就傳進來一陣旋風似的聲音，他停住了說話，滿室的人也靜了下來。但是這祇是一歇功夫。

「這是老一百四十七的爵士樂隊！」駕駛員們喊道，一面像一道瀑布似的，向祇要容一個人出入的門口倒瀉出外。

納喊着，呼嘯着，歌唱着，這羣曾和敵飛行人作戰四百餘次的勝利者包圍了第一百四十七中隊的士兵音樂家們。泥水槳本來有沒脚踝的深。在一分鐘以內，這羣跳舞者就把它弄成幾乎是無底似的泥潭。一個人跌倒了，順手把一個肥胖的鼓手也拖了下去。在這個基礎上，穿着美國空軍整齊制服的人一個個壓將上去，直致全大隊疊成了一個大金字塔。後來對於那晚爲了慶祝我們已經從大戰逃出性命，和不會再被射擊的非常事件，而於法國的星光下建立的飛行人紀念塔，其中誰是最底層和誰不是最底層的問題，曾引起激烈的爭論。

這是「戰爭的結束！」這是「空中戰鬥的結束！」這是，或許自己不知覺，我們的窑

切關係的結束，那種由戰爭所結合的同袍的關係，世上任何友誼是比不上的。在什麼時候那互相纏繞的同袍的金字塔——使來自聯邦各州的孩子們交織成一團的——在什麼時候它將重新疊成而在共同的獻身中結合在一起呢？